金陵春夢

唐人 著

台灣風雲

第六集

北京出版社

唐人 著

金陵春夢

第六集

台湾風雲

北京出版社

封面设计：王晖

唐人著

金陵春梦·第六集·

台湾风云

北京出版社 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五十一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 印刷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开本

十四点五印张 二十九万七千字

一九八二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八二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一—四十四万册

书号：一〇〇七一·三五四 定价：[illegible]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第一回

虎穴奋战　周恩来形象高大
全面纵火　蒋介石为状猥琐

话说蒋介石自以为已经获得天时、地利、人和的三大有利条件，决心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有恃无恐，毫无顾忌，拉下脸来，撕尽伪装，完全不顾南京梅园新村三十号“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办公处”的停止内战、协力建国的努力和奔走，乃使中共代表团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廖承志等十五人先后于一九四六年飞返延安。同年六月二十六日，蒋方空军官佐刘善本激于义愤，自川西基地驾B24轰炸机率同僚飞离基地，投奔延安，痛斥蒋介石背信弃义。蒋介石好不恼怒，也没办法。中共留宁代表董必武、王炳南、梅益等三人，则于翌年三月七日和中共驻上海、重庆、南京三地人员在国民党迫逐之下，全部返回延安。不少单位还是在美方

“保证”情况之下始告撤退，蒋介石对于这种安排十分满意，心情也平和了些，对身边的陈布雷道：

“我自己觉得，好久没有那么痛快了，‘壮士断腕，不惜一战！’我和马歇尔夫妇、鲁斯等在上星期一游太湖避寿的时候，已经说过，这次正式交战后，用不了一年，可以全部敉平共区，陈诚比我更乐观，他认为根据目前条件，用不了半年，他就可以‘云游四海’哩，哈！”

陈布雷一怔，挤出一丝笑容，连声唯唯，未发一言。却听蒋在指指卷宗问他：“陈主任，你覆陈公洽一个电报，说台湾光复一周年纪念大会，我一定和夫人出席。你有没有兴趣到台湾走一趟？几天就够了，千军万马要调动，我自己实在也没有太多功夫。”

“那布雷就不能随行了。”陈布雷很想告退道：“侍从室在大局急转直下前，也有不少事情要做。”说完想走，没料到毛人凤侧着身子进来，向蒋立正敬礼，双手迳自捧了本薄薄的小册子，直趋蒋前，说：“报告先生，国府正要戡乱，共产党却送来一本很有价值的情报，叫做《敌后抗日根据地介绍》，旅顺民众书局翻印，写明是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出版，很新，很有用。”

蒋介石也不作声，却示意陈布雷去接，问毛人凤道：“你核对过？”毛人凤唯唯。蒋对陈布雷道：“毛副局长既已核对过，我也没有时间细看，你拿去仔细读一遍，再还给毛副局长去翻印，连长以上每人一本，全国都发，‘绝密’性质，这时候由他们自报家世真有用处。”蒋又狞笑道：“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他们，一开口就是敌后根据地如何如何，好象那

里的老百姓就是他们的亲兄弟一样，——好！现在我要剿平他们的根据地，消灭他们的藏身之地，我才不希罕这批土包子和这些烂土破地！”

陈布雷闻言浑身打哆嗦，见毛人凤在一旁的样儿实在难堪。陈本来对毛人凤心鄙其人，此刻更不是味儿，当下回到自己办公室，打开那本朴素的小册子，只见第一篇豪迈地写道：

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成绩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概况

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到今天整整七年了。在这七年当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民众，在空前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了敌后抗战，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写下了最光荣的一页。

三七年秋，敌占大同直扑雁门关，敌军蜂拥南进，三晋人心惶惶，此时八路军便星夜驰赴前线杀敌，首先以平型关的大胜利稳定了全国的人心；接着挺进敌后，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根据地，把一度沦陷的国土，重新光复，一直到现在，敌后已有四百余万平方华里的土地飘扬着青天白日国旗，八千六百余万人民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今年上半年，我军攻下了二十四个县城，其中有榆社、林县、沁水、朝城、清丰、内黄、任邱、肃宁等八个要城，至今仍在我控制中，连以前的阜平、黎城、涉县、平顺、观城、范县、濮县、海阳、兴县、临

县、保德、河曲、岢岚、偏关等十四个县城，共有二十二个县城。

翻开中国的地图，从西北到绥远，东北至辽热，东至大海，南至琼州，八路军、新四军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在华北、华中、华南的三大敌后战场上建立了十五块抗日根据地。在这十五个抗日根据地当中，华北有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山东等五个战略区；华中有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边、苏南、皖中、浙东等八个战略区；华南有东江与琼崖抗日根据地。它象一座铁的长城，屹立在抗战的最前线。

八路军、新四军这一支活跃在国防前线上的劲旅，只及国民党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可是以它的无比英勇主动击敌，抗击了敌人全部侵华兵力百分之六十四·五，抗击了全部伪军兵力百分之九十以上。七年来，八路军对敌作战七万四千余次，毙伤敌伪军五十九万人，俘虏敌伪军十五万余人，缴获长短枪十八万九千余枝，轻重机枪三千余挺，炮四百八十余门。新四军对敌战斗一万七千五百余次，毙伤敌伪军三十四万一千余人，俘虏敌伪军三万四千四百余人，缴获武器长短枪十二万五千四百余枝，轻重机枪二千六百余挺，炮一百门。总计：我军（包括八路军、新四军）七年来对敌作战九万二千次，毙伤俘敌伪军一百一十万人，击毙敌寇阿部中将以下之将佐据不完全统计共五十五名，这是敌人侵华战争所支付的代价。

这些伟大的胜利是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在坚强的党

中央及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朱、彭总副司令直接指挥下得来的，是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抗日人民牺牲奋斗用血肉换来的成果。七年来敌后千千万万的同胞牺牲了，八路军、新四军伤亡了三十九万九千五百余名指战员，其中有我光荣殉国的左副参谋长及团级以上军政干部五百五十五名，他们用鲜血生命贡献给祖国神圣的解放战争。

敌寇疯狂的"扫荡"、"清剿"、"三光政策"在我军及敌后全体抗日人民的铁拳下，一次一次被粉碎了，人民大众用他的聪明机智创造了窑洞战、地道战、地雷战、河川阻塞的战术，他们英勇的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使它壮大成了一支四十七万余人的大军，他们组织了二百多万的民兵，还有八千余万有组织的群众，这支人民的大军，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敌后人民的英勇斗争不仅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而且也组织起来，减轻了过去旧社会的封建压迫，他们有参加抗战的一切自由，他们真正得到民主，还实行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在人民投票选举下，产生了二十二个行政公署，八十六个专员公署，产生了他们自己选举的各级行政负责人。这种民主的范例，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

在抗日民主政权下，实行了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发展生产运动，党政军自己动手减轻人民负担。根据地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不仅在一般抗日根据地中，民众

的生产保障了战争的需要，而且在历史遗留的非常瘠薄的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还做到了军民的丰衣足食，这更是历史上的奇迹。

中华民族翻身了，打破了民族和封建奴役的枷锁，它将达到一个崭新的时代，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时代。

敌后军民的力量正在不断地生长壮大，特别是一九四二年后，广大敌后民众参加了民兵的对敌斗争，武工队挺进敌后之敌后作战，根据地更加扩大与巩固，现在我们一方面继续加强对敌斗争，一方面加紧生产，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在反攻到来的时候，我们将收复每一寸的国土，直打到鸭绿江边和长白山下。

读到这里，对下面一百多页各个根据地的内容，陈布雷恁地也看不下去。他正直的性格，无法同意蒋一个所谓"剿"字，周围裸露的国民党疮疤之丑，更无法同意排除他人，何况国民党内部脓疮之多，也已无从掩饰。分明中共没错，根据地军民没错，却已进入"被剿"境地，而陈布雷又无法说一个"不"字，黑白不分，是非倒置！正唏嘘间，乃弟陈叔同来，问他面色何以如此难看？这个兄长焉敢实说，忙不迭乱以他言，把最大的心事告诉他道："没什么，我六个女儿，两个儿子，你是知道的，现在不谈其它，光说生活，你嫂子又来电话诉苦，我又有一个礼拜没回家，睡在这办公室里。"叹道："我是收入不少的公务员，先生逢年逢节都有津贴，可是我不能一个人收下，我得分给组里的同事，他们比我还辛苦。而这份俸给，真象只乌龟，而物价又象只兔子，我一旦

告老回家，实不相瞒，顶多三个月就得向亲友告贷了。"陈叔同闻言长叹道：“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要物价下得来才怪！我们如果也象其它‘京官’一样，长袖善舞，——”一只枯瘦的手立即捂住了他的嘴巴，耳边响起乃兄一向谨慎胆怯的声音道：“说些旁的罢。”可又叹道：“怜儿还没消息，急坏我了。”怜儿是他的次女，负笈昆明西南联大，在“皖南事变”时间自滇失踪，陈家找不到她，而特务也视她为共产党员而找她不着，双方都闷在肚里，为父的更急得不知如何是好。陈叔同当下劝道：“国家大事，我们尚且管不了，陈琏的事情，我们更是不能管的了。”陈布雷怆然道：“我想管她，教她，救她，帮她，可是——”心头一酸，颓然岔开话题道：“那你到我家里走一趟罢。我的事多得没法说。”于是哥儿俩黯然而别。可是到办公室门口他又低声对乃弟道：“曾经有人说，怜儿出现在梅园周恩来处，我怀疑是毛人凤他们的花招，故意这样说的。其实我倒是很想去梅园，那里的威望，真胜似我们这里的总统府，比一般风景名胜还要受人注意，使人尊重哩。”

列位看官，那倒不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南京梅园，今因周恩来总理而举世闻名，乃至不朽！当年周恩来、董必武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是根据毛主席针锋相对的方针，从重庆迁来南京继续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的。当时，蒋介石玩弄反革命两手，一面被迫在“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上签字，一面却在大搞“停战就是备战，整军就是扩军，复员就是动员”的阴谋。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停战令颁发前，蒋介石就发出了“抢占战略要点”的密令。停战令颁发

后，又继续调兵遣将向各解放区猖狂进犯。不到四个月，大小进犯就达三千五百多次，侵占对方数以千计的城镇和县市。特别严重的是，还进一步以十万之众围攻中原解放区部队。

就是在这内战硝烟即将弥漫全国的严重时刻，周恩来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由重庆到达南京，立即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散布的所谓“中原无冲突”的谎言，正告国民党政府，谈判重开时应首先协议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局，发展成为全国内战。代表团真理在手中，力敌千军。最后终于迫使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代表不得不随同周恩来一道，于五月六日到中原军区所在地宣化店就地视察美蒋进犯解放区的暴行。中原军民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向全国人民公布：“停战”三个多月以来，中原解放区遭受国民党侵犯即达一百四十次之多！慑于全国人民的压力，蒋被迫同意在军调部下设宣化店小组，监督停战协议的实施。

在南京谈判的过程中，周恩来利用各种有利的形式和斗争策略，同相互勾结、耍尽花招的美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美帝国主义为了给蒋打气，提出了一个“军事援华法案”。就在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处”期间，美国派飞机、军舰帮助蒋介石运送了大量军队到解放区前沿阵地，用各种美式现代化武器装备国民党军队，供给国民党政府大量军火物资，并成立了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青岛、南京、广州、昆明、成都等地开办内战军事人员训练班，为蒋介石训练陆军、海军和伞兵。美国军官直接训练的国民党陆军就有五十七个师，七十万人。周恩来在谈判过程中，把

这大量事实揭露出来，戳穿了美国以“调处”为名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罪恶阴谋。周恩来在给马歇尔的一份备忘录中，责问马歇尔：“美国政府此种巨大援助与武装干涉，试问置其全权代表如阁下及司徒大使作为居间调人者于何地？”备忘录击中了敌人的要害。全国人民对美帝调解骗局感到无比愤恨，掀起了反对美蒋勾结、制止内战的广泛的群众运动。

在事实和真理面前，美蒋理屈词穷，狼狈不堪。蒋介石乱了手脚，后来竟提出要给“公正”的美国特使马歇尔这个“调处”人以国共谈判的“最后决定权”。这是一个赤裸裸的卖国行径，中共代表团立即给予了彻底揭露。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这时又急忙出来赖账，一再声明说他们提出来的是“公断权”而不是“最后决定权”。然而，白纸黑字，罪证确凿，他们的狐狸尾巴已经被抓住了。周恩来的无情揭露，把国民党反动派卖身投靠的卑鄙行为公诸于国人，各阶层爱国民主人士纷纷起来谴责，给予无情的嘲讽。最后，马歇尔只得宣布“调处”失败，灰溜溜地夹起皮包滚蛋。周恩来在白色恐怖笼罩着的龙潭虎穴，就是这样坚定从容地与美、蒋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宣传了中共的主张。

梅园新村三十号庄严凝重。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从一九四六年五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在这里进行了十个月零四天针锋相对的斗争，出色地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

进得梅园，楼房前是一个不大的庭院。庭院内两棵翠柏苍劲挺拔。翠柏左右是两盆开得郁郁葱葱的铁海棠，似乎象征着屋主人的铁胆忠心。在小小的会客室里，在廊前的葡萄

架下，在南京郊外的风景区，周恩来经常在这些地方接待民主人士、国际友人和中外记者。

在那战争乌云翻滚、血腥镇压加剧的日子里，有些中间人士看到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猖狂进攻，他们对和谈前途和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深感忧虑，有的悲观失望了。周恩来遵照毛主席关于"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的指示，一面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一面广泛接触各方面的人士，宣传正确主张，只要有一分反对内战的积极因素，决不放过争取的机会。周恩来经常向朋友们指出，蒋介石的样子看起来可怕，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背信弃义撕毁亲手签订的协议，就暴露了自己，从而陷入了空前的孤立。他在军事上的所谓"优势"只是暂时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人民。周恩来的言行给人们增添了信心和力量。当年常去梅园的郭沫若很恰当地把这里誉为沙漠中的"绿洲"。

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后，苏州、杭州、上海等地相继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大游行。六月二十三日，上海十余万人举行反内战游行示威后，推出马叙伦等十人为代表前来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代表们一到南京下关车站，事先埋伏好的一群国民党特务蜂拥而上，包围殴打达五个多小时，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下关惨案"。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连夜带着慰问品赶到医院探望、慰问受伤代表。周恩来激动地握住他们的手说：血不会白流的！过了几天，周恩来还设宴招待上海的请愿代表。中共的关怀使代表们受到很大鼓

舞。他们通过蒋介石这个反面教员，开始认识到向反动派乞求和平，和平是绝对得不到的，只有团结起来坚决的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有的人当时被打得遍体鳞伤，衣服被撕破，激动地对周恩来说："我过去总是劝你们少要一些兵，少要一些枪，现在我认识到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支，子弹不能少一粒。"马叙伦则握着周恩来的手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下关惨案后，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越来越坚决，国民党的血腥镇压也更变本加厉。时隔不到一个月，国民党特务又在昆明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李、闻惨案"。五天之内，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和平民主人士先后惨遭暗杀。凶耗传来，周恩来立即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这一法西斯暴行。周恩来说："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先生被暗杀不是偶然的，这是和平民主运动中一股反动的逆流。在国民党政府管辖的后方，有的是宪兵、警察、军队、法庭和监狱，他们还要用暗杀的手段来镇压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真是无耻卑鄙之极！"

蒋介石不顾中共的一再反对，悍然推翻政治协商会议协议，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单方面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为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派严重破坏和平谈判的罪行，周恩来决定返回延安。行前，他在梅园举行了一次告别性的中外记者招待会。

墙上挂着一幅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形势图。周恩来指着地图，向中外记者痛斥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罪行，痛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独裁的伪国大，申述中国

共产党坚决与全国人民谋求真正和平的主张。这次记者招待会由于到的人多，屋内坐不下，窗外也挤满了人头。周恩来侃侃而谈，语调激昂，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当时有一个记者问：假如"国大"通过对中共下讨伐令，中共将何以自处？

周恩来泰然自若地笑答："那有什么不同呢？早就在打了，抗战前十年内战，抗战中八年磨擦，胜利后一年纠纷，都经历过了。我们还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只要不背叛人民，依靠人民，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就一定会有出路的。"

就在国民党蒋介石孤注一掷召开伪国大时，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纷纷来到梅园新村，表示坚决与中共党采取同一立场，拒绝参加伪国大。在重庆、昆明、上海、香港等地，有几十个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人民团体也纷纷发表声明、谈话和抗议书，指斥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召开一党"国大"，妄图用假民主来掩盖法西斯独裁，推行内战政策的罪行。

周恩来离宁时，人们最为关切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几时回来"。周恩来充满信心地回答说道："我们肯定是要回来的。回来，估计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请回来，国民党被打得一败涂地，必定要再次请求谈判；再一种就是我们打回来，后一种可能性要大得多。"

历史的发展证实了周恩来的预言，就在中共代表团被迫撤离南京短短的两年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百万雄师过大江，周恩来战斗过的南京城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而当年的梅园周围，可以说是满街狼犬，虎视眈眈，在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周围不到一百

来的范围里，布满了国民党的特务据点。他们门对门、窗对窗地对代表团进行昼夜二十四小时的监视。周恩来每次外出，都有特务尾随盯梢。对这一切，周恩来处之泰然，横眉冷对，无私无畏地巍然屹立于虎狼群中，他常说："我们是为了革命事业，怕什么？"

有一回，国民党反动派秘密策划，组织一帮特务、地主恶霸凑成的还乡团，要以"请愿"的名义到代表团来，企图捣毁代表团的住地，趁机危害周、董、邓、廖等人。代表团虽在敌特监视之下，更在群众保卫之中。这个阴谋被代表团知道了，周恩来召开会议，决定：一方面向国民党提出警告，戳穿他们的阴谋；一方面为避免无谓的损失，组织大家疏散出去。当时周恩来带了警卫员龙飞虎去莫愁湖。可是飞虎到了"莫愁"还是愁，老是惦记着家里的安危。周恩来看他焦急的神情，就给他讲莫愁湖的故事，在谈笑中镇定而从容地摆脱了狼犬。周恩来常常教导大家说："敌人无论怎样残暴，共产党人是绝对吓不倒的！敌人越是疯狂，死亡得越快，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当年，蒋特对代表团进行严密监视，在周围设立了十多个特务据点，这幢房子就是中统、军统的联合指挥所，那幢是伪首都警察厅厅长的"公馆"……。为了针锋相对，梅园新村三十号门首加盖了小楼，围墙增高一半，现仍遗留下明显的增高痕迹，以阻挡敌人狼犬般的眼睛。从庭院走进楼房，楼下左侧就是会客室。会客室很小巧，一排淡绿色的沙发，没有什么装饰。壁炉上挂着一帧珍贵的照片，那是周恩来离开南京返回延安前，与董必武、邓颖超拍摄的合照。拍摄的

地点，就是在这个会客室，就是坐在照片下的那张长沙发上。

会客室的正中有一张小圆桌，陈放着一碗雨花台纹石。这些雨花石，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在紧张的工作中，挤出时间到雨花台去凭吊革命烈士，亲自拾回来的。现今看到碗内水中晶莹、坚实、殷红色的、斑纹鲜明的雨花石，看到墙上的照片，仿佛听到邓颖超的谆谆教导："每当我一看到这些雨花石，就会回想起无数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烈士来。"仿佛看到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坐在中间的沙发上，和来自各方面的友好人士商谈国事，周总理的面容是那样和蔼可亲，周总理的话语是那样情挚意深……

与会客室相通的是饭厅，也不大，一张圆桌，七张木椅，角落陈放一个报架。

周恩来的卧室和办公室，是两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在那斗争紧张的日子里，周恩来日理万机，辛苦倍尝。白天，要同美、蒋代表进行激烈的谈判斗争，要会见爱国人士、国际友人和新闻记者；晚上，要听取代表团关于军事、外事、新闻等各个方面的工作汇报；深夜，还要亲自起草给毛主席、党中央报告工作的电文，经常亲自撰写中共党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的重要社论，起草、修改一些重要的声明和谈判方案，字斟句酌，费尽苦心。周恩来常常对大家说：不能错用一个字，应该认清每一个字的份量，它有时甚至与四亿五千万人民的利益有关。由于时急事繁，周恩来常常每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甚至彻夜不眠。他这种认真严谨、紧张忘我的工作精神，使每一个接触他的人都极为感佩。代表团

的全体人员都为他的健康担心，每到深夜，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几次提出要他休息，但周恩来总是说：我向毛主席的报告还没有写完，我今天的工作还没有做完，怎么休息？他向大家分析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指出各方面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深情地对工作人员们说：我们担负着谈判斗争的重大使命，这是关系到整个国家和全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相比之下，我个人的休息和健康算得了什么？这种对人民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和忘我无私的崇高精神，使在场的很多工作人员激动得热泪盈眶。

一次，在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的群众集会上，周恩来发表了长篇演讲。他十分感慨地说：鲁迅先生逝世那年也在谈判，到今天足足谈了十年了，还不能为中国人民谈出一点和平来，我个人也很难过。但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周恩来引用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两句名言，慷慨激昂地说：对于反动派，我们是只有横眉冷对的、不怕的。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假如是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的为他们做牛，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有所恨，有所怒，有所爱，有所为。人民的世纪到了，我们应该象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敬爱的周恩来三十年前说的这些话，刻划了他一生的为人。他一生就是这样对敌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这样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献给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的！

斗争越是激烈复杂，周恩来越是孜孜不倦地学习。他的

办公室里，除了一张写字台和两张沙发椅子，就是书橱了。那里摆满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周恩来不管工作怎样忙，经常在深夜或凌晨临睡前，结合斗争实际学习一些有关的篇章。

周恩来的办公室就在会客室的对面，绿色的窗帘，一张长沙发放在墙边。当年，他使用过的写字台、转椅，桌子上放着的笔砚、铜墨盒、《新华日报》、分省地图和中共代表团的信笺和原来的一样。一九四一年，毛主席在延安展开了整风运动，周恩来立即从重庆返回延安。后来，他把毛主席的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带到重庆，又带来南京。现在，这本周恩来亲笔签了名的革命文献亦陈放在写字台上。门后，是一个装满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以及鲁迅全集的玻璃书橱。墙上，挂着一帧周恩来在写字台聚精会神地工作的照片。

周恩来的卧室与办公室相连，陈设十分简单，只有两张单人棕棚床、一个五斗橱和一个衣架，床上的薄棉被是代表团一九四六年所发。

周恩来在南京斗争时，经常在临睡前叮嘱身边的同志："如果毛主席有重要指示下达，你们一定要马上叫醒我，千万不要误了时间。"在他卧室的一个木衣架上，挂着一顶褪了色的太阳帽，这顶帽子不仅是周恩来生活简朴的历史见证，而且饱含着他和毛主席深厚的阶级感情。一九四五年八月，周恩来同志跟随毛主席去重庆谈判，临行时，他发现毛主席没戴帽子，就把这顶太阳帽亲手给毛主席戴上。谈判结束，毛主席飞返延安，又把这帽子亲手送回周恩来，如今又在梅园

出现。通过这些小用物，人们似乎明白了一些大道理。正是：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总理在工作，人民不分离。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两代血仇　廖仲恺佳婿殉难
两种爱国　陈布雷闺女救亡

话说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获悉蒋介石、宋美龄答应出席台省光复一周年纪念大会，当即妥为准备，不在话下。蒋介石夫妇也于十月二十三日专机前往，官邸突趋清静，陈布雷心头也觉得轻松一些。不料张治中忘记蒋介石要外出两三天，为北平军调处结束后美方几个问题特来请示，上门不见土地爷，也就到陈布雷办公室小坐。两人平时并无利害冲突，对大局（协商）看法类似，却又开口不得，因此颇有知己之感。当下张治中硬把陈布雷拉到玄武湖畔喝茶去了，说："你难得休息半天，何必还忙着？老头子去了台北，难道你还要守住个侍卫长俞济时吗？"陈布雷苦笑不已。车过梅园，两人免不了对国共分裂唏嘘一阵，话题马上转到周恩来的为人，张道：

“那真是个各方钦佩的人物，我差点害了他一条命。”陈布雷知道周恩来曾遭毛人凤手下暗杀未果，“误中副车”，但经过不详，请张再讲。

面对湖光山色，张治中叹道：“当时毛泽东、周恩来为顾大局，没提这件事，为老头子留点面子，一提，又是本党先烈廖仲恺家里的事。”原来廖仲恺、何香凝的女儿廖梦醒，一九〇四年在香港出生，曾和弟弟廖承志一起在日本读书，后来到欧洲留学，于一九三〇年回国，与李少石结婚。李是广东番禺人，比廖梦醒小一岁。柳亚子曾在诗中所写的“他是美少年”就是他。李在广州读书时，已经是活跃的学生运动组织者。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奉命去上海工作的时候，廖梦醒也同往。李少石有赠内诗：“布裳夜缀怜卿苦，粗粝常甘谅我贫”，就是写在这个时候的情景。一九三三年春天，李少石被国民党拘捕入狱，廖梦醒告诉母亲。何香凝正在病中，立即请柳亚子帮忙营救，柳亚子便认廖梦醒为义女。经国民党四元老群策群力，李少石才得以不死。但被关在南京及苏州反省院五年之久，抗日战争后，才恢复自由。起初一家住在上海，淞沪弃守，先后往香港工作。四年以后他们夫妇二人去了重庆。那时李少石任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秘书，也是《新华日报》的编辑。

一九四五年十月八日傍晚，柳亚子在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作客，谈到六点半左右，柳亚子告辞。周恩来要出席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欢送毛泽东主席回延安的道别酒会，叫李少石乘他的车子送柳亚子回沙坪坝住宅，李在返回途中，汽车行驶到红岩嘴附近时，车后突然响起了一枪，子

弹击中李少石的肺部。司机立即送他入市立医院抢救，一面请人通知周恩来。周闻讯马上赶去，到了病房，一步抢上去握住李少石的手，焦急地问他怎样了。李睁大眼睛喘气，已不能回答。周恩来悲痛地说：

"少石同志，你是代替我遭遇了这场不幸！你是一个好同志，好党员……二十一年前你岳父遭到暗害，我也是在这样的时际赶到的，没想到二十一年后你也遭到同样的毒手！……"在场的人无不悲愤交加，热泪满襟。到七点多钟，李少石终因伤重不治。遗下一个女儿名李湄，才十四岁。两代血仇竟集于一门！何香凝那时已经六十七岁，丈夫、女婿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儿子又遭反动派毒手两次投狱，当然只能增加她对反动派的仇恨！廖承志在革命大道上于是更加一往无前。

"所以我开酒会差点害了周公一命。"张治中叹道："但我还是害了本党先烈的后人。好在何香凝身体还可以。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记得她在香港还致函孙夫人呼吁和平。廖承志和夫人经普椿、姐姐廖梦醒都擅长画事。过去母子俩时常合作，画了不少国画。他还画水彩画，作版画，也画漫画。在延安时期，还时常表演话剧和歌唱，也编剧本；中文速记比谁都快，能干得很，而绘画是他最喜欢的业余爱好，只要有空闲，他都会拿起笔来随意涂写。他离开南京不久……"

"现在怎样呢？"陈布雷着急道："又打了！"

"要弄清责任问题，"张治中喝了口茶道："记得周恩来临走之前，我得到老头子同意，看过他两次。就在梅园小客厅，他就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谈当前局势，说这次是国共

第三次内战了。一九二四年一月举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国民党改组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也就是国共统一战线的首次具体实践。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蒋介石就蓄意破坏国共统一战线，一九二六年制造了一个中山舰事件，紧接着搞了一个所谓整理党务案，共产党人被迫退出国民党领导机关。由于中共以大局为重、委曲求全，实现了国共合作下的北伐，打倒了北洋军阀。在北伐中途，国民党于一九二七年发动'四·一二'事变，大举屠杀共产党人，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国共合作政策，破坏了革命统一战线，这是历史的真实。

"到了一九三一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恶侵略，国民党政府搞不抵抗主义，叫嚷'攘外必先安内'，继续反共内战，中共被迫进行长征。一九三五年，中共在长征途中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国民党政府继续走拒不抗日和反共内战的道路，因而激出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说服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不杀蒋介石，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到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烧起了全国抗战的烽火，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打出了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伟大胜利，也是国共合作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了，毛泽东主席亲自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这个协定的墨迹未干，国民党政府就继续进

行反共内战。全国人民久苦战乱，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满心想过和平建设的幸福日子，却事与愿违。

“再到了去年，一九四五年的重庆谈判，是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冒着生命危险到重庆去的。经过舌敝唇焦的谈判，谈成一个《双十协定》，从而召开了政协，达成了五项的协议。这都是国民党签过字、点过头的。”张治中道：“今年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我军占领了当时华北解放区主要城市之一的张家口，我政府竟于当天下午公然撕毁重庆《双十协定》和旧政协协议，下令召开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第三次内战，其实已从去年八月开始，谈是由毛泽东到达重庆后开始的，打则由我们的老头子不守信诺开始。从以上的历史事实看来，特别值得回顾的是，两次国共合作都为现代中国创造了重要的历史篇章，都写下统一战线政策的丰功伟绩。而最后都为我们所破坏，使国家遭受重大挫折和损失。历史的真实，证明国共合作是大好事，统一战线有很大威力，我们是可以而且应当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国家民族做出新的积极贡献。相反，谁若是企图掩盖历史的真实，坚持走逆历史潮流、违反国家民族利益的道路，他就将成为我们伟大民族的千古罪人。”

陈布雷连连点头，心情沉重。因为不但为自己的国家担心，而且直觉地为自己的家庭担忧，原来事实在嘲讽这个蒋家王朝的“忠臣”，他六女二子之中，不少是中共党员，内中次女陈琏“失踪”多年之后又回到了南京。

面对引为知己的张治中，陈布雷吐露了心事，原来陈琏是兄弟姊妹中最具叛逆性格的一个。她原名怜儿，进大学时

才改名琏。当她出生才二十几天，母亲就因产后子痫症恶化去世。陈布雷伉俪之情本笃，就恨煞这个女儿。当家人忙于为其夫人入殓时，陈暗中把婴儿抱上楼去，打算把她弄死；幸为其弟发觉，急追上楼。陈在狂怒中竟把婴儿从二楼窗口摔下去，恰巧掉在竹篾棚上，得免于死。由于陈布雷仍执拗地呼喊："不许救她，救了她，以后我还是要把她弄死！"家人只好偷偷把婴儿抱出送到外婆家，在外婆家抚养长大，怜儿这个名字就是外婆起的。后来陈布雷对怜儿倒并不歧视。在陈的心目中，女子最好职业是教师，因此两个女儿都进了师范。但怜儿违背父亲的意旨，只在幼师读了一年就自行转入杭州高中。抗日战争起，陈布雷全家迁渝。怜儿在国立二中毕业后，考入了昆明西南联大地质系。内忧外患，使每一个青年人感到极端苦闷。在一些亲友的影响下，陈琏开始同进步思想接触，投身学生运动，很快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九三九年，她在重庆加入共产党，坚决积极地组织学生进行抗日救亡工作。这自然引起陈布雷极大的不满，但多次劝说、反对、阻止，丝毫未能动摇陈琏的决心。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不久，陈琏突然在昆明"失踪"，陈布雷也无法查明下落，举家不安。这事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大姐获悉，十分关切。周恩来决定分别拍电报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查询。后来查明，陈琏为了避开特务追踪，由当地党组织把她转移到云南石屏县。其后，陈琏到了重庆，向周恩来和邓大姐致谢，并要让她去延安学习。周恩来对她的意愿备加赞许，但劝她留在重庆继续读书，同时做革命工作为好。这样，陈琏就进了中央大学历史系，完成了大学教育，于是"失踪"的女儿终

于回家。抗日战争胜利后，陈琏到北平做地下工作，在教会办的贝满女中教书。她向父亲和继母告别时，陈布雷疼爱之余，便是叮嘱不要反对政府。陈琏道："我是在救亡运动中长大的，今天的国家，虽然打退了日本兵，但亡国的局面并没有改过来，我得继续救亡，但遵照爸爸的意思去做教师。我在爸爸身边从没问过什么机密大事，全家都知道我们各做各的，将来事实必能证明，我的爱国，会高于爸爸的爱国。"为怕老父伤心，陈琏不再多讲，收拾衣装北上。可不仅北方，全国版图都在蒋介石纵火之中，民不聊生，物价高涨。处境特殊的陈布雷，其忧国伤时之情，就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了。

郑介民"保密局"系统的"收听"，因美方特务机构的协助而增添设备，延安广播无一则遗漏。对中原突围更是逐日记录，说明系由解放区作家孔厥、袁静、徐敏、丁以四人合作，装订成册，放在陈布雷案头，准备随时呈交蒋介石阅读。

延安广播李先念、王震部的突围经过道：

自从今年（一九四六年）元月十三日和谈停战后，中原主力部队六万人因国民党反动派不肯解围与保证中原部队转移安全的关系，仍被蒋军四十余万包围在平汉路东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一块狭小地带。这狭小地区包括湖北的礼山、黄安，河南的光山、经扶、罗山、商城各一部分。包围线上的蒋军们到处强拉民伕，不分昼夜的增修碉堡；对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拆毁碉堡工事、恢复交通的命令置若罔闻。到三月初，已经构成一个层层密密的碉堡包围圈了。同时不断地分割蚕食陂安南解放区与河南江汉两军区，实行粮食封锁，并在边缘

地带，抬高价格，引起我中原区粮价的飞涨。三月二十四日据记者在吕王城（属黄安）的调查，刚四天内，下等白米从二千八百元（法币）一斗，涨至三千五百元，蒋记特务到处潜伏，干着放毒、暗杀、拖枪、煽动战士开小差的无耻勾当。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这一个星期中，中原鄂东部队被围粮绝，靠食野菜度日。在这危难的日子里，全党全军都表现出崇高的革命气节，抱着"能苦必胜"的信心。记者曾经在高家山前线听到这么一种对话：

"喂！我们关饷了，过来吧！你们生活太苦了！"对面山头的蒋军士兵这样喊。

"新四军是人民的队伍，不要老百姓的血汗钱哪！"我们的哨兵就大声回答，对方不吭气了。

不论前方后方，每个单位都订出自己的生产节约计划。大家动手打柴、开荒、摸鱼、掏乌龟、拾野菜、做鞋子；有的还参加运输队做小生意，在苦熬中搏斗着。另方面争取合法转移。当军调小组马、张、周飞抵汉口时，中原军区代表李先念将军和郑位三将军根据《双十协定》，向政府提出移兵五河的正当要求，虽经马歇尔将军同意，不料后来竟为国民党政府拒绝。但"饿"并没有征服了人们，经过自己生产节约和其他解放区的援助，不仅渡过难关，而且改善了生活。

封锁围困是军事阴谋的变相。正如沙窝（河南经扶属）一位士绅彭××先生说："……饿不死，就来打！"于是反动派计划五月五日以"土匪暴民抢劫暴动"的形态出现，来一个总"围歼"了！四月二十日前后，驻湖北麻城福田河、两路口一带的蒋军，便放出荒谬的谣言："新四军已占领武汉，故中

央军一定要占小界岭。"新十三师三十九团一个指导员更无耻地对老百姓说："八路军捉了国军一个营长，如果不放就要打小界岭。"小界岭是豫鄂两省的咽喉，为内战时期与"保卫大武汉"时的古战场，军事必争之地。到过那里的人，你会看见满山白骨，残缺的碉堡和战壕。

停战命令颁布前，小界岭已经是我军的防地。四月二十五日拂晓，浓雾吞没着山峰。蒋军新十三师三个团突然进攻小界岭及陶家山、吴家山、周家河。我军被迫自卫，但为了顾全大局，下午乃忍痛退出。军事观察家们都认为小界岭的枪声，是蒋军围歼中原部队发动全国性内战的序幕。

三十日，《七七日报》发表中共中央揭发这个大阴谋的声明。五月二日在光山白雀园（离小界岭前线约七十里）便破获所谓"土匪暴民抢劫暴动"的把戏了，暴动直接组织者是前国民党白雀园乡长韩德立。他是利用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赈灾款子来收买土匪流氓，准备五月五日举行武装暴动，以配合外围主力的进攻。在这严重的情况下，三人委员会白鲁德将军、王天鸣（徐永昌代表）、周恩来于七日抵达宣化店。中原局势象一根导火线偶然碰上潮湿，暂时和缓一下。当天晚上在军区大礼堂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晚会，蒋方代表王天鸣对中原军民保证也就是告诉全国人民："政府并没有进攻中原区的意图，武汉行营也没有接到是项命令。"听到这段话的还有中外记者们。

但事实上以后的挑衅进攻，反来得更频繁，执行小组工作被破坏。过了一个月零十八天，记者到达商城前线的余集。那时已谣言四起，当地老百姓告诉我："新十三师说余集不是

八路军的而是他们的防地，要来余集修公路，我看又要打仗了！”有的叹口气，摇摇头，跑到贴《老百姓报》那边看报去了。我回来时边走边想：“这又是第二个小界岭事件的前夜吧！”

二十六日凌晨，我刚起床就听到低沉的炮声，后来知道蒋军已于拂晓从小界岭进占我西牛望月山阵地和沙品，下午四时占领沙窝。一七四师五二二团配合当地武装向余集进追，光山、经扶两地蒋军也在增加，中午会合椿树店。蒋介石定六月二十六日向中原共军的总攻击已经开始了，至七月三日武汉行营参谋长邓定远还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对共党中原军区李先念所部从无攻击的意图，亦未奉到攻击该军区的命令。”中央社狂叫：“李先念无理的残酷发动战争……陷人民于水火……”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是谁发动战争，是谁撕毁罗山协定？

二十六日的夜里，没有月光，连星星也给满天乌云遮住了。风飕飕地吹着，稻田沙沙作响，远处传来几声无力的狗吠。队伍退出余集，默默地沿着白色的田埂开去。八年来转战在黄河两岸的英雄们，曾经从敌伪残酷统治下开辟太行豫西解放区；反对内战，保卫和平，都是站在最前线；现在受着反动派的追逼，又要踏上更艰苦的斗争旅程！走了一阵，在庄子前面的广场上停止了。

隆隆的炮声不断地响，前线的蒋军象在故意示威，又好似发现什么动静似的，炮弹都是盲目地乱发。

“同志们！从今天早晨起，反动派军队已经狠毒地向我

们开始围歼了！蒋介石要把这支抗战有功的人民队伍，整个消灭在这狭小的地区！”嘹亮、有力，谁都听得出是×政委的话，虽然在这咫尺不见面的黑夜里。“为了保存这支保卫和平民主的人民武装，和粉碎反动派的围歼梦想，上级命令我们退出余集。明天，或者是今天晚上，就会受到敌人的追击！大家说怎么办？”

“拚出去！决不让反动派阴谋实现！”战士们抑止不住心头的怒火在喊；为保持夜行军的纪律，声音不高；然而每个字都象一枚枚粗锐的铁钉，无情地打进木头里去那样坚决。狂风带来粗大的雨点，有力地落在原野上，打着人们的脸孔，瞬间倾盆大雨来了。队伍一滑一溜地前进，后面的人看不见前面的，走两步又要摩他的背包。流萤明灭地在树林里草丛中闪烁，给人们带来一点光明；但，倏然又飞开去了。队伍穿过树林，走得特别慢，稍不留神，就会踢到露在地面上的树根，或是碰上一棵树身，沿着山路走，又听到大家咒骂石头闯脚的声音。“嘟！嘟！起……”饲养员在喝令，水田里哗啦，哗啦……地响，大概又是牲口摔进去了。

大雨一直下到黎明。已望见白雀园的塔尖，大沙河的水涨了。长在沙滩上的一簇簇红杨树，只见青葱的绿叶露上水面，看不见那结实的树身。战士们的背包是重甸甸的，大部分人没有雨具，有的用毛巾裹头。衣服湿透后，觉得身体比昨天瘦小；脸孔给雨水淋了一夜，也有点苍白了。但精神还是那样旺盛，很快就渡过水深及腰的大沙河。此时，蒋军已进占余集，开始追击。午后侵入白雀园，将我们挤在附近的山地上，和后卫发生遭遇战。同时得到情报，光山、经扶的

蒋军又占领我后路重镇泼陂河，一旅已经和主力联络，处在蒋军的四面包围中。

一切为了生存，只有突围了！二十八日上午二时，外面还下着滴淅细雨，队伍进入大别山脉，约走上五里路，前面是一座很陡的泥山，山脚下是水汪汪的稻田。前天下了整夜大雨，山洪沿着小路倾泻下来，将田埂冲断。这一丈多宽的地方，变成一个没膝的大泥潭，周围没有可攀援的东西，很容易跌倒。有的用木棒子支持或是手拉手的过，不少人的鞋子给它吞没，光脚板刚踏上泥山，忽然脚下一溜又跌回潭里去。经过几多挣扎，才满身泥污地站起来，再抓着蓬草小树之类，慢慢地爬上去。队伍只过一半，天空渐渐发白；走了大半天，下午三时左右，已神速地绕过小界岭，到达第一线围歼部队的背后来了。二十九日中午，我们从福田河与黄土岗之间越过潢（川）麻（城）公路，附近是一片开阔平原，队伍一阵风地过去。后来蒋军新十三师有一个营兵力赶来"堵击"，从公路南边的山头上向我警戒部队冲锋，结果我没有损失的撤退，蒋军反无谓地死了十余人。

正是：豆在釜中泣，相煎何太急。形势扭转后，噬脐已不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铁流汹涌　包围圈始终难合拢
山脉起伏　冲锋号最是寒敌胆

书接上回。却说中原突围经过，在蒋介石心目中简直不能理解。延安广播大军过大别山的通讯，写得很精彩：

在大别山行军，总是举头见山；有时从巨大的石岩底下通过，更感到天空的狭小。出了许多力气才翻上一个山顶，透口气，以为快到平原；但张眼望去，又是无际的暗蓝色山脉在起伏着。有人心焦地说："什么时候才能出山？""早得很哩，你看那些山……"别人指着前面这样回答，以后就很少听到有人提起。河南籍的战士们用土腔顺口唱着："翻过一山又一山，山山不断啊！过了一峦又一峦，峦峦相连啊！"声调激昂悲壮。沿途村落很少，住上五十户人家的庄子，甚是稀罕。大概是山太陡的缘故罢。因此，到了夜里，队伍要露天宿

营：只要发现稍为宽广的地面，就成排的躺下去。露水洒在衣服上，给全身带来寒冷；睡不着的悄悄地爬起来，燃烧一小堆稻草，三五个围拢着取暖、烤衣服。熊熊的火光，映在那些棕黑色的坚毅脸庞上，发出微红色，象从洪炉里炼出来的铁英雄一样。

瀑布冲激下来，积成许多大小的潭；较平坦的地方，都种满稻子。瀑布和稻田的水溢流在路上，滑漆漆地特别难走。六月的太阳，火样地晒着头顶，两只脚却泡在冰凉的水里，把队伍整天的煎熬着。鞋子从没干燥过，容易脱线、磨坏。特务连的战士告诉我："在白雀园做的一双鞋子，结果穿上三天就破了。"山高，路滑，蒋军又在"追击"、"堵截"，大家须彻底轻装。每人只带一身衣服，一张被单。但起码要准备两双鞋子。其余不等用的东西，完全丢掉。(当然有少数多带的，后来都边走边丢了。)旅部有位宣传干事，忍痛将心爱的歌谱摔掉，走了很远，才记起里面夹有牙膏和牙刷。

七月一日的上午，我们进入河南商城境。这是刽子手顾敬之（国民党商城县长）管辖的地方。人们的意识里，都认为今天定会遇上"堵截"，同时也有坚强的信心来迎接它！

"老吴，今天摸到顾敬之的屁股上来了！"一个高大的机枪手咧开那两片嘴唇，对他们的伙伴说。

"对啦！……"老吴还未说完，别人都附和着："摸到顾敬之的老屁股了！"接着是一阵轻松的笑声。

"听说他有张大鱼塘，每条鱼都有百来斤重，用铁链子锁着！……"又一个说。

"这鱼塘原来是属于老百姓的，不花半个钱就给他抢去

了！"有人这样补充。战士们对这个屠夫特别感兴趣，因为在前线（一旅系担任商城经扶线的警戒）时，老乡曾偷偷地向他们诉说过。

队伍不觉到了瓦锡品。这里是片小平原，有好几处村落，前面有河，四周环绕着高山，从此翻过大别山的高峰，可以进入安徽立煌境，是鄂豫皖边陲的天险要道。

牲口的鞍子刚卸，大家才放下背包休息，炊事员们正在忙着洗锅、挑水……准备弄午饭。北边山头，霎然响起紧密的步枪声，一阵快放的机枪又夹杂掷弹筒的爆炸。炮弹落在河里，溅起白色的水花，蒋军开始向我们"堵截"了！在山上担任警戒的是旅部侦通连。

情况：七十二军三十四旅一〇〇团已占领瓦锡品后面大道南边的高山，立煌县保安团一部占领西边高地（根据旅参谋处材料）。敌人企图：切断鄂豫皖大道将一旅歼灭在瓦锡品。各团虽然没有接到任务，但一团战士们已愤愤地说："打出去！"有的在检查枪膛、弹药，很多象什么都准备好似的，屹然站着，在等候任务。他们忘记了饥饿和脚板给砂子磨烂的痛楚。首长宣布：一团担任掩护全旅前进，队伍开始跑步占领东南边和蒋军相对面的高山，病号全跟上，谁都不掉队。激战展开了，敌人以机枪、迫击炮密集地向我们射击，又是一次两次的冲锋，都为暴雨般的手榴弹打退下去。

西边高地的保安团，没有经过战斗就为三团一个连驱逐。队伍就开始翻山，上去便是大别山的主峰。前头爬得很慢，走几步又忽然停止，还没有通过瓦锡品的队伍，给敌人的炮兵发现目标了。

“嚓——碰！”一枚炮弹飞过我们的头顶，跌在离身旁有二十来米远的隔河岸上。炮弹还不断地飞过来，三团的通讯参谋陈生章同志不幸牺牲了！管理主任胡玉胜和通讯员孙明两同志也负了伤。队伍很快的有秩序地拉长距离、散开，只要炮声稍停，又继续前进。

开头翻的路，满是粗砂子，没有石级，稍不留神，就有向后滑倒的危险。

“砰，——砰！”

“格……碰！”枪炮声阵疏阵密。后头的命令传上来：“向前传‘前头队伍跑步！’”队伍象条长蛇样慢慢地爬。

“向前传，快跑！”命令很快地传过去，东南边的炮声响得更激烈。队伍还在慢慢地爬。路堆着嶙峋的怪石，两旁长满蓬草，右边便是深度莫测的悬崖。有一段约半里的路，蓬草高及至腰部，不易看出以前有人走过的，似乎现在才给人马踏出来的那样。白云从头顶飞奔过去，山顶给云层吞没，很难看出山有多高，要翻上一重，才能依稀看见另一重。因此有人埋怨：“为啥前头走不动？”“敌人追过来，老子就要和他拚个死活！”

“蒋介石，我肏你的娘啊！……”一个病号翻上一个石级，用棒子支持身体，在喘气地骂，又继续顽强地爬上去。

没休息的行军，人们将日期也弄糊涂了。不晓得是谁在说今天是七月一日，大家猛然想起“七一”是中国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纪念日，不觉兴奋地叫起来：“打退反动派，纪念‘七一’！翻过大别山，纪念‘七一’！”

一匹棕色的骡马，跌倒在满是乱石的路边，四蹄朝天，

低着头，象在拚命挣扎，饲养员在用力拉缰绳，喝着："嘟！起！"太阳躲进深灰色的云层里，天色转阴，隆隆的雷声，容易误会为炮响。狂风带来滂沱的大雨。怕露目标，大家都不张伞，从头到脚是湿淋淋的。站在路旁山包上担任警戒的英雄们，象山样屹立着，向白茫茫的远处了望。

大雨顿然使枪炮声沉寂。但狡猾的敌人却乘这烟雨迷离的刹那，扑近我警戒线来！哨兵的枪刚响过，路上一个步兵班象狂风样奔上去，突然和一队穿着白衣服的敌人手枪队碰面，他们张皇失措。四班最年青的战士刘善林，勇敢而机警的抢上前头，喊声："杀……！"手榴弹已飞掷过去，大家跟住一个冲锋，敌人踉踉跄跄地滚下去。

雨后的云静静地笼罩着山峰，有的在悬崖半腰徘徊。树林漏出破碎的斜阳，从山与山之间的空隙望去，前头的队伍还在云雾里蠕动。挑伕李文法赶上来了，右脚一只鞋子已经丢掉，另一只也裂开口。他经常挑四十斤油盐不掉队，曾对人说：保证队伍不缺油盐！

"老翟，你翻过这样高的山没有？"他换一下肩，透透气这样说。

"咱从参加八路军，到过太行，翻过伏牛，都没这高。"长着一把黑胡子的老翟摇摇头又说："这回可开开眼界了！"听说他今年五十三岁，是二团四连炊事班的副班长，时常担心队伍吃不饱！"饿肚子怎能翻山、打仗？"到达休息地方，队伍还未来齐就开始弄饭，不睡懒觉，别人还呼呼地睡着，他已把饭煮好，从不曾说疲劳，发过牢骚。

夜来了，枪炮声渐渐沉寂。只听到哗哗的瀑布声和虫儿

唧唧地叫。走上一段平路，这才到山顶。下山的路，两旁长着很密的树林，牲口走得慢，拐个弯就看不见人。从圆形的巨石上面走过，又踏下崎岖的小石级，要蹲着慢慢地摸下去。快到山脚的时候，是一段很陡的沙子路，只要坐在地上，就可以溜下去。又走了两里多路的泥泞小道，才真正到达山麓。回头望去，山峰完全吞没在云雾里，人马从上面奔腾下来，象一支从天而降的队伍。我们的后卫，英勇的粉碎蒋军的“堵截”，一气翻过一千九百多公尺的王家山（系大别山主峰之一），到宿营地已经夜半。

次日清晨，又接着翻那上下各二十里路的大牛山，山陡，天气炎热，大家争饮飞瀑，以后有很多人患染痢疾、疟疾。至山麓时，已是下午四时光景，这便是安徽立煌境了。

渡过了磨子潭，我们得到情报：蒋介石已在着手调集三个正规师和十个保安团，在六（安）合（肥）之间的平原上，重新布置一个包围圈，企图将我们整个歼灭。旅首长号召全体指战员，要发扬人民军队的顽强斗争传统，以三昼夜的急行军（结果后来走了五昼夜），越过合叶公路和淮南铁路。在这短短几天内，蒋军的兵力集中、布署和工事构筑，是没有完成可能的。指战员们，回忆翻过大别山的经验，有信心的说：山里一天能走六十里，平原要走一百二十里！

沿途都是些小山包，逐渐走上平坦的道路，小宣传员唱着：“快到平原了，哪呀咦伊嗨……”。走不到两里路，又要渡过一道小河，砂子跟着水渗进布鞋里去，把已给雨水浸软的脚皮擦破。脱除鞋子来看，脚趾、脚边缘，一块块的露出鲜红的肉，十个有九个都是这样的。很多人将布鞋挖开个窟

篷，使伤口减少磨擦；但尘土飞黏在上面，结起很厚的盖，走时痛得更加难受！中午匆忙地吃过一顿稀饭，跑到午夜，实在饿了。白茫茫的夜雾，使你看不见人家。水点“滴滴嗒嗒”地落在斗篷上。大家争取原地休息的时间，躺在湿淋淋的草地上，有的披上白色的单子在打盹。但前头一有移动，就站起来，拚命跟上。村落稀少，粮食缺乏，不晓得说了多少好话，老乡们才提来两个南瓜。有些连队却饿着肚子，静静地躺在老乡门前广场上，因为他们不愿违犯群众纪律。黎明就出发，由于毛坦厂住有蒋军三百多人，行军的方向又从朝北改为向东。七月十三日的午夜，月光如银，这支铁流从大别山脉倾泻下来，向皖中平原奔腾过去……。

人马奔驰在六合的平原上，高粱不绝地向我们点头，天空却传来轧轧的机声。全旅分为三路，通过合叶公路，向官亭高刘集前进，击退保安团和土顽固的阻拦。快到官亭的大路上，有很多还未挖竣的战壕，新鲜的黄土堆积在旁边。记者在官亭街上遇到刚从合肥回来的商人，他说：“合肥城里的广西军都拖到六安去了，留下的只有些省保安团”。另一个卖馍馍的老板说：“这一拐一拐的队伍，打起仗来，浑身是劲，真是从未见过！”

“排长，你该休息一下罢？”坐在草地休息的战士这样说。

“毛泽东的旗帜在那里，我就跟到那里，死掉就算！”熊其新的语气是那样坚决，一拐一拐地走过去了。战士们立即爬起来，咬住牙关，跟在后面走。他是三团八连的排长，两只脚板烂得好似蜂巢样，用灰布裹住，总是站在全排的先头。休息时，不是帮战士弄饭便是找伕子。二团第二营营长

吴占魁扛起枪来了。听说是射手染痢疾。大家痛恨休息，前头不动，就会捱后头的骂，脚板走麻痹了，没有觉得痛楚，无数发红的眼睛，无数疯狂的步伐……

十六日晌午，我们绕过吴山庙，蒋军躲在西南两边的碉堡里射击。继走一夜，远远望见淮南路的电线杆。渡过两条护路沟，跨上铁路（实在是公路，铁轨拆掉了），那圆形的碉堡，寂寞无人，队伍已经过完，抵达下塘集（离铁路约十里左右），桂顽一三八师一个团才分路赶来追击。六合平原的包围圈，就这样给我们突破。不，那是个还未合拢的包围圈。

薄暮，噼噼啪啪的枪声又响起来了，队伍集合在一个大草坪上，司令员（注：指旅长皮定钧，因为他过去是豫西第一支队司令员，战士们都是这样称呼他）拿着望远镜在发现敌人。“咄！大别山，磨子潭都过了，这算什么！”战士们有信心地说。皖东的大嫂子们用那石柱样的天足，敏捷地牵着背骑病号的驴子赶来，驴子“嘎！呀！”地叫。指导员激昂地在对战士们讲话，做着各种不同的手势。

“同志们，津浦路是最后一关！我们要咬紧牙关，突破这一关！……”

“……已经到了苏皖边区的大门，反动派还在梦想阻击我们，但任何困难，不能动摇我们的决心！”

“……生死存亡的决斗，就在今天晚上！……”

过津浦铁路，是我们行军作战中最艰难与紧张的场面，因为它是蒋军对苏皖边区的封锁线，据说铁路上驻有一个军。同时我们越过淮南路后，敌人已经明白我们行军的企图；蒋

机整日在头顶盘旋，他们对津浦路的警戒一定很严密。二十三天来，部队不断地与敌人、天险、疾病及饥饿搏斗着；尤其是七昼夜的急行军，减员的现象，也相当严重。但是为着完成党给我们的任务，与华中新四军会师，突破津浦铁路是我们的决心。十九日的夜里，我们咬着牙关，击退反动派的地方武装和孙良诚部当时对我的阻击，向东出发。“明天会胜利地到达苏皖边区了，那里有亲密的脸容，友爱的慰问，……”心里默默地想，默默地笑了。

司令员总是脑后挂着一顶白草帽，走在队伍的前头，只靠着那本翻得破烂的袖珍地图与指南针，在向导的带引下前进。走了一大阵，前卫又拐回来，没有熟识线路的向导，将路走错了。本来，是准备上午二时跨过铁路的，这样到了四时左右，还没有见到铁路的踪影。皎洁的月亮，普照着石门山，那些修筑在高地上的机枪阵地，已映入我们的眼帘，铁路该不远了。

“前面便是铁路，只有半里。”庄子里的老乡说。

渡过一条缓流的沙河，又从泥泞的护路沟蹈出来，转一个弯，就突然跨上铁路。旅直机关过完后，暗蓝的天空映出一条条的红霞，碉堡里响起清脆的枪声。从此石门山上便展开激战。三团四连马上占领铁路东边的高地。

“呜——呜，呜！”装着铁甲的火车开过来了，车头那两挺轻机枪咯咯地响，配合碉堡里的敌人向铁路两边扫射。车箱里静静地坐着那些戴宽边的美国陆军帽子的黄脸孔士兵，这就是一三八师五一四团。八班长带着两个战士象饿虎扑羊，飞跑到火车的旁边，成串的手榴弹，霹雳般地轰进车箱里，

一个躺在机枪旁边打盹的射手，也抖起精神，将扳机一扣，发出一阵清脆的声音，敌人不绝地嚎叫着。兵力还没散开，就突然受到这严重的打击，它迅速地后退三百米远，"呜——"一声；象一匹负伤的野兽，冲到车站那头，静静地停着，那时一团还没有过来，四连怕打伤自己人，暂时停止对火车的射击，一团便乘机跨过铁路。碉堡里的敌人炮火，专对着我们。队伍就在这死亡的空隙中前进，子弹"丝！丝！"地掠过我们头顶。

"朝着太阳走"！参谋长发出这样的命令，很快传达过去了，密集的机枪和沉重的迫击炮，响得更稠密。驻在明光、管店两地的蒋军分五路从右侧插过来，嘉山蒋军也在向我们的右翼移动，构成一个钳形的攻势，依地形说，石门山就是起伏的高地，每个山包上下约有两里地。管店、明光的蒋军就一连占领沿途五个山包，早在那里埋伏着。队伍才爬上山顶，一阵机枪响过后，就有上连的兵力，向我们冲锋，"同志们，那大山的后面便是苏皖边区了，生死就在这一阵，拚啊！"指导员又在动员。战士们肩膀一侧，背包跌在草地上，刺刀在朝阳里射出夺目的光芒，"拚啊！杀！"经不起一阵冲锋，英勇的喊声伴送着敌人滚下去。这样一连突过三个山头，敌人就不敢向我们冲锋了，只占领着山包远远向我们射击。团长亲自带一个连插到嘉山那边去，吓得蒋军不敢出来。让反动派回去哭泣吧！两千多里的追击，该宣告破产了，我们擎着毛泽东的胜利旗帜，向苏皖边区前进。

正是：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两三千里，恕难追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西路突围　李先念纪律严明
掩护主力　皮定钧任务完成

书接上回。话说延安连续广播中原突围过程道：

十九日正午，我们怀着比七月的阳光更热的感情去访问刚从中原突围前来苏皖边区的方副旅长升普同志。他是和旅长皮定钧同志一同率领数千健儿从大别山突破蒋军重重封锁，穿过合叶公路、淮南公路、津浦铁路，徒步长征千余里而到达苏皖边区的。

虽然经过匝月战斗行军，但方副旅长精神饱满，坚实的皮肤，显得十分健康。当他了解我们来意后，有力的手亲切地和我们紧握着，把我们引进他的房间，请我们在临窗前的一张四方桌边坐下，他顺手在桌上翻出一本破烂的袖珍地图，就开始侃侃而谈了。

“中原部队在突围前，都在大别山上，驻防范围，东西长约二百里，南北五六十里。四面八方均被严密封锁。围攻我们的蒋军共有四十多万，统一由刘峙指挥。反动派估计我们主力一定会向东突围，因此就在大别山以东布置三道对我包围防线；第一道是堡垒线，其哨兵与我哨兵隔山相望；第二道为潢川、固始、立煌一线；第三道是淮南公路与合叶公路。蒋军主力向东北方向压迫，企图迫使我主力退出山地，在潢、固间一鼓歼灭；至迟，也要在合肥以西的皖中平原将我军完全消灭。反动派打好了如意算盘，遂于六月二十六日开始总攻。可是，我们识破了反动派的阴谋毒计，我中原部队主力乃于二十七日出敌不意，毅然决然向西突围。我们这一旅受命在商城、光山以南，任务是迷惑牵制蒋军，掩护我方主力突围。同日，我旅亦遭蒋军猛烈攻击，经激战后，突破蒋军第一道防线，继在麻城附近和堵击的蒋军打起来。接着，边打边走，断断续续从未休止。越过鄂皖边界松子关高山天险之后，经吴家居、漫水河东进，在大化坪我们打垮了皖保安独四团的包围，渡过深及头颈的磨子潭；敌人子弹虽在河面上飞舞，但亦无法阻止我们的胜利行军。后来由舒城、霍山之间的毛坦厂、思古潭向北，七月十日，于官亭穿过合（合肥）叶（叶家集）公路，到了淮南公路，在下塘集，又遭桂顽一三八师一部堵击；在定远之朱家湾、沙涧等地打垮伪军孙良诚部的堵击。七月二十日拂晓，冲过津浦路，在嘉山车站附近和截击的桂军一三八师作战，这一仗规模很大，也很激烈，敌人用装甲车掩护，火车不断增援，我们一面作战，一面掩护后卫部队，至日出时，全部安然过路；特别英

勇的一幕，是我们的战士奋不顾身攀登开动中的装甲火车（方副旅长讲到这里，微笑不已），把手榴弹象暴风疾雨般地投掷在车箱里面，车里的顽军嚎叫不已，他们的伤亡，虽无法统计，但估计能够生还的，并不很多。”

这一支部队是怎样指挥的呢？方副旅长说：“我们为了轻装作战和行军，我们什么都没有带，连一张军用地图都没有。我们只靠两件东西确定突围路线：便是这唯一的一本袖珍地图和一个指南针。为了掌握方向，指挥战斗，二十几昼夜，我与皮旅长都是走在部队的最前头，我们没走过一次错路。”

除了战斗之外，疾病、饥饿也追击着这一支铁军。方副旅长说：“一路上，天气热，雨水多，部队烂脚、害疟疾的不少，但革命的意志终于克服了一切困难。牲口也走坏了。三十几个女同志中有两个在路上生了小孩子，拖着产后的身体跟着走，白天走，晚上走，在每天二十四小时中只能争取夜半一两个钟头休息。只要一有敌情，枪声一响，便个个精神百倍地振奋起来。敌人就在四面八方，随时都准备打仗，战士们说：‘一打仗，浑身都是劲，瞌睡就不来了。’

“我们经过不少高山、密林、河道，从松子关到大化坪，生活最苦，山大村小，粮食缺少，有几天，一天只能吃一顿，有时前卫能吃到一顿，后卫就没得吃。有时只能向老百姓买点瓜和玉包米来生吃。有时什么都没有，只喝冷水充饥……总之，困苦是说不尽的，即使是一夜的安眠，一顿饱饭，都是大家最大的幸福。但是，我们没有向困苦低头，我们征服了一切艰难，也正如打垮沿途攻击我们的反动派一样。”

方副旅长兴奋地说："一路上打仗，蒋军都是一触即垮，战斗力低弱。我军共伤亡三十余人，而蒋军伤亡至少三十倍于我。我军虽有几百人是在黑夜中或在战斗中，以及通过高山大水时失去联络，但相信他们将会很快地找到自己的部队，坚持大别山的游击。

"我们这一旅已经完成了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我鄂东独立旅张体学部及我旅之游击部队，仍在大别山立煌、英山、岳西、太湖等地为和平民主而坚持斗争。向西突围，正沿十余年前红军长征的道路胜利地前进。我们要告诉敌人：共产党部队是包围不了，消灭不了的，他们会创造历史，创造奇迹！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方副旅长有力的声音到这里截然停止了，两个钟头谈话，一段伟大的史迹，刻上了记者的心头。我在默默中，向数千个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接着，延安广播西路主力突围时出发前后的情况说：同志们传着一个消息：河口（黄陂县属）方面的国民党军，以一个营的兵力来偷袭我们，反被我们一个安排好的伏击把他们全部消灭，差不多全营被俘。

我们谈论着，也许这就是他们大规模围歼的开始了。我们总是不会吃亏的，想来就会马上行动起来。差不多每个同志都涨红了脸，捏紧拳头喊着："他妈的，打啊！打破他们的包围圈，我们再不喝稀饭、吃野菜了！"

司令部也下了命令，要我们作夜间紧急集合准备，笨重而重要的东西找老百姓埋藏起来，不重要的东西尽量减掉送给老百姓。带不走的文件书籍把它烧掉。每人所有的东西最

多不得超过八斤。

动起来了，全边区象一个人一样动起来了。

×旅×团向北开，×旅×团又往南开，都从我们门前走过。我们站在路旁招呼他们："同志们！你们辛苦！"他们认得我们是文工团的，于是都叫着"扭秧歌呀！"、"一朵红花！"有的就唱起"毛主席，好比那高山明灯……"的歌来。

我们文工团也停止排戏扭秧歌了，大家都忙着整理行装，打草鞋，有的抱起衣服、毯子到处问："老板——你有布鞋么！我拿衣服毯子跟你换。"队长、指导员也忙着拿起秤杆去称每个同志的背包，劝身体弱的同志还要轻装。

老百姓的消息最灵通，他们晓得河口方面已经打起来了，又看见我们的紧张情形，着慌了，都跑来问："同志们！你们要走了吗？你们走光了，我们怎么办啊！"我瞒住他们说："我们现在只是准备，不一定走，即是走也不远，你们不要害怕，我们的兵多得很。"

晚上，邻近几家老百姓都在我住的屋子里围起来，隔壁陈大嫂还带来了一壶茶。那个会唱歌的孙老大，也不要我唱歌了，开腔就问："唉！你们河口那边不是打胜仗了吗？为什么还要走呢？"我就直捷了当地回答他："我们只有六万人，他们三十万人把我们包围起来了，如果我们不打出去，我们就要被他们消灭。"张老板接着说："哼！消灭不了的。红军时代我们这里才万把人，还是拿的大刀矛子，他们都没有消灭得了，现在更不行了。"陈大嫂带哭似地说："你们走了，他们来，说我们是新四军、是匪，几个月的粮款要补缴，还要收什么欢迎费、马料费、剿匪捐、制服费……拉壮丁、派伕子、

修碉堡，叫我们怎样活得了啊！你们走了，我们也要跑的。”

二十七日，刚吃过午饭，队长突然紧急集合，我们都以为就要马上出发了，忙得一塌糊涂。这次集合却也相当不容易，半点钟还没有搞好，音乐组长一个人背了一个大提琴，一个小提琴，还有两把二胡和他自己的背包，东西堆满了他一身，人都看不见了。有的同志怀里夹着些书籍和杂志，有的拿着钉好的近一月的《七七日报》，还没有决定究竟是丢掉，还是带着走。

走出住的屋子时，我们向老板说：“走了，张老板，这一个月来打扰了你们。”他笑着回答：“什么话呢？我们处得这么好，你们就要走了，我看你们走不到好远的，以后时常转到这边来玩呀！”我边走边说：“不，恐怕要走得很远的。”

集合好了，队长带我们到河边停下来，笑着说：“这只是一次试验，可是，成绩很差，半点钟还没有搞好。”大家都互相望着笑了起来。刚好通讯员这时送信来了，打开一看，这是要我们准备午后八时出发的命令。大家都笑着说：“这才是弄假成真！”接着队长按体力的强弱编好队，选出身体顶好的来照顾女同志和身体较弱的男同志，并宣布在行军中应注意的事项：鞋子要多带，准备上路，不要喝冷水，注意群众纪律……等，特别强调彼此的互助精神。然后我们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休息，等着晚上出发。于是，大家又重新整理各人的行装，没有干粮袋的赶紧缝……以及还门板，打扫屋子，赔偿损坏老百姓的东西，和老百姓话别，又是一阵忙碌。

吃完晚饭，休息了一会就集合了。各人都背好了背包，整整齐齐，很快就来了。大家特别兴奋，磨拳擦掌，准备一

出几个月来的闷气。

我又和老板告别："走了！这次真的走了！"他不作声，只默默地点点头望着我走了出去。

老板们、大嫂子们和小朋友们送我们到河边，看着我们过了河，才慢慢回去。我们已上岸很远了，还听到后面在喊："你们么时回来啊？"

到总集合场，天已黑了，只觉得到处都是人，却看不清楚是那些单位，我们大概是来得最晚的。不久×部长就开始讲话。他只大概宣布了临时的组织情形就出发了。

天很黑，路又滑，我们手拉手爬过许多高坡和低坎，一到平路或休息时，大家就低声的哼起歌来。一有同志跌了跤，大家就哄然大笑说："精彩表演！""欢迎再来一个！"

天快要亮了，离我们宿营的地方还有二十里，没有人感到疲倦，我们在淡淡的阳光中继续前进，凉风吹在我们的脸上，格外觉得轻松而爽快。

大概十点钟左右，我们到了宿营地，除了少数同志帮助厨房煮饭外，大家都在树荫下躺着休息。午后三点钟，我们又出发了，天黑才到宿营地，女同志和少数身体弱的男同志在老百姓屋里睡，我们都在打谷场上露宿。

一个很好的晴天，大清早，队伍从各方面流来，在一个树林里的大块空地上集合。我很奇怪，为什么一下子就有这么多人来了，没有武装部队，都是各机关的大小干部。李师长、王副司令员、陈大姐（少敏）都在部队出现了。在嘈杂的人声中，李师长爬上了一块高地，他旁边一位同志不住大声地喊："大家不要说话了，听李师长讲话。"

象一声春雷，震聋耳朵的掌声响起来，延续了两分钟之久，才象潮水一样慢慢退去。

李师长没有往常的笑，但却比往常肃穆的时候更肃穆，坚定的时候更坚定。他开始讲话了："同志们！"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他接着说："从一月停战以后，反动派就调了三十万大军把我们包围起来，用人民的血汗筑了三千多座碉堡，封锁着我们，断绝了边区与外面的交通，我们不但不能到外面购粮食，就是其他边区对我们援助的粮食也无法运进来，几个月来的艰苦生活是各位亲身所体验到的。在交界线上，反动派随时向我们进攻，杀害我们地方工作人员不计其数，扣押我们许多复员的人员，强迫他们当兵。我们为了全国的和平，曾经提出移兵就食五河或撤销对边区的封锁意见，每一次的谈判，反动派都多方阻难，没有结果。我们不止一次的指出，反动派的企图，是要使我们在封锁围困中粮食恐慌，与民争食，老百姓与我们对立的时候，才一举而歼灭我们。同志们！他的梦是做得好啊！可是看一看我们现在怎么样？同志们在生产节约的号召下艰难苦斗渡过了这个难关，我们更团结了，老百姓现在都舍不得我们离开，我们胜利了！但是，反动派知道围困不垮我们，所以他们马上就要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歼了。同志们！我们怎么办呢？"

"打啊！"一个个巨大的声音从喉咙里吼了出来，回声在山谷里嗡嗡地许久不绝，树叶纷纷飘落。

"对的！同志们！打啊！为了自卫，为了生存，我们只有打啊！打破反动派的封锁，打破反动派的围歼阴谋！"李先念越喊越高，我们的心都震得发抖。

树林那边应声而呼起口号来："坚决打破反动派的封锁！""打破反动派的围歼阴谋！"接着到处都吼了起来，声音混成了一片，没有人在哭，但好些人却流了眼泪。他又一句句坚定地说下去："同志们！我们是不愿打内战的。但是，反动派既然要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既然在山东首先掀起了全面内战，我们也绝不畏缩，不怕他有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不怕他有美国的装备。同志们！我们共产党就是在战斗中壮大起来的，我们也将在战斗中更强大起来！为了和平、民主、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我们不惜任何牺牲，奋斗到底！

"同志们！这些大道理平常我们大家都懂得很多，不多谈了。今天晚上我们就要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以后的行军或是三天五天，或是一星期，以至更长的时间。现在我们正式宣布：首先轻装必须彻底，除了留一毯子外，其余东西一概丢掉！多余的牲口，一律不准带！我们的行动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前面的人躺下了，把他的尸首搬开继续前进！路上如看见私人请佚子，不管大小干部一律枪毙！阻碍交通的马匹，各单位首长可以立刻枪毙！谁掉队，而让他后面的部队脱离大队者，枪毙！晚上行军时，有高声者，立刻枪毙！过渡口时，依次序上船，如有争先恐后、扰乱秩序者，枪毙！到老百姓屋里乱拿东西，枪毙！买东西不给钱者，枪毙！打骂老百姓者，枪毙！不听命令者，枪毙！同志们！大家必须严格遵守，各单位首长必须彻底执行，现在不是讲民主讨论的时候，现在只有命令。同志们！大家也不要害怕，胜利终是属于我们的！"一阵更热烈的掌声，绝而复起，延续到三

四分钟之久。

掌声未绝，王震司令员举起手呼口号了："打破反动派的围歼阴谋！""誓死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奋斗到底！"大家也举起手高呼，有的兴奋地跳起来，流下眼泪；诗人们马上坐在地上，抓住奔流的感情写起诗来。接着王震司令员又大声叫喊了："同志们！你们要注意！反动派军队穿的黄军服，戴的是美国式的大盘盘的亡国奴帽子，不要认错！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过封锁线，是要把敌人的据点彻底摧毁以后，我们才过去，这是有把握的！"他笑着说："不要害怕，敌人晚上射击平均三千发子弹方打中一个人，而且还要在两百米以内，你们尽管挺起胸膛走，打不到你们的。"他风趣地做出挺胸向前走的样子，大家哄然大笑了，这时才觉得我们原来是会笑的。

嘈杂的声音又起了，每个同志都在解背包，空中飞舞着单衣、毛衣、绒衣、裤子、毯子……英文字典、手抄诗集、《母亲》、《不屈的人们》、《铁流》……一堆火燃起了，《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列宁选集》、《整风文献》、《论党》……不住地自各方面飞来。老百姓们抢拾着衣服，大箩小箩往家里背，有位同志对一位大嫂说笑："以后卖给我们的鞋子要便宜些哟！"

我一连轻了三次装，也下了三次决心，最后把绒衣和有纪念意义的字典也丢掉了，只余一件衬衣、一条短裤，缠在腰上。原来七斤多，现在不够二斤了。

"现在我们出发了！"指挥的同志喊叫着："××走头，××接着××走，××接着××后面走……"

前面开始移动了。我们加入了这万人以上的行列，象一条暴发的山洪，向封锁线冲去。

中午，我们休息了很久，下午四点才出发，听说这里离铁路还有五十里。开始走得很快，太阳下山以后，我们是在一寸一寸地移动。天黑了，远远地传来炮声，想象到我们英勇的战士又在上下冲杀了，胜利是一定的。

天空闪着星星，路隐约可辨。离路二十步的人，谁会知道，路上正过着成万的队伍。命令、问答不停地从我们的口中低声而准确地传送着。有时突然移动变为跑步。炮声愈来愈响了，机关枪也在咯咯地叫，我们知道快到封锁线了。

步枪的声音也听见了。黑夜中，有火花乱飞，机关枪的音响紧张起来，前面突然传来跑步的命令，跟着就一个追一个狂跑起来，跑下一条很长的石级，路旁点着一支蜡烛，再跑一段平路，下个坎，铁路就横躺在那里。路上有放哨的武装同志。爬过铁路，又是一个坎。子弹不断在头顶上呼呼地叫。我下了铁路的坡，却没有看见前面的人，正在着急，却见几个战士从我身边往右边走去，我就跟上去，接着后边的同志也跟上来了，一个战士说："你们是往左边走的！"于是我才回头向左边走去。前面是一片秧田，同志们在深及膝盖的泥淖里爬行，右边不远就是我们的阵地。迫击炮不快不慢地发出，火星子在空中乱飞，吼声撕裂着每个人的心；前面的机关枪直往这里扫射，枪口弹在我面前十来步远爆炸，同志们应声伏矮了身子，后面一位同志口里还不住地念："不要怕，都是我们自己打的枪！"

右边两三步远，三个同志扶着一个同志，他在不断地呻

吟，断断续续地说："你们去吧！让我一个人慢慢走。"扶他的同志说："没关系，让我们扶你走得快些。"

我的草鞋落在泥淖里去了，来不及拔起来，打着赤足就往前跑。前面是条小河，子弹打得更密更近，大家听着号音近了，就更猛的向前冲去，冲过了河，一直向号音跑去。那里是几间毁了的房子，屋里点着一支蜡烛，子弹还不断地向屋顶飞过，王震、陈大姐都在那里指挥。我们在屋子前面集合，同志们一个个都跑来了，看见身子较弱的老李跑来了，几位女同志也先后到了，我们在炮声中高兴地叫起来。只有身子很弱的老余没有到，我们都很担心，以为他一定挂彩或是牺牲了。在路上，听说我们文工团有人挂了彩，于是老王马上跑回去看，一会回来说，伤的同志中没有文工团的。但是，我们一直担心着老余。

天亮了，炮声枪声慢慢地停了下来，队伍象一条疲惫的巨蟒，慢慢向前蠕动，后面时时传来"走快！走快！"的话。虽然后方还有部队没有过来，但那时已没有危险，残敌已逃之夭夭了。

一个手上挂彩的战士，从我们旁边走，我们问他："同志！你的手是怎样挂彩的？"

"是枪口弹的破片打着的。我本来不愿下来的，排长硬要把我们拉下来。"他抱怨地说。

"这个胜仗是怎样打的？"我问他。"敌人的两个营守住两个山头的碉堡。黑地里，我们×营向两个碉堡摸上去，敌人一点不晓得。×班长爬上了左边那碉堡的屋顶，开始就是几个手榴弹，里面那些家伙正在睡觉，还来不及还击时，外面

已包围好了，除了一部分顽固的家伙跑了以外，六十多个放下了武器。当时我们就把那座碉堡毁了。右边那个碉堡也被我们重重包围了，他们在里面完全不敢动。”他以平淡的语调讲述着，我奇怪他为什么对胜利似乎不大感到兴趣，我又问他：“同志！你对这次战斗怎样看？”“应当下命令把那个碉堡都攻下来，多缴些枪，多捉些俘虏。”他坚定地说。“这次战斗的任务是掩护大队过封锁线，战斗时间拖长了对我们是不利的！”我跟他解释着。我们又走了好远路，路旁立着一块大木板，上面贴着捷报：“昨晚，我军×旅×营在英勇战斗中，彻底摧毁了敌人的主力，打破了反动派牢固的封锁线，战斗现已结束，据初步统计：缴获追击炮两门，美式重机枪两挺，轻机枪七挺，步枪七十余支，俘虏六十余名，其他弹药物品正清查中。”

大家都高声地朗诵。老王念完之后讥笑地说：“可惜了呀！几个月来布置的心血。”老陈接过去说：“可惜的是老百姓血汗筑成的三千多座碉堡，以后永远成为人民辱骂的资料。”

“这次老蒋可要大发雷霆了，包险得几天吃不下饭！看家狗们又要被申斥一番了。”老王带着很重的江苏口音说：“鸡蛋壳经不住碰！”大家哄然大笑，向前走去。不知是谁唱了一句“我们都是神枪手”，大家都和了起来：“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

山坡上坐着一大堆穿黄军服的，我们就远远地拍手叫了：“欢迎！欢迎你们放下武器，欢迎你们参加到我们里面来，一同打倒反动派！”

宿营了，这时才发现每个人身上都是泥。见了认识的

人，好象几年不见面的知友一样，特别亲热。我们在打谷场上，七横八倒地睡起来。吃饭的时候，才看见老余从前面回来，我们都拥上前去把他抬起来。“这家伙真是使我们担心死啦！”“哎呀！我跑到前面找你们去啦！”“好！庆祝！庆祝！庆祝我们伟大的、胜利的突围！”

正是：突围胜利，来之不易！子孙万代，应该记取。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残酷难奏效　蒋机猛烈杀伤蒋军
胜利抵延安　三五九旅大受欢迎

书接上回。却说延安广播中原突围情况道：

冲出了铁路包围圈以后，在湖北枣阳与河南邓县之间，是一片大平原。我们的部队分路沿着大道前进。东一路，西一路，走得很整齐，大家互相监督，不踏青苗地，庄稼三四尺高了，这是人民的血汗，谁会不爱护呢？在路旁，在村口，男男女女，许多老百姓，送来一大担一大担的开水。还有西瓜、小瓜……卖的时候总是不肯要钱。可是，公买公卖，是八路军的纪律。老百姓纷纷传说："红军又来了！"原来以前红四方面军到过这里的。他们扶老携幼的都来看红军。听说蒋军吃了败仗，有的老人还向我们拱手庆贺。他们说："反动派在做梦！八路军、新四军神通广大，还能给他们消

灭?”他们过去把伪军叫做“伪洋人”，现在他们说：“老蒋这小洋人比老汪这伪洋人还要狠毒；我们更受不了!”

那时候，蒋军还是追来。天天出动几十架或一百来架飞机。有一次远远地听得见猛烈的轰炸，后来从俘虏的口中才知道，原来是炸了他们自己人——第三师，死伤了三四百人。我们不但没有遭受损失，炸死很多鱼，还吃到鲜鱼。战士们高兴地说：“这些空军不是卖国贼，一定是反战英雄，刘善本的朋友，来慰劳我们哩!”

前面横着两条大河：唐河、白河。水都很急，岸边全是泥。当地老百姓自动开来许多船，很快地将我们一批批送过去。最使人感动的是，许多老婆婆、大嫂子也都紧张地撑船。水流那样的急，浪花溅得很高，水声也很大。他们高声喊，拚命撑，一船一船把队伍迅速送过去。

在岸边，旅、团的首长，都在扶彩号上船，然后是妇女，然后是战士。首长们不到最后都不肯上船!他们嘴里不断地叮咛着：“坐稳!坐稳!妇女们坐中间!少坐些人!不要太挤了!当心!”于是，一船又离岸了，……当蒋军追到唐河，我们的部队早已过了白河。蒋军追到白河，我们的部队已经望不见了。

豫陕边荆紫关，两边连绵不断的大山，中间一道大川，旁边有汽车路。阴险狠毒的反动派，早已调兵遣将，在山上山下布置好。满山满谷，那么多的兵，仿佛要用士兵的血和枪炮，来堵塞我们的去路，王震将军带领部队破关（李先念将军冲出了包围圈，已经带领部队从另一路打出去）。那天，雾气很重，路很泥泞，川里不好过，就走山。

破关，战斗很残酷！必须将一路上的阵地一一拿下，消灭了敌人，才能过去。山是多么险峻呵！大石山，二三十里高。荆棘，荆棘。沙石，沙石。又下过大雨，滑得厉害。许多地方，都是黑石岩，开天辟地都没有走过人。可是部队冒着枪弹的雨，冲上去，杀过去了。一个排长到最前面，为了夺取阵地，他连冲四次，每次都夺得一挺机关枪，又被敌人的火力压下来了；最后夺取了阵地，而勇敢的排长牺牲了！从早晨打起，一直打到第二天天黑。前面打开一条路，后面的队伍就跟着冲杀了过去。

过了荆紫关，就进入了荒梢林。蒋军还是追击，夹击堵袭……我们的队伍白天走，夜里也走，一面走，一面打，前卫部队轮流打冲锋。后面，蒋军永远是赶不上我们部队的。

这期间，一连好多天阴雨，乌沉沉。云呀！雾呀！怪闷人。深山没有民房，只要有一棵树，躲着休息一会就满好了。可是发生了两大困难：第一，没有鞋子穿了呀！赤脚在水里泡，皮肤白了一厚层，又在沙石上走，皮肤起了无数的红色的小洞洞，象蜂窝一样。脚走烂了！第二，吃不到东西呀！偶然寻到一些包谷、红薯、高粱、洋芋……真是好东西！包谷还没有长上颗颗，刚吐红缨，就连蕊子一齐嚼吃了。高粱秆子最好，红薯还少，洋芋蛋蛋也不大。还有野柿子，没有成熟，涩得要命，涩也吃。……日头一出，可又晒得眼花缭乱，头昏脑晕。又热，又口渴！一遇到井，一遇到河，一遇到水渠，那怕是泥混水，人都挤满了。个个人爬下去，喝得饱饱的，扛着枪，一口气再往上冲。

看得见山里有些人家了。可是，老百姓早已被蒋军赶

走。队伍饿坏了，依旧买不到东西吃。一路上，明明发现了许多藏粮食、藏蔬菜的窖，然而，每一个同志都懂得纪律。在路口，一棵大树上，人人走过都可以看见，一张红铅笔写的大布告：本纵队全体同志，务必遵守群众纪律，真正作到秋毫无犯。违者枪毙！王震。

王震将军对同志们说："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强调纪律！"三五九旅的确是经得起考验的。一个战士不小心，解手时打开了一个窖。急得找指导员，写了一封信，塞进窖里去，再把窖修好。好在老百姓是跑不完的，只要有村子的地方，我们的部队总能找到几个老乡，买到些粮食。

蒋介石多狠毒呀！我们的部队退到荒山野林，他还不甘心，又集中了胡宗南、孙震、刘峙等指挥的军队，共十七个师，十二万人，追击，重重包围，非要消灭我们的部队不可！

漫川关一带，蒋军布满了。到处是工事，地势又险！为了避免太大的损失，我们的部队就绕路走。爬上这个山，满是敌人，爬上那个山，又满是敌人！这时，哪一个山最高，就走那一个山，哪一条路最小，就走那一条路。可是，走来走去，打来打去，还是敌人。整整一天一夜，爬了很多高山，打到天柱山，还只前进了二十五里路。大家只在早上吃了半生半熟的麦子，吃不下的用水和着吞。熬到这时候，实在饿得不成了，就想找东西吃，然而天柱山这里也有敌人！

打！打！打！天快亮时，把蒋军冲垮了，一直冲到漫川关通到山阳的大路上。一鼓作气，消灭了大路上的敌人。过了一条大河又爬上山。又是敌人，又打……日头落山，天又

下起大雨来了。就在天雨的夜里冲杀。一直打到第三天下午，还没有冲出重围。才施手术不久的颜团长，勉强爬过那么多山，直熬三天，脸变了土色，痛得时常昏过去。

到了三官殿附近，王震将军站在高坡上，大声喊道："蒋介石这卖国贼要我们死，我们偏不死！我们是老百姓的军队，要老百姓过好光景，他就要消灭我们！毛主席、朱总司令，虽然在延安，可是同我们的电台天天联络，现在还领导着我们！我们被消灭得了吗？"众人一声吼："消灭不了！"那洪大的声音，简直震动山谷。大家精神百倍，跟上王震将军冲。冲到老沟口，两旁山头是蒋军的机枪阵地，射下的子弹象雨点一样密。我们的营长把衣服一脱，喊："第七连，拿下这个阵地！"手一指，一连人早跟着他飞快地冲上右边山头！那儿的敌人意想不到，突然怔了一下，吓得四散奔逃。蒋军的机枪就都到了我们的手里，枪口立刻对准左边山头的蒋军打去。打得那样准，那样猛，把他们打散了。我们的部队，经过了三天三夜的冲杀，终于胜利地冲出了这一个包围。

在山阳到商县的公路旁，我们的部队在半山腰等蒋军的队伍在公路上过。天黑了，他们还没有过完。我们的部队就冲下去，正遇上他们的运输队，就说："我们来挑，你们歇歇吧！"便把担子挑上。一担担都是炮弹。蒋军的运输队糊里糊涂地跟着走，许多人还不知道已经当了俘虏，大家心里暗笑。

我们对俘虏们好，俘虏们有许多愿意跟着走的。比如，在平汉路俘虏的一大批蒋军，都不愿意打内战，他们恨蒋介石，也不满意他们的军官，说："这些都是喝墨水的细腿子，

军官学校出来的，他们跑也跑不得，一打仗便变成乌龟缩进壳里去了。妈的×！光叫我们送死！”这些士兵，根本不知道有过和平谈判这回事，听到的只是“消灭奸匪”。谈到和平，他们说：“我们就不信老蒋这个狗娘养的会和平！”这些人，一到我们的队伍里，就都变成勇敢的了。有的今天缴了枪，明天跟着就缴了别人的枪。有个川军矮个子，王震将军看见他就笑着说：“哈！一看便知道你是个四川男子！”他赶忙立正，敬礼，说：“报告司令我就是个四川男子，一二七师过来的！”王震将军鼓励他：“好好打，不要掉队！”他又高兴地立正，大声说“是！”真的一直跟来了。

路过镇安城，蒋军再怎么凶恶，我们的部队还是把城打开了。前卫部队住了一夜。第二天后卫部队也到了，在路上，刚好遇见许多释放了的犯人——他们都是被冤枉的好人，给地主豪绅和乡保甲长所迫害的。他们感激地道谢，个别的还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后卫部队一进城，就有老百姓在大街小巷里敲锣，喊道：“今天进城来的还是八路军，大家不用怕，该干啥还是啥，各家各户都安心啊！”当！当！……夜里有些老百姓偷偷地送来东西，说：“实在苦不成了，就盼你们来呀！”可是，反动派更大规模的调兵遣将，我们的部队也仅是过路，到了第三天，只好出发了。

果然，蒋军的增援部队到了，又是前堵，后追，侧击……

我们的部队抢过了石泉、宁陕之间的公路，天已经黑透。是阴历下半月，雨又下得很大，真是伸手不见五指。许多同志说：“他妈的！一辈子没见过这么黑的夜！”一上山，路

更滑，危险得很，慢慢儿摸，还是摸不上。王震将军派人偷偷地到公路上去，找到一个老百姓问路。老百姓说："啊呀！上山要走七十里路才有村子呢！"这可怎么办！前进吧，不行，后退呢，公路上又有那么多的敌人！王震将军考虑了一下："不让我们睡觉！我们就在公路宿营！"他问了那老乡，哪些村子有敌人，哪些村子没有敌人，就指挥部队退回来，悄悄地摸进没有敌人的村里去，就在敌人附近，住了好几个钟点才走。敌人完全没有想到，这样危险的地方，我们的队伍竟敢住。第二天，邻近村庄的蒋军开走了，王震将军伸着三个指头对同志说："秘密！迅速！决心！"又说："在一定的条件下，最危险的地方最不危险！"

战士们的枪，湿了，泥住了，打枪打不响！王震将军说："快擦枪！"可是拿什么东西来擦呢？没有布的，就从裤腿上撕了一块。有一个战士可糟了！他在路上没有布打草鞋，把裤腿截短了，后来又打了一双，裤腿就完了。哈！可不能再撕啦！可是，不擦枪就打不响。王震将军的命令是：快擦枪！这战士毫不迟疑的，把裤衩撕了开来；一面擦枪，一面还唱"张飞赤膊战马超"！一会，大家都把枪擦净了……蒋军追来了，我们的部队刚过大牛岭，正下山。敌人问一个老乡："共产军下去没有？"老乡说："下去了。"敌人就上山。不料在山头上埋伏了一个连，擦净的枪"不儿！不儿！"地响，手榴弹"轰！轰！"地炸，把敌人打得稀里哗啦，消灭了两个营。我们的战士却不忍心去剥死了的蒋军的衣裤。连那个穿破裤衩的战士也一样。直到晚上，同志们才给他"调剂"了一块布，补上了。这一连人，后来都得了奖。

我们的部队开进了华阳镇，准备休息一天。可是，上午十点多钟，又打响了。我们的部队全部上了山，那山又高又大，是个无人区。满是古老的大树，枝叶密密的，走在里面，完全看不见太阳。有些地方，地上很多蚯蚓，堆了三寸厚。整整三天两夜，在这无人区里，找不到一点东西吃（从华阳带的干粮不够啊！）大家又饿又乏！瞌睡呀！瞌睡……夜里，就在树里露营，远远近近，烧起了一大堆一大堆熊熊的野火，大家靠着火，找草厚的地方，挤在一起睡一会。放哨的同志远远地望得见王震将军等几位首长，坐在火堆前，正在看地图，研究这次突围的路线……。

八月二十八日的出发命令，我们营的行军次序被列到八团和旅直属队的中间。这意味着前进路上的形势是严重的，从中原突围北进以来，每当前面情况紧张的时候，我们的营就会预先被这样安插或者临时被调上来的。

然而，每个同志都清楚知道，今天是最后的一关了，只要通过了这一条西（安）兰（州）公路，我们就能够和毛主席、朱总司令派来接我们的兄弟部队会师，就可以安然地进入陕甘宁边区了。我们温暖的革命的家乡啊！我们离开你的怀抱和抚育快整两年了，我们象挂念亲人一样地怀念着你，从中原军区就热望着回到你温暖的怀抱，今天你终于展开在我们的眼前了。多少天来我们死命地打破敌人的堵截追击和空军的扫射轰炸。我们在饥饿里挣扎着战斗，有些日子我们全靠着山药蛋（有时我们叫它为“救命蛋”）、南瓜，嫩包谷穗，甚至包谷秆来果腹。在最恶劣的阴雨里，我们也得冒雨在泥泞里行进，有几个雨夜，我们行进在陕南的山地里，我们真

正咀嚼了艰苦的滋味，有些路简直是爬过来的，滚过来的。在峭陡的山上，有些同志因为偶而失慎，跌到沟壑里去，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我们。……今天你才在我们面前透出了希望的曙光。有人叫喊着："看呀！远处那些蓝山，就是陕甘宁边区了！""是的吗？我看到它，死也甘心了！"几个拄着棍子痛苦地疾走着的伤兵同志感激地应和着。

我们以高度兴奋的心情沿着塬上一道横贯西兰公路的大路行进着，阴霾的天气，细雨时落时息，为了减少目标，就是下雨也禁止使用雨伞。人们向天气请求着："千万不要下雨呀！你要下，等我们回到陕甘宁边区以后好好下上十天半个月！"天气倒真为我们留了面子，只是板着阴霾的面孔，催着我们快走。

中午以后，队伍开始下坡了。带路的向导告诉我们："下了这个坡翻过那架山，再前面那个山上就是汽车路了。"按时间说，我们完全可以按照原定计划隐蔽休息，弄餐中饭吃（其实就是晚饭），再在夜间通过公路；但是情况却不允许这样。当我们下完坡爬上另一架山时，追击的敌人已在山下打起机关枪来了，前面公路上的高镇敌人也开到两个营来堵击我们，而最严重的，还是前面公路上，汽车还在频频不断地继续运输着军队。看样子，敌人已发现我们所要通过的路线，要在这里最后一次的"歼灭"我们了。

我们象往日一样习惯地饿着肚子继续前进。汽车的鸣叫越来越听得真了。在下山的地方，队伍停止了。王司令员和郭旅长拿着望远镜向前面横陈着西兰公路的塬山仔细察视，然后命令八团为左翼纵队占领前面塬上公路旁的村落和阵

地，掩护全旅通过。我们的营转为前卫和旅直后卫为左翼，另取路爬登对面山塬。队伍刚刚开始走动，王司令员和郭旅长便用愤怒的声音向大家叫喊："这是最后一关了，我们拼死命也要打过去啊！"不一会，左翼纵队，就打响了。我们也加快了脚步，以最快的速度爬向对面的山坡。

队伍刚到塬上，敌人运兵的汽车从东西疾驶来了。"往前传，打汽车"的命令从王司令员那里高声传上来。枪响了，手榴弹响了，敌人的汽车停止鸣叫。懦怯的敌人，既不敢冲，又不敢跑，只好下了汽车，仗着优势的美国枪炮向着我们通过的道路，猛烈的袭击，我们的营通过时，汽车路已被敌人封锁得不能通过了。这时候，王司令员徒步从后面跑上来，他戴着一顶陈旧的法国盔，许久没有修剃过的胡子长得又长又厚，他因为长时间的缺乏睡眠而浮红的两眼燃烧着极度的愤怒和仇恨，他咬牙切齿地高声叫道："娘卖×，蒋介石这个卖国贼，要消灭我们呀！我们要冲过去，冲呀！那里打枪向那里冲！"这时候已经有部队向着打枪的地方冲过去，敌人的枪打得比较稀疏了。但公路两旁的高粱叶子仍被打得哔啦哔啦的。以王司令员为首，行军纵队弯着腰飞快地跃进，和走远了的前卫营接上去。当公路两端更多的运兵汽车隆隆地鸣呼的时候，我们已神速的涉渡了泾水，翻上另一个山，行进在和边区八路军会合的大道。公路上断续地传来机枪和大炮的声音。我们中有人回头骂着："正月十五贴门神，晚了半个月啦！你现在运来兵，连老子的鸡巴也都咬不到了！"

延安广播了王震将军的访问记。

"中国人民武装部队是不可战胜的！"王震同志在纸上这

样写着，然后开始与我们谈话。这是九月二十九日深夜，他领导的部队在人民无比热烈的鼓乐、欢呼，敬酒、献旗送礼、慰问等欢迎行列中到达延安的第三天。

这位将军——战士们亲热地称他“王胡子”的——到延安后把胡子剃光了，更显得精神百倍地，给我们谈这次中原突围的经过。虽然蒋介石以美械日械装备的十个军和十九个保安团，即六倍于我的兵力，配合着空军、装甲部队、铁甲火车，向我中原部队发动围歼（猛烈的战斗于六月二十六日开始）。但我军在李先念将军指挥下给进攻者以抗击后，终于六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分路全部突出重围。在战斗中缴获了刘峙的命令：蒋介石企图发动对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前首先在中原创造一个歼灭我六万人的“奇迹”。然而，真正的奇迹却是属于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的武装！

他谈到我军胜利突围后，蒋介石又增调四个军企图在豫鄂陕边的荆紫关一带消灭突围部队。从俘获的蒋军第九十军部参谋身上搜出的文件证明：蒋介石下令赵锡田部，如果不把李先念亲率进入了被包围于荆紫关狭小地区之“奸匪”完全消灭，就要军法从事。王震同志说：“我们把这个命令在自己部队中一宣布，战士们都愤恨地说：‘看他消灭老子，还是老子消灭他！’结果，赵锡田的堵歼企图完全失败，我军胜利转移到陕南。”

“蒋介石还下令赵锡田：悬赏活捉李先念、王震和咱们的‘女将’陈大姐（少敏）。还叫捉住伙伕马伕都不要放，说咱们的样子都和伙伕马伕一样的。”王震同志幽默地说：“后来，赵锡田自己反被刘伯承将军的部队活捉了！”

接着谈到胡宗南等指挥六个师在陕南进剿堵击，他们自己的部队倒吃了苦头：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开小差，伤亡………一起拖掉了他一半。王震同志继续说：李先念和王树声将军所领导的部队，都由于人民的需要，就在鄂豫陕川广大地区生存和胜利地发展；他自己所领导的一路就回到了陕甘宁边区。

我们把搜集编写的《中原突围记》请王震同志看，他看了，严肃的脸上微微地展现了笑容。有些在我们看来是不平常的故事，在他看来太平常了，他亲自拿起笔，在上面画了又粗又大的双杠。在补充了一些材料之后，他一再强调说："把我的事情统统勾掉，突围是战士们的力量！我们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领导下的军队，战士们都有为中国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的无限忠心。这就是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两年走了八个省而胜利地回到边区的原因。"又说："我的信心就在于毛主席的主张，战士们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老百姓对我们军队的同情与拥护！"

"我们代表人民的利益，走到那里，就得到那里人民的拥护！"王震同志这样结束他的话："叫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卖国贼蒋介石看吧：中国人民的武装部队是不可战胜的！"正是：正义之师无敌，此外并无秘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王震作广播　蒋介石悬崖拒勒马
延安受威胁　胡宗南得寸难进尺

话说王震在延安作广播以后，蒋介石更为胡宗南的进攻延安担心。只听见王震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三日广播道："全国同胞们！从中原突围的三五九旅，经过了无数次英勇的血战，打破了蒋军刘峙、胡宗南等部队的围歼、追击、堵截，现在已胜利地到达延安了！

"民国三十三年，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在进攻敌伪的战争中，节节胜利。但是，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却在敌伪进攻之下，节节溃退，广大国土沦陷在敌伪手里。全国人民把停止敌人进攻，迅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希望，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身上，于是在南泥湾每人种有三十亩土地的三五九旅，就奉

令南下抗日了！南下抗日征途中，我们冲破了敌伪军的重重封锁，消灭了出击、堵截的大量敌人。我们的作战虽然艰苦，但是我们却不断地受到华北、华中各解放区、敌占区人民热烈的欢迎、慰问、爱戴和援助，使我们感到忠于中国民族与人民解放的行动，是无上的光荣！我们经历了万里的南征，终于打到湖南和广东。日寇投降以后，我们遭受了薛岳、余汉谋等部的'围剿'。我们因为中共中央避免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忍痛告别了湖南和广东的人民，撤回到中原来，并且和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将军、河南王树声将军部队会合了。

"可是，'双十协定'签订后，背信违约的蒋介石，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中原军区，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大举围攻。我们中原的部队，在李先念将军指挥下，给予蒋军严重的打击。到了今年一月十日，国共两党又发布了停战令，并有美国参加执行停战。想不到蒋介石在美国援助之下对停战令还是同样的破坏，甚至在罗山汉口协定以后，蒋介石的进攻，还是一直没有停止过。六月下旬，蒋介石更下令全国围歼中原军区部队。在这一时期中，我们清楚地认识了美国反动派援助蒋介石，扩大中国内战，以及蒋介石出卖领土主权，用美国武器屠杀同胞的罪恶面目。蒋介石这次围攻中原军区，调动了第十八军、第七十五军、第七十二军、第二十六军、第六十六军、第四十一军、第四十七军、第四十八军、第十五军、第十军，共十个军和十几个保安团；而且在几十个县的范围内，征调民伕，拆毁祠堂、庙宇和很多民房，砍伐果木树，建筑了上十万个碉堡；军队改为美械日械的装备，聘

请曾经参加执行小组的美方代表古来福空军上校，在汉口训练空军。

“蒋军在六月二十六日，开始了大举进攻，以李先念将军司令部所在地宣化店为围攻合击点。我军为了生存，被迫自卫，在李先念将军指挥下，经过抗击后，在六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实行坚决英勇的突围战。在为生存自卫的突围战中，我军俘虏了十五军军官，缴获蒋介石给刘峙的手令，知道了蒋介石全面围歼中原中共部队的恶毒计划，是发动全面内战的内战；知道蒋介石梦想在四十八小时内歼灭中原李先念将军所部六万余人，幻想造成所谓‘惊人的胜利与奇迹’。蒋介石的这个梦想，由于我军胜利突围，完全被粉碎了。在缴获的文件中发现，蒋介石的军队，把所筑的碉堡以及改装美械训练与作战计划都供给了美军顾问，美国人员明知蒋介石要歼灭我们，可是却假痴假呆地让他们来歼灭我们。这就是美国的所谓‘调处’。我们亲眼看到美蒋狼狈为奸的证据。我们亲眼看到蒋介石连自己的军事秘密都全部告诉美国人，我们气得冒起火来了。

“这次我们突围胜利，基本的原因就是我军全体将士，都认清了蒋介石背信弃义卖国殃民的罪恶，认清了美国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内政，从而激起了我军高度的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的精神。蒋介石在围歼失败之后，又增调了第一军、第九十军、第七十六军、第三十六军及四川的第十四军共五个军，企图在鄂陕边将我军歼灭；但是，蒋介石又失败了！我们在与九十军作战中，缴获了蒋介石给赵锡田等的命令。命令里说，要活捉李先念、王震、陈少敏等人，并且要全部歼

灭我们的军队。如果不能完成任务，则所有将领都要受严厉惩罚。蒋介石满以为依靠美国帝国主义供给军械和物资，以及训练指挥军队等援助，加上他那法西斯的军政令，就会打胜仗的，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现在追击我们的蒋第十军，第四十一军，第四十七军及第一军，都已经受到惩罚，不过惩罚这些部队的，不是蒋介石，而是解放区自卫战争的常胜军。我们的刘伯承将军和陈赓将军的部队把蒋介石嫡系将领赵锡田、黄正成等俘虏，把他们部队消灭了。蒋介石派来追击和堵截我们的部队，被歼灭的、被打伤的、被拖病与开小差的，减员也在一半以上。

"现在我军王树声部的皮定钧旅，早已到达苏皖解放区，三五九旅和五师的一部，也已回到陕甘宁边区，其余部队仍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区与广大人民中生存着。三五九旅在两年中间，南下北上，跋涉祖国山河达两万二千里，经过八省境地，英勇战胜了日寇、汪精卫和蒋介石，艰苦地克服严寒、酷暑和江河山岳的自然阻碍。这证明在毛泽东主席与朱德总司令的旗帜下的军队，在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在打败卖国贼反动派的战争中，经得起严重的考验，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的人民的军队，永远是不可战胜的！"

蒋介石无法创造"剿共奇迹"，失望却不死心，要陈布雷把他的"加强剿共，有我无匪"的决心三令五申给高级将官，并强调"剿匪"的部队越多越好。

话说蒋介石决心攻占张家口，然后下令召开国大，接着借大会名义，堂堂正正"讨伐"延安，来一个全面包抄，"国共问题"也就了了，自以为这个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好生得

意。不料战报传来，东北、鲁西各线惨败，两役损失达一万六千人。二十五师及一一九旅全部覆灭，师长旅长以下一万余人全部被俘。蒋介石正烦恼间，侍卫官报告冈村宁次求见。列位看官，这个冈村宁次正是日本军阀侵华头子之一，日本投降以后，冈村以“联络官”的身份长驻南京，既非战犯，也非罪人，好不自在。而他同蒋介石关系亲昵，一般人也奈何他不得。这番为了部下殴人事件，特来见蒋道：“委座，昨晚我们庆祝日本通过新宪法，在金银街四号设宴招待留京部属，有几个部下多喝了几杯酒，一出大门，便殴打一个乡人，贵国防部有个军官来劝，也给打了，这件事实在抱歉，特来请罪。”

蒋介石苦笑道：“那新闻可多了，最近我同美国签订不少条约，航海的、空运的，一共有三四个之多，条件对他们好了点，有人便骂我把中国送给美国了。美国兵在醉酒闹事，现在再加上你们，我可很难说话了。”

冈村再道歉不迭，掏出一纸文件道：“委座，延安《解放日报》社论分析内战形势，你可曾过目？”

蒋介石道：“听是听说过，没研究。”

“我以为不能小视。”冈村道：“这个分析多少有点道理，贵方要多加小心才好。”

蒋介石知道冈村对中共的战略领教不少，因此问道：“你以为如何？”

冈村看着那张报纸说：“延安的口气很大，说‘推测国民党的军事行动，不久就要从战略的攻势转到战略的守势。这一可能性，再过几个月，就会由中共所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

人民日益坚强的战斗来决定。在这一时期内，美国帝国主义者和蒋军也将感到无法克服兵力不足和士气低落的致命伤。'这……"

蒋介石大笑："这个牛吹得太凶了点，再过几个月，中共根本要变成历史的名词了。"

"委座！"冈村道："让他们的牛吹下去，看看里面有没有一点点道理。咳！中共这帮人，老实说，皇军实在是伤透了脑筋的。"他再念："中共的这种观点，是根据过去几个月的内战形势最显著的四点：一、国民党兵力在十月间丧失了八个旅。自从蒋介石在七月间发动内战攻势以来，连这一共损失了三十三个旅，等于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总数的六分之一；二、国民党虽采取攻势，中共的反攻仍在此伏彼起地永无休止，战果不小！"

蒋介石一摆手问："有数字么？"

"有的，"冈村道："不过只举了一两个例，说是在冀东地区，他们反攻以来，已使国民党损失七万人。而且在过去两个月内，经过八十次战斗，克复了青龙、乐亭和宁河各县城；三、自从蒋介石发动七月攻势以来，虽已侵袭了解放区一百一十七个县，但中共仍掌有三百七十八个县。而在这些被占县城的乡村中，大部分仍在中共手里；四、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地区里，目前参加暴动的农民达十三万人！而在解放区里，军民防卫力量已一般地加强。因为他们已经抛弃了和平的幻想，他们明白：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者，一意要消灭他们。"

蒋介石冷笑道："不消灭他们，难道要我请他们上台不

成!"

"这个说法很特别,"冈村继续说:"延安在指责美国,说自从日本投降以来,美国拿租借和转让军事配备的方式,把四十万万美元援助蒋氏内战。这个数目,较之联总在一年之内赈济全世界的数目、以及美国于战后对英贷款的总数还要庞大。"冈村低声说:"还有一点,是指政府军队的战斗力,年内无法恢复,同时指出我们兵源缺乏,捆绑壮丁到处引起反感。"

"让他们去说吧。"蒋介石透一口气,满不在乎道:"让他们去乱说吧。我已经下了停战令,打算消除中共拒绝参加国民大会的主要借口,但为了防守现有阵地,无法避免的战斗行动例外。"

"这一着实在高明。"冈村道:"他们说这是蒋主席的和平攻势。委座要中宣部彭学沛部长宣读的声明,他们也已经感觉到不妙。今天就有人说,中共对委座的声明有强烈的反应,认为停止冲突但要防守现地;借口情势变迁推翻了政协决议;行政院不改组,国府委员会改组也待商量;宪草不依照政协决议去做;国大如期举行,留下空位给中共以及其他党派等等,一切都为了国大的演出,他们是不会同意的。"

"我也听到这种说法。"蒋介石道:"我也欢迎他们这种说法。我给脸,他们不赏脸,不是敬酒不喝喝罚酒吗?哈哈!"但又沉下脸来道:"对于中共的任何论调,我可以不理不睬,可是有一些在我们地区出版的报纸,也在攻击我同美国签订的各种条约,或者刊登中共对局势的谈话,而这种谈话又是不许见诸报端的。"

冈村问道:"据合众社的消息,说张学良将任台湾行政长

官，有这事吗?”

蒋介石一征道:“你怎么相信?”但他却问:“如果是真的，你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如果是事实，对日本是很不利的，因为张学良是个著名的反日人物，而日本在台湾又呆过五十年。”

冈村稍顿，立即起立道:“我想回去了。张学良做不做台湾行政长官，我不应该有什么意见，我只是说说而已。”

蒋介石道:“张学良修心养性，也许去贵州只是易地读书，不会出山。你别急着走，我这几天正在等待一个大转变，定不下心来办事，同你聊聊也好。”

冈村笑道:“我得回去一下，那件喝醉了打人的官司，总该去了结才是，别让委座处境困难，那我们太不够朋友了。”说毕两人并肩走出庭园，握手而别。蒋介石感到该听听外面有什么消息，便把宣传部长彭学沛找来道:

“这几天很重要，外面有什么妖言惑众的?你不妨直说，越详细越好。”

“报告主席。”彭学沛道:“外面是有闲话的，听口气，是出于中共之口，主席不去理它罢。”但蒋介石一定要听，说是解闷，于是彭学沛便说:“好几个人说:在国民党当局所定期召开的国大之前四天，蒋主席发表了一个时局声明，并对中央军颁布了停战令。

“时局声明措辞漂亮，实际上是宣告:一、借口情势变迁，完全推翻政协决议;二、没有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代表参加的国大会议，也要如期开幕，并将演出制宪以至选举大总统;三、国府不一定在‘国大开会前改组’，行政院改组更

谈不到；四、宪草不经政协宪草小组完成审议就提出包办的国大，俾使制成‘朕即国家’的宪法。一句话，就是表示国民党当局悍然走上反政协、反民主的路线，假手御用国大，使独裁合法化的决心。”

“娘希匹！”蒋介石狞笑：“骂得好，说下去！”

“他们还说，”彭学沛道：“以停战令而论，更是明明白白的一个骗局。第一：这停战令生效时自是令下之后三天，即在国大开会的前一天，明明是为点缀国大而设的幌子。在这三天之内，中央军尽有时间加紧进攻。第二：这停战令还拖了一个‘但书’的尾巴，把‘防守现地所必需者例外’，显然是为自己留下继续大打特大的借口。自中央军在中原和苏北发动攻势以来，彭学沛等人哪一次不是说‘自卫’‘防御’？有了这一个‘但书’，顾祝同、杜聿明可以放心放胆地打下去！

“不消说，这个国大独脚戏上演前玩弄的把戏，又是‘马扁’大导演出的主意，但是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领教多了，决不会上当！”彭学沛苦笑道：“他们把我也骂够了。”

蒋介石冷笑问：“这个‘马扁’指的是谁？”

“是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彭学沛道：“马扁合在一起便是‘骗’字，他们经常这个样子说我们的。”

蒋介石道：“不过这个不算是正式抗议，他们这两天有什么动静？”

彭学沛道：“他们的活动也很积极，延安今天还发表了一个声明。”

“怎么说？”

“这个，”彭学沛为难道：“主席过目吧。”说罢递过一叠恭

稽文件，蒋介石接过，只见上面写着：

"……中共中央发言人廖承志声明：蒋介石一面颁布片面停战令，一面召开国大（这是分裂团结的工具），并以二百旅的大军来进攻解放区，这种做法是连小孩子也骗不了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都渴望和平，但不幸蒋介石没有一点要求和平的诚意。蒋介石应该：一、颁令停止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而根据政协决议的内容和手续，与各党各派商议，召开一个民主的国民大会——。"

蒋介石忽地想起："前天我说的，郑振铎在上海编印的什么《民主周刊》，已经封门了吧？"

"封了。"彭学沛道："还有'民治通讯社'和'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也下令停办了。"

"这样就好。"蒋介石看下去，只见延安《声明》写道："二、将侵占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撤退至今年一月颁布停战令所占据的阵地，并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只有实行这两点，才能证明蒋介石的和平诚意。否则所谓停战，所谓和平，必然是假停战，假和平。

"中国共产党愿意参加目的在停战的一切谈判，但将反对一切欺骗活动。本月八日蒋介石发表声明，要召开他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去通过他那一党独裁的宪法，并从而侮蔑政协的决议和全国人民的公意，表示蒋介石已决心进行长期的独裁和内战，并显示中国的大局已比从前更严重。为了掩饰他进行独裁和内战的手段，蒋介石又同时宣布另一个所谓停战令。然而在过去，蒋介石亲自下过多少次停战令，又多少次予以撕毁？

“这一次停战令也象过去好多次停战令一样，根本不是一个停战令，而是继续进行大规模内战的作战令，全国人民必须记住：不要再受骗！

“目前，蒋介石的大军已经侵入许多解放区，占领了解放区一百二十几座城市，恣意劫掠，无恶不作。他们在全国强拉壮丁和强征谷物去准备长期内战，他们正在调动军队，准备作新的进攻。最近他们从各地抽调军队要进攻陕甘宁边区，这就是一个例证。在这次所颁布的停战令中，蒋介石所谓‘防守现地所必需者例外’，只不过是继续采取攻势的一种借口，这是和过去许多次用来撕毁停战协议的其他借口一模一样的。”

蒋介石淡淡地一笑：“没有怎么骂我嘛！我看得多，反而觉得平淡无奇了！”

彭学沛既去，蒋介石在花园踱步，对召开国大事，反复思虑，认为只要马歇尔同司徒雷登已有默契，民间的反对理它作甚？何况已经召开了，国民党想开一党国大已经十年之久。十年前想开的那个国大，照规定只有九百五十个代表，这次召开的国大代表却有两千零五十名之多。这个数字是政协决议所规定的，在原定九百五十名代表外，增加一千一百名，成为两千零五十名，而其中中共和民盟的代表应占四分之一以上。

现在中共和民盟因为南京方面撕毁政协决议，未提名单，蒋介石便在国民党原有九百五十名代表之外，再加上几百名国民党代表便要开会，说这个不是一党国大，的确无人相信，连蒋介石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他匆匆入室，吩咐

陈布雷道："我刚才想了想，国大还是延期三天再开吧。我以为这样做有几个好处。首先是分化第三方面，要他们开送名单来，不再支持中共的一意孤行，打破他们的联合阵线；否则只是我们一个大党，实在也不好看。其次，我们既要召开两千零五十名代表的国大，至少也要有一千零二十五个代表到达，才能开会。可是到十一号为止，报到的代表只有九百多，差得太远，不如展期三天，一来解决这些问题，二来可以表现我们的宽大为怀，你说如何？"

陈布雷忙不迭点头道："太好了，太好了。"

蒋介石绕室徘徊，又想到一个主意，当即教人分头办理。正是：什么代表一两千，原来是出独脚戏。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斥小丑　彭德怀前线谈实力
顾大局　宋庆龄异域作呼吁

话分两头。却说十一月十日那天，上海民盟方面突然接到以蒋介石名义打来的长途电话，请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三人，务必在十一日上午十时以前赶到南京，作最后商谈。这三个忠厚老成的民间领袖，就再度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如期赶到，为国共和平作最后的努力。事后黄炎培报告道：

“大局已经到达战争决定一切的时候，蒋主席已最后打破了任何和平协商的可能。国大已在南京登场，我们三个人也筋疲力尽地归来了。

“上海人民用加倍的焦虑注视前途，市场上一片混乱，股票狂泻，黄金外币猛涨，人们惶惶相告：法币又跌了多少？

有什么法子逃避抽丁？

“但政府最着力的是召开国民大会，进兵延安。并且在停战令下达的当天，南京的飞机一再侦察延安及其附近地区。政府表面上要中共提出名单，事实上中共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提出名单，因此政府退而希望第三方面交出名单。

“我们三人奉命到南京，第一件事是使国大延期召开。当由民主社会党、青年党、社会贤达三方面致函政府方面，希望国大延期到十二月一日召开，以便在这以前按照政协决议，完成必须的手续。

“我们希望解决必须先解决的问题，然后才能提出名单，如果在这之前不能解决，那末关于提交名单一节，尚待考虑。

“这一封信在第三方面各党派领袖间，曾经过一番争论考虑。直到下午四时半，才由两位社会贤达亲自送呈蒋主席。蒋看后表示：‘你们也要替我想想啊，一千多代表已到了这里，怎么好临时改期到十二月一日？好吧，我说延期三天吧！你们去商量，今天晚上来报告。’这时已是下午五时了。他俩回来，大家又经一次斟酌。那时社会贤达方面，个别人表示其有不得已的苦衷。譬如王云五吧，他是官了，当然要听蒋主席的话；钱新之吧，也有其特殊原因。莫德惠说：如果国大不展期，我不报到；如果展期，我报到而不出席；如展期而和谈有结果，我才出席，和谈而问题仍不解决，我还是不出席。这样交换意见，天已黑下来了。吃完晚饭，民盟首先表示先开会商量，才决定报到与否。民社党张君劢表示，待到沪开会后再决定，青年党表示三天考虑后报到，原则上

都赞同了三天延期。即推钱新之、王云五二氏向蒋主席报告，这已是晚上八时。翌晨国大开会，一千多份请帖已经发出去了。蒋主席见钱王二氏后，表明政府方面已开过会，决定延期三天，已发出之帖也已收回，好让第三方面提出名单。

“十二日，民盟一早就开会，在南京的代表都参加，通过：‘在政协决定的手续未完成前，决不参加。’张君劢先生隔夜乘车到上海召开民社党会议，黄炎培当天打长途电话给张先生，张对此项决议也极度同意。青年党则由李璜带这个决定坐车到上海，开会商讨。

“民盟一面公开这种坚决态度，一面在交通银行开会，邀请中共代表参加。周恩来先生表示：三天决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不拟出席。黄炎培向周先生涕泣陈词，坚请出席。他说：‘我们好不容易争到这三天，有一分尽力机会，总得再尽一分力；三天虽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一部分也是好的。’周先生见黄炎培说得这样恳切，只好说：‘我出席，我出席，只怕政府连半分诚意也没有，那可别怪我。’民盟说动了中共，立刻报告政府，并建议最好举行综合小组会议，但政府果然不答应，只许在下午四时开非正式综合小组会议。各方面到齐了，周恩来表示：国大不停开，一切无从谈起。黄炎培说国大问题总得设法走上轨道，那就是要在三天之内完成政协决定的手续。明天十三日就开宪草审查委员会，只要这一手续完成，别的就没有多大问题，但政府方面对黄炎培等人的建议也不赞同，结果这一天的努力又落了空。”

当时若干报纸记者访问黄炎培，继续刊登他的奔走经过道：“第三方面为了使政府召开国大的要求合理实现，主张尽

速在会前完成政协决定的手续，主要就是召开宪草审查委员会。他们虽丧失了十二日这一天，还希望十三日有所成就。但政府在十三日上午不允开会，一拖再拖，又决定到下午四时才开。而且开的又不是宪草审查委员会，仍是非正式综合小组会议。这样，周恩来先生是无论如何也不来出席了。大家认为宪草经政协以往审议，已完成十之七八，其实只要很短时期就可审议完成，那就可以合理召开国大。但政府方面对此毫无兴趣。

“董必武先生说：‘那么，不必了，这样仓促，也成功不了什么的。’他一度和邵力子先生争辩，但是十三日这下午又毫无结果地过去了，延期可只剩下一天了。决定：有办法就开会，否则连会也不必开了。

“果然，大家毫无办法，十四日会没开成。那一天，政府方面主要是千方百计，诱胁第三方面提交名单。张君劢和李璜二氏，是乘十三日夜车从上海到南京的，张发表了一篇措词十分婉转的谈话，还希望国大延期到十二月一日召开，以便有充分时间解决各种先决问题，完成各种手续。

“但这样可恼了政府，大不满意，向张先生大施压力。青年党方面李璜曾表示，暂时也不提出名单。当然，他立刻受到政府的压迫，南京上海街头，出现了以‘中国青年党’署名的‘打倒李璜、曾琦’的标语，局面是如此险恶。

“第三方面的和平运动，经过长时期的苦斗，终于到了失败的日子。大家认清，和谈的丧钟已经响了，但他们认为，这种代表全民力争和平团结的民主精神，将永远令人怀念的。所以在十四日这最后一天集会上，大家照了一幅相，

留一纪念。万一时局演进，仍需‘调人’出力机会，他们仍不辞劳怨的。

“中共方面这天也特别为他们饯别，大家含着眼泪，依依惜别，中午就这样过去了。

“下午，第三方面忽然接到电话，是政府代表吴铁城氏打来的，约他们三点半在孙哲生公馆再谈大局，有张公权（君劢之兄）参加。大家预料，一定是政府请公权老哥来向张君劢‘逼单’（名单）了。但他们还是遵约前往，才知没有邀约中共代表，而且约会人吴铁城自己没有到。孙科先生事先没有接到通知，他不知道有这个会，出席立法院会议，先走了。直到四点钟，吴氏才来，而张公权却没有来，张君劢、李璜都没有来。

“结果只有民盟几位老实君子到场，吴铁城见失去对象，便向民盟进攻，问民盟对于提交国大名单有无转寰余地。民盟代表说明为国家为人民必须坚持力争和平团结民主的一贯立场，如不按照政协决定完成一切应有手续而召开国大，决不能参加。但这决不是消极，今后如有任何可能，只要能解决问题，今天解决，明天便可提名单。于是吴铁城也无话可说，又无可奈何地散了，已是十四日的下午五时。

“当晚，第三方面再在交通银行集会。那只是中外记者来照照相，签名题字，说几句话，作为长期艰苦的和平会谈令人无限伤心的最后一幕了。

“可是，政府方面为了避免片面召开国大的恶名，对第三方面的攻势并没有放松，费尽心机，对民社党张君劢、青年党李璜固不必说了；对黄炎培等人同样先之以利诱，利诱

不成而威胁，威胁不成则动之以感情。只在十四日那一天，找黄炎培谈话的不知有多少人。黄氏自称为'唐僧'，坚持八字咒诀：'主张坚决，态度和婉'，决不动心。他表示他是民盟的一员，决不能背叛民盟的决议，所以不参加国大，不是反对政府。

"十四日晚间，黄炎培乘车回沪，到了下关，最高国防会又叫陶希圣去追他，他婉言谢绝了。接着又叫雷震去追他，但他坚决返沪。十五日，申报就说他返沪'决心闭户读书'。对于国大，黄氏的批评说：'它不免替中国历史留下污点。'

"国大开幕的消息传到上海，凡能代表民意的舆论机构，一致对时局恶化表露最大的痛惜。《大公报》指出了国大阴黯的前途，而《联合晚报》更明白说穿：'这样一个好听的大会开幕，而人民不觉得热烈欢欣，甚至政府也不感觉心满意足。相反地，失望焦虑弥漫全国，这真是中国一大不幸。'

"第三方面呢？因为和谈最后失败，大家情绪很坏。其中有党有派的因为政府尚在继续追逼诱胁，张君劢大感为难。李璜以十六个字形容自己那天的心境：'内外夹攻，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啼笑皆非。'该党名单终将提出，但媳妇不易做也。

"第三方面有几位先生在南京最后谈判中曾拟定一个妥协方案，先征求中共意见，那方案显有在中国建立反苏基地及进一步逼制中共及民主势力的危险，给周恩来坚决拒绝，并痛切诚恳劝告不为民族千古罪人，终于彼此谅解。民盟极坚决，他们虽也有白色恐怖威胁的顾忌，但国大开幕那天的

心境，却比各党派领袖宁静得多了。”

民盟方面的代表表示：“我们白辛苦了一场，牺牲了一些倒无所谓，可是老百姓太苦了！今后钞票更大量印发，征粮征丁更无忌横行，老百姓怎么得了，政府的仗也打不长久啊！”

真的，那个国大开幕以后，上海市场的反映是：美钞黑市由四千三百元开始，到十一时三刻涨到四千四百，三分钟之后又跳到四千五百五十元，十二时半跳到四千七百；黄金涨势到二百四十九万。虽然中央银行大量暗抛压了下去，但工商界料到国大开幕、和谈失败后，工商业前途的悲惨，于是股票市场步步挫跌，永安纱厂、美亚绸厂一路下跌，竟然跌到停板。几个小热门也黯然无光，这是再现实不过的人们心理的表现，也是人们无声的抗议了。

蒋介石虽然硬把国大开成，但心头也不见得舒服。他一天到晚发脾气，骂人打人，但又不能不听听外面的动静，而外面任何事情，似乎专门同他作对似的，没有一件使他称心。

“报告主席，郭沫若拒绝参加国大，报上已经刊登出来了，他还说了一大堆不好听的话。”

“那你们怎么说！”

“报告领袖，我们由中央社发了个消息，说郭沫若因为耳聋，所以不能出席。”

“报告主席，青年党的人在外面发牢骚。”

“他们还有什么牢骚！”蒋介石狠狠说道：“钱还不够吗？名额还嫌少吗！”

“是这样的，”侍从室的人吞吞吐吐说：“中共和民盟方面的人说：‘御用的青年党初时说遵守政协决议，未提国大代表名单，原是假惺惺作态，想混到第三方面去，替主子干分化勾当。现在傀儡戏登台，假面具自然要揭开。然而提出百多名代表，要待主子钦点百名，真是可怜的奴才！’于是青年党的人希望，希望——”

“希望我全部容纳是不是？”蒋介石发火道：“他们应该分化第三方面，可是没有做好，又要名额又要钱，哪里有这样方便！”

侍从室人唯唯而退。

陈布雷又抢进来道：“报告先生，周恩来回延安之前，他说这次和谈最后破裂，大部分责任应该由我方承担。他说我们在过去六个月中，靠着美国政府的直接援助，才敢放手内战——”

“他们全走光了吗？”

“不，周恩来说要请董必武留在南京，照管他们的办事处。”

蒋介石沉思片刻，问：“我们在延安还有什么机构？我们那个军事联络机构，不是已经撤退了吗？”

“报告先生，是已撤退了。”

“好。”蒋介石道：“我同马歇尔商量过，我们也不欢迎他们还有什么机构在我们这儿。”

陈布雷道：“这个，周恩来倒是说过的，他说中共本来想在南京、上海和重庆保持联络办事处；但因为我们在延安的机构撤了，他们也只得改变主意。”

“马歇尔他们这一手真漂亮，”蒋介石笑道：“不过也是我早已做了的：先发制人！任何事情先开一炮，把他后路打断再说。刚才你讲他们本来要多留几个办事处，可是因为我们先下手绝交，也就只剩下南京一地了。”

陈布雷忽然咧嘴一笑，欲言又止。蒋介石问：“什么事好笑？”

陈布雷惶然道：“我笑他们只剩下一张嘴，拚命胡说八道。周恩来在他的谈话中，也交代过这一点，他认为今天全面破裂，‘这类事情向来都是政府首先发动的’，他真会说话哪！他还说‘根据政协决议而进行的和平谈判，已因政府单方面召开国大而完结了。因此，召开国大这种举动，完全摧毁了谈判的基础。’”

蒋介石沉吟半晌，再问：“他对美国有什么批评？老实说，他应该看得很清楚：不是美方撑腰，这谈判不会破裂得这么快。”

“周恩来说过的。”陈布雷道：“有个记者问他，马帅的调停是否算已终结？他说‘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的任务已告一段落，我必须回去。至于马帅的态度如何，将由美国政府来决定。’周恩来还答复一个美国记者的询问，说‘马歇尔元帅，是我所见过的最精明的一个人。’他所指的‘精明’，当然没有一点儿尊敬或崇扬的意思。”

“这个我同意，”蒋介石道：“周恩来的确很能干，很会处理复杂的事务。西安事变我那时光的处境，咳，幸亏——不提这个了，不提这个了。”蒋介石道：“面孔拉下来了，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办法进行。”正说着马歇尔同司徒雷登来到，

说是为拜访宋美龄而来，当下几人密谈，只听见司徒苍老的声音在说：

“夫人，我们有一件事情来同你商量：那是关于你姊姊的事情。”

宋美龄本来一脸笑，听他一提，眉头紧皱道：“是吗？你是说庆龄？我们好久没通讯了。”

司徒连忙接嘴道：“这个我们知道。可是你们到底是姊妹关系，现在局势如此，你姊姊走的路眼看就断了。和谈破裂，蒋将军马上要攻取延安，中共将成历史上的名词了。你姊姊却还在为他们抱不平，这又何必呢？是么？”

宋美龄问：“她有什么事情吗？”

“是的，夫人。”司徒道：“孙夫人有一封信给希治霍克出版公司的副董事长泰莱，请他转交给美国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并且当众宣读，使我们好不难堪！”

蒋介石忙问：“她说些什么？这封信怎样会带到美国的？分明寄信没有这么方便。”

“是的。”司徒道：“这封信是托泰莱带回去的，泰莱最近才从中国回去。孙夫人信上这么说，”他念着一份文件：

“请你们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告诉美国人民，中国的情况跟美国的大事和趋势同等重要。必须使他们经常留意：中国和外国的自私自利集团在奴役人民的企图下，目前正以内战为手段，摧残经济，并毁灭全世界的市场。

“你们那一股动员美国舆论去维护和扩大你们的基本自由的民主力量，应该同时援助远东各民族去争取基本的自由。

“你们必须为美苏之间的团结与谅解而继续斗争。要是美苏之间得不到谅解，目前各处的小冲突就会演成巨大无比的冲突，毁灭整个人类的文明。”

“听她的口气，”宋美龄道：“是给那个什么‘美国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的。”

“是的，夫人。”马歇尔微笑：“这个会向来不向报界公开，参加的人有白修德、史坦、休士、查菲等等，他们都是新闻记者和作家，每人还捐了一百块美金给那个会，听说他们对美国公民的影响也不小。”马歇尔皱眉：“因此我们想请夫人，找到孙夫人，晓之以利害，请她别再这样做。”马歇尔深沉地笑：“夫人当然知道孙夫人的号召力，她如果肯赞助美国的对华政策，那反应之佳，是毋须顾虑的。”

“我是这样的抱歉，将军！”宋美龄道：“关于我同我姊姊的争论，以及蒋将军对于孙夫人的提醒与关切，你们都知道的。因此要我去劝说孙夫人，是有困难的，虽然我十分希望孙夫人站到我们这一边来。”

“夫人！”司徒开口道：“如果孙夫人不能站到我们这一边来，实在是非常、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从孙中山先生的声望来说，她是孙先生的伴侣，而且是一个得力的助手，一个受到中国人拥护的女性，她如果反对蒋将军，民间的印象如何？这一点希望你们考虑。

“从国际方面的反应来说，孙夫人的关系也不小。现在人们知道：中共是快灭亡了，照预计大概在一九四八年上半年，便可以结束，可是孙夫人还在同情他们，为他们抱不平，这种行动……”但他还没说完，马歇尔却插嘴道：“大

使，我想这些情形，蒋将军和夫人一定已经考虑过了，目前只要他们想办法：不管什么办法，把孙夫人的方向扭转过来，其他一切的讨论都是浪费的！要知道消灭中共的主要一项是时间；现在行动要配合、迅速、有力！”

眼见马歇尔对孙夫人问题这样认真，蒋介石再三思索，回答道：“这个，我可以告诉你们两位的，是我比你们更着急，虽然我嘴上不说。”

“对于这位夫人，我们夫妻两人实在伤透了脑筋。”蒋介石道：“也不是从今天开始，或者今年开始；而是从孙中山逝世之后，我们便开始了。”

“这个我们知道。”马歇尔同司徒一齐点头：“问题不在过去，而在‘目前！’你们想一想，有没有办法马上把她的方向扭转，作为对消灭中共的一大助力！”

宋美龄不得不硬着头皮说：“将军，大使，我是这样的抱歉！我想对于我姊姊的问题，以目前的情形来说，是无法继续进行了。她的身份、地位，不允许我们对她采取什么做法，要是有，那是得不偿失的做法，虽然在以往的日子里，我们也不断努力过，但都绝望。”

马歇尔朝司徒瞅一眼，低沉地说：“既然如此，你们就把这件事情暂时搁一搁吧。全力放在进攻延安上面，求其一了百了，大概是没问题了吧？”

蒋介石恢复笑容道：“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一次同十年内战不同，现在我们是中美并肩作战，而兵种与配备又有如此之多。”

“我倒想听听延安的意见。”司徒道：“我决定明天到北平

去，回来希望有好消息。我的秘书告诉我，彭德怀曾经对新华社记者作过谈话，定在今天广播，我们听一听如何?”

众人都表同意，于是吃吃喝喝，静待广播。

约莫半小时之后，对方电台人员开始报告道:“中共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将军，顷自边区前线巡视归来，预言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必能战胜进犯的军队。彭氏对新华社记者谈及守军昂扬的斗志，热烈协助正规军的人民志愿队的技巧，语气镇定而充满信心。彭氏指出，一九三五年间中共部队历尽崎岖作过有名的长征之后，来到这一个边区，中共军仅有一万人，而边区人民也只有三十万人。那时每一个士兵只有两排子弹，而当时蒋介石派出的讨伐军在五十个团以上，逾十万人，然而蒋军却被打败了。现在边区扩大好几倍，人口增加五倍，此外还有西安以南李先念将军所部的第五师和华北其他解放区的声援。彭氏估计边区南面胡宗南所部能够用以进攻的野战军仅有八个旅，马鸿逵仅有三个旅。胡宗南虽然空运一些部队增援榆林，但那一区国民党军实力并不很大。无论怎样，国民党军的实力不会超过一九三五年的兵力!”

“啧啧啧!”宋美龄噘着嘴说。

延安电台继续广播道:“美联社的记者昨天曾访问军方，就目前形势提出问题。南京政府当局一再否认进攻延安的计划，但中共发言人说：蒋介石正在集结大军，准备随时分四路进攻延安。发言人第八路军秘书长杨尚昆说：南京政府最精锐的军队，约有十万名至十五万名，正在向距延安六十哩的地方移动。该中共发言人说，胡宗南所部第一军、第二十七军和第九军，业已自山西渡过黄河进入陕西境内，其前头

队伍已抵达延安东南六十七哩的宜川；另一路已抵达延安以南六十哩的洛川；另一路进入延安以北一百一十哩的榆林区域；另一路集结于延安以西。而自四川省调来的政府后备军，则正向延安以南二百哩的西安移动。西安显然为中央军的主要作战基地。该发言人又说：政府正在抢修荒废已久的自西安至延安间的公路。而在政府区域的所有公路上，车辆拥塞于途，运输粮食与军火，以备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对于中共，”马歇尔吁口气道：“我们应该承认，是一个不能低估的对手。”正是：今日得知，不算太迟，明知故犯，必将太迟。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陆定一接见美国记者
彭学沛转述低能赌博

话说对于马歇尔的感叹，司徒随即予以安慰道："是的，将军。"司徒道："我们只是发动，他们对我们的计划以及进展情况，却掌握得相当充分了。"

"这是徒然的。"宋美龄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螳臂挡车。我们调动这么多队伍，配备又这样好，他们要是能够抵得住，世界上的兵书要重写了！"

"夫人说得有理。"马歇尔再三沉思："古今中外，军事上的奇迹不是没有，我们要小心；但是以今天国共双方的条件来说，中共绝对不可能出现奇迹，我们又可以放心。不过为了彻底解决问题，我们不妨当他是个强大的敌人，用第一流的配备，第一流的指挥，最严重的布置来对付他，有如我们

的洋基棒球队出击幼稚园，不杀得对方落花流水才怪！"

"听听，"司徒指指落地收音机道："他们又在说话了。"

众人立即倾听，来自延安的声音在空间激昂回荡道：

"同志们，蒋军的战线日益延长，后备兵几乎用光，军火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如果美国人不支持，蒋介石就要垮下来了！蒋介石虽然即将进攻延安，希望攻下延安，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的灭亡，可是让他去做梦吧！延安即使被攻下，胜利还是在我们这方面，我们仍然有胜利的信心！我们可以再告诉国民党反动派，不管美国好战者怎样支持你们，你们的日子也不会太长，就在这几月内，看我们发动反攻，……"蒋介石皱眉示意，宋美龄便一伸手关上了收音机，怪笑着。

马歇尔不以为然道："我们再听一会吧，不管他们怎么说，对我们多少可以参考。"宋美龄只得随手扭开收音机，延安电台的报告员刚开始一段新的报告道：

"中共中委兼宣传部长陆定一接见美联社记者说：所谓'国民大会'的开幕，和准备进攻延安，意味着蒋介石决定要进行全面内战。当然，我们是不害怕的。

"当我们十年前来到这里时，每一个士兵只有两排子弹，蒋介石曾向我们发动第二次歼灭性的进攻，但给我们粉碎了。现在我们比以前好得多，即使国民党占领了延安，将来我们也可以夺回来。'第二次长征'决不会重演，现在开始的战争将继续两年以上。

"今天的中共，比张家口陷落之前要强大得多！我们从来没有给对方消灭过一个营，但我们却已消灭了国民党三十五

个旅！

“我们在检讨过去十二个月的事件之后，可以看出：因为蒋介石宁要战争不要和平，故和谈的前途是非常黯淡的。马歇尔特使对中共向他提出的五次抗议置而不答。我们已不相信他的诚意。因为这种缄默意味着公开破坏他与国共两党代表共同签过字的停战令……”

对方的广播告一段落，在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歌声中，宋美龄终于关闭了收音机。

“我们回来见！”司徒、马歇尔同蒋介石夫妇告别道：“回来听好消息。”

“一定一定。”蒋介石道：“明天我要召集会议，作进攻前的最后一次准备。”

“祝我们一切顺利！”马、司祝福。

“全仗大力！”蒋介石夫妇边笑边送客：“希望你们回南京的时候，延安即使攻不下，也该很快大功告成！”

“在前线有任务的，散会后赶快坐专机回去！”第二天蒋介石在“新收复区绥靖会议”上报告道：“据今天的消息，我们在延安北面、南面和西北面，已经同对方打起来了！马鸿逵所部的先头部队，已有一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切入中共边区的西北角，该部队距离延安西北的盐池只有十六哩，边区北部榆林附近和边区南部也有小接触。

“你们五十多个出席的人，都是本党最重要的政府官员、将领和省府主席。现在，你们负有指挥责任的，散会后马上坐飞机动身。

“你们要把我的意思传达给部下，这一次大规模的剿共，

历史上所无！我们有美国帮助，各种各样的帮助，非取得胜利不可！我可以说，这一次剿共，五个月之内便可以完全打垮中共，但这限于军事方面！”

蒋介石眉飞色舞道：“不过政治上的剿共工作，至少也得五年！也就是说：明年——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四月底以前，军事上可以彻底消灭共产党；而在民国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年底以后，中国共产党只是个历史上的名词，再也无人提起，没人想起了！”

于是出席这个绥靖会议的人们开始鼓掌。接着江苏省主席王懋功，河南省主席刘茂恩，国防部长白崇禧等相继发表演说。散会后各高级将领立即返回原防，进行大战的准备，按下不提。

却说第二天蒋介石召见宣传部长，问问外面又有什么说的？要他从实具报，不得遗漏，俾便商定对策。彭学沛足足忙了个通夜，振作精神报告道：“昨天宣传部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这批记者实在很难对付。他们问：中共发言人说延安附近国军调动频繁，空军增加，西北公路也在赶修之中，这种说法到底确不确？如确有其事，政府目的何在？”

“你怎么答？”

“卑职说：这种宣传是共产党借口新军事行动的先声。飞机是途经延安到榆林的；修公路只是应民间的运输需要。”

“嗯嗯。”蒋介石点头。

“他们又问：报载蒋主席主持高级军事会议，决定五个月内扫荡共军，五年内肃清在中国境内的共产主义，确否？卑职答：不确。绥靖区政务会议的任务是谋取收复区的善后救

济，不谈军事。至于五月五年云云，更属无稽之谈。”

“其他还有什么？”

“纽约《先锋论坛报》评论我们的国民大会说：蒋主席面临他的最大考验。”彭学沛吞吞吐吐：“他们说美国对主席的支持，是一种不高明的赌博。李维汉回到延安发表谈话，说他这一次从南京回上海去，发现民间对国大都在嘲笑抨击！他还说，我们进攻延安是一种军事冒险，危险之极。”

“别听他的！”蒋介石问：“外面对马歇尔特使有什么说的？”

“他们说马歇尔已把中国塞在美国版图之中，驻兵权、航空权、基地、航行权、商约、政治军事财政的顾问权等等他们都有了，正常的邦交怎会是那个样子？所以马歇尔可以拍拍屁股到处跑，他回美国也可以，反正中国是美国的了。”

“胡说！”蒋介石脸上不觉也居然热了一阵，挥挥手道：“你去吧，注意各报对延安战况的新闻，千万不可以把延安受威胁的消息随便发表！有人问，你用刚才的话答复好了。”

话说南京那个国民大会，开得人人叹气，个个摇头。只见吵架的吵架，动武的动武，交头接耳，指桑骂槐，连厕所里墙壁上都涂满了“笔战诗”，乌烟瘴气，罄竹难书。有一次轮到于右任作主席，急得他几乎拉断长须，对混乱的会场还是无法平抑下去。这可把蒋介石气坏了，也忘记了发言要事先提出请求的“民主”手续，大喝一声：“你们乱嚷嚷，简直不象是人民代表！”

列位看官，这句话，可说是蒋介石生平可贵的真心话了，但蒋介石不能不把这台戏唱下去。第三次会议时他以国民政

府主席身份登台，手捧红绸精制之中国宪法草案一册，绕至主席台前，一鞠躬，再把宪法郑重地交大会主席胡适，胡适也一鞠躬敬谨接受。经过这场象煞有介事的仪式之后，蒋介石走到扩音器前说道：

“这个宪法提出后，国家主权即开始交与全国人民；全国人民，即须负起责任！”

列位看官，吾侪小民应该羞愧莫名，几十年来对“国家主权”不曾“负起责任”，以致使蒋介石如此辛苦，直到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早晨九点半钟，蒋介石才把“国家主权”交给“全国人民”，要吾侪小民“负起责任”了。你我到底负了些什么“责任”，蒋介石到底交出了一些什么，这些都是额外文章，按下不表。却说在这几天，上海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警察开枪扫荡小贩，死伤达一百余人之众。不仅是胜利以来上海空前的惨案，也是“五卅惨案”以来上海少见的大事。饥寒交迫的人们包围市政府请愿，目的不外乎请求官方体恤民艰，给他们一碗饭吃，不再扫荡，俾免冻馁而死，但竟会酿成惨案。

蒋介石把上海市长吴国桢骂了一顿，骂他为什么这么笨，整饬市容会引起公愤？而侍从室的调查更妙，说上海摊贩“暴动”，问题在共党捣乱。但蒋介石明知道共产党员们并未改行做摊贩，他们都已陷入他的包围之中，要展开比枪杀摊贩更为残酷的行动了。

但有了武装的老百姓，到底要比没有武装的老百姓难对付，蒋介石在剿共的泥淖里，显然陷得更深了一步。

“你们怎么搞的！”蒋介石破口大骂：“新四军人少枪少，

可是整编第六十九师三个旅，竟会在宿迁、沐阳给他们吃掉，连师长戴之奇都阵亡了！”

“报告主席，”高级将领们个个愁眉苦脸：“东北、华北、华中、西北，都不见得顺利。”

“那只有想办法！”蒋介石道：“马歇尔将军一再同我提出时间问题，他希望不顾一切，不择手段，什么办法都可以使用，什么武器都可以搬出来，大家想办法吧！”

在美方和蒋介石军部搜索枯肠之中，办法想出来了：一方面，在前线用毒弹，企图使对方不敢出战，望风披靡；另方面，悍然放水引导黄河归入故道，达到水淹解放区的目的，至于什么叫做生灵涂炭，也不去管它了。

蒋介石对于这个国大，对外扬言打了个胜仗，实际上自己明白，这还成什么代表？什么会场？但为了消灭中共，什么都让它去吧，不许人家说这是笑话，这个国大也就蛮神圣的了。

正在这期间马歇尔同司徒来访，先向他道贺国大开成，接着马歇尔表示来意道：

“我很抱歉地告诉你，我要回去了。”

蒋介石一怔道：“这个，千万不行，千万不行，马歇尔特使，希望你在中国多留一些日子，最好待共产党问题解决了才回去。”

马歇尔大笑：“蒋将军，那怎么行？人家已经在向我开炮，再留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

“不不，”蒋介石道：“共方的攻击，我们还理它作甚？我希望马歇尔将军再留下去，我还有一个要求。”

马歇尔同司徒交换一个眼色："什么要求？"

蒋介石道："我希望马歇尔特使代替我的职务，在中国多留一个时候，直到天下太平为止。"

马歇尔明知道这是蒋介石的手法，但这是异乎寻常、颇费思索的说法，也就付之一笑，安慰他几句，夸奖他几句，说道：

"蒋将军，今日之下，你当然是中国的最高负责人；而今天的方针已定，你也不必客气了。在华盛顿与南京之间，我们息息相通，不分彼此，我愿代表美国，向你对美国如此热诚的精神致敬！我们订下了很多条约，这些条约没有疑问，对中美之间的友谊，是万分可贵的。"他一顿："因此，今天中国的问题，也就是美国的问题；现在什么都解决了，只差军事上的最后一击，蒋将军是否在心理上，向你的部下作了鼓励的工作呢？"

"有的有的，"蒋介石道："我们的宣传部天天为这个发布新闻，同时，就在前几天，我还要陈部长在国民大会上宣布：'一年内消灭中共！'同时也在昨天晚上向各前线发出密令：'今后一年内彻底消灭万恶之奸匪'！"

"这是好的，"马歇尔点头道："三令五申极其重要。还有，听说十二月二日那天，上海闹出很大的血案，不管摊贩之中有没有共产党，我以为这样子便会贻人口实，授人以柄，人家会这么说：看！国民党政府一塌胡涂，老百姓没有饭吃，但政府却这样严厉地对待他们。对你的声望来说，是有损害的。"

蒋介石咧着嘴强笑道："是的，我已经要他们好好地辩

白，说这是共产党的阴谋。”

司徒插嘴道："蒋将军，马歇尔特使大概在一月十日之前回去，今天已经十二月底，没几天了。如果有什么事情，请在这几天准备一下。”于是客套几句，订妥欢送日期便告分手。

话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九四七年眼看已到。蒋介石照例召集文武百官，团拜、祭陵之后，回到官邸休息。陈布雷报告道："刚才大使馆有电话来，说马歇尔特使七号动身。司徒大使那边也有消息，说这个月内，美方决定宣布退出中国三人委员会和军事调处执行部。”

蒋介石皱眉道："早该结束了，早一点放手，早一天解决，拖到现在！”但他一笑："不过现在也并不太晚，我们可以对外宣布说，因为共方没诚意，连美国人也灰心啦！”

但只有半小时，蒋介石却又怒气冲天起来，毛泽东的《新年献词》经电台记录后，送到他桌子上来了。蒋介石想看又不愿看，终于看了几行，只见上面写得分明：

“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将要得到比一九四六年更重要的胜利。

“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要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

陈布雷见他脸色有异，照例陪笑道："这个，让他去吹牛好了，反正延安攻下在即，他们一个人也跑不掉！”

可是局势发展的严重，连蒋介石自己也不大相信起来。单是一九四七年头一个月，中共在鲁西钜野、鱼台等地歼灭进攻的蒋介石军队三万多人。从一月二日到二十日，进攻鲁

南的蒋介石军队，被歼灭四个整旅，再加上一个快速纵队，共达四万九千余人之众。这两个严重的打击，使蒋介石以山东为重点的进攻计划受到极大损伤。蒋介石光火了，只见他一天到晚打人、骂人、枪毙人，并且继续在山东调集重兵，照样攻击。

可是山东战场还搞不过来，山西战场又告急，孝义地区一万多人被八路军歼灭；河北战场也玩儿不过来，望都、定县两地又给对方吃掉一万多人。

这中间马歇尔离去，蒋介石依依惜别，马歇尔临别赠言，要他对美国和美军"不友善"的人，以及反美的人，都得格杀勿论，从严处分；于是重庆学生大倒其楣，两次抗议美军暴行的宣传都遭毒打，四十余人被抬进医院，出了院再送进"渣滓洞"和"白公馆"。

甚至爱用国货也变成罪名，上海永安公司职员梁仁达在集会中当场被打死。

中国，陷在混乱不安、饥饿穷困之中了；一方面是酒池肉林，一方面却民不聊生。

马歇尔返美之后，通过司徒雷登以及各色人等，向蒋介石有意无意作这样的解释道：

"中美友谊是越来越好了，一旦延安攻下，共党消灭，中美间的欢愉之情，简直无以形容。假如以前我们曾经有过误会，现在也可以释然了：美方的调解决非有爱于中共，只是为国民政府在剿共问题上取得有利的借口而已。为了表示美方的公正，今后可能对贵国有所指责，但这种美国方式，深信蒋将军不会见怪，今日美国的政府也在受到民间诸般指

责，可是有什么关系呢？总而言之，只要达到消灭中共的目的，过程之中即使有些争执，可不要弄假成真才好。”

这样，蒋介石本来如此，现在可更放手了：干脆把中共驻上海、南京、重庆三地人员追逐出境，于是中共驻北平军调处执行人员叶剑英等全部返回延安。

要人家走开，当然还不能使美方和蒋介石满足，其真实的企图在把异己者斩尽杀绝。但蒋介石又遭遇到无法补偿的损失：山东莱芜战役中，七个整师被对方歼灭，五万余人片甲不留；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和七十三军军长韩濬也遭对方活捉。

这一类消息固使蒋介石暴跳如雷，但另一类消息却使蒋介石目瞪口呆：美方有人垂涎台湾。

“这是真的。”陈果夫、陈立夫报告道：“根据中央统计局在台湾的调查，美方正在积极进行之中。他们的目的是在由美方政客直接统治台湾，抬出一个名叫廖文毅的台湾人来……”

“我知道，我知道。”蒋介石道：“公洽曾经向我报告过，可是我记不清了。”他马上要陈布雷调阅卷宗，一忽儿陈布雷念道：“陈长官报告道：美方对台湾的处心积虑，该在大战结束前夕开始。他们在太平洋上吃过很多苦头，据调查那些海空袭击大部分来自台湾。因此美方企图在战后占领台湾，作为美方在太平洋上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

“台湾区日本投降，美方有军事代表团随前进指挥所赴台。美方主张夸耀美方海空武力，让日本兵在这种气氛下投降。陈长官说他拒绝了，他拒绝的理由是：在台湾的日军固

系向盟国投降，但台湾是归还给中国的，美方这样做法，可能使民间只看到美方的军威，而鄙视中国的官方，这种后果可虑，所以没有答应。”

“公洽办得好。”蒋介石道：“不过我还是不大相信，美国同我们不分彼此，何必这样对台湾别有用心？我们有了台湾，守住台湾，那同他们自己统治，难道其中还有什么分别？”

陈果夫道：“现在我们不便下结论，暗中小心，倒不可少。台湾来的消息还有使人奇怪的，诸如美国新闻处处长卡度公开反对台湾归还中国；诸如美国领事馆中的人员，在外面联络少数台湾籍绅士，放出要求美国托管台湾，甚至把台湾列入美国版图的空气。”

蒋介石一怔道：“这个可不简单了，宋部长那一次从台湾拿来几十万吨白糖，解决了不少问题，台湾我去过，我知道那边出产很丰富，我们无论如何不接受这个要求。”

“他们也不敢明说。”陈果夫道：“只是暗中活动，或者半公开活动。”

蒋介石沉吟道：“这种事情，还是大事化小事算了，我们之间怎能为一个台湾吵起来，岂不是窝里反吗？”他出主意道：“好了，你想办法，把那个姓廖的弄过来，给他一个名义，什么省政府顾问，不就完了吗？”

“不行的，”陈果夫道：“廖文毅表面上是个台南人，实际上从小就跟着美国教会，还讨了个美国老婆，他的哥哥叫做廖文奎，在香港大学教书，也是这一套。所以这对难兄难弟身上，没有半点中国人味道。如果给他名义太小，他不会干；名义太大，又怕他招摇生事。我问过台湾的同志，他们也这样说，

娶姓廖的那对兄弟倾向我们，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他这样做，还不是为名为利？”

“这个，”陈果夫道：“美方一定给他更高的报酬，而且他又是美方养大的。”

陈立夫也补充道：“最近中统局来自台湾的报告，大部分说的是这个。托管派有美方官员公开撑腰，居然自成一格，到处乱跑。”

“比共产党闹的还厉害吗？”

二陈四目相接，陈果夫答复道：“这个当然不同。不过廖文毅攻击我们，除了武力，比共产党厉害得多了，把我们上自总裁，下迄士兵，骂得体无完肤。”

“是吗！”蒋介石急问：“他们同共产党是否一鼻孔出气的呢？”

“又有不同。”陈果夫微笑：“托管派骂我们比共产党骂我们还厉害；而共产党骂他们，又比骂我们还结棍。”（结棍是上海话“厉害”的意思）

“真是够麻烦的了！”蒋介石道：“难怪公洽每次来人来信，对美国很少好话，原来公洽给他们骂惨了。”他忽然想起：“记得我在台北那天，公洽还说过这么一件事情，他说托管派在美国人撑腰之下，肆无忌惮地公开宣传我们如何如何腐败，共产党如何如何不好，美国又如何如何好法，因此他们的结论是：台湾应该交给美国统治。当时我还以为传闻失实，想不到真的如此，咳！”

可是张群的意见又使蒋介石烦躁起来。张群单独见蒋道：“资源委员会在台湾的高级人员都有一种看法，说我们允许

美国方面在台湾享有太多的特权，恐怕不大好。”

“没有啊。”蒋介石道：“你先说说，美国在什么地方享有太多的特权？为什么不大好呢？”

“是这样的，”张群道：“他们认为，台湾工矿企业如果有了太多的美国资本，总是不大好。在其他地方没什么，但台湾情形不同；如果美国资金过多，美国人去得太多，对我们的威望有损失，当地人会瞧不起我们的。”

蒋介石道：“不见得吧，美国有钱，又有机器原料，台湾的工矿事业不能够在日本取得机器等等东西，而我们又没有，除了请美国投资，还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让这些工厂停工吗？”

张群笑道：“不过这是台湾资委会同人的意见，咏霓也再次同我说过。他说台湾给日本人抢走了半个世纪，那边的人对自己的国家期望很大，如使他们失望，吃亏的恰是我们自己。所以无论做什么，要处处小心，事事留意。”

“我知道了。”蒋介石道：“就告诉他们，我已经通知有关部门，凡是美国人想在台湾投资，无论是什么机构，百分比多少，我要亲自过目。”

“台湾的麻烦可不少。”蒋介石同宋美龄苦笑道：“有机会，倒要给马歇尔他们去封信，告诉他美国也要注意这些问题，我希望种种传言即使是事实，也并非出于美国最高当局的意思，否则会闹笑话。”

三月一日蒋介石夫妻正在吃早餐，宋美龄笑道：“上次你说为了台湾，中美之间可别闹笑话，现在台湾的笑话来了，是我们自己闹的。”

“你说什么？台湾有笑话？什么笑话？”

“早上我听见侍从室同外面通电话，说台湾打死了一个卖香烟的小贩，又是什么老百姓烧光了省政府，这不是笑话吗？”正是：笑话年年有，当年特别大。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血债增加　台胞惨遭屠杀
内战扩大　南京分兵“戡乱”

闻道台北发生了这么一桩大事，蒋介石一怔道：“你为什么不早说？这个可不能开玩笑。”边说边召见陈布雷。陈布雷哭丧着脸道：“刚才先生在早祷，不敢打扰。台湾是有消息来的，不过不是省政府被烧，而是烟酒专卖局的一个分支机构给人烧光了。”

“为什么？为什么？”

“说是，”陈布雷道：“二月二十七日晚上，烟酒专卖局人员照例巡逻市面，没收烟贩的私烟。不料到达一家叫做天马茶房的门口时，有人开枪，打死了一个女小贩，这个小贩一死，周围的人便动了公愤，敲锣打鼓的，电报上说，这批人越聚越多，已经到达长官公署门口了。”

蒋介石一听便冒火，下令道："要陈长官强硬对付，没有话说！同时要治安人员及时阻止，不得扩大！"蒋介石击桌道："怎么公洽自己反而没有报告，只有保密局的电报！"

"报告主任，"电台人员一头大汗进门，递给陈布雷一叠电报纸道："台湾陈长官十万火急电报，下面还有，正在收报。"说罢便走。陈布雷连忙念道："陈长官来电，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台省专卖局查缉私烟小贩，当时有寡妇林江迈被捕，跪求发还烟款各物，遭查缉员以枪杆殴打，头破血流，昏倒在地。附近民众群情激愤，包围该批查缉员理论，又遭查缉员乱枪打死市民陈文溪一名。民众见开枪者逸去，乃涌至警察局要求缉凶，无结果，又至宪兵团请求，也无结果，于是群情激昂，返回肇事地点，将缉私车及车中私烟付之一炬。且因警、宪双方未作交代，民众怨愤有增无已，包围警察局及宪兵队之人数也有增无已，直至天明，尚未散开。"

"混蛋混蛋！"蒋介石道："公洽怎么连这么重大的事情都不知道！下面说什么？"

"下面说，"陈布雷念道："以上情形，警局及宪兵团不但未作适当处理，也未向职及时报告详情，职今晨始获悉其中情形，已如燎原之势矣！今晨台北已陷入全市罢工状态，原先包围警察局及宪兵团之民众，鸣锣击鼓，游行示威，商人响应罢市。游行人数之多，已经无法估计，至延平路警察局时，警方非但不采取有效措置，且鸣枪伤人，使民众火上加油，不可遏止，乃冲入警局，数警员被打重伤。民众游行目的为向专卖局请愿惩凶，但专卖总局事先未经呈准，竟令武装警员密布守卫，引起冲突。民众又告冲入，见人便打，见

物便毁，已有两人死亡，四人重伤，并将所有公物搬至广场，举火焚烧，迄今火势未息。宪兵队闻讯赶去，职已命令他们不得携枪，免再发生流血冲突。”陈布雷道：“陈长官的报告到此为止，下文尚在收报。”

“不成话不成话！”蒋介石道：“听公洽的口气，对宪兵团和警察局很不满意，可是他是台湾长官，一切责任都是他的，你给他去个电报，就说是我的意思，要他强硬对付，不得以妇人之仁，对待这些乱民！”正说着电台又送来续文，陈布雷左手夺过，右手草了一个限即刻到的密电，要电台即刻拍发台北。接着念道：“迄今为止，警局、宪兵、专卖局等机构，一直无人出面接受民众请愿，民众高举各种旗帜，鸣锣擂鼓，高呼口号，要求惩凶，职在公署之内，已可闻其声矣！”

蒋介石把杯子一摔道：“陈公洽怎么这样胡涂，只是埋怨宪兵警察，连乱民到达自己门口，已经听见声音，还不开枪制止！再去个电报！”蒋介石望着陈布雷的背影嘟囔道：“这种事情不严厉对付，将来全国各地纷纷效尤，那如何得了！”

话分两头。却说陈仪没料到有这么大的变故，但火烧眉毛，一时也没了主意。列位看官，陈仪虽是台省长官，但宪警特实权无一不在他人手内，自己指挥不动，调度不得，而宪兵与警察之间，为了争权夺利，磨擦激烈。出了事情谁也不理会，把责任往对方身上一推，要看对方的笑话。查私烟闹出人命的事情，照例说只要把开枪者拘捕法办，台湾人民的气愤绝不会如此厉害。即使台湾人民饱受蒋介石德政之赐，民穷财尽，生活还不如日本占领时期，怨气难伸，但也不致于在肇事人已经拘捕之后再纠集这么多人，闹出这么大的事

情来。不过即使躲过了"二·二八"这一关，台湾人民不满南京的"表示"，迟早会发生的。

包围长官公署的人们悲愤填膺，一片骂声，彼此诉苦。有的说台湾回到中国版图了，台湾人好喜欢，冒着炎炎烈日，从各处赶到基隆迎接国军，望长头颈也不见来。从天明等到傍晚，国军来了，他们疯狂地上去欢迎，却为国军破烂的服装，瘦弱的身体，冷漠的表情大吃一惊："这种军队能打败日本人吗?"于是国民党官员们便诉说八年抗战如何如何；而美国的代表团却又夸耀他们自己的武力，把国民党军队说得一文不值。即使如此，台湾人民还是欢迎了国军：因为这是他们的亲人，以为是八年抗战抗穷了中国人，以致连军队都象叫化子，台湾人民当时还不知道，八年抗战，生活艰难，却曾经使少数几个人增加了多少财富啊！

可是，这些兵士们白天受欢迎，晚上便发生了奸淫妇女、掠夺钱财的事情。人民开始痛心。

而蒋介石夫妇等人刚在台北参加第一届光复节，向居民说尽好话之后，台湾人民发现他们的白糖没有了，大米没有了，凡是值钱的东西都属于南京，台湾人民绝大多数比以前更穷了。

于是，台湾人民在日本投降一周年之日，夜间祭祖之时，曾经痛哭流涕、欢呼狂叫、敲锣击鼓、通宵爆竹的那股热情，一下子冷下去了。台湾人民在"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气氛里，第二个周年，立刻又向祖宗泣诉他们伤心的遭遇了。

查缉私烟，只是一根导火线而已。

现在，逾万人齐集在长官公署广场，要陈仪公开答复。

愤怒的群众不见陈仪出来，只见荷枪实弹、戒备森严的军队，把长官公署围了个密不通风，不许人们进入。立刻，人们群情激昂，无惧于刀枪子弹，冲上去了。

人们还未到达门口，公署楼上的卫兵就开枪射击，当场击毙三人，重伤不治者也三人，群众被迫离开。但人们因人被打死而请愿，如今请愿不成而又打死人，这把新仇旧恨之火，已经无法不燃起来了。不到一小时，台北立刻变成一个恐怖世界，万多人站在交通要道、大街小巷，看见外省人便打。因为到台湾去的外省人，大多数是国民党官吏和官商不分的人，而那些无所谓的普通外省人也受累挨了一顿。这暴风雨般的行动迅速传遍全省，笼罩台北，到处一片“打死阿山”之声，马路上到处有鲜红的血迹。平日对待台湾同胞态度不错的，大都得到台人庇护，这些人便躲藏起来，未遭不测。省交通处长严家淦，正在台中公干，因躲于林献堂家中地板下而幸免。

宪兵和警察，这时候都躲了起来，待机袭击。市民们接着集合在中山公园，举行民众大会，同时占领广播电台，切断对外电线，开始了更炽烈的行动。

陈仪虽说不愿意开枪射击民众，但事实已经摆在面前，由于党、政、军、宪、警各方内在的矛盾，以及各方的脱节，身为台湾长官的陈仪，已经背上黑锅铸下了大错。外面人声鼎沸，枪声不绝，他在公署里默然无语，他知道他的台湾长官一职已经终结。公署官吏们都有眷属在台北，但陈仪为了避免人们“走内线”等原因，却把他的日籍妻子留在上海汤恩

伯家中，自己单人匹马上台，想把整个精力和时间，放在这个岛屿上，但在国民政府那种制度和做法下，陈仪先天既不足，后天又失调，他显然已经无能为力，没有办法了。

广播电台在播音了，那是愤激的声音："全省同胞们：台湾自从光复以来，政治黑暗，遍地贪官污吏，陈仪被人包围，对贪官污吏未曾惩办一人，以致贪官污吏无法无天，呼朋引类，官官相护，且武装军警与地方污吏勾结走私，以致米粮外溢，人民无谷为炊，与其饿死，不如起来斗争，以求生存！"

第二天，广播又在播音了：全台已经响应台北暴动，全岛人民自动掀起迅速猛烈的斗争，一发不可收拾。

蒋介石闻讯大怒，但台北电路已断，什么消息也得不到了。不过中央社以及中统、军统、三青团等的电台还照常收发电报，蒋介石下令把台北消息随到随报告。

"台北展开大巷战！"中央社电台报告："一日下午三时，我方宣布戒严，军、宪、警武装巡逻，到处开枪射杀，市内一片死寂。"

军统局台湾站报告："直属国防部第二厅'台湾工作团'团长刘启光献策：仿效日人以武力彻底镇压人民的反抗。同时柯远芬、陈达元、林顶立等计划以'民众的力量对抗民众的力量'。并决定三月三日'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在台北中山堂开会时，派人潜入旁听，由旁听而发言，破坏会议进行。同时由中央统计调查局在台人员蒋渭川提议组织'忠义服务队'，按照众人意见要求撤退市内军队，而由该队维持治安，由警备司令部调查室行动队队长许德辉任负责人。"

军统局台湾站站长林顶立又报告："已奉命出任全台行动队总队长，指挥一千多名干员，在各地尾随活动分子，捕杀其负责人员。"

陈仪知道，台湾已经不成个样子了。他所得到的消息，是全省掀起了万丈波涛，南京在台湾的所有武力，几乎没有不挨打的。有的全军覆没，有的伤亡参半，极少全部保存。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和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算是最有"办法"的人，可是也东躲西藏，不大露面了。陈仪更知道，处理委员会正吵吵闹闹，排挤倾轧，林顶立的"行动队"和许德辉的"忠义服务队"流氓们也大肆猖獗，威胁良善，结队横行，假公济私。御成町月宫酒家女老板被勒索十多万，女招待还遭绑架；嘉义阁旅社也遭勒索三十几万，包围王添灯家企图暗杀等等，混乱的台湾更混乱。

陈仪也知道美国领事馆中有人暗中支持的"台湾托管运动"，也在这时候火上添油；但因为"二二八"来得突然，还来不及布置，只是做出反对南京的姿态。

但陈仪不知道，军统局在扑杀领导人员的"行动"下，正在计划刺杀谢雪红。谢雪红当时在台中。当地军统负责人蔡志昌召集部下，企图在台中展开屠杀；但台湾老百姓却把这消息通知了蔡志昌的对方，这一批人还未动手，便给关禁在台中监狱。蔡志昌又派人接近吴振武，威胁吴振武暗杀谢雪红，但吴天良未泯，自己弄坏了脚部，推卸责任了事。

陈仪充分感到的，是来自CC的攻击。台湾人民对他的愤恨无法转圜，他是要负责的；但台湾官方内部的勾心斗角，却使他伤心之极。CC在"二二八事变"中相当机警，不

作恶人，却控制了“台湾政治建设会”，不但掌握了一些群众，且由该会派出代表混入全岛各地的“处理委员会”，而在会中起破坏作用，使任何事都一事无成。同时极力争取青年学生，尤其是曾经到过海外参加作战的退伍军人，作为打倒CC政敌陈仪的工具。

陈仪已经垮了。毋须CC给他打击，他已经彻底垮了。他不但垮在纱帽上，而且一直垮到心底里。台北已成死市，全岛已是死岛。无数苍蝇在无数尸体上盘旋、吮血；这些不幸的死难者，这些不幸的台湾同胞，他们生前逃过了日本军阀的吮血食肉，却逃不过蒋介石这一关，现在轮到苍蝇和野狗在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了。

“我没有办法！”陈仪向他的亲信涕泣而言：“可是我是台湾首长，让我来负这个罪名，杀我的头来向台湾人民谢罪吧！我是一定要牺牲的了！”

左右劝他：“长官不必这样想，不会有那么严重吧？何况蒋主席同长官之间的关系不同，他不会听信人言的。”

陈仪惨笑道：“你们以为我是怕死，是舍不得丢掉这顶乌纱帽吧？我一大把年纪了，还在乎怕死、怕没有官做吗？我只是深深地感到，这些年来，所做的事没有一样讨好。譬如战争之前，我到台湾来参加庆祝日本占领台湾四十周年纪念，你们说是我愿意来的吗？可是人家骂起来，只骂我丧心病狂，没有人指着派我到台湾来的人痛骂。冯玉祥在骂我，陈嘉庚也在骂我，可以说凡是中国人都在骂我，而且，”陈仪惨笑：“连我自己都在骂我。他们骂得对，可是我能辩吗？我能登报更正吗？我不能！

"我自己明白，我是失败的，我只是个傀儡！你们看这一次大惨案，查私烟是专卖局的任务，专卖局做法对不对？这是另外一件事；可是你不应该毒打女烟贩，她的全部财产都没收了，打她干什么！既然打了，警察为什么不干涉？开枪打死人，宪兵为什么不干涉？世界上有这样荒唐的宪兵警察，这个政治还能搞出些什么名堂？"

陈仪越说越激动："还有，为什么出事以后不马上报告我？反而你等着看我的笑话，我等着看你的笑话？你们以为他们是怕我生气吗？"陈仪以拳击桌："他们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倒是真的！"

左右们见状失色，连声劝慰。陈仪长叹，颓然坐下道："算了，这个教训，实在太大了。我是一腔热诚到台湾来的，希望五十年离开中国的台湾人民，能够享受我们新的政绩，可是这一来，我们连侵入台湾、局面定了之后的日本人都不如，还谈什么政绩！"陈仪痛苦地敲打他的脑袋，"这个大变故，使我悟到过去无一是处！我以为'好官我自为之'，可是没有一个象样的政府机构，再好的官也没有用处，我明白了，"他长叹："太晚了，太晚了。"又失神地抬起头来。

左右还以为年老的陈仪精神受刺激太大，以致语无伦次，齐声劝他休息。说反正事已至此，不如由它发展，陈仪叹道："你们回去吧，告诉他们，千万不可任性胡为。如果杀戮能解决问题，那只是表面的；台湾人民的心，会离开政府越来越远，到那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陈仪击桌叹息："不过有些人只看到现在，根本不往远处着想，我看这件事情闹得已经不可收拾，我也没有颜面看见台湾人民了。"

左右安慰他道："那也没有法子，台湾人这样凶恶，我们不派军队镇压，那是很危险的。"

陈仪不悦道："我不爱听这种论调！什么凶恶不凶恶？我们刚到台湾的时候，台湾人民拉住我们的手，端详我们的脸，流着眼泪，向我们诉说盼望自己人的心情，他们是凶恶的吗！"陈仪显然有很多的话想说，但又不便启口，只是喃喃自语，左右们无从插嘴，悄然告退。

公署外面却是另外一幅画面。只见全省鸡飞狗跳，伏尸累累；血渍斑斑，深浅不同，男女死者，有老有幼，整个台湾已是修罗地狱，枪声哭声叫声，此伏彼起；生死搏斗的殴击，触目皆是。

蒋介石只发愁中共趁机有所作为，但所得消息，却与中共无关。军统、中统、中央社的报告，多多少少都提到了廖文毅等人的活动，以及美方在这期间所采取的态度，这使蒋介石非常不安。他决定派遣队伍到台湾镇压，一如"剿共"；可是全面"戡乱"时抽调兵力，很是吃力。于是先让白崇禧到台湾"唱白脸"，缓冲缓冲。

"叫他们给我杀个痛快！"蒋介石要军政部传达道："台湾人这样厉害？我不相信！无论怎样厉害，总比不上共产党吧？现在共产党都快消灭光了，我还怕他们台湾人吗！"于是忙着调兵。

在戒严大屠杀时期中，广播电台天天传播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一切公务人员必须立即上班，所有学生必须立即上课，所有工人必须照常上工。但上了班的公务员，大都死在街头；上了课的学生，一批批死在校门口；上了工的工人，大多数

没见回来。这些难以估计的尸体，都给投入淡水河里，连河水都变成惨红色，膨胀了的尸体，腐烂了的尸体一个个浮在水面，令人目不忍睹。

其他各地的屠杀，一如台北等地，直杀得日月无光，天地易色。死难者没有可能予以正确统计，估计当在几万人之间。大屠杀之后便是大逮捕，只见卡车在街头飞驰，里面密密麻麻装满了人，有学生，有工人，有农民，有老板，有地主，有官吏，有士绅，有法院院长，有法院推事，有检察官、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师、新闻社长、新闻记者、国大代表、参议员、监狱长、医生、律师……总数在万人左右。而其中一部分再也没有回来，不知所终，或发现尸首，已经枪杀了。

一直闹到同年六月五日，“二二八”事变才告一段落。台湾警备司令部向台北高等法院检察处控诉三十名“内乱罪”疑犯，其中并包括已经在三月间被虐杀的七个人。蒋介石痛恨“二二八起义”这件事的程度，也于此可见了。

蒋介石虽在台湾“打了一个胜仗”，但在对台湾人民的感情上，却吃了一个无法扭转的大败仗。同时对中共作战的战场上，却又少了两个师的番号。延安的广播使蒋介石头痛，只听见广播员在激昂地讲道：“台湾人民和平的自治运动，由于蒋介石的武装大屠杀，迫得起而自卫，已发展成为武装斗争。台湾人民所组织成的‘二二八惨案处理委员会’，通过了‘改革台省政治建设议案’三十二条，并颁布命令于三月十五日前成立政务局，其委员由台省各地人民普选产生，同时又命令接收蒋政府在台湾以公营为名的四大家族独占企业。‘二

二八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不但不后悔，反而加紧其武装的进攻，开往台湾的有两个师，即二十一师与二十师。蒋介石的意图显然是想把台湾人民的自治运动，淹没在血海之中！”

蒋介石听不下去，但不得不听。他倒不是要了解中共在“二二八事件”中采取什么态度，而是要提防台湾人民同中共携手。

中共发言道：“台湾人民在蒋介石法西斯统治之下的生活，比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亡国奴还要痛苦，不少访问过台湾的中外记者，老早就指出了这一点。……

“最近由于蒋介石拚命在打内战，在台湾征兵征粮，使台湾人民更加求生无路。台湾人民的要求是极其平常的，不过是要自治，废除专卖制度，要台湾人民能在台湾当行政官吏等而已。蒋介石既然‘还政于民’，台湾人民提出如此合理的要求，采取和平合法的手段，以求其实现，有何理由不答应他们？……

“我们要告诉台湾同胞，你们以和平方法争取自治和在蒋介石武装进攻之下，采取武装自卫的手段，我们对此是完全同情的。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

“我们要贡献台湾同胞几点经验……

“台湾的自治运动，无疑地还会经过许多曲折，但是一定会胜利，而且时间是不会很久的。蒋介石决心以武力反对台湾的自治运动，但是他的兵力已经非常枯竭，现在调往台湾的两个师，是原来驻在台湾而后来调去参加内战的，第二十一师是在徐州战场那里。蒋军自十二月下旬以来，一连被

歼五个整师，十六个整旅，正在痛感兵力不足。二十一师战斗力薄弱，其新七旅已全部被歼灭，两个师一共只有三万八千人……"

蒋介石默然无语，不作声，也不骂人，对方那句话有如当头一棒，打得他满眼冒着金星。前方的战况虽然天天传来捷报，但兵额日少，兵源日竭，士气低沉，民心松懈。台湾民变问题，迟早会告一段落，但去自大陆的军队，显然没法调回来了。一旦调回来而发生问题，再派舰艇运去，岂不多此一举？而台湾的社会秩序要建立在军队的镇压上，来日方长，这笔账怎么算呢？

"只有更严厉的镇压。"台方人员和左右们据实报告："陈公洽对台湾人客气，结果如此；我们再不能重蹈覆辙，非严不可！台湾人口一共只有六百多万，不过一个上海市的人口；即使全部弄光，也不过六百多万！何况那边物产丰富，我怎能放弃呢！还有，廖文毅的余党还在那边煽动，我们只要一放松，那怎么得了啊！还是硬拚硬，再加点软功吧！"正是：名为"光复"，实则占领；软硬齐来，只是杀人。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暴动遍全岛　星火当真成燎原
光复仅年余　骇人岂只是听闻

话说“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及其发展，出于各方面意料之外。先说台北方面，因长官公署开枪射杀民众，情形越趋复杂险恶，学生全部停课，机关团体员工、工厂工人都逃走一空，捣毁焚烧四起，凡与官僚资本有关的商行，无一幸免。此时台北市内各种秩序已经紊乱之极，“打风”越来越猛，到处墙壁都贴满“打倒陈仪商店专卖局”、“打倒贸易局”、“严办四凶”、“枪决凶犯”、“实施台湾高度自治”、“实施新民主主义”等等的标语。

公署射杀市民之后，市民陆续集于中山公园，开民众大会，讨论斗争到底；同时占领广播电台，向全岛广播，大声说：“台湾自光复以来，政治黑暗，遍地贪官污吏，无法无

天，呼朋引类，官官相护，且武装军警与地方官吏勾结走私，以致米粮外溢，人民无谷为炊，与其饿死，不如起来斗争，以求生存。”

由此广播，台北暴动的消息，顿时传到全台每一个角落。次日，全岛人民皆自动掀起迅速猛烈的斗争。积压一年多的仇恨，至此乃如火一般，全面爆发了。

是日下午三时，陈仪宣布戒严，动员宪兵、警察、军队在马路上武装巡逻，到处开枪射杀，宛然开始大巷战。自从戒严以后到晚间，仅在三小时之内，整个台北顿成修罗地狱，时断时续的枪声，被射杀人民的惨叫声，殴打官僚的怒声，妇孺的啼哭，关门闭户的声音，交织一片。

同日晚上，公署派警备司令部柯参谋长出来广播。这是事件发生以来，官方首次的广播，当然市民无不注意收听。柯参谋长说：台湾自光复以来，中央是如何关怀台湾，所以特派陈长官来台，陈长官是如何爱惜台湾同胞，陈长官所有的施政方针及其他一切措施，都是为了台湾同胞们着想，至今台湾的治安都非常安定，产业也已逐渐复兴，新台湾的建设已经踏入轨道。不料昨晚因私烟查缉员与烟贩间的一些误会，以致误伤人命，更因此事件引起少数“暴徒”殴打外省同胞及焚毁公文物资，这是非常痛心的事。尤其使他痛心难过的，就是日本人和外国人看见我们兄弟相打，在旁边拍手称快。台湾同胞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我们中国的不名誉，是不是台湾同胞的一大耻辱？其次，他报告下午与民众代表会见的经过，并宣布长官公署和警备司令部对此事件的处理方针：一、对缉私肇事人犯决定依法严办，并严令以后不得再

有类似事件发生。二、少数“暴徒”因此事而发生“越轨”行动，致危及治安，总司令部已经实施“临时戒严”，借以保护秩序，一俟恢复平静，此项戒严令即可撤销。最后他希望市民发挥过去的守法精神，遵守秩序，信赖政府，静待合理的解决。

听了柯远芬这一场官话，民众无不失望，因为柯远芬对于民众代表的要求，完全没有诚意接受，只说“依法严办”，甚且对于“请愿的民众”加以“暴徒”的帽子，对于“合法的请愿”谓之“越轨行为”，而以“戒严令”对付。至于查缉员的横暴及公署卫兵扫射请愿民众一事，却一言不提。“中央社”，则指鹿为马，颠倒是非。事后庄稼农先生作《愤怒的台湾》有详细的记载：

三月一日，台北市到处都是军队、警察队、宪兵队、武装队的巡逻车，步枪、手枪、机关枪的枪声，到处可闻。陈仪以为这样子，秩序就可以维持了，但是马路上，到处都是鲜红的人血。铁路员工、学生、商人等都有死伤，被捕者也不少。一切交通都断绝了，学校罢课，工厂罢工，商店关门。市内各报社的外省籍人都走了，且因秩序紊乱，无法出版。政府虽然下了戒严令，但是，“暴动”不断地扩大到邻近地方，而更加趋于激烈。

上午十时，市参议会邀请国大代表、参政员、省参议员等组织“缉烟血案调查委员会”，并推选黄朝琴、周延寿、王添灯、林忠等为代表前往公署，向陈长官建议：一、立即解除戒严令；二、被捕之市民应即开释；三、下令不准军队开枪；四、官民共同组织“处理委员会”；五、请求长官对民众广播。

下午五时，陈仪向全省民众广播，声明：查缉私烟“误伤”人命的人，已经交法院严格审办，伤者治疗慰问，死者优厚抚恤；并说：自今晚十二时起解除戒严，惟希望必须维持地方秩序和社会安宁，集会游行暂时停止，罢工罢课罢市殴人及其他妨碍公安的举动不准发生；参加暴动的人，释放时邻里长须负责具保；由参议员、国大代表、参政员推派代表，与政府合组“处理委员会”。

陈仪广播后，即派周一鹗、胡福相、赵连芳、包可永、任显群五人，代表政府参加“处理委员会”，协同处理善后。从此以后，台北方面，一切问题都移来“处理委员会”处理了。

但这是骗局，一方面接受“代表”的请愿，答应惩凶和抚恤死伤者，另方面却禁止罢课、罢工、罢市、游行、集会等，又拉拢所谓“国大代表”、“参议员”、“参政员”等御用绅士出来欺骗人民，企图冲淡人民的斗争情绪和破坏人民的团结。其次，刘启光、林顶立、陈达元等军统头子密议武力镇压，一面向中央夸张歪曲报告台湾暴动情形，要求派兵到台；同时调动台南凤山军队，北上救援（但这却没有成功，因在援军到达新竹时，新竹以北的交通，已被人民控制了）。

可是，对于这些情形的演变，最敏感的是进步青年和学生，他们都认为事已到此，除了武装斗争以外是不能达到最后胜利的。三月二日上午十时，国立台大、延平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及各中等学校高级生，约数千名，集于中山堂，举行学生大会，决议组织学生自己的队伍，以协力维持治安，整理交通，同时以备应付意外的突变。进步学生又秘

密召开各种会议，决议编成“学生军”，选定攻击目标等。可惜，由于缺乏武器，又有“处理委员会”的吵闹和军统、CC的捣乱妨碍，学生们的计划终归于失败。

基隆方面：二月二十八日傍晚发生暴动，群众袭击警察所，抢了许多武器，“打阿山”的风潮遍及全市。三月一日早晨，基隆要塞司令部宣布戒严，一切交通断绝，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各机关公务人员却躲在屋子里不敢出外，家家户户都关了门，街道上只有武装士兵在巡逻，基隆成了死城。

从三月一日至三日，市内及四郊，人民同军队的冲突，时有所闻。一群码头工人袭击第十四号码头军用货仓，但被武装军队击退，死伤多人，均被投入海中。

三月七日，民众风闻蒋军和宪兵将来台湾镇压暴动，人心惶惶，于是青年、学生都忙于准备抗敌，阻止登岸。是日市内到处发现各种传单标语：“打倒陈仪！”、“要求台湾自治！”、“同胞们！蒋军要来杀我们，大家要准备抗战，不可使他们上岸！”。也有报告各地暴动情形的日文《速报》。

台北县：全省最先响应台北暴动的地方是台北县的板桥镇。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数百名民众包围板桥车站，拦截火车，车内发现逃走的官吏，即拖下殴打，重伤者三人，轻伤者十多人。与这同时，莺歌、万华等车站也发生暴动。

次日，板桥镇的秩序愈加混乱，县府职员在办公厅被打，于是逃避一空。民众袭击供应局仓库，搬走所有军用物资，接着将仓库放火烧毁，损失约达台币三亿元。围绕的民众痛快欢呼：叫国民党拿这些残灰去打内战！

一方面，省参议员林日高（他曾参加过台湾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被捕投狱七年）及参政员林宗贤出来组织“服务队”，维持治安，并劝止无原则的“殴打外省人”，引导民众参加全省性的政治斗争。

台北县境及其他地方，自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七日，相继发生暴动。汐止方面：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有兵车一辆，遭民众袭击，一连副死亡，两士兵受伤。宜兰方面：三月四日，市民和青年学生集合游行示威。袭击空军仓库，缴获长枪五百余枝，短枪百余枝，将蒋军机材悉数烧毁，并收缴市警察局的枪支，全部外省人被集中。

桃园方面：二月二十八日早上，由台北出发的一批青年，到了桃园，一下车就与当地青年会合，开始活动，夺取车站岗警的枪械，控制经过该车站的一切火车。同时开始“修理”（打的意思）由该站下车的贪官污吏及一切党棍特务，当场击伤数人。街上到处都是喊“打阿山”的人声，一切贪官污吏的官舍都被人民捣毁，被搜查（新竹县长朱文伯被搜出台币三百万元，他就任未及二月，已有了一笔巨款，民政科长洪某被搜出台币六百万元）。后来民众拥至县政府，欲加以接管。蒋官看见民众拥进来，各自纷纷逃跑，于是民众就把县政府“不流血占领”起来；民众知道警察局二三楼上正藏着许多官员，遂大举包围警察局，要求交出。此时有一部分民众已进入县政府仓库，将所有牛奶食米分给贫民，另一部分民众乃直到空军仓库，夺取武器和物资。于是民众已有了步枪、手枪、机枪、手榴弹，又有了汽油，真是如虎添翼，气焰万丈。民众即推举代表入局里，要求一切警察人

员，放下武器投降，否则就焚烧警察局。讵料警察局竟拒绝人民的要求，以步枪、机枪扫射人民，当场毙伤数十名。

晚上，月黑风高，枪声四起，从十时到下半夜二时，时断时续，由此枪声推测，巷战是相当猛烈的。警察方面，一面应战一面向长官公署求援。二时以后，天降大雨，阻碍了民众作战。此时，由台北派来的增援者已到，警察抵御不住，由后门脱出，突围向台北方面逃窜。

新竹方面：三月一日，新竹市也响应台北市民开始罢市罢课。三月二日早晨，民众分为数队，分头袭击警察派出所，夺取武器，捣毁勾结官僚的外省人商行，搜查各机关及官吏宿舍，市长、检察官、专卖局分局长的官舍，无一幸免。平时以征服者的姿态君临新竹市，到处凌辱市民的国民党的“党棍”们，都个个逃避，不敢露面，“堂皇”的“市党部”招牌，也被人民抛弃在泥沟中，这就是台湾人民对于“党国”忠诚的表现。

此时，应警备司令部的命令，由凤山北上的部队，开到新竹，司机走了，士兵之中无人能够驶车，不得不在此等待。这些军队开入市内，镇压人民的起义。于是民众渐渐停止行动，接着就是捕和杀。

中部方面：台北暴动的消息传到台中之后，三月一日上午九时，于台中市召开台中市、彰化市、台中县各参议员的联席会议，决议一致支持台北市民的要求，并坚决地以斗争来拥护台北市民的斗争。另外追加两项要求：一、改组长官公署；二、即刻实施省县市长的民选。又选出林连宗为代表，到台北传达中部地方人民的斗争决议。台中市民纷纷主

张赶快组织市民的战斗队伍，来与这个专制独裁的反动政府斗争到底。当天晚间，市内发现了无数传单，号召市民大众起来斗争。

三月二日，于台中戏院召开市民大会，由杨克煌宣布开会。并报告台北暴动的发端与陈仪屠杀人民的经过，最后说明市民大会的意义和任务。之后推举谢雪红为大会主席，讨论台中方面的斗争方针。民众之中，有人提议游行示威，发表宣言等议案。会场甚为紧张，不愧称为一个革命的市民大会。会后开始游行，首先到警察局，把该局包围起来。洪局长立即接受人民的要求，解除该局全体警察的武装，封闭该局一切武器。

一群民众冲入“三青团”台中分团，把蒋介石像撕毁，这表现台湾人民还是清楚地认识他们的真正敌人是谁。

另一群民众包围刘存忠的住宅。刘是台中市的接管专员，后为台中县长，同时兼任警备司令部的高级参谋。刘在台中的贪污舞弊，无人不知，甚至庇护专卖局分局长赵诚及科员刘青山在他的家里。刘知道被包围时，命部下向民众开枪，当场击毙一人，伤数人。因此更加刺激了民众，民众搬来几大桶汽油，欲将刘的住宅烧毁。适值谢雪红到，谢劝民众不可放火，因怕烧及民间房屋。后来刘见无法脱险，终于向人民投降。

台中市民的起义渐趋扩大后，市内大小商店以及路边小贩一律罢市，秩序混乱。二日，获悉台北已成立了“处委会”的消息，于是台中各界人士也集于市参议会，成立“台中地区时局处理委员会”，设置各部门，并开始组织青年学生为

"治安队"，以维持治安及准备有组织的斗争。台中蒋府当局惧怕人民扩大暴动，当即散布国军已开到台中近郊的谣言，以威胁市民，因此黄朝清（市参议会议长）等卑怯的御用绅士们，就向人民宣告解散"处委会"和"治安队"。但一般青年却反对黄朝清的声明，而在谢雪红、杨克煌领导之下，以警察局的二十八支步枪和一百多把军刀，武装了几队青年，率先进攻邻近蒋军小据点，收缴武器。一夜之间，青年的奋斗甚为成功，到天晓时，已收缴了一百多支步枪、三支机枪及许多军刀、手榴弹。青年武装部队又占领广播电台，向中部地区广播各地起义的情形，并要求全中部地区实行战时体制和组织武装起来响应。

经过一夜的战斗，台中市及近郊的军政机关已逐渐由人民控制了。三月三日，于市民馆成立"台中地区作战本部"。早上集结在第三飞机厂仓库（旧教化会馆）的蒋军，竟侵入市区，以机枪扫射市民，武装青年即向蒋军进攻，在公园前面与蒋军展开巷战。民军一时不利，作战本部乃命令武装青年携带手榴弹登上屋顶，向蒋军攻击，因此蒋军士兵溃败逃走。本日市内各机关、工厂工人，各自组织治安队，而其他地方的人民武装，获悉台中市的危急，也各派援军来助战，如彰化队、大甲队、丰原队、埔里队、东势队、员林队、田中队、太平队等等。蒋军集中在第三飞机厂仓库，从仓库内不断向来往民众开枪。因此，作战本部即令学生队、独立治安队、彰化队、员林队及丰原队之一部分，协力围攻该处蒋军，直至午夜，蒋军始投降。

本日彰化市警察局的武器也被人民武装组织收缴，该局

即被人民控制，市内青年学生亦各自组织治安队，维持地方治安。

蒋军第三飞机厂官兵五百多人，看见人民武装力量浩大，不敢抵抗，派代表到“作战本部”投降。于是台中市的蒋军全部被歼，所有俘虏，皆被收容在台中监狱，等候人民政权的处置。

战斗中逃避不敢露面的御用绅士，看见台中市蒋军正被肃清，就出来组织“台中地区时局处理委员会”，编成庞大的机构，大闹不休，又选任前日本海军陆战队长吴振武（上尉）为中部地区人武部队指挥员。其后，各种事实证明这个军权的移动是御用绅士和蒋方特务分子阴谋。从此以后，台中地区的人民武装就四分五裂，“处委会”已被特务分子所控制，对于其他地方的求援不但予以拒绝，甚且企图瓦解中部地方的人民武装，欲以妥协的方式，和平解决事变。

三月六日，一群优秀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处委会的妥协，抗战到底，乃在谢雪红、杨克煌等领导之下，另编“二七部队”，整编队伍，布置岗位，整备各种武器、弹药、被服、食粮、医药等等。同时着手修理战车、高射炮、机关炮、迫击炮等，以备作战。

三月八日，由于频传蒋援军开到，一些人开始动摇，尤其是台中处委会的卑怯分子，纷纷提出辞职离开岗位。但“二七部队”得到自嘉义方面来的一批青年学生的参加，汽车输送队的工作非常活跃。

三月九日、十日，蒋援军开到台中，开始大屠杀，下令解散“处委会”，大捕市民。在这之前，“处委会”的委员，怕

有后患，即释放被关在台中监狱的蒋方军官出来，因此市内传出这些军官将杀市民复仇的消息，市民惶惑，秩序更混乱。但“二七部队”仍然很热烈讨论：是在台中市郊与蒋军决战，或退入山内抗战?虽未得到结论，但全员斗志甚是坚强。

三月十二日，“二七部队”终于决定撤退，连夜将武器、弹药、被服、食粮、医药等秘密搬到埔里。另一队学生即到草屯军用仓库，搬运许多军需物资。一夜间草屯公路，车辆来往不断，附近人民沿途鼓励人民军队奋斗到底。

三月十三日下午三时，蒋军第二十一师开到台中，此时“二七部队”已经完全撤出台中。林献堂、黄朝清等即强迫人民出钱，建立欢迎门欢迎“国军”入城。蒋军入城后，获悉有一千多人民武装退入埔里准备抵抗的消息，故不敢轻动，对市民亦不敢施行屠杀，抢劫掠夺亦不敢如别的地方那样厉害，但军统和CC特务分子却乘势开始逮捕民众。“二七部队”占领埔里，在这里设置该队本部，准备与蒋军作战。蒋军二十一师一四六旅四三六团到草屯地方，企图袭击埔里，但被“二七部队”击退。“二七部队”旋即分别占领能高区署及警察所，缴获机枪三挺，步枪三百多支，子弹数千发。蒋军则于同日分别进驻二水、集集、水里坑、日月潭、门牌潭等，企图围攻埔里。是晚“二七部队”首先进攻日月潭，途中俘获敌间谍三人，十一时许攻占鱼池警察所，深夜二时突然包围日月潭，向敌军投掷手榴弹，击伤三十多人，俘获士官三名，敌军败退到水里坑方面。

三月十六日，草屯方面蒋军得到援军，大举围攻埔里，因此“二七部队”乃举全队武装力量抗敌。上午十一时左右，

两军接战，枪声漫山遍野，尽管众寡悬殊，人民军经过苦战，终因战斗意志强烈，战斗技术优秀，激战到黄昏时候，击伤蒋军二百多名，结果蒋军以十余辆兵车，满载死伤士兵败退。人民军方面，也牺牲了八名，受伤数名。“二七部队”鉴于武器弹药无法补给，又两路受敌，不能与别地方友军联络，故决议暂行化整为零，退到小梅地方，再度合流，继续斗争。这样结束了中部地方的武装斗争。蒋军于十七日，获悉人民军退出，始进驻埔里。

嘉义方面：三月二日，嘉义市也发生暴动，人民编成数队，分别攻击官舍，市长公馆亦遭捣毁。之后再攻击警察局，获得了不少武器。三日上午，举行市民大会，组织“嘉义处理委员会”及“防卫司令部”，司令部下面有：高山部队、海军部队、陆军部队、学生总队、海外归来总队、社会总队等等。下午各部队合攻蒋军第十九军械库，经一点多钟的激战之后，完全占领，接收一切武器及军用品。此时，宪兵队和市政府大官员，已先退到东门的营房，与蒋军会合。晚上九时，市民已完全占领市政府，台籍警察大部分也携枪参加起义，市内及近郊的外省人一千四百多名，被民众扣留，临时把市参议会、中山堂、市党部作为“集中营”，把这些官僚集中起来。

四日早上，人民军各部队，开始大规模的进攻蒋军营房，营房里面的蒋军和宪兵队支持不住，退到山上嘉义中学，至此，嘉义市的军、党、政各机关，以及水道、电力、电报、广播电台、铁路交通，均握在人民手中。正是：如此场面，举世少见，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警察局齐起义　见所未见
三青团也反蒋　闻所未闻

退到嘉义中学的蒋军、宪兵、官僚们，未经喘过气来，就再次受到人民军的追击，又慌慌乱乱地退到红毛碑。红毛碑是蒋军在台湾最大的军械库。人民军此时得到竹山、斗六青年部队的急援及台中的弹药供应，拥至红毛碑，开始猛攻，经三昼夜激战，蒋军终于把军械库炸毁，全部退到飞机场。但是人民军一点也不放松，直追至飞机场。于是，嘉义飞机场的攻防战开始了。因这个地方是蒋军的最后而且最大的据点，所以他们也顽强地抵抗，一时不能攻下，双方死伤惨重。

五日，蒋军在这危急之际，为了争取时间，假向人民军求和。人民军不知是计，接受蒋军的求和，立即停战。但是

过午时分，由台北飞来一架飞机，向蒋军阵地投掷相当数量的弹药和粮食。蒋军得到粮食和弹药后，立即反过脸，突围冲出，向人民军开火。人民军一时应付不及，牺牲了三百多人。

在双方混战当中，市面忽然发现数辆卡车，满载着武装青年，卡车两旁大书特书着"台湾民主联军"，到处打击蒋军。于是人民军士气大振。在六、七、八三日的混战中，嘉义的男女学生都出动协助"民主联军"，男的参加战斗，女的编成救护队，救护负伤者。蒋军看见全体市民的英勇抗战，再退入飞机场，坚守不出。

十二日下午，大批蒋军空运到嘉义。从此以后，便是蒋军的大逮捕，大屠杀。十二至十三两日夜，被捕被杀的青年学生及市民，无法计算。

虎尾、斗六、林内方面：斗六和虎尾两地方的青年，于三月二日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区署及警察所，夺取武器，武装自己。翌日，斗六方面，在陈篡地领导之下，举行民众大会，号召所有退伍军人、学生、青年组织"斗六警备队"，陈篡地为队长，维持该地方的治安。在虎尾方面，武装青年即向蒋军警备队开始进攻（虎尾有蒋军警备队三百多名，警备虎尾飞机场），但蒋军不堪民军一击，就退入机场内的堡垒，双方相持三昼夜，蒋军也不敢出击，民军也不能消灭蒋军。

至五日晚上，斗六、斗南、台中、竹山各地民军陆续抵达虎尾，与虎尾民军合流，编成联合部队围攻蒋军，蒋军抵御不住，终于爬出堡垒，在广阔机场，演过一场白刃战之后，

一部分蒋军始能突围流窜。民军攻破机场，获得许多武器。在战斗中，民军战死九名，受了轻重伤者数名。蒋军败兵流窜到林内附近小山“平顶”。翌日下午，虎尾、斗六、林内的联合部队，赶到“平顶”山麓包围蒋军，蒋军无心恋战，即派代表出来向人民投降。于是，斗六、虎尾、林内这些地方的战斗，告一段落，而投降的蒋军则被集中于林内国民学校，由林内人民监视。

三月十四日，蒋军由嘉义开始反攻，抵达斗六的时候，陈篡地与蒋军发生小规模的遭遇战，众寡不敌，陈篡地将部队带上小梅方面山中。后来蒋军屡次围剿，遭到猛烈反击，付出惨重伤亡的代价。据传：陈篡地的部队，在嘉义、小梅方面山中，打了一个时期的“游击战”。

台南方面：三月二日夜，在更深人静的时候，忽然一队队青年学生，袭击各处警察派出所，警察自动放下武器。翌日早晨，举行市民大会，决议支持台北市民，要求惩凶，同时要求改革台湾省政治，立即实施县市长民选，因为这次事件完全是罪恶政治的结果。

三月三日上午十时许，安平运河上，发现一只由福建开来的帆船，载有大批私烟和步枪，民众要求收缴武器，但船员不仅拒绝，甚至向民众开枪，民众愤怒极了，冲入船内，把船员一个一个加以“修理”，同时把所有物资连同船只纵火焚烧，黑烟冲天，直至下午三时始熄。是晚，工学院学生在中山堂开学生大会，决议参加斗争，立即编成一队，赶到台中，参加守备台中第三飞机场。

三月四日上午，市民及各校学生聚集西门市场前，游行

示威，沿途高呼“要求生活的保障”、“反对内战”、“打倒贪官污吏”、“要求台湾自治”等等的口号。至下午，曾出征南洋归来的青年分为数队，分别袭击各警察派出所、第三监狱及警察保安队，缴获许多枪械弹药，警察局长陈怀让也被人民生俘。天未黑，台南市大小机关都被人民接管了。平时以征服者的姿态，蔑视人民的大小官僚，都逃之夭夭，不知去向。

九日下午，台南市全体参议员、区里长、人民团体代表、学生代表等四千余人，在市参议会会议室，再开市民大会，选举过渡期的市长，结果黄百禄一七九票，侯全成一〇九票，汤德章一〇五票，各当候选人。这是全省最先提出的县市长候选人，这说明了台湾人民要求地方自治如何殷切。

十一日，蒋军由南部开到台南，立即下了戒严令，实行逮捕和屠杀，不知牺牲了多少无辜市民。次日中午汤德章（律师）被捕，押赴刑场（旧大政公园）枪决了。

高雄、凤山方面：高雄市的暴动，开始于三月三日夜间。黄昏时候，到处都是大打“阿山”。天未黑，市警察局就已被人民包围，局长的汽车被焚烧了。接着两个军局及盐埕派出所也被人民占领，武器悉数被收缴了。

三月四日，此地“三青团员”，不欠一人，全部参加斗争，全市的本市籍警察，也携带武器参加起义。市面“打风”越来越猛，皂白难分。于是，在“三青团”倡导之下，决定不打教职员；因为台湾人民所痛恨的不是一般“外省人”，更不是清廉苦干的教员及文化工作者，而是眼中无人的那班傲慢、无能、贪污、腐败的官僚。本日凤山举行人民大会，人民的

各项要求得到高雄县长当面接受。要求撤退军队一项，经由县长及人民代表与军事当局接洽结果，亦得面诺。军队立即退入营房，因此，未曾发生重大冲突。

三月五日，高雄市成立“处理委员会”，并在高雄第一中学，成立“总指挥部”，由涂光明任总指挥，召集青年学生，编成队伍，攻击宪兵队、陆军病院及军械仓库，缴获武器甚多。因本省籍警察二百余名起义，市内一切军政机关，一律被人民占领，被集中的官兵已达七百名之多。另一部分民众，进攻高雄监狱，放出犯人二百多人。

武装斗争一直持续了三天，此时尚未攻下的只剩下高雄要塞，青年学生企图攻要塞，但指挥部为了减少牺牲，派代表要求要塞司令彭孟缉放下武器，向人民投降。但彭孟缉不但拒绝人民的要求，反而把代表涂光明、曾凤鸣等扣留，枪决涂光明，只放回黄仲图（市长）一人下山。黄仲图未回到“处委会”以前，山顶要塞司令部所属全体蒋军，即以步枪、机枪，乒乒乓乓杀下山来，不论男女老幼，见人便杀，甚至向屋子里面扫射，马路上到处都有死人，屋子里哀号呼救之声不绝。

此时，青年学生也展开英勇的反击，到处都是混乱的巷战，直战至半夜，由学生坚守着的前金派出所终于被蒋军夺回，因为学生至最后一人还是坚决抵抗，致不留一人全部战死。

彭孟缉又命凤山蒋军赶来夹攻，直杀至八日，不分昼夜，枪声不绝，马路上，街头巷尾，十字街头，到处都有死尸，有的已经发烂，有的还在流血，但没有人敢出来认领。这样，

高雄市民的英勇斗争，尸横高雄山，血流西子湾，牺牲了数千人生命。

屏东方面：三月二日晚间，市参议会副议长叶秋木召集各参议员、人民代表、学生、青年开会，决定响应台北及其他地方的暴动。翌晨，退伍青年军人即编成“海外队”、“陆军队”、“海军队”等，包围警察局，以“肉弹”攻占警察局，夺取武器弹药。市长看见情形已不可收拾，乃命大小官僚退到宪兵队。至中午时候，市政府及其他各机关已被人民占领了。

另一队即袭击制糖厂，缴获许多武器弹药，市内到处都是在“打阿山”，逃不及的大小官僚，均被集中，送到集中营。本日（三月三日）下午成立“屏东市处理委员会”，叶秋木被选为主席，并成立“治安本部”，负责维持市内治安。

五日上午成立“司令部”。人民军数次围攻宪兵队，但因缺乏弹药，一时不得攻陷。之后得到高山青年的协助，首先断绝宪兵队的水源，次即用消防队的水龙喷射汽油，实行火攻，宪兵队抵御不住，乃于是夜十时，保卫大小官僚及其眷属五十余人，撤至飞机场，与空军地勤部队会合，人民军随后拥至飞机场围攻。本日“处理委员会”推举叶秋木为临时市长，这是台湾人民首次选举自己的市长。

飞机场的攻防战持续至八日，八日正午，凤山的蒋军到屏东，实施戒严，进行逮捕和屠杀，被捕被杀的市民、青年、学生甚众。后来叶秋木亦被捕，经过野蛮绝伦的体刑之后，拖出游街示众，首先被枪决。这样，屏东市民的斗争，也被蒋军镇压下去。其他：花莲港、台东、澎湖等地方，虽然未发生过战斗，但到处都开过“人民大会”，游行示威，“打阿

山”等，响应这次史无前例的全省性武装斗争。

“二二八处理委员会”，本来是受陈仪之命，为了调解“缉烟血案”，防止暴动的扩大，由政府代表和国大代表、参政员、参议员等构成的，但是一开始，就讨论“处理委员会组织大纲”，并决定“团结全省人民，改革政治及处理二二八事件”为宗旨。因此，政府代表只出席一次，其后就不敢出席了。三月四日以后，几乎全省都发生暴动，因此台北“处理委员会”则感到有统一处理全省问题的必要，即决议：通知十七县市参议会，紧急分别组织“处理委员会县市分会”，并派代表参加组织全省的“处理委员会”。

从此决定之后，即宣布组织“处理委员会”之目的说：“此次民变，目的在于要求政治改革，毫无其他企图”，并表示决心说“如不达到目的，决不结束”。同时该会代表四十余人，向陈长官正式提出“由处理委员会研究一具体办法，趁此机会，改革目前台湾政治”之要求。很明显，处理委员会在人民的压力之下，与政府所期待着的目的相反，逐渐由调处及维持治安之任务，而进为政治改革的斗争。

在机构方面，由于政府代表退出该会和各“人民团体”的要求，也扩大到容纳其他人民团体的代表参加，而且其组织规模非常庞大。其“组织大纲”如下：上面设置“常务委员会”，里面置“主席团”，“常委会”下面设“处理”与“政务”两局，“处理局”下面设“总务”、“治安”、“调查”、“交通”、“粮食”、“财务”各组，“政务局”下面设“交涉”、“计划”各组。“主席团”另设“秘书室”，宛如出现了另一个政府。事实上，此时陈仪的“长官公署”的政令，已经不出公署门外，全省的治安和

施政都几乎由“处理委员会”代替。

三月五日，“处委会”发表一重大决定：就是派代表四人赴中央陈情，并向公署提出要求条件及“改革本省政治方案”。其重要内容如下：(一)专卖局凶手立刻在民众面前枪决。(二)厚恤死者遗族，无条件释放被捕人民，且不得再追究发动事件之人。(三)军队武装全部解除，交由“处理委员会”保管，治安亦由“处理委员会”负责，中央不得派援兵来台，以刺激民众。(四)取消专卖局和贸易局，并命专卖局长向民众道歉。(五)一切公营事业由本省人经营。(六)公署秘书长及民政、财务、工矿、农林、教育、警察各处及法制委员会须过半数以上以本省人充任。(七)法院院长及首席检察官，均任用本省人。(八)立刻实施县市长民选。

三月六日，陈仪接到第二十一师已由沪开出、宪兵第四团也已离开福州赴台的中央密电，即召集柯参议长以下幕僚，在长官公署会议室，部署援军开到后的作战计划，但是他对于昨天“处理委员会”所提出的要求条件却欣然接受，并向全体人民广播，撒最后一次大谎。他说：他是如何忠国爱民，尤其是爱惜台湾同胞，所以他对于昨天“处理委员会”的决定甚为关心，已决定如下几点原则，希省民信赖政府，静待全体的解决：(一)省行政机构已考虑将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现向中央请示，一经核准，即可实施，改组时，省政府委员及各厅处长尽量任用本省人士。(二)县市行政机构，在准备手续完成的条件之下，县市长民选定七月一日起开始实施，在民选以前，不称职之县市长，政府可免职，由地方民意机关推选候选人三人，圈定一人充任。(三)其他行政改革，俟省

政府改组后，由其决定；县市方面，俟县市长调整后，由其负责。

但是，对于陈仪这个广播，大部分的处理委员们，却不知道是陈仪的缓兵之计，而以为陈仪有诚意改革台湾政治，他们也已有出出风头的日子了。

由于前天“处委会”所决定的“台湾政治改革草案”，缺乏具体，于是推举“宣传组长”王添灯起草更加具体的方案，要求陈仪付诸实施。三月七日，“处委会”照常开会。但是今天市面已盛传大批蒋军将到，人心甚是惶惑。今天的会议，旁听者特别多，原来陈仪已经布置许多特务混入会场，一则阴谋破坏会议的秩序，二则由这些特务分子提出可以构成“罪责”的各种脱轨的要求，以为镇压的证据。因此，会议一开始，就陷于混乱状态。王添灯说：“当局对于我们的政治改革要求，都无不接受，但是诺言与实行是两件事，没有付诸实施的诺言，对于我们有何用呢？数日来，各位委员和一般旁听者，都提出了许多意见，今天可以总结这些意见的时候了。台湾的政治改革不是天天在这个地方，闹个不休就可以实现，所以我今天提出对于此次事件的处理和政治改革的最后方案，要求当局不可食言，必须付诸实施。如果当局只有诺言，而不实施的时候，要怎么办，我无须在这里说明了。”

对于王添灯这一番理直气壮的话，会场的特务分子一齐咆哮，喧哗吵闹，会场顿时陷于混乱，无法制止。但王添灯等到会场冷静时，慢慢地起来说明他的“处理大纲”及“政治改革方案”，分为：“对目前的处理”七条，“根本处理”（包括军事方面五条、政治方面二十条）二十五条，共三十二

条。在讨论之间，其他代表再追加十条，其中有几条与王氏的提案重复，因会场混乱，无法整理，以致杂乱不成体统，尤其是“根本处理”的“政治方面”第二十九条“本省人之战犯、汉奸即时释放”，这条是由CC特务分子、国民党台湾铁道特别党部书记长黄国信提出，其他的特务分子叫喊赞成威胁通过的。这样，这四十二条要求就成了“反抗中央背叛国家阴谋”之罪行，成为“大屠杀”的借口。

“处委会”闭会后，代表即向陈仪提出这四十二条要求，但遭到陈仪、柯远芬的坚决拒绝。于是，这些委员们才发觉一向都被陈仪、柯远芬所骗，悔悟不得，灰心又不得，又因获悉蒋军已到，有的就跑了。

但王添灯却泰然自若，以毅然的态度，于当晚向中外阐明这次台湾民变的原因经过及台湾人民的基本要求，其次向全省人民作最后的广播，报告本日“处委会”开会经过，及所提要求被陈仪、柯远芬所拒绝的详细情形，宣读四十二条“处理大纲”。最后他向全省人民呼吁：“处委会”的使命已经完了，从今以后，这次事件已不能单由“处委会”处理，只有全体省民的力量，才能解决，同时才能达成全体省民的合理要求，希望全体同胞继续奋斗！

从此以后，台湾省民就不再听到王添灯的声音，而且经过数日，王添灯就永久与台湾人民离别了！

“处委会”所提四十二条“处理大纲”之中，其“根本处理”项内，军事方面：一、缺乏教育和训练之军队，绝对不可使驻台湾。二、中央可派员在台湾征兵守台。三、在内陆之内战未终息以前，除以守卫台湾为目的之外，绝对反对在台征兵，

以免台湾陷入内战漩涡。四、本省陆海空军应尽量采用本省人。五、警备司令部应撤消，以免军权滥用。

政治方面：一、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以便实现国父建国大纲之理想。二、县市长于本年六月以前实施民选，县市参议会同时改选。三、省各处长人选应经省参议会（改选后为省议会）之同意，省参议会于本年六月以前改选，目前其人选由长官公署提出交由省处理委员会审议。四、省各处长三分之二以上须由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担任之（最好秘书长、民政、工矿、农林、教育、警务各处长及各县市警察局长，应该如是）。五、警务处长及各县市警察局长，应由本省人担任，省警察大队及铁道警察即刻废止。六、法制委员会须半数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主任委员由委员互选。七、除警察机关之外，不得逮捕人犯。八、宪兵除军队之犯人外，不得逮捕人犯。九、禁止带有政治性之逮捕拘禁。十、非武装之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十一、言论、出版、罢工绝对自由，废止新闻纸发行申请登记制度。十二、即刻废止人民团体组织条例。十三、废止民意机关候选人检复办法。十四、改正各级民意机关选举办法。十五、实行所得税统一累进税，奢侈品税相续税外，不得征收任何杂税。十六、一切公营事业之主管人由本省人充任。十七、设置民选之公营事业监察委员，日产处理应委任省政府全权处理，如接收工厂矿山应置经管委员会，委员须过半数由本省人充任。十八、撤消专卖局，生活必须品实施配给制度。十九、撤消贸易局。二十、撤消宣传委员会。二十一、各地方法院、各地方主席检察官，全部以本省人充任。二十二、各法院推事、检察官

以下司法人员，过半数以本省人充任。二十三、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应改为省政府制度，但未得中央核准以前，暂由“二二八处理委员会”之政务局负责改组，普选公正贤达人士充任（此条与第一条重复)。二十四、处理委员会政务局应于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其产生方法，各由乡镇代表选举候选人一人，然后再由该县参议会选举之，其名额如下：台北市二名，台北县三名，新竹市一名，新竹县三名，台中市一名，台中县四名，台南市一名，台南县四名，基隆市一名，彰化市一名，高雄市一名，高雄县三名，台东县一名，莲花县一名，澎湖县一名，屏东市一名。二十五、劳动营及其他不必要之机构废止或合并，应由处理委员会政务局检讨决定之。二十六、日产处理事宜，应请准中央划归省政府自行清理(此条与第十七条重复)。二十七、高山同胞之政治经济地位及应享受之利益，应切实保证。二十八、本省自六月一日起实施劳动保护法。二十九、本省人之战犯及汉奸嫌疑被拘禁者，要求无条件即时释放。三十、送与中央食糖十五万吨，要求中央依时值估计，拨归台湾省等等。蒋介石只看了两三条，已经气得不成，大叫道：“陈主任，今后戡乱，包括台湾在内了。”正是：民不畏死，以死惧之，蠢不可及，难以饶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豺狼当道　台胞痛心疾首
同气相应　延安隔海慰问

话说经此巨变，蒋介石不得不在狂叫“杀杀杀”之余，竭力冷静下来，那一日在南京为事件开御前会议道：“这一回，台湾人把我们害得不轻，前方需兵殷切，硬是分薄了实力，便宜了共党，我看台湾人等于共产党了！一待公治回来，我再来把问题一一研究，再把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印出来分给各方应用，该抓人的就抓，该改良的就改。”

这么着，直属国防部第二厅的“台湾工作团”，团长刘启光（原名侯朝宗）仿效日本军阀武力镇压台湾同胞的“原则”，就成为蒋的“知音”，柯远芬所谓“以民众的力量对抗民众的力量”也受嘉奖。林顶立等参加大会找人在旁听席上纷纷发言，破坏会议的进行，同时勾结处理委员会的CC分子蒋渭

川，作为市民的要求，提议组织“忠义服务队”。他们谓之为“自卫组织”，要求政府撤退市内军队，其后治安由“忠义服务队”维持，蒋渭川甚至推举许德辉为队长。许德辉者何人？就是警备司令部调查室所组织的“行动队”（暗杀队）的队长。当然明眼之人极力反对，但是他们动员特务分子叫嚣威胁赞成通过。同时，警备司令部任命“军统”头子林顶立为全岛“行动队”的总队长，指挥一千多人的行动队员，在各地尾随所谓“活动分子”，施行威吓、抢劫、殴打，故意造成恐怖状态，阴谋暗杀人民的领袖。

在台北方面：处理委员会正吵吵闹闹，排挤倾轧的时候，林顶立的“行动队”及许德辉的“忠义服务队”的流氓，越加大肆猖獗，公然打劫，威胁良善，结队横行，假公济私。例如：御成町月宫酒家女主人被勒索十余万元，女招待被绑架，嘉义阁旅社被勒索三十余万元；包围王添灯家，企图暗杀王氏等等，都是这些队员行为。直至三月六日晚，林顶立竟命令“队员”，闯入台北市公共汽车车库，企图纵火焚毁，幸而被守卫员工及早发觉，急施营救，遂得免大祸。

在台中方面：军统特务蔡志昌（焕章），召集中部的地方爪牙，于三月六日晚上，在南台中开秘密会议，企图大规模的暗杀，幸而被人民发觉。可见特务活动非常猖獗。

三月八日晚，一周来担任维持治安工作的数百名中学生，竟被“行动队”及“忠义服务队”所拘捕，押到圆山陆军仓库前面广场，不留一人，悉数被杀死。关于此事，柯远芬翌日却引导监察使杨亮功到场，指遍倒在地上的数百个死尸说：这些就是昨晚进攻这个仓库，被国军击毙的奸匪暴徒，

杨亮功无言。后来杨亮功对他的跟随人说，仓库附近并没有战斗过的迹象，死者都是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又没有携带武器……。

CC在这次民变中的活动，比较聪明；因为他们控制了"台湾政治建设协会"，不但把握一些群众，甚且可由该会选出代表混入台湾及台北各地的"处理委员会"，而在处理委员会胡闹。CC分子活动得最起劲的，首举蒋渭川。他每晚密会后，翌日才出席处理委员会。他在处理委员会的任务，是扩大"建设协会"的势力，反对进步分子的任何意见，除了"建设协会"所提的意见之外，他们都为反对而反对，故意破坏社会秩序，造成混乱。蒋渭川又刚愎自用，离开处理委员会的统制，采取个别行动，诬毁其他委员，捣乱处理委员会的统一。另一方面，他在整个CC的指挥下，极力争取青年学生，尤其是过去曾经到过海外参加作战的退伍军人，作为打倒CC政敌陈仪的工具。

在这次民变中，除了上面所说，台省籍人的"军统"和"CC"分子，直接参加屠杀台湾人民之外，还有一些台奸出卖台胞。首先是台湾著名的女特务谢娥，她是"台湾妇女会"的理事长，同时是国大代表。二月二十八日，长官公署向请愿的市民，开机关枪射杀多人，但是她却向全省人民广播说："在公署面前，并没有发生过开枪事件，因民众拥挤互相践踏，致生出若干轻微负伤者而已。"台北市民以她故意歪曲事实，次日早上，就把她的医院包围起来，把一切医疗机器、药品、家私、衣类、现钞，都搬出来在路上纵火焚烧。当场宪兵也无法制止，一个三层房屋的一切东西，不留一点，尽皆烧掉，

数千片玻璃，也不留一片。而她竟跑来到宪兵团，请求保护。

当台中市民的暴动渐趋扩大的时候，参政员林献堂和台中市参议会议长黄朝清等，百般设法阻止人民起来斗争，甚至暗中与警察局和宪兵团联络，一面接受当局的指示，一面报告人民斗争的详细情形，协助宪警镇压暴动。人民武装“二七部队”退出台中之后，他们大骂“奸党”煽动暴动，惹出祸端；又强征人民的财物，建立“欢迎门”，欢迎蒋军入城。

新竹市党政各机关被人民占领后，苏绍文竟出任新竹地方戒严司令，实施戒严，命令部下“格杀勿论”。苏绍文是新竹人，任警备司令部副处长，是“军统”特务头子之一。当大搜查“暴徒”的时候，新竹大小商店店东均被捕，后来各以二十万台币赎回，这就是苏绍文“衣锦归乡”以后，对于故乡父老的报答。

当台南召开市民大会，讨论如何响应台北暴动的时候，市参议员侯全成和省参议员韩石泉等却到市政府，与市长密议如何制止事件的扩大，又访问宪兵队长，有所建策。他们在民变中，始终站在官方的一边，协力镇压人民。蒋军开到台南，开始屠杀的时候，韩石泉、侯全成、蔡培火、陈天顺等四人，为了表示他们如何忠于“党国”，联名向警备司令部控诉庄孟侯（台南著名的士绅，前文化协会的干部）及其他多数市民为“奸党”，领导台南暴动。同时指使一些青年向“绥靖司令部”自新，填写悔过书，说是被庄孟侯所煽动，以做见证。结果庄孟侯被捕。至于侯全成尚且引导军警逐户搜捕“暴徒”，其凶恶行径，连“国军”都不及。

最可笑的是台北处理委员会的一班"半山"的卑劣行为。当人民力量强大的时候，他们都争先恐后地"大出风头"，大谈"政治改革方案"，而满场一致通过了"四十二条处理大纲"，但是这些要求被拒和听到蒋军援军已到台之后，这一班"半山"——黄朝琴、连震东、黄国书等为了推诿责任，就召集一些垂头丧气的处理委员开会，制造"重大声明"说：昨日提出的"四十二条"要求，因会场混乱，一时无法整理，措词中有些部分缺隐，因而使当局及省民同胞生出种种误会，但这些要求决非全体省民之公意，祈当局及全体省民原谅……等等，暴露出了投机分子的真面目。

蒋军的大屠杀情形不能透露出"岛外"，以致国内外知道这个大屠杀情形的人很少，现在蒋军在"二二八民变"当中的一切罪行，都已经暴露，令人听之不禁发指。

三月八日蒋军开到后，由基隆杀起，杀至屏东，凡台湾人民起来斗争过的地方，都无一不杀，整整杀了半个月，其中台北、基隆、嘉义、高雄杀得最惨。

在基隆方面，闽台监察使杨亮功在宪兵第四团保卫之下，到达基隆时，基隆要塞司令部与宪兵夹攻基隆市民、大炮、机枪、步枪齐响，杀死许许多多的市民，老幼男妇都有。接着，第二十一师到达时，又再大杀一阵，同时基隆市长指挥警察队到处捕人，捕了数百个"奸匪暴徒"，用铁线串足，每三人或五人为一组，捆缚一起，单人则装入麻袋，投入海中，天天海面皆有死尸浮出。一般市民，在一个月之间，不敢食鱼介类。要塞司令史宏熹也率领"武装同志"，逐日大捕杀，其屠杀方法，残酷绝伦，二十名青年学生，被割去耳鼻

及生殖器，然后用刺刀戮死！

在台北方面：自三月八日至二十日为止，足足杀四昼夜。市民为了买粮外出，辄遭射杀，因此马路上、小巷内、铁道边，到处都有死人，鲜红的血，模糊的肉，比“二二八”事件更多了几十倍。蒋军抵达台北时，在铁路管理委员会里面办事的三十余名青年一时逃避不及，被蒋军捕获，一律自三层楼上掷下，跌得头破骨折，血肉狼藉，不死者再补一刺刀，无一幸免。

在戒严当中，广播电台天天传达警备司令的命令：一切公务人员必须立即上班，一切学生必须照常上课，一切工人必须照常上工。但是上了班的公务人员，个个都死在十字街头；上了课的学生都一批批的死在学校门口；上了工的工人都一去不复返。这些尸体都被投入淡水河里，以至黄色的河水都变了红色，腐烂的尸体，一个一个都浮上了水面，其惨状令人不敢正视。

其他各地的屠杀都是照基隆、台北的原版翻印，全省被杀死的不下一万人。大屠杀之后，就是大逮捕。市民一卡车两卡车的捕，学生青年也捕，工人农民也捕，资本家地主也捕，官吏士绅也捕。其中有法院的院长、推事、检察官，有大学教授、新闻社长、国大代表、参议员，有监狱长、看守长，也有律师和医生，应有尽有。全省被捕者不下五千人。后来，这些人大部分也被杀死，或不知下落了。

据某氏由警备司令部调查室抄出来的名单，于三月份内，台湾著名士绅之中，被杀死，被捕，被通缉的有如下之多：

被杀者有张七郎（国大代表，医师，其二子也被杀），林

连宗（国大代表，省参议员，律师），林茂生（国民参政员，台大文学院长，民报社长），王添灯（省参议员，台湾茶商公会会长），杨元丁（基隆市参议会副议长），叶秋木（屏东市参议会副议长），黄赐（高雄市参议员），王石定（高雄市参议员），许秋（高雄市参议员），潘木枝（嘉义市参议员），卢钠钦（嘉义市参议员），陈澄波（嘉义市参议员，画家），柯麟（嘉义市参议员），黄朝生（台北市参议员、医师），李仁贵（台北市参议员），陈屋（台北市参议员），徐春卿（台北市参议员），吴鸿棋（台北高等法院推事），王育霖（前新竹地方法院检察官，建国中学教员），林桂端（律师），李瑞汉（律师），李瑞峰（律师），宋斐如（人民导报社长，前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吴金炼（新生报日文版总编辑），阮朝日（新生报总经理），林界（新生报印刷厂长），邱金山（新生报高雄分社主任），苏宪章（新生报嘉义分社主任），黄妈典（省商会联合会常务理事），汤德章（台南市人权保障委员会主任，律师），苏耀邦（宜兰农业学校校长），郭章框（省立宜兰医院院长），陈复志（三青团嘉义分团总干事），张宗仁（花莲中学校长，张七郎的长男），许锡谦（三青团花莲分团总干事），张果仁（花莲中学教员，张七郎的三男），陈忻（台湾信托及大公企业董事长），施江南（四方医院院长，医学博士），廖进平（政治建设协会理事），陈能通（淡水中学校长），黄阿纯（淡水中学教员），顾尚太郎（医师），涂光明（高雄市政府敌产清查室主任），曾凤鸣（高雄人，经历未详），林介（高雄人，经历未详）。

被捕者有：林宗贤（国民参政员，中外日报董事长），

郭国基（省参议员），林日高（省参议员），洪约白（省参议员），马有岳（省参议员），潘渠源（台北市参议会副议长），骆水源（台北市参议员），简桯堉（台北市参议员），黄定火（台北市参议员），陈华宗（台南县参议会议长），蔡丁赞（台南县参议员），吴新荣（台南县参议员），林连城（台中市参议员），庄垂胜（台中图书馆长），陈万福（台中县参议员），林糊（台中县参议员），李金聪（高雄市参议员），郭万枝（高雄市参议员），詹荣岸（高雄县参议员），陈昆仑（高雄县参议员），饶维岳（台中地方法院院长），叶作乐（台中地方法院推事），赖耿松（花莲地方法院推事），陈世荣（台中地方法院检察官），郑松花（台中地方法院检察官），赖远辉（台中监狱典狱长），林有福（台中地方法院书记），蔡玉（台中地方法院书记），陈长庚（台中地方法院书记），庄孟侯（三青团台南分团总干事），黄师樵（新竹县图书馆长），林克绳（台中市消防队副队长），郑四川（台南工学院教师），饶逸仁（和平日报嘉义分社主任），蔡铁城（和平日报记者）。

被通缉者：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向台北高等法院检察处控诉三十名"内乱罪"嫌疑犯，其中包括已经在三月中被虐杀了的七名，姓名如下：王添灯，黄朝生，李仁贵，廖进平，陈屋，徐春卿，林连宗（以上七名通缉前已被杀）；蒋渭川，张晴川，白成枝，吕伯雄，邓进益，潘渠源，王明贵，骆水源，陈瑞安，张忠诚，张武曲，颜钦贤（以上十二名后来向当局自新）；谢雪红，林梁材，王万得，潘钦信，苏新（以上五名均离开台湾到国内或海外）；廖文

奎，廖文毅（此两兄弟，一个在香港，一个在上海，进行“托管”或“独立”阴谋活动），林日高，郭国基（此两人被捕，后判无罪）。

海外台胞对“民变”的响应：三月四日，旅沪台湾同乡会，上海台湾同学会等六团体组织“台湾二二八惨案联合后援会”，向南京政府要求彻查真相，并决议下列几点：一、废除台湾长官公署各种政治压制与经济统制制度，及公署所定不合理之一切措施。二、立即取消专卖局和贸易局。三、实行地方自治，任用台湾人治理台省。四、严惩凶手，抚恤伤亡。五、组织台湾“二二八”事件调查慰问团。六、晋京请愿，发表告全国同胞书。

三月六日，旅平台湾同乡会召开联席会议，议决：通电南京政府，要求调查真相，查办陈仪，并发表告同胞书。另方面北大台籍学生，在校内张贴壁报，向全体同学报告台湾惨案真相。

三月九日，台湾旅沪六团体，晋京请愿，提出五项要求：一、立刻准许台湾实施地方自治，省县市长一律民选。二、废除长官公署制度及其他一切特殊法令或措施。三、惩办陈仪及军政实际负责人。四、取消台湾特有之专卖及省营贸易。五、抚恤伤亡，立即释放被捕民众。另外发表声明书，反对中央派兵镇压。

除了当时当地的情况，中共对于台湾“二二八”起义的关切，更为蒋介石所担心。两年后他要有关官员研究延安于三月十五日广播新华社的时评，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美国帝国主义正在进行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省的活动。去年十二月间，当国民党卖国反动政府军事上遭受决定性的惨败的时候，美国的合众社传出了美国准备直接攫取台湾的阴谋。该通讯社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已向杜鲁门建议，“必须以一切代价在台湾和海南岛建设防务”。自此以后，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台湾的活动，即以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和特务等各种形式，更加紧地进行。美国经济合作署在台湾的侵略计划，已经扩大，美国记者且已传出美国不久就要把台湾经济“合并”于日本经济的消息。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于本月初曾到达台湾，“巡视”高雄、基隆等海空侵华基地。美国驻日占领军统帅麦克阿瑟，最近经过台湾省汉奸美国奴才廖文毅之流，发出了所谓“要求”台湾独立的狂吠，并正酝酿将所谓台湾“独立”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首先是打算准许廖文毅以所谓台人代表的资格，出席远东委员会，提出同样的问题。不仅如此，麦克阿瑟且已公然发出“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台湾仍属于盟军总部”的荒谬声明。美国帝国主义这一切阴谋活动的目的，就是妄图并吞台湾。美国帝国主义经由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的殖民地统治，很快就要灭亡了，因此它急欲直接攫取中国的一块领土——台湾，作为将来对中国大陆发动侵略战争的跳板。与此同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梦想托庇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军事保护下，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台湾省伪主席陈诚，在蒋所谓“引退”后且曾表示，在必要时将宣布台

湾"独立"，就是说：将使台湾在实际上合并于美国殖民帝国主义。

但是美国帝国主义者打算象日本在一八九五年那样来强占台湾，不过是在做梦。今天的中国，不是五十四年前的中国了。今天的台湾人民，也不是五十四年前的台湾人民了。就在从前，在日本占领时期，台湾人民也曾举行过几十次武装反抗。而自从台湾重回祖国版图以后，台湾人民所自由表示的意志，更和美国间谍廖文毅和美国的其他走狗要把台湾省从中国分立出去并合并于美国的叫喊完全相反。台湾人民曾进行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政府奴役统治的伟大英勇斗争。为了抗议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台北万余学生曾举行过雄壮的游行示威，高呼"美军滚出中国去"！为了反对美国傀儡国民党的暴政，两年前台省人民曾进行了"二二八"运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台湾的武装起义。台湾人民的这种斗争和中国其他各省人民求解放斗争的目标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奴役统治，建立一个独立的统一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所谓"台湾独立运动"，乃是对于台湾人民的绝端侮辱。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将绝对不能容忍美国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其他中国领土的非法侵略，同样地亦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

后一寸土地为止。由于中国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一定要在不久的时间内全部实现。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一定要解放全中国。

蒋介石要陈布雷为有关单位发出“指示”道：“今日之下（指一九四九年春季形势），在台湾加强反共，想方设法使台民恐共、仇共、防共、反共，较之任何地区为重要，否则赤祸日烈，偶一不慎，台湾极易为之所乘者也。”正是：宣传反共半世纪，结果反倒了自已。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历史大悲剧　公正批判在人心
怀念陈公洽　党人赋诗哀台民

书接上回。话说蒋介石读到CC系统所掌握的报纸《申报》台北特派员江慕云在《为台湾说话》中所写“二二八”事件，煞费沉吟，只见上面写道：“民国三十六年的‘二二八’事件，是台湾的大悲剧，历史上的大悲剧。这个血泪写成的悲剧，教育了台湾人，也教育了从大陆来的外省人。这个悲剧否认了行政长官陈仪管理台湾的政策，但反而选择了更坏更糟的政策。”CC在围攻陈仪，而此人却在肯定陈仪，未知何故。再看到所谓理性的公正的批判，作者的看法是：“二二八”事件，自开始至结束历时十日，其影响不仅及于外省人与本省人、政府与人民，甚至影响了国际间对于台湾的看法。本省人与外省人的交恶，政府与人民的对立，党团与政府意见的分歧，

国际间的野心家就利用了这一事件夸大渲染，曲意宣传，直接间接影响了国际间对于中国光复台湾的观念。

“以死伤的惊人数字，和普及全台湾各阶层而论，实在不是一个平常的地方事件。当局虽在开始即想以地方事件谋救解决并图封锁消息，可是事态的愈演愈险，终至非用兵难能解决，其发展出乎地方政府的意想。中央一面用兵，一面宣慰，双管齐下，使动乱终至平息，社会的秩序又恢复正常，这似是一种手法。但这不能消除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疑忌，武力的制服相反地加深了双方感情上的距离。姑不论其后果，且先谈谈对这事件的看法。不同的看法，由于所取的角度各异，所以论调也有些出入。第一种看法，是潜伏的共产党煽动起来的。官方说是：‘台湾光复后，共产党又死灰复燃。该党于民国十七年成立，初称为台湾民族支部，受东京日共中央指导监督，十九年复与上海共产国际东方局，及中国共产党首领瞿秋白发生关系，继续在岛内组织各种工会联盟，扩大活动。二十一年为日本警署检举，该党首要份子谢雪红、林日高、潘钦新、苏新、王万得等五十人，被判徒刑。光复后，谢雪红等在台中市组织人民协会，王万得等与蒋渭川组织政治建设协会，屹立南北，遥为呼应。一面强化组织，一面争取新的群众，扩充力量，潜伏活动，势力滋大，遇事生端，伺机窃发……’又说：‘回想各地的暴动，就时间说，自北至南，逐渐蔓延，相隔半日或一日。就形式说，杀人抢枪，攻占政府，如出一辙。可知幕后有政治阴谋家及奸伪的指使操纵，乃是一种有计划的叛乱，实无疑义。’‘奸伪最有计划，只是力量单薄，缺乏领导，在幕后操纵……。’‘台湾

少数共产党及野心家，在台颠倒是非，造谣惑众……。’‘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一部分青年学生，也受了他们的煽惑，起而盲从。’

“第二种看法，是流氓的捣乱。‘日本统治时代之“御用绅士”及倚靠日本人而生存之爪牙，光复时一时销声匿迹，嗣以政府宽大为怀，彼等乃死灰复燃，施展惯技，到处散布谰言，以资恐吓……彼辈以政府为可欺，遂益滋长其胆大妄为之观念。此外过去流落省外之台湾浪人（台语鲈鳗）……光复后初返家乡，劣性未除，盛倡打倒外省人，台人治台，及高度自治之口号。’‘流氓来势凶残，持着刀枪到处示威，集团行动如置于战地，似此不见减轻，反益加扩大。军宪警表现得力量薄弱，于是流氓暴徒，便开始作有组织性的全面暴动。’

“第三种看法，为的争取政治民主。有道：‘光复之初，台湾同胞欢天喜地，因为他们以为解放了，解放的意味，是自作主人。他们想：政治该自由了，经济该好一点了。讵知事与愿违，中国统治一开始，在台湾人眼中，就是另一殖民地统治方式，不过日本人换来外省人而已。’‘大权紧握在外省人手里……贪污舞弊不免，官僚习气不免，行政无效率，技术尚空谈，只见公文来，公文去，纸面计划一堆，开口理论一套，实际做事却极其低能。’‘土地、银行、房屋、工厂、交通工具……统落在政府手里，可知掌握台湾人的命运，已由日本人易为中国政府了。’‘光复后台湾贸易虽仍保有出超（？），但那是有出无入的搜括，宋子文向台湾要糖、要煤、要米、要……’‘台湾人民对长官公署开始是存着极大希

望的，他们希望生活安定，物价不要太波动，政治上轨道，社会秩序安宁，可是事实却违反了他们的心愿……’‘台湾人民怨恨政府，部分是由于贪污政治所激成。’‘台湾的政府有着妨碍人民生活的措施：一、失业人数增加；二、各业统制，斩断人民的生计；三、米粮外溢，引起粮食恐慌；四、限制进出口商，使商业停顿；五、烟酒印刷业的统制……这些是台湾政府对台人致命的打击。’‘台湾人民走到了生活的绝境，他们不得不斗争，这是千千万万人民的要求。倘使有人问，是什么人组织他们，我可以说：唯一的组织者，就是不良的政治，他们的斗争方式是多方面表现的……。’

“这三种看法都记录着，让大家理性的作公正的判断吧。台湾人有其缺点，亦有其优点，他们乐于守法，善于要求，具有热带民族的现实主义的性格。说‘二二八’是台湾同胞有组织有计划的反抗政府的暴动，不如说由缉私发端，将各阶层所有借对政治不满，从而鲁莽的提出了关于改革现实的要求。

“打头阵的流氓死掉了，代表流氓之流氓的知识分子，一部分隐姓埋名地跑了，一部分委屈地呆下，供利用，捧捧场。事件使这批人倒下去，成了可怜的人。还有共产党人，要求高，倒给机会让他们表现象传奇中的人物一样，他们退到深山里去，流亡到海外去了。多数人民则黯然无言，沉默了。”

在《怀念诚笃淳厚的老人》题下，副题竟然是“怀念陈仪”：

海外有孤岛，厥名曰台湾，
成功手开辟，约三百年间。

民多闽粤籍，筚路启荒山，
众族耕斯土，其乐也闲闲。
甲午清师潜，城下盟马关，
珠崖轻扬弃，直弃一弹丸。
弃民如逐臣，时日望赐环，
巳酉寇降伏，合浦庆珠还。
沦夷五十载，重视汉云冠，
扶者兼携幼，竭诚迎上官。
台地原富庶，民情亦易安，
倘得贤良吏，卧治夫何难。
奈我诸新贵，叔宝无心肝，
大吏作威福，小吏逞凶残。
大小交渔利，攘夺生事端，
因夺淡巴菰，杀人若等闲。
老妇命殉此，横死在市阛，
群哗诉大吏，漠视不相干。
卫士猛如虎，灭此朝而餐，
伏尸数百辈，流血色斑斑。
视民如草芥，乱草例同删，
官实逼民变，全台卷狂澜。
一倡而百和，妇稚同揭竿，
贪人尚尸位，四出肆其奸。
呜呼我执政，御吏何其宽，
袒吏而诬民，民心安未安。

这是梁纪水的《哀台民》，读了有无限感慨。有人在为行政长官陈仪叫屈。陈仪长官亦为“二二八”事件而牺牲，他带走了满腔热望，也带走了他的五年计划。陈仪长官临去曾坦白地陈诉他内心底隐痛。他引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反动势力的滋长，他列举秦汉宋各时代的历史，当推行新政策时，例必遭遇大反动，虽然新政策还在推行。他指出有三种人：其一是有作为的改变时代环境的前进的人物；其二是坏人、权奸；其三是多数不大不好，写写漂亮文章，说说牢骚话的，这种人在两千年来的旧环境里，不打紧，可是现在就不行，要讲宽大，要进步。他更以英国为例，说明多数人民具有力量。苏联政府，亦可以约束人民。而在中国，一种为多数人民谋福利的政策，不一定能得到多数人民的拥护，如与少数特殊阶级的地主士大夫发生利害冲突，这种反动势力的力量却相当大。他更坦白地说，应付日本时代的御用绅士、皇民会分子、坏的流氓，和走私一样，没有更好的办法。中国没有法律可以作为从严处罚或象日本人放逐他们到火烧岛的根据。送进法院，拘留二三个月，便释放了。这样只是迫使大家不认真处事，马马虎虎，这样的坏下去了，要求政治革新是不容易的。陈仪长官没有希望台湾弄得不好的理由，他有理想，他理想着海岛真正实现三民主义，作为三民主义的实验园地。

他要在一个目标和一个组织之下，使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获得全般的配合，使海岛成为一个真正的乐园。他采取建立经济防波堤的办法，在经济上以专卖贸易政策弥补省库的财政，以独力来挡拒中央对台湾的索求，以政府经营的

工厂发挥生产效能，运用大量资金，从事复兴建设，也企图以政府的土地交给佃农集体耕种……。他反对台湾驻兵，他绝不希望而且不必要以军队来增加台湾人民的麻烦和负担，认为这不是征服的土地。他有理想、有计划、有魄力，他应该欣受台湾人民的拥护，而事实竟不尽然。他亦坦白地承认，他揭橥的政策，所走的路线，他的干部不尽了解。他为台湾辛苦，个人不谈享受。他信任他的干部，干部却不能个个都成为他的能干的执行者，少数干部更看准他"用人不疑"的弱点，滥用职权，只为自己打算。虽然他不时教诲下属，但多是枉费苦心。"二二八"事件最紧张的时期，他接见好些青年学生。经由李择一顾问交谈时，学生愤愤然地要求改革省政，后他化了一小时时光，向学生解释三民主义的理论。这不是一种战略，故作镇静；而令人感到他是一个诚笃的淳厚的老人。

且看台湾人吃鸡蛋的方式。台湾气候酷热，鸡蛋容易变坏，吃鸡蛋的时候，鸡蛋要一个个的分开来打，倘不如此，就是到了打下一个坏蛋，便将全部好蛋都冲坏了。陈仪长官知道吃鸡蛋，但还未知道台湾人的吃法。也即是说，多数干部帮助了他，少数不成器的干部，却将所有的都冲坏了。这是李择一的看法。陈仪长官有他的苦衷，干部不完全能执行他的政策，不能贯彻他的意思，尤其是下级干部。举个例，他说"专卖局查缉私烟发生误伤人命的不幸事件……缉私的技术尚欠注意，查缉人员没有遵照我屡次不准带枪的命令，以及警政机关，事前不能防患未然，临事又不能断然作应急的措施……。"

处理皇民会分子，和海外送回来（被日阀征兵）的台湾同胞，使他犹豫一些台湾问题对策的决定。他曾迭次请示中央，中央对于他始终未有指示，动乱的危机在滋长，社会秩序一下子被破坏了，摧毁了。

台湾财政不仰给中央，中央却要海岛的物资，接收时就是一笔十五万吨的糖……物资运出海港去了，岛内的经济萎缩下去了，厄运把人民的幸福带走了。陈仪长官要建立一个经济的安全地带亦不可能了。陈仪长官临行时说：台湾同胞慢慢地会怀念他的。不错，在目前的情形下，已有人在怀念他这位诚笃淳厚的苦干的老人。……蒋介石对上述似有所悟，又似无所动，只感到越来越头痛。正是：陈仪为蒋背黑锅，沉重痛苦没法说。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黄河奔腾　延安展开保卫战
延水哗笑　蒋军钻进大口袋

话说一九四七年二月底，北方还是冰天雪地，西北风呼啸着，雪花漫天飞舞。人们躲在家里还在吵冷，没料到一场大战，却要开始了。蒋介石听罢胡宗南当面报告，分析敌情，认为自己在别的战场被迫转入防御，非在山东、西北发动重点进攻，不足以摧毁中共，解决内战，消灭异己，挽回面子。美国方面更是大加鼓励，认为延安垂手可得，中国不难在短期内，用美式武器予以统一。蒋介石好不得意，斩钉截铁，速战速决；胡宗南忙称遵命，飞回西安，下令进击！

看官，这一仗，端的了得，除了山东战场几十万人马，蒋介石投入西北战场的，竟动用了三十几万军队，第一线就用了二十多万。三月十三日，向延安南面进攻的部队达十四

五万，沿着咸榆公路及其以东地区进发；马鸿逵、马步芳却向西面陇东盐池、定边、安边等地挺进；而榆林一带部队，则向西面绥德、米脂等地攻打。各线皆系蒋介石精锐之师，美式配备之军，浩浩荡荡，一路上鸡飞狗跳，好不吓煞人也。

却说蒋介石在南京官邸，守着那部电台，那架电话，随时希望听到攻占延安的消息。不料单是延安以南和西南那一线，蒋介石捏紧电话七天之久，还听不见部队前进一步的消息，气得他鼻孔生烟。前方报告道：

“敌人顽强抗击，七天来我方伤亡五千余人，四十八旅旅长何奇阵亡……”

“枪毙枪毙！”蒋介石大发雷霆：“娘希匹！十四五万人马打过去，七天之久，你们在搞什么名堂！难道对方把所有兵力，全部堵在你们口上，其他地方也顾不得了吗！”接着派人调查。

“报告主席，对方在这条线上，只有五千之众。”

这下子可把蒋介石气得跳脚，几乎亲自出马督师，左右连忙劝道：“无论如何，这一次是没问题的了，主席不必着急，胜负乃兵家常事，何况我们也不算败！只要多派空军助阵，便行了。”

“你们不知！”蒋介石大叫道：“他们的抗击部队如此厉害，可把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地方机关等等，统统给掩护撤退了！那还了得！我们目的是攻其无备，一举占领，给他七天一搞，还算什么奇兵突出，气死我了！”

蒋介石在南京哇哇大叫，延安的外国记者们却以为蒋介石这一次可真的要“统一中国”，中国共产党真是面临要紧关

头了。不料毛泽东还是谈笑自若，在缺乏睡眠的脸色上，依然显露着乐观坚定的容颜，这使外国记者们十分惊诧。正要去作最后一次访问，恰巧收到了撤退的通知，于是连忙去访问这一位中共的最高负责人。

外国记者们出得屋子，只见延安城中人群拥挤，政府的工作人员忙着分散，转运公粮。老弱妇孺在坚壁清野；路口上儿童们在放哨，一队队雄赳赳气昂昂的自卫队，有的背着七九步枪，有的扛着红缨枪，东来西往，异常忙碌，这情形极不平常。记者们便坐着车子出城，在黄河边兜了个圈子，只见长城外刮来的劲风之中，抛出了漫天黄沙；战士们正渡河开向延安，人喊马嘶，黄河奔腾，浪花冲击岩石，把溅出水花撒将下来，战士们一脸是水，却连眼睛都不眨一眨；岸边密密麻麻的部队正在集中，战马长嘶，炮车辘辘，人们一脸严肃，利用休息时光擦枪抹膛。这情形可把外国记者们看呆了。

记者扭头就走，返回延安。一路上人来人往，满脸愤激之色，连小娃娃都嫌牲口走得慢，吆喝着，骂它是马歇尔、蒋介石，偏在这个时候同他捣蛋。车到城郊，只见延安兀立在山的屏风里，延水滔滔，绕城而过。雄伟的宝塔矗立城东，清凉山上的万佛洞依旧，延安在名山宝塔下显得格外壮丽，一点也没显出兵临城下的慌乱之态，即使心头反对共产党的外国记者，他们不能不想起南京大撤退的情形，而对中共发出惊叹了。

记者们进城，交际处却正派人找他们上飞机。这些一向和气的公务人员，今天在脸上充满着愤激之色，同他们握手

道："为了你们的安全，我们很抱歉地请你们马上离开，请到飞机场上集合。"一忽儿记者们赶向机场，一路之上，只见遭到南京轰炸的残垣颓壁，有的还在冒着缕缕白烟，但在墙壁和崖石等处，却写满了战斗动员标语，记者们有的照相，有的托人笔录：

"全边区人们紧急动员起来！保卫共产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土地！保卫丰衣足食的生活！"

"边区的军队指挥员、战斗员和后勤人员们！你们是站在最光荣的岗位上！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望着你们，他们把重大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主席、朱总司令所教导的一切，现在是实行的时候了！"

记者们到达机场，只见最后一架飞机已经试发引擎，把机场震动得隆隆地响，突地有个记者大叫一声"毛主席！"人们马上一窝蜂拥上去，纷纷同他握手惜别，记者们不免说了些应酬话，并感谢中央给他们在采访上的便利。毛泽东微笑道："我们很抱歉，为了你们的安全，不得不把我们的朋友送回你们的来处去；可是你们也不必为我们担心，照目前形势来说，不出两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便可获得胜利。到那时候，再请各位到北平、上海等地去参观吧！"

外国记者们为毛泽东的谈话感到惊愕。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慈祥而又坚定的人，对战争，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符合事实的话。但记者们也没有更多时间进行采访，匆匆忙忙同延安各首长照了几张相，登机而去。他们在起飞时鸟瞰延安，只见遭轰炸的地方，白烟缕缕，部队分成两大主流，一

股顺延安东川进发，不知道是转移抑系出击。北门外王家坪村边，隐约可以看见哨兵，那片桃林子前，很多人员站在马匹和文件驮子旁边，三三两两，是在等待出发模样。……

蒋介石获悉延安情况以后，大喜道："这下子，他们没地方可以躲藏了，快给我攻下来！快给我攻下来！"但直到三月十八日，延安还是可望而不可即。胡宗南以十万火急报告"大捷"！"延安在望，抵抗转弱，我军明日定可占领……"

延安，其实已经是空城了。十八日夜，空旷的延安城躺在黑暗里，城南城北给炸倒的房子，已经燃烧好久，点点火星在夜空飞舞。街上除了最后撤退的治安工作者以外，更无其他的人了。没有歌声也没有笑语。前几天四面山上，繁星似的灯光也看不见了。只有延水照常绕城而过，它偶然发出叹息，但也发出哗笑：它看到的东西太多了，它看到整个西北已变成一个大口袋，很快地，将有一个自以为绝顶聪明的蒋介石，愚蠢地、乖乖地钻进去。

三月十八日后半夜，从南线撤下来的部分西北野战军到达延安，投入保卫延安的战斗。他们的手电筒光芒，划破了低沉的黑幕。他们对延安投射留恋的眼色，对城外一望无际的公路尽头，迸射着愤怒，和猎人才有的那种忍耐和准备。

"待天明后，"胡宗南的前哨部队报告："职部当进入延安，一举而攻克之。兹延安不见烟火，不见灯光，有如死城，谅已窜逃矣！"

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显然没有想到，就在十几里外的延安城里，中共最高负责人还在城的旁边，而副总司令彭德怀还在城里。

蒋介石当然不会听到，延安内外的中共部队，正以愤激、沉重、信任的心情，相互谈论着首长的谈话。

“彭总对旅长说过，”一个激昂的声音：“他说我们守延安，我们就把包袱背上咯；我们放弃延安，敌人就把包袱背上咯。彭总还说：不要急躁，打仗的机会多得很；敌人永远占不到我们的便宜，他们是要倒楣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

“彭总也很气愤？”另一个问。

“看不出来。”那一个答：“旅长说，彭总倒是给我们叮咛：要谨慎；要懂得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阵地，一点一点地积蓄自己的力量的道理。彭总还说：那种不顾自己力量硬要拚命蛮干的办法，是不对的！”

“敌人明天就要来了吧？”一个又问。

“那要看我们什么时候叫他们来了。”另一个恨恨地啐了一口：“咱们说不许来，他们还不是干瞪眼？”

事实上，十八日夜间，蒋介石在南京真的瞪着双眼，无法安眠。他异常兴奋：延安即将攻下。在这几天中，美国顾问和自己的智囊团人们，不断地向他道喜、致贺。他躺在床上，咀嚼着那些甜甜的词句：“擒贼擒王，中共这一次真的要一网打尽，再也不会起死回生了！射人射马，中共大本营都告攻下，其余零星活动，岂不是失魂落魄，手到擒来？……”

但不知怎的，蒋介石同时也感不大舒适。他也明白，中共不是好惹的。十年内战，结果如此；经过抗战，纵使在口头上把中共骂得半文不值，但对方得到民间拥护，甚至连日

本方面都对他们表示尊敬，在国际间地位也日形增长，这些事实蒋介石也是知道的。那末这一次延安之战，毛泽东等人眼巴巴看着向劣势发展吗？不会吧？再来一个长征吗？那是不可能的，西北已在团团围困之中，跑向哪里去呢？……

蒋介石迷迷糊糊入梦，紧紧张张醒来，脚还未落床，便问“延安拿下没有？”宋美龄正在祷告，不作声。蒋介石也就明白了：延安还没有攻下。于是也顾不得上帝责怪，连早祷也免了，匆匆盥洗，抓住电话筒，一个劲儿东面问情况，西面下命令；这边骂几句，那边喊几声。最后微弱而发抖的声音果然来了：“报告主席，我军进入延安。”

“抓住人没有？”蒋介石大声问。

“报告主席，一个也没抓着，早跑了。”

“主力消灭了没有？”

“报告主席，他们的主力也早跑了！”

蒋介石气得哇哇大叫：“那怎么行！那怎么行！我要你们准备那么久，配备那么好，只是为了拿下一座空城吗！”接着他马上吩咐陈布雷道：“延安拿下了，延安拿下了，新闻里不提空城，就说延安拿下了！中国共产党已经灭亡！残敌正扫清之中！马上发！马上把这消息传到全世界：宣告中共灭亡！”

蒋介石就在这种心情中咀嚼他的“胜利”，一点味道都没有的胜利。他怎会知道，进入延安的先头部队官兵们，心头有些什么滋味？

他们看到了整齐清洁的延安，但颓垣残壁却是南京轰炸机的杰作；他们看到了康乐富足的延安，但粮仓与田园只剩

下一个躯壳；他们看到了极少数的老弱妇孺，但既非象南京宣传那样的贫穷与饥饿，行动却与南京的宣传走上相反的极端：从那些漠然和愤恨的目光来看，他们对蒋介石的部队不合作！

他们又看到了到处贴着的、写着的标语，控诉谁在破坏和平、谁在发动战争！是谁撕毁了政协决议？是谁在残民以逞？他们看到了小山似的课本、杂志、书籍，在那儿安静地坐着，仿佛在向胡宗南的官兵们说："有勇气的，看一眼吧！把你们从内疚的心情中自己拔出来吧！"事实上几个高级军官已经毫无胜利的感觉，只有犯罪的心情。他们寂寞地在空城中打转，不知所措地打转，没有了军队攻克对方大城的喜悦心情，却象狗群闯入耶路撒冷时随地大便，不自觉地有一种愧对圣地之感。

听说中共主力不知道到哪儿去了，蒋介石一天十几道命令，要胡宗南速战速决。胡宗南一方面"等因奉此"，命令部下围攻，一方面哇哇大叫，指名向中共骂战，要求决一死战。

那边厢，只见鸡犬不惊，阒无人影，素来能征惯战的中共军，连个影子都没有。彭德怀指挥若定，中上级指挥员传达命令道："彭总让我们主力部队在延安东北六十七里的青化砭地区集结待命；另外，派出一小股部队朝延安西北的安塞川节节后退，诱击敌人，迷惑敌人，以便我军主力相机打击他！"

于是中共部队沉着应战。战士们在极端愤恨之余，笑说道："看来，彭总给胡宗南什么都安排好啦，彭总还分析说：

敌人到延安扑一大空，政治上不利，军事上更是什么也捞不到。但是敌人因为占领延安，一定非常狂妄骄傲，轻视我军。他们除了拿部分兵力固守延安和保护补给线以外，主力必然寻找我军决战。我们在延安西北地区诱击敌人的部队，就是要迎合敌人找我主力部队决战的心理，让敌人先到安塞川一带扑一次空，挫挫敌人锐气。”

政治委员们也在说：“彭总指挥我们向东，指挥敌人向西，不仅让敌人再次扑空，挫挫他们的锐气，而且为了使敌人发生过失，我军以逸待劳，给他一顿痛打！”

胡宗南的部队，当真把中共一小股诱击敌队看作主力。胡宗南粗粗估计：“国军好几十万，而西北战场上的中共部队，只有两万人。”他这一乐真是乐得不亦乐乎，下令进兵，报告南京：“十万火急！主席赐鉴：匪方主力仅两万余人，目前正向延安西北安塞川方向逃逸，职部已派出精锐五万五千余人追击，彻底消灭，指日可待，先此奉陈……”

蒋介石透了一口气，疲乏而喜悦地说：“这下子可好了，主力给我们找到了。我说过，这批东西往哪儿逃！逃得了吗？你飞上天去，难道不下地觅食吗？”蒋介石大笑：“再给他们去个电报，就说对于毛泽东他们，一个也不能放掉；还有，”他想了想：“消灭他们，越快越好！”蒋介石已经不能掩饰他的欣喜之情了。

胡宗南的电报又到：“职部除派出五万余人西进扑灭匪方主力外，又派出三十一旅等部为右翼，向青化砭等地区进攻，兹已到达延安东川四十里拐峁村一带……。”

“蒋将军，恭喜了！”美国顾问们前来道贺道：“目前西北

战场上我们动员了几十万精兵，中共只有两万多人。我们是美械装备，中共呢？嘿！根据我们的新闻记者所目击，他们的步枪有日本的三八式，有阎锡山的太原制造品，每个兵士只有几发子弹。一句话，他们只能靠步枪、刺刀、炸药、手榴弹和我们的现代化装备拚命，你说这还有希望吗？"

蒋介石只是笑，嘴都合不拢来；只说："开酒！请大家喝酒！我是不大用酒敬客的，今天大家喝！大家干杯！"就在这热闹的气氛里，陈布雷走到蒋介石跟前，说："前方来报告，说三十旅的搜索部队报告，前面无敌踪。"

"他们是往那儿去搜索的？"

美国顾问在旁代答道："三十一旅，是往青化砭地区的，那面既然没有敌人，可以进军了。"他问："陈主任，前方这个报告是那么简单吗？"

"不不，"陈布雷道："还有一段，说我们抓到一个老头子和小娃娃，就要这两个人领我们去搜索。老头子牵着孩子在前面走，爬山越岭，到达一个山沟，我们以为沟里有敌人，不料这个老头子抱着孩子便往深沟里跳，连命都不要。"

"连命都不要！"美国顾问端着杯子，哈哈大笑。但笑声越来越怪，最后其中一个苦着脸道："啊！这个可不能小看了，陕北的老百姓对共产党这样死心塌地，我们的心理作战部……"

蒋介石也从高兴的顶峰滑落下来，厉声道："要他们向前进军，当心上当，老百姓同他们一鼻孔出气，可要小心！"

于是，胡宗南的部队向青化砭地区出发了。空军奉令前往侦察、轰炸、扫射、摄影，可是没法找到一个人影。

在青化砭大沟中，胡宗南的部队大摇大摆挺进，前面是尖兵，后边是大队人马，顺着公路，只见一片黄煞煞的人海自南朝北涌进山沟。山炮、追击炮、重机枪，都在牲口上驮着。官长们骑在马上，有的双手叉腰，有的拿着望远镜四面乱瞧；有的扬起马鞭，往行动迟缓的兵士背上抽去；有的一摇一摆，有如游山玩水。兵士们大都累得可以，弯腰俯背，有的用枪杆代替扁担，挑着东西；有的双眼望下，默默地走着。但蒋介石并不放心这个宁静的青化砭，大军进沟，三架飞机临空侦察、试探，就在队伍前面一个劲儿打转、投弹、扫射，唯恐两旁隐藏伏兵。

先头部队连飞机低飞、侦察、试探还不放心，还派出侧翼搜索部队，顺着两翼的山头搜索前进，百十来个一股，端着冲锋枪边走边射击边叫唤："出来！出来！不要装蒜！我们知道你们的人不多！"但是，始终没有人影，也没有声音。

蒋介石的部队一半心慌，一半放心。心慌的是这么长的一条大沟，只要对方有伏击，那全军不覆没才怪！空气是这样紧张，连官长面孔上那份安逸，也是属于伪装；放心的是陆空搜索几天几夜，如今部队大多开到，却不见对方有什么，分明是众寡悬殊，早跑到几百里地以外去了。

胡宗南的部队竟然没有发觉：侧翼搜索部队曾经走上人家"英雄连"的阵地；而离开对方的重机枪阵地，也不过一百八十公尺之遥。正是：咱来捉迷藏，阁下是傻瓜。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四百名日军被俘　南京难交代
大数字物资送到　延安无收条

书接上回。话说胡宗南的搜索部队打了一阵枪，又折转向对方伏击部队的右前方走去，跳过一个山头，向北而去。

伏击部队连呼吸都快屏住，他们想动手了。

战场上的空气，沉闷得几乎使伏击部队窒息。当攻击部队全部进入大沟，再过十来分钟，前边一二十里的地方，机枪吼开了："哒哒哒……"于是青化砭上空爆炸了手榴弹，枪声炮声暴风雨似的响起来，伏击部队的火力全部压在对方头上，蒋介石部队大乱，在一片冲锋号中手足无措，尘土漫天，杀声震野，青化砭上下二十多里的川道里，直杀得人仰马翻，日月无光。一片"缴枪不杀"的喊声里，刺刀与枪托在格斗，举起双手的兵士们，一群一群跟着解放军部队走。

三十一旅的旅长也被俘了。两个钟头之内，蒋介石四千美式配备的精兵，一个都没有剩下。

蒋介石闻讯大怒，想到什么骂什么，一天连下十几道手令，要胡宗南限期消灭对方。美国顾问们来安慰道：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西北战场我军几十万，中共只有两万多。现在我们损失了四千人，还不至于有什么大影响。"

"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啊！"中共的战士们欢呼着："给我们送来这么多轻重武器，还捎带了这么多国民党士兵，我们的武器与新血，一下子充实了这么多，……"

"当心加强了他们的实力！"美国顾问们商量道："为今之计，只有寻找主力！"

"给我寻找主力！"蒋介石再下命令："消灭他们的主力！"他骂："占领延安第六天，我们却损失了四千实力，你们这场仗怎么打的！"

胡宗南也恨得牙痒痒地，下令寻找对方主力，可是连影子都摸不着，胡宗南气疯了！

中共部队在对方分头搜索之下，伺机行事。只见蒋介石部队全军轻装，士兵背上干粮，十来万人分成几路，每一股摆成横直三四十里的方阵，只走山路，不下平地；天天行军，夜夜露宿，就这样每天摸索二三十里路。他们象捉迷藏一样，蒙住眼睛，到处乱闯，可是处处扑空，处处挨揍，还闹不清中共的主力在哪里。但对方却下开新棋子了。

却说中共发觉胡宗南在搜索他们的主力，急于决战，彭德怀便对症下药，对准胡宗南的胃口做菜。他从纵队里每个团抽出一两个连，临时组成一个团。其任务是要把蒋介石在

蟠龙镇地区的主力向北引四百里，一直引到绥德、米脂一带；同时在对方感觉上造成一个错觉：中共顶不住，要过黄河了。

蒋介石闻报果然大喜，三令五申道："匪军既支持艰难，企图渡河，盼即紧追不舍，予以彻底消灭，不得有误！"

这下子，引诱敌人的那个团，可真辛苦：他们背着胡宗南主力，要打、要退。打要打得象，退要退得真，于是沿途只见破鞋破袜破衣服掷了一地，胡宗南以下的高级军官见状大喜：中共真的吃不消，这下子真的要逃过黄河了。

他们没料到，蟠龙镇大本营眼看要倒。

胡宗南在蟠龙镇四周几十里的山头上，野战工事做得十分强固，此外还有三十几个坚固碉堡；以为中共军不能攻坚，绝对奈何不得，但也不敢松懈。那九个半旅的主力军，由第一军军长董钊、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从蟠龙镇地区向绥德地区推进，摆成宽几十里的方阵，在一望无际的黄土山北去，一直走一个星期才到绥德。

蒋介石知道董钊、刘戡截断中共的退路，消灭中共于黄河去了，但鉴于对方用兵神速，也未敢大意，聚精会神注意渡河之战，希望有一举歼灭的好消息。

那边厢，彭德怀冒雨视察阵地，定下了夺取蟠龙镇攻坚战的妙计。只见他依据陕北的山路、气候、蒋军负重量以及行军速度等特点，计算这九个半旅必须七天功夫，才到绥德。这边开始攻蟠龙镇，董钊、刘戡一定扭过头来增援，而事前一定会请示胡宗南，胡宗南接到电报以后，会提出几个什么样的作战方案，双方的通报、决定、增援时间大约多久。彭

德怀估计蟠龙镇的攻坚战最少四天时间，已经足够，于是着手布置。

却说刘戡等人到达绥德，立刻给胡宗南去了个捷报："共匪溃不成军，我军收复战略要地绥德……"这个电报也立刻到达蒋介石面前，但又多了几句："二十八旅及二十二军一部，已由榆林城南下，进至响水堡一线，米脂占领在即，两部即可会师。之后咸榆公路打通在望，我全部兵力当将匪军压至黄河边，一举而歼灭之……"

蒋介石大乐，在地图边再三端详，笑向左右道："喏喏，这是黄河，共匪背水为阵，除了消灭，难道还有其他的结果么？"

"我们也这么想。"美国顾问道："据空军侦查报告，中共在绥德、米脂以东的黄河渡口边，集中了大批船只，这不是渡河是什么？"

但蒋介石很快怔住了，电报传来，共军围攻蟠龙镇！

紧接着，电报又到："蟠龙镇落入共匪之手，我忠勇将士全部为国捐躯。"

蒋介石又哇哇叫开了："你们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你们这个仗是怎么打的！"

"危险危险！"美国顾问也着急道："糟糕糟糕！刘戡他们上了大当！他们越陷越深，情况严重万分！你看看这一串情报：共军陈赓部队控制风陵渡，威胁西安；我们计划把共军主力挤过黄河，然后集中力量增援晋西南。现在胡将军主力陷在距西安千里之外的地方，不仅丢了蟠龙镇，使全军陷于绝境，而且陈赓部队趁机渡河，进攻西安；彭德怀可以乘机拿

回延安，这样发展未免太危险啦！”

蒋介石又气又急，又羞又恨；恨不得飞到西北，把中共人马一口吞了。事实上如果他亲自督战，说不定会当俘虏，而使自己的部队更加速地被对方一口吞了。于是他只得日夜开会，指挥前线，要胡宗南赶快结束陕北之战，然后抽出兵力，投到其他战场去。

这种局面发展到五月中，蒋介石原先那个“全面剿共”的如意算盘，全告打不通，不由得心慌起来。论军事，西北战场有如泥淖，胡宗南的部队踏上去便告陷落，而且越陷越深。起先蒋介石把“攻克延安”吹得震天价响，如今却怕提这回事，一听就烦；其他战场也是半斤八两，别提还手，连招架都很吃力。论政治，那真是民怨沸腾，无人不骂。论民生，物价一日三涨，人民粮食缺乏，杭州、无锡、芜湖、宣城、合肥、吴兴、衢县、成都、上海、南京等城市，相继发生抢米风潮，直闹得蒋介石拍台拍凳，毫无办法。

那天山东战场形势紧急，蒋介石把陈诚、汤恩伯、张灵甫等人找来，沉痛地说：“今天的局面，我都不大相信，怎么搞的呢？全面消灭共匪，这是我方在美国援助下，一着毫无问题的棋子，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你们都知道了，东北共匪三下松花江南，并在南满临江地区四次顽强抵抗，我方损失六万九千余人之多！他们又在南满柳河地区吃掉了我一个整师；又在晋南吃掉了我一万七千人，拿走十九个城市！现在除了临汾、运城少数据点外，晋南全部是他们的了！这还行么！而且，正定、栾城、井陉、娘子关、盂县、平定、阳泉、寿阳等地，也给他们拿走了，我们不但损失了三万五千人，而

且内中四百名日本兵的秘密，也给他们拆穿，这种仗是怎么打的！”

人们都尴尬地不作声。

“我可恨透了！”蒋介石以拳击桌：“这些前方的脓包，连我用电台直接指挥，都帮不上忙，这种仗怎么打的！你们大概也知道了：陕北瓦窑堡附近，我们又损失了一个旅，连旅长都给捉去，这成何体统！豫北淇县以北又损失一个快速纵队和一个整旅，第二快速纵队司令李守正也给捉去，更不成话！可是豫北汤阴一役，我们除失掉汤阴外，还不见了九千多人，纵队司令孙殿英居然也做了俘虏，”蒋介石倏地把嗓门提高：“你们想，这种人还算是军人吗？还有脸见我吗！”半晌，蒋介石干脆站了起来：“鲁中泰安之战，我们又给吃掉了第七十二师三个旅；东北情形更糟，昨天的报告说：共匪已经转入反攻，二十天内吃掉了我们五万人，拿走了二十二个城市，你们说该怎么办才好！”蒋介石把脸一沉：“除非大家想自杀，我想决无坐视之理！我们表面上虽然失利，可是无论拿兵力和配备来说，我们还是比共匪强了不知多少倍！我们是有前途的！我们是会胜利的！”蒋介石大叫：“我们一定会统一中国的！”他咬紧一口假牙，右拳紧握，狠狠地从牙缝里迸出恨恨声道：“我要在鲁中战场打一仗，一定要打个大胜仗！这一场关系太大，你们能顶得住么！”

汤恩伯、张灵甫连忙立正道：“报告领袖，一定可以打个大胜仗，一定！”接着便研究如何布置战场，许胜不许败。心头却在嘀咕：扶得东来西又倒，东边也倒更糟糕！那就糟了。

事有凑巧，蒋经国自东北也是不痛不快地回来，可给乃父一肚子闷气。蒋介石换个话题道："台湾这次民变，你可曾得到什么教训?"蒋经国点头道：

"没有这次暴动，就不能发现许多反蒋运动的分子，以扩大台湾另一阵营的基础。中共中央对于这次台湾人民的斗争，立即加以鼓舞、颂扬，目的在于使台湾人认识谁是他们的朋友、是他们的领导者。尤其是台湾的共产党人，斗争一开始，就自动地负起了责任，不逃避，勇敢地领导群众坚决斗争，消灭我们的力量，因此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任，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我认为这点非常重要。而且无形之中，对他们造反也有很大的帮助。我军在山东急需用兵，苏北也缺少兵力，抽调两个师到台，对苏北战争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对我们尤其是上海的群众运动，亦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台湾的事情已经与国内的战争打成一片，不能分开了。"

蒋介石十分满意儿子这一次的"对答如流"，暗忖究竟留苏对蒋家确有好处，不痛快的心情稍告好转，俄顷又"训子"道："我们依仗美国，但美国在暗算我们。你先听听，公洽在去年十月当面告诉我，我们进驻台湾以前，美陆海空军的一部分就先进驻了台湾。因为当时在台日军尚有四十万未缴械，我军恐有突变，不敢单独登陆，而由美军先上岸，与日军打交道，探探虚实，之后才进驻了。这些美军帮助我军事方面的工作，同时帮助我军遣送日军、日俘、日侨。但这是表面，在骨子里面，美陆军情报部摩根上校，却动员一切特务人员及日台籍情报员到台湾各地，调查日军的各种军事设

备及其他台湾的实际情形。

“到了去年十月二十五日前后，我、子文、麦克阿瑟三人在台北草山宾馆，密商军事方面的主要条件是：我们承认美国在台湾的特殊地位，准许美国在台湾建设军事基地。

“这些不再是秘密了。打仗以后，由于需要美方援助，一方面聘请美军事顾问团驻在南京，指挥我军作战，同时把台湾的军事权益给美方，这是今年五月下旬的事。而六月初，美军事顾问团就从南京到台北，一行二十余人，其中大部分是前年冬天至去年春天到过台湾的美国官佐。这些情形没什么，我只要你弄清楚这么件事：美国对台湾的确胃口很大。”

蒋经国一怔，使劲点头。

“还有，”蒋介石道，“托管派是美国人养的，对这次民变，廖文毅确已下手，他说他们反对国府，是因为正在实施有害于台湾的经济政策。又说，他们也反对共党去管理台湾，因为共党管理即苏联管理之谓。他们列述下列诸点，”他给儿子看“机密”文件，上面写道：

“(一)处理台湾应与处理朝鲜完全相同，台湾成为独立国一事，应获得美国的援助。

(二)联合国应调查中国于第二次战争结束后接收台湾以来的处置不当处。

(三)台湾人民系混血种，与其任何邻近国家并无自然关系。

(四)台湾在日人手中备受磨折，故应出席对日和会。

(五)决定台湾前途的民主方法，为由联合国举行公民投

票。”

“该地下组织领袖继称：他们希望能不诉诸武力而达到目的，但他们也明白表示将采取任何必要行动以达到目的。——你说这不是太岂有此理吗？”蒋介石望一眼台钟，匆匆外出道：“我开会去了。山东战场不理想，陕北战场也不理想，这种仗不知道是怎么打的！”说罢就走，却又放慢脚步，低声嘱咐道：“经儿，要记住，我们在台湾也有一仗：‘台独’也罢，‘托管’也罢，反正这是微妙的一仗。我已决定对策，公开声明‘台独’或者‘托管’等等，都是共匪的外围，他们打我，我打他们，一口咬定是奸匪，外国人不是没法打圆场，只能心里有数吗？”说完，这才上车而去。正是：内忧外患有新解，自讨苦吃就无解。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怅望南京城　马歇尔旧事重提
被围孟良崮　张灵甫插翅难逃

话分两头。却说马歇尔闻悉中国内战情形，蒋介石从武器与部队数量的绝对优势中屈居了下风，非常不安。于是派专人给他一封亲笔信道：

“委座勋鉴：得知中国目前情形，甚感不安。怅望南京，想见阁下忙碌，有增无已。惟可以安心者，中共在各方面均不如阁下，稍加努力，当可取得绝对优势也。又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距日本投降不过两个月，中美联合参谋会议在重庆魏德迈总司令部内，指派成立中美联合小组，包括贵国将官三员，敝国校官三员，就一九五〇年及一九五五年可能影响的中国军事形势，提出战略概括，名之曰‘一九五〇年与一九五五年战略概括’。该项备忘录中，阁下所负责

任极重，务祈及时消灭中共，否则数年以后，我方对此大局，可能陷于不利也……”

蒋介石读完来信，又是高兴，又是难过。高兴的是，马歇尔还把他当作世界伟大人物，要他负责对苏联三次大战的部分重要责任；难过的是：目前各线，正兵败如山倒，长此以往，那三次大战还没踪影，蒋介石自己可先垮了。

蒋介石当即要陈布雷检出那分文件，再读一遍，希望从中获得一些什么。只见那文件上写得分明：“一九五〇年与一九五五年战略概括，绝对机密。

“本概括包括下列诸点：(一)目前与将来（一九五〇年及一九五五年）中国之政治形势，就其对军事有影响者言；(二)目前与将来（一九五〇年及一九五五年）中国之内政政策，就其对军事形势有影响者而言；(三)目前与将来（一九五〇年及一九五五年）可能影响中国军事形势之外在势力。此项估计，包括中国与其他国家之可能的结盟，及其他国家之可能的结盟，反抗中国，并须包括其他可能结盟反对中国的国家之军事及经济力量的估计。

“日本投降后，魏德迈将军回华盛顿述职。上面的备忘录，是他在十月初回返重庆之后的措置。这说明了我们的政策，早已准备了对苏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准备把中国当作这未来大战的主力。依照估计，战争发动早则在五年之后，即一九五〇年，至迟在十年之后——一九五五年。所以，中美联合参谋人员的研究，集中于中国与其他国家间之结盟。根据是项决定，美军总司令部第二队人员，立即起草对苏联有关的军事与经济之侦察工作，侦察的范围，分为五

大区域，项目如下：

“一　朝鲜（北部）

①重要的军事情形的区域；②人民的习惯与气质；③苏联军队的分布、实力、番号及统帅姓名；④苏联的秘密组织及其负责人员；⑤苏联在北朝鲜的经济建设及政治活动；⑥北朝鲜人民的政治思潮及背景；⑦朝鲜人民对苏联之感情与态度。”

蒋介石看到这里，恨不得请美国马上从北朝鲜出兵，攻向东北，同他的部队对中共展开夹击。但美国纵有此意，事实上如果进行，苟无借口，倒也不易。蒋介石叹了口气，看下去道：

“二　满洲

①苏军驻满时期之实力、番号、分布及统帅姓名；②苏联在该方之秘密组织及负责人员；③苏联与共匪的关系及合作；④共匪的活动，其军队实力、番号及统帅姓名；⑤任何可以报导中长铁路及旅顺湾情况之资料；⑥日本投降时可缴弹械及移交共匪弹械之实数。

“三　内外蒙古

甲　外蒙古

①军事要塞重点；②政府组织与经济情况；③苏联及外蒙军队之实力、番号、分布及其统帅姓名；④苏联派驻外蒙之军事及政治人员的数目、任务及姓名；⑤苏联及外蒙的情报组织及负责人员；⑥苏联在外蒙之军事的、政治的及经济活动；⑦外蒙政府人员之政治思想的背景；⑧蒙人对苏联之态度；⑨外蒙与共匪的关系；⑩外蒙煽动内蒙叛变的活

动。

乙　内蒙古

①苏联及外蒙军队驻扎内蒙时之实力、番号、分布及统帅姓名；②苏联及外蒙在内蒙的情报及其人员；③苏联企图促进内外蒙古联合之情况；④苏联及外蒙对内蒙的共匪之关系；⑤共匪在内蒙之组织与活动，他们军队的实力、番号及统帅姓名；⑥内蒙人民对共匪与苏联及外蒙关系之态度。

“四　新疆

①苏联在新疆的情报组织及其人员；②苏联是否企图引诱新疆人民及其情况；③新疆与苏联之出入口贸易；④新疆各民族对苏联之态度及关系。

“五　苏联的远东

①重要的军事要塞；②人民的习惯及气质；③陆空两军之实力、番号及统帅人名；④国防的建置；⑤经济建设及移民情形；⑥海军之种类及数量，海军及商业港口之建造情形；⑦海岸情形，及重要运输线之运输量。”

这一个文件到此为止，蒋介石也陷入深思。他感到美国执政者的反共，实在比他自己有过之无不及。为了想在一九五〇年或一九五五年发动三次大战，美国所准备的，岂仅是那个文件中所列举的事实？为了想在中国境内消灭中共，美方的手法还比蒋介石周到。想到这里，蒋介石顿时有一种安定的感觉：目前军事虽失利，但美国不会见死不救，因为他已站在反共的最前线，一切符合美国的做法，除了败退。

蒋介石立刻想起，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九日，魏德迈曾派雅尔上校到延安去，并写封信给毛泽东主席道：“自鄙人到

达中国战区以来，对于贵国政治事务，力求避免干涉，想为阁下所稔知。”但事实上魏德迈的做法却完全相反，采取了一步紧一步的干涉步骤。蒋介石感到前方如此失利，似乎有点对不起美国那份“反共热心”来，闷闷不乐。

在十分焦虑的情形之下，蒋介石突地想起冈村宁次来，连忙同左右商量道：“如今之计，我看只有请冈村宁次前往徐州，替我指挥山东战场，才可以挽回局势，你们以为如何？”张群想了想道：“这倒是个办法。冈村先生曾经做过孙传芳的顾问，对抗北伐军。孙传芳失败后，我记得他还在江北被俘，他为了感谢主席的不杀之恩，以及这次战后对他的宽大，他一定会听命前去，问题是如果传了开去，会不会引起议论。”

其他的人也说，起用冈村宁次，他一定愿意效劳，而且也一定比其他将领高明，因为冈村是日本一等军事人才，战争结束前又是现役大将之一，特别对中国战局有经验。他在士官十六期毕业之后，历任中国课课长与参谋本部中国班班员等职。同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曾任“台湾总督”与“香港总督”）、板垣征四郎三人并称“中国通之四杰”。

何应钦道：“领袖这一计划，好是好，不过岳军先生的顾虑也是必要。万一冈村露面，人家就会说：‘九一八’事变时，冈村是关东军的副参谋长，发动与执行侵略中国的重要分子之一；‘塘沽协定’签订时，他又是日方的首席代表，——”

“我问你们，”蒋介石道：“就是为了这一点，最近我同冈村见过好几次面，他对我非常感激，便使我想用他来指挥山东战场，他一定胜任愉快的。民国二十五年他是日本的第二师团长，七七以后就来中国；民国三十年四月二十八日陆军

大调动时，他和土肥原同时晋升陆军大将，这在日本是很难得的。"蒋介石想了想："后来，同年七月间，他便继多田骏为第四任的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对北方非常熟悉。"

"他在华北专门找共产党打，"何应钦笑笑："他对付共产党，算是老行家了。"

蒋介石起立道："那我就找他来谈谈。"说罢众人皆散，独张群留下来道："还有一个问题要请示主席。我奉命组阁以来，难题特别多，真想换空气了。"

蒋介石皱眉头道："如果大家都不干，我怎么办，难道我自己兼差吗？"

张群苦笑道："不是我不干，无奈困难太多，只说表面吧，这一阵上海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反对什么物价高涨与官僚资本投机操纵，实在讨厌。上海学生的什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比什么都快，立刻扩大到南京、杭州、北平、沈阳、青岛、开封等地，叫人头痛。还有，在我们的地区里，工人罢工示威也日益炽烈，我看到便心烦，——"

"岳军，"蒋介石淡淡地一笑："你都吃不消吗？这些毛头小伙子，要地方上军宪警去对付，不就得了吗？你所以心灰意懒，是有别的原因吧？是不是又有人对你们几个，在外面乱说一通，因此你要掼纱帽啦？"

"也不尽然。"张群苦笑道："一言难尽。"

蒋介石问："可以说出来听听吗？"

张群苦笑道："一定给主席报告。不过千头万绪，也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好。概括言之，拿端午节这一关的物价涨风来说，实在凶险离奇。一句话，市场实力十分充足，政府力量

却如此空虚，节后的涨风自然可观。公用事业的补贴取消，那是为了负担不起，节省开销，结果却助长了涨风。老实说，我在这些方面，绝对比不上子文，子文都不干了，我算什么？我只是这样打算：目前打败仗可以，但败得慢些，就可以等待形势变化，吉人天相，我想总可以挽回逆势。

“在经济方面，物价涨定了。但是涨得慢一些，总比飞快地涨为好。新内阁那个经济改革方案的本质，一句话说完：解除紧急措施方案的强压死守政策，逐步后退，索性让物价小涨一次，以免来日猛涨……”

“有人说，”蒋介石冷冷地道：“物价的防线垮了，政府与国营公用事业，已经出任了物价上涨的领导人；汇价的栏栅也塌了。”他故作镇定道：“这个也没什么，局势一旦好转，我们什么也不怕；外面有些流言是伤感情的，不可轻信。”

“是的。”张群道：“我也这样想。现在我不再想装面子，只要里子，我的方案里‘有加紧管理外汇，购买外国货物进入中国’一条，就是进口联锁制……”两人正谈得没劲，侍卫官传报冈村宁次已到。张群于是告退，蒋介石象注射了一针吗啡，兴奋起来，握住冈村双手，说明了他的意见，接着道：“中国的局势，已经摆明得清楚。你替我到山东走一遭，局势挽回，也就没什么了。”

冈村谦逊几句后，却高高兴兴地说：“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士为知己者死！’我一定遵命前往山东战场，不过以一个日本人出任斯职，在舆论上多少不便，这一点要请委座考虑，别让事情还没做好，反而增加委座不便。”

蒋介石笑道：“这个你放心。前方将领大都留日，恩伯同

你交情又很不错，内部不会有什么。至于外面，那管制舆论，封锁消息，审查报纸，我们这十几年来做得很有成绩，你放心好了。”说罢下令摆酒，为冈村送别，以壮行色。

三杯下肚，冈村感激涕零，摇摇摆摆地说：“外面有些人在问：‘冈村哪里去了？’这些人以为我这个一等战犯，早就应该受到公审，判处极刑，至少也应该关到巢鸭监狱，了此余生。他们怎会想到：今日的冈村，是委员长席上的佳宾，而且就要飞往山东，同中国共产党作殊死战去了！各位干杯！”他一饮而尽：“所以我冈村没有语汇可以形容对委员长的感谢，委员长这份盛情，对日本将官的盛情，将与富士山同垂不朽！”他再饮一杯：“请委员长接受我的致敬！不过，日本军人帮助中国共同防共，共同剿共，以促使中日友好，共存共荣，也不是今日始，更非从我冈村始。”

冈村一摆手道：“以前的，太多，不提了。战争结束以后，兄弟在中国已做了两年座上之客，心里又惭愧又感激，所以对于共匪横行，兄弟虽然不好意思请缨杀贼，但……”他笑了笑：“所以对于今天委座的命令，真是十二分的兴奋，兄弟明天便要去了。至于我留在华北的旧部九千多人，现在还在山西阎锡山将军那边帮忙，还有一部分在河北和山东的中央军系统下作战，对于这些任务，兄弟感到非常荣幸！

“不过兄弟觉得遗憾的，就是有些人对中日共同防共、共存共荣的精神弄不清楚。在中国，共产党是抨击最烈的人，居然有不少老百姓中了他们的毒，也在后面哇啦哇啦吵闹，不了解委员长的苦心，兄弟感到非常痛心！还有一个美国著名作家、记者约翰·海尔斯，这个人曾写过一本叫做《亚丹

诺之钟》的书，他在去年秋天竟把兄弟的事情写在报纸上，增加了中日两国之间的不便，这些，兄弟也感到非常遗憾！”

“他写了些什么？”有人问。

“约翰·海尔斯写我除了在中国直接参加对中共作战外，我好几万部属的参谋工作、间谍情报、特务行动的工作，对于中国内战政策，曾起了重大的作用；另外有人说：以北平为中心的特务组织即以日本特务为核心，这些报道，其实对我是有相当不利的。”他指指董显光，笑道：“有一次，那些外国新闻记者便问我们的新闻局董局长，说冈村宁次哪儿去了？董局长答得好，说我担任联络班班长，协助遣俘去了，但任务未了，所以大家见不到他。”冈村大笑：“如果他们知道我明天要飞山东，那还得了？”于是众人皆笑，但笑得并不舒畅，蒋介石见冈村已有几分酒意，于是散席。

蒋介石动用着这棋子，心头并不愉快。决定之后，已有左右进告：“冈村如去前线指挥，恐怕有点问题，将领同他的交情不错，并不等于所有的士兵都能听话。冈村的身份，主席十分清楚，除了他反共这一点好处以外，此人在中国杀戮太多，不但民间痛恨，官兵之间对他也无好感，因此——”

蒋介石皱眉道：“我不是想用他，但不用他也没办法。你们替我看看，今日之下，能对付得了共产党的，只有这几个将领，不够分配，我没有办法不用他。”蒋介石长叹：“何况，老实说，冈村对共产党的那一套，我们之间，恐怕很少有人比得上他。”于是蒋介石仍坚持前议，不再变更。

却说冈村上任不久，山东战场的败讯来得更快。蒋介石正听说胡宗南要结婚而伤脑筋，没料到张灵甫已死在孟良崮，

他那王牌军一军人全部报销，不是死亡，就是投降。他既丧大将，又失“本钱”，又急又痛，只是哇哇直叫：“把汤恩伯给我找来！把汤恩伯给我找来！”于是汤恩伯便急急忙忙自山东赶回。

却说汤恩伯踏上一架侦察机，便从山东前线向南京直飞。满怀沮丧，自不待言。那驾驶员也偏生凑趣，起飞前以为这短短航程，转瞬即到，对方亦无空军截击，以致连必要的检查手续都免了，不料航行不久，引擎发生故障，进既不能，退又不得，吊在半空中急得没办法。但机上并未准备降落伞，汤恩伯结结巴巴连话也说不清，驾驶员道：“事已至此，老总放心，瞧前面不是一片坟地么？我们就在这里强迫降落好了。”汤恩伯毫无办法，只得闭上眼睛，听天由命。没多久只听见咯嚓一声，飞机竟不动了；但一个劲儿上下摆动，显然还没着地。汤恩伯睁眼一瞧，只见机身给两棵树紧紧夹着，动弹不得，那驾驶员好眼力，竟选择这个地点降落。当时两人透过气来，满头大汗，开门下跳，在坟地上打个滚，站起来了，可是暮色苍茫，村野静寂，连野狗都不见一条。汤恩伯再三定神，不辨南北，未知置身何地，吃惊非小！万一此乃游击队地区，那不是自投罗网么？汤恩伯忙叫驾驶员自想办法，切不可两人同行，启人疑窦，于是撒腿便奔，好不容易见到一个农民，汤恩伯连忙打听，知道当地离徐州只有五十公里，距离对方阵地也有几十里光景。汤恩伯大大地透了口气，再三央求，予以重利，同那农民交易过服装，穿上破袄破裤，忙向公路那端飞奔。分明汽车声就地附近，无奈汤恩伯养尊处优惯了，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夜色渐浓，天昏地

黑，这才到得路边。

那时光军运繁忙，汽车兵团大卡车在公路上穿梭来往，要带一个人十分便利。可是汤恩伯在路边使劲喊叫停车，那车队只是一辆辆“嗖嗖”过去，没有一人愿意停留。汤恩伯气得跺脚，恨得咬牙，毫无办法！亏他心生一计，将大把钞票举在手里，一见车到，立刻摇晃，这么着，终算有一辆车子停下，议好价格，吆喝着要他爬到车顶，权充黄鱼，汤恩伯这才到达徐州，狠狠地把这批车队重罚一顿。这是闲话，按下不提。

却说汤恩伯换上军服，夤夜入宁，立即到蒋介石官邸报到，却碰了一鼻子灰。第二天再去，总算召见了，但一进门，右脸却挨了一巴掌，打得汤恩伯满眼金星乱迸。蒋介石连打带骂拍桌子道：“你还有脸见我！你还有脸见我！你还有脸见我！你还有脸见我！”汤恩伯说话本不方便，给他一急，更是无从说起。结结巴巴一阵，原想报告张灵甫如何轻敌，自己的部队又如何援救不及，不料蒋介石已把桌子一拍，眼睛一瞪，扬长而去，竟无一字交代。汤恩伯羞惭交迸，才明白追随蒋介石一辈子，只落得如此下场，便含着一泡眼泪，万念俱灰，准备回上海寓所，同他的恩师陈仪下围棋去也。正是：如此下场，还算风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君子坦荡荡　张学良新竹赋诗
此人常戚戚　汤恩伯南京赋闲

话说那边厢蒋介石打过骂过，心头气儿稍平；但大局日趋严重，着急未减分毫，满以为冈村一去，便可扭转乾坤，不料败讯又到。

那是来自东北的败讯，蒋介石吓得失魂。他的“本钱”以山东和东北两战场为主，如今两地都传败讯，如不尽快设法挽救，不能想象。蒋介石终夜不眠，翻来复去打主意，又想到了那个老办法：让张学良出来收拾东北残局，拉回投共旧部以及他的弟弟张学思。便把莫德惠找来，吩咐一番，郑重叮嘱道：“柳忱兄，今日之下，东北和山东最最重要。如能让汉卿回到东北，以他的号召力而言，可以挽回现状，我实在着急得很。魏道明发表台湾主席，本来想要他同汉卿一谈，可

是他俩交情不够，柳忱兄此去，务必同他开导开导，我把东北的希望，寄托在你俩身上了！快去，快去！”

莫德惠于是立即动身，前往台湾新竹井上温泉，按下再表。却说蒋介石刚松一口气，陈布雷气急败坏跑来，面色大变，蒋介石也大吃一惊，忙问有何事故？陈布雷涕泪交流道：“今天有四百多个中训团将官，到总理（孙中山）陵墓哭了一场。”蒋介石又气又急道：“你这有什么可以哭的。比前方战报还严重吗？”陈布雷道：“以我看来，这个严重性不下于前方情况。前方失利，有美国帮忙，可能获得转机，但将官哭陵，却说明了我们的政治和士气，已经……”边说边落泪道：“已经很严重了。”蒋介石压住一腔肝火，问道：“你别哭，好生同我说。”

陈布雷点点头道：“这件事发生在今天上午十点半，中训团将官班四百余人分乘卡车集合去中山陵，在陵前博爱坊整队，由黄埔一期生少将黄鹤任总指挥。黄鹤说：‘今天我们不是谒陵，是哭陵，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我们要大哭，一哭、二哭、三哭！

“现在我们的政府对我们一千多个将官不加理睬，简直要断绝我们的生路，我们也是一个人，我们要求活着的时候有一碗饭吃，死的时候要一块板！’”

“呸！”蒋介石狠狠地吐了口唾沫：“无聊！”

“黄鹤说完以后，”陈布雷道：“他们便到陵前献花致祭，诵读祭文。”他掏出一纸文件，念道：“他们读到‘今白骨成狱，碧血为渊；嫠妇夜泣，羁魂不昧，皆莫非为主义之实现及民族之复光，借知国运维新，大敌扫除，宪法颁行，飞鸟尽兮良

弓弃，训政结束兮还民，军人之职责已尽？……念及先烈之血迹未干，遗族之孤寡谁矜？成仁者固死得其所，成功者也应返归故里……'念到这些地方，他们全都放声大哭，最后高呼'打倒贪官污吏'而散，有一个军官且晕倒陵前。"

"这些混蛋！"蒋介石大叫："在我大伤脑筋的时候，还要增加我的麻烦！气死我了！"

"先生！"陈布雷叹道："布雷追随钧座多年，今天不能不把事情坦白陈告：今天参加哭陵的，还有第十军一九〇师副师长陈天民的太太和五个小孩子。"

"她们去干什么！"

"因为陈天民已死，家中无米做饭。"

蒋介石"哦"了一声道："这个人怎么死了？是这一次在山东战场牺牲的么？"

陈布雷道："不是，这个副师长陈天民，是在今年五月一日患肺痨病死的。他在长沙会战时有战功；死后四天，还无法买棺掩埋，由全体受训学员每人捐六千元办理后事。可是物价这么高，每人六千元也办不了什么。陈太太在哭陵时背负幼子，泣不成声。当黄指挥官介绍给全体学员时，全体大恸，泣不能抑……"

"陈主任，"蒋介石使劲按住怒火道："这种事情，其实早点告诉我，非常简单。何必出洋相出到中山陵！"

陈布雷横一横心，说下去道："他们说因为先生日理万机，不想拿这些事情打扰，可是一切主管人等，对他们又没有什么，因此只好哭陵了。今天去哭的，还有一个五十三岁的老华侨奚泽，他是同盟会的会员，早年是华侨富商，追随

总理革命时，曾变卖家产，得银一百七十万两，捐献本党。后来便在一个集团军里任参谋长。因为不善理财，家境很窘，最近举家挨饿，太太不别而行，留书‘今生不能见面了！’便径去自杀，奚泽自己今天不堪刺激，竟在陵前晕厥。”陈布雷泪水长流：“先生，这种情形给华侨知道了，恐怕很不好。”

“我不听了！”蒋介石愤然道，“我现在正倒楣，他们却为了什么生活同我捣蛋，真教人恨不得把他们当共匪办！”

陈布雷大惊，还想替这批军官说几句，但见蒋介石那副表情，也只得暗自叹息，颓然而去。蒋介石这口气还未平下，随手翻一翻桌上档卷，却见侍从室有个报告，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济深在外面批评政府，应如何处理云云，这下子又使蒋介石蹦得尺半高，忙把陈布雷找来道：“军官哭陵，为数虽多，但多少还给我留了点面子；现在李济深在外面乱说一通，说我没有民主、没有自由言论，这简直反了，我一定重办！重办！立刻开除他的党籍！”

“先生，”陈布雷急道，“可否缓一步——”

“说办就办！”蒋介石拍桌大叫，“就说李济深违反党纪，反抗中央，应该开除党籍，送交中央监察会议处！”

“先生，”陈布雷不以为然道：“先生明白，我同李济深没有交情，也不会对他有所偏袒，无奈因为外面情形不对，我们对任何事情作下决定，最好事前多想一想。拿今天哭陵的军官来讲，他们竟这样说：‘政府改组后说民主了。但民主在哪里呢？贪官污吏横行，政党争权夺利，经济破产，民生凋敝，国际地位低落！老实说，我们对现状是不满的！’他们都能说这些，李济深在外，难免有更难听的了。所以我建议慢

一步惩罚李济深。否则，反而使他获得别人的同情。这样做，使他闹不起来，让他批评好了。正因为这样，显出我们很民主，如果办他，反而应了他的话：我们是没有言论自由，那岂不欠妥吗？”

蒋介石把头一扭，朝里便走，不作一语。陈布雷见讨了个没趣，也就颓然而回。蒋介石其实还想狠狠地骂他几句，因为陈布雷虽然还谈不上直言无忌，但如此语气，已使蒋介石感到极不舒服，可是他明白陈布雷对他忠心耿耿，又不同于戴笠那一类型，可不能过于使他伤心，因此一走了之。但这把火一时无从发泄，蒋介石由愤怒而伤感，由伤感而胆怯起来了。将官们哭陵也罢，李济深批评也罢，无论如何比不上张灵甫之死，蒋对张灵甫并无厚爱，只是他“见危受命”，也算难得；而且居然死在前方，对他效忠的程度，不言而喻了。可是肯效忠的将领这样稀少，而且如此收场，不但不能显出蒋介石的“德孚众望，受人拥戴”；抑且暴露了损师折将、每况愈下的狼狈之状。蒋介石咬紧牙根，想从对方发布的新闻里发现一些什么，以便对今后“剿共”有些改进。他竭力使自己冷静，但眼前总出现张灵甫这个身材高大的拐脚大汉，手里支着那根日本天皇赏给摔角冠军的桧木棍。蒋介石长叹一声，翻开文件默念道：

“新华社前线十八日电：华东权威军事评论家顷就华东人民解放军孟良崮大捷发表评论称：此战对战局有重大意义：一、经三天两夜激战，干脆彻底歼灭中央军七十四师全部，八十三师一个团，给了中央军以最惨痛的打击。七十四师为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是他打内战的主要资本，是蒋的“御

林军”，南京卫戍部队，而且经过美国军事顾问团特种训练，改装为全部美式配备。自去年八月该师调出南京作为进攻华东解放区之主力后，屡次为蒋介石传令嘉奖，被奖得神气十足，自吹‘有七十四师就有国民党’。李延年也曾在汤阴大吹‘有七十四师，就可以统一全中国，’因而去年三月，王耀武济南会见陈毅将军时，曾谓中央军只有七十四师能战，是王苦心孤诣并亲自培养出来的……”下面的一串反问语，蒋介石读不下去了。

“二、蒋介石鉴于分路进攻解放区之屡次失败，乃改用集中兵力实行‘重心战术、重点进攻’，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并以进攻解放区总兵力之二分之一，包括其精锐主力如第五军、七十四师、十二师、第七师、七十二师（已在泰安战役就歼）、七十三军（已在莱芜战役就歼）、第九师等向华东解放区进犯，同时计穷力竭，堵死黄河，放水归故，阴谋水淹故道千百万人民，并间断华东、晋冀豫、几大解放区的联系，围攻华东人民解放军主力于沂蒙山区及海边，寻求与我主力决战，……”下面几句反问语，蒋介石又读不下去了。

“三、孟良崮之战的胜利，标志着华东战局的开始转变，……是配合陕北、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胜利发展的新形势，形成全战局大举反攻的开始！”

蒋介石全身发抖，气愤地把卷宗一摔，按铃道：“叫汤恩伯马上来！”汤恩伯闻召前往，怀着一肚鬼胎，坐不是，立又不是，眼观鼻，鼻观心，等待老蒋开口。

但蒋介石却发现了另一个文件，那是侍从室收下的“新华社华东前线二十三日电”，题曰：《张灵甫悔之晚矣！》蒋介石

吓了一跳，默念下去道："蒋介石嫡系精锐主力第一个美械师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已为人民解放军手中的美国武器击毙。沂蒙山区孟良崮大歼灭战之第四天，（十六日）当该师师部就歼时，张灵甫妄图突围逃生，人民解放军的美造汤姆生机枪挡住了他的去路，弹中张氏后脑而死。尸首查出后，经被俘之该师辎重兵团上校团长黄政（五十八旅），一七一团上校团长雷励群，及张灵甫之随从秘书张光茅等人前往辨认，确证张氏后脑被汤姆生枪弹炸烂，血与脑浆均已干涸，长方大脸，鼻梁高大，身材魁梧，右腿因伤残废，较左腿为细瘦。尸体已开始腐烂，人民解放军已备棺代为埋葬，以待张氏家属前来领柩回籍。按张灵甫四十三岁，陕西长安人，保定军校第四期步兵科毕业，曾任营、团、旅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等职。个性强暴，崇拜拿破仑、希特勒，对下属管制甚严，为蒋介石所钟爱的心腹干部。新华社记者司马龙评称：提起张灵甫来还有这样的插曲：当他以惨重代价侵占淮阴后，部队七零八落，本拟去南京休整，但由于蒋介石的一纸嘉奖令，就此冲昏了头脑，趾高气扬地说：'要拿下涟水再说！'及至在涟水碰上硬钉子，大为懊丧，于是对他的左右说：'一年之内不消灭共产党，死无葬身之地。'今春七十四师由苏入鲁，张灵甫眼见中央军第一快速纵队二十六师，五十一师分别在兰陵、泽县、枣庄相继就歼，知道苗头不对，乃假托生病，向蒋介石提出'身体不好，要求休养'，但未批准。张灵甫毕竟有些眼光，果然不出所料被打死了。只是并非一年，而是八个月（从去年十月张说'死无葬身之地'算起）。人民解放军的飞跃发展，对张灵甫的估计略有修正；关

于‘死无葬身之地’云云，未免杞忧，因人民解放军一本宽大为怀之旨，妥为打殓矣！”

蒋介石阴暗的眼光自桌上移开，忽地又心平气和，对汤恩伯道：“我心里很难过。原想生擒陈毅粟裕等人，想不到灵甫却已经牺牲了。”

汤恩伯黯然无语。

“我们对外公布时说，张灵甫是眼见情况不佳，于是召集所有高级人员，列队一一击毙，然后他举枪自戕的。这一点，你要广为宣传，因为共匪的公布，是说他后脑中弹的。”

“是是，委座。”汤恩伯立正垂首回答。

“你今后准备怎么样呢？”蒋介石右手按桌，叹道：“你太不成话啦！还是回上海休养一个时候再说吧，公治仍旧住在你家里吗？”

“是是，委座。”汤恩伯回答。

“你去吧。”蒋介石道：“你们两人在一起，多替我考虑考虑问题。”说罢离去。

“是是，委座。”汤恩伯目送蒋介石走出房门，转入院子，粗矮的躯体没入夕阳之中，附近呜咽的军号声掩没了他的脚步，汤恩伯不禁悲从中来，泣不可抑。

不提汤恩伯只好暂时回家。却说莫德惠奉命飞往台北，正赶上魏道明出任台省主席，两人不着边际地唔谈一阵，莫德惠便在保密局台湾站人员陪同下前往新竹井上温泉。该处戒备森严，虽然还没有三步一哨，五步一岗，但一百多名内政部直辖警察把这一地区团团围住，里外人等，都不得越雷池一步，监视张学良的刘副官闻讯相迎。莫德惠忙问：“怎的不见汉

卿?"刘副官道："张先生一向不准随便行动，如无上峰手令，任何人不得同他接近，日子久了，他也懒得走动了。不过他有时兴发，也率领卫士前往山地打猎。"边说边到达张氏羁留之地，莫德惠举眼望去，只见张还算结实，只是身边的赵四小姐已无昔日艳丽，上唇微瘪，一咧嘴，上牙便露出一个窟窿，想是拔牙未镶，增加了她一分苍老憔悴之感。张学良忙延莫德惠里就坐，笑声爽朗，举止有力，这情形使来客纳闷，但还未发问，张学良笑吟吟从书桌上取出一首诗道：

"柳老，您难得来此，且多住几天归去。昨夜听说您要来，我兴奋得几乎通宵不眠。"张学良可有了叹息之声："柳老，自从'奉命读书'以来，没有一个人来过。我倒不怪友朋见弃，亲戚断绝，因为我知道如无蒋主席手令，任何人想来也不行。因此，我先准备了一首诗送您。"

莫德惠忙戴眼镜，接过细读，只见上面写道：

十载无多病，
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
唯一愿读书。

莫德惠读过，不断向张打量，连称好诗。张学良道："柳老要否知道，这四句诗从何而来?"

"当然当然。"莫德惠道："世兄请与我一说。"

"是这样的。"张学良道："第一句'十载无多病'，就我本身言，只闹了一次盲肠炎，在贵阳开的刀，这里指的是害了

不团结之病，内战之病，病不多。”

“哦！嗯！”莫德惠暗吃一惊。

“第二句‘故人亦未疏’，就我个人言，被囚中尚得柳老探看，故人本已疏远了，但也可以说尚未疏远。就国家言，虽然经过了团结抗战这一阶段，故人是进步了。但现在，故人又恢复了旧态，又退步了，又从事内战了；又与西安事变前相差无几了，相去不远了。”

莫德惠大出意外。

“第三句‘余生烽火后’，漫天烽火之下，凡得生存之人，都是余生，被囚之人不啻时时都在烽火之中，活着也是余生呢。第四句‘唯一愿读书’，被囚之人无事可作，只有读书；即使自由了，但既不愿参加内战，又不象已往那样有力量调停内战，促成团结，也还是无事可作，只有读书，所以说‘愿’。读书可以明理，明理可以断事，也自有快乐。”

莫德惠绝对没有料到，他还没开口谈到正题，张学良却已把大门关了。

于是莫德惠岔开话题道：“这一次来，主席和夫人要我给你带些吃的，另外还有两本书。”

张学良谢过，忙问：“书？那很好，我只缺乏这个。是两本什么呢？”莫德惠便在行囊中郑重取出，双手交付道：“是《明季裨史》，和《烈皇小识》。”张学良苦涩地一笑道：“柳老，人们都知道我在研究明史，实在很不好意思，我懂得的东西，实在有限得很。”

“你太客气了。”莫德惠道：“人们都知道你在研究明史，而且很有成绩，是么？”

张学良指指赵四小姐道："倒是辛苦了她，她为我抄东抄西，已经写了好多好多字。"接着朝莫德惠皱眉道："说到明史，真是令人感慨。李自成等人领导的农民暴动为什么产生？魏忠贤等搞的那个东厂特务机构，制造了多少罪恶？魏家党徒对当时代表正论的东林复社备极摧残，结果酿成了怎样的社会危机？刚愎自用，是非莫辩的烈皇崇祯是怎样自取灭亡？他在煤山自杀时，又如何表示了他那个冥顽不灵的个性？"

"啊啊！"莫德惠惊叹道："你真是了不起，你的学问，真是教人佩服！"他不敢随便表示意见，却拿出一封信道："这是东北元老宁武的信，要求我设法使你早点恢复自由，你且先看。"

张学良一听笑容顿敛，热泪盈眶，只见信上这样写着："柳老乡仁兄大鉴，近阅京沪各报，忻委荣任府委，贺贺，吾乡水火久矣，汉卿幽禁迄今，一般乡友责望綦殷。弟深知兄于乡于友，热情素笃，此番参加中枢，相信对于以上问题必获有默契。弟蛰伏乡野，人微言轻，至望兄台就近力促当局立复汉卿自由，迅解乡人倒悬，以新天下耳目，而慰东北隅望，不胜翘企感祷之至。"

莫德惠叹道："宁武这位老先生，真是热情得很。他对我并不很满意，但为了你的问题，愿意来这一信，可见东北同乡，对你的问题是如何重视了。"

张学良淡淡一笑道："我看报纸，知道朋友们在怀念我，实在使我惭愧。刘副官上次从台北回来，告诉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这个消息，说宁老先生对我的问题大为不满，对新闻记

者抨击当局，这使我很是不安。”

“是吗？”莫德惠装作闻所未闻道：“有这种事吗？我倒没听说。”接着追问：“那宁老先生怎么说呢？”张学良苦笑道：“还提这个作甚？”但莫德惠一定要听，张学良便想了想道：“他说我功在党国，抗日情绪甚高，但抗战胜利两年，张某还在软禁之中。东北父老屡次吁请释放张某，迄无结果。张某一家飘流四方，本人辗转囚送台湾，东北人士对此极表愤慨，众怒难犯，勿使东北酿成第二台湾事变……”正是：无罪却长囚，愤慨也徒然。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为大局　少帅宁死不出山
嫌小器　老蒋伤心拒落水

话说莫德惠仔细倾听，紧紧记住。接着问道："对了，'二二八'台湾事变，你受惊了吧？"

"没有，没有。"张学良笑道："我在穷乡僻壤，扯不到我头上来，不过当地居民，还是来找过的。"

莫德惠暗吃一惊道："他们找你干什么？"

张学良朝刘副官瞅一眼道："你问他。"

"是这样的，"刘副官道："'二二八'那一次，我们幸好在这个山上，没有受到什么，不过有人来看少帅，要我引见，说台湾人民不堪政府压迫，已经起义了。现在全台湾都在台湾老百姓自己掌握下，但群龙无首，希望有人出来领导。少帅便问来人，既然全台湾都在你们自己手里了，他这个外省人

有什么用？那人说：我们因为久慕你的大名，所以特地推派兄弟到井上温泉促驾。少帅笑笑，朝这个人看了半晌，回绝道：还是请旁人去吧，我老了，不中用了。那人还苦苦央求，说久闻少帅同蒋某人势不两立，现在台湾独立，少帅便该出来。可是少帅还是笑笑，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怎么可以'独立'呢？你们这样做法，是什么居心呢？我可以死，就不能这样子出山。这个客人看着没有办法，只好走了。"

莫德惠透口气道："世兄真有主意，世兄真有主意，可不知道这个人到底代表谁呢？"

刘副官摇摇头。

张学良笑道："柳老，这还用得着问吗？不管是谁，如果来找我，我答应了，那人还没有离开井上，我那条命可早就报销啦！"说罢惨笑："刘副官陪我十年，相处不错，可是他的任务究竟是什么？柳老您想，到那个时候，他会送我下山去吗？内政部一百五十多名警察，布满了山上山下，难道他们真是'吃粮不管事'吗？"

四人相对而笑，但笑得勉强。

"再说，"张学良道："那位先生，我也摸不清他是什么来头。如果真正是台湾人民代表，他便不会喊出'台湾独立'的口号来了。你想，台湾给日本侵略了五十一年，人人不忘祖国，个个记得大陆，当年把日本军阀的'皇民化运动'都弄垮了，他们爱国于前，难道会叛国于后，要来个什么'独立'吗？我看说不定是奸人在中间布置阴谋，而这个台湾人，不但谈不上爱国，也不是叛国，乃是卖国了！"说罢惨笑："我不同日本军阀合作，也不会和其他方面来这一手。我张某人这

一辈子到此为止，自问无愧，也就算了，出山干什么？何况也出不了这个山呢！”

“话不是这样说。”莫德惠道：“如果有人要你出山，一不是叛国，二不是卖国，乃是爱国，你又怎样表示态度呢？”

“不可能、不可能。”张学良强笑道：“柳老不必明说，我就知道。你说我如果下山，便是爱国，这个国怎么爱法呢？还是同自己人打得头破血流吗？还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那个局面吗？”

莫德惠有点心慌，示意刘副官退出，低声道：“你别太多心了，有人请你出山，其中一定有道理。譬如说：想请你到东北收拾残局……”

“我？”张学良皱眉道：“人家把我送到深山，我肚里是什么滋味？‘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我谢谢人家一番好意，要我‘清’点，我何乐不为？犯不着十年之后，教我还俗，你以为如何？”

张学良见莫德惠深沉地思考问题，笑道：“再说吧，我们打网球去吧。”莫德惠也乐得换换脑筋，于是四个人便在场上捉对儿打将起来，只见张学良球出如矢，赵四小姐拦网凶险；同自己拍挡的副官也矫捷非常，莫德惠大笑道：“瞧你们三个，个个身手不凡，老夫真是老矣了！”张学良也笑道：“这没有什么奇怪的，长日无聊，不找点消遣也没办法。刘副官本来对此道毫无兴趣，现在可以当选手了。只是中央看我的网球费用太多，恐怕也要节省开支，不许玩网球了罢。”

莫德惠笑道：“蒋先生不至于这样做吧。”

张学良道：“难说，他越来越忙，怎会有时间来注意到我

的网球问题?”

那是实话，蒋介石正在为局势着急。他只希望华盛顿方面奇兵突出，挽回危局，什么地球网球，他都无法顾及。司徒雷登安慰他道:“目前局势不足道，华盛顿不会眼看我们在中国大陆失利，你大可放心。”接着问:“听说，主席又要改教，不信耶教，信天主教了?”

蒋介石忙道:“这是误会而已，大使从何听到这个消息?”

“我也是听人说的。”司徒雷登微笑:“据说，罗马教皇驻华代表福古特神父向人说：蒋主席正在研究天主教教义，有皈依之意。”

蒋介石忙辩道：“没有的事，没有的事，我研究天主教，并不等于皈天主教。”

“这就对了。”司徒道:“主席这种态度，是非常明智的。如果今天主席改教，会使对方增加宣传资料，说你愤于某方面的帮忙不够理想，因此要改教，企图叫旁人来一个什么十字军之类，这些观感便不大好。你的敌人并且还会说：某某人当初信佛教，跟着母亲到雪窦寺拜菩萨；后来又信道教，在上海滩上扶乩问道；终于因为妻子以及政治上的关系，又信了耶稣，……”

蒋介石强笑道：“不会不会，大使放心好了。”

“我也在为教会的事情伤脑筋。”司徒道：“上一次我从美国到北平，到成都，发现了一大危机：在我的燕园里，竟有人抬出耶稣基督，反对我这个老校长了。那些学生们的团契，不做礼拜不传道，却上街拚命宣传‘美国兵滚回去!’你说气不气人?他们还拿出一大堆圣经上的名言，证明美国兵是必

须回去，真把我气得没法！”

蒋介石有一种奇妙的感觉，笑道：“你不会据理力斥吗？”

司徒苦笑道：“能驳斥就早驳斥了，无奈他们也真厉害。学生们哇啦哇啦不说，领头的几个人，都是叫人伤脑筋的。”

“谁？”蒋介石问：“难道还有第二个基督将军冯玉祥吗？咳！”

“他们是文幼章，”司徒道：“来自加拿大的，你一定认识，过去做过你的顾问，还有吴耀宗和沈礼兰，他们在教会里都有点地位的。”

蒋介石叹息道：“不过他们总不能反对上帝。”

司徒道：“他们很厉害，弄得我们哭笑不得，真的，我就很难下台。”

蒋介石听司徒这样说，想起了马歇尔回国前对他若干反共措施的不同意见，不由得冷冷地一笑道：“我早说过了，有些地方，你们的做法同我不一样，我觉得该怎么办就得怎么办。”

司徒一听，知道这位“领袖”的劲儿又上来了，也报以一笑道：“话是这样说，不过要看看有些事情，该怎么处理最为合适。”他挨近老蒋一些，说：“今天我想趁这个机会，同主席有所解释。”

“解释？”蒋介石心头酸酸地：“大使想解释什么？我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误会吧？”

“蒋先生，”司徒用一口杭州官话说道：“马歇尔先生在中国时，他的处境的确不易讨好，不过说穿了呢，还不是为了蒋先生，是吗？譬如他同中共驻南京代表谈话时，明白表

示他'既不同意共产党的行动步骤，也不同意国民党的行动步骤。'换一句话说，就是马歇尔肯定政协决议必须抛弃，张家口也必须让你占领，所谓'也不同意'云云，分明是哄哄他们的。接着中共代表希望马歇尔和我需要一方面使美国停止对你的援助；另一方面能有使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公平办法，马歇尔立即反对。你当然还记得，他说中共'声明中关于美国政府的部分不能接受。'这分明表示美国是要坚决援助你的。而且他也'并不喜欢声明中第二部分的推测'，这也分明表示：美国不打算有使中共能够接受的公正调处方法，是吗？"

蒋介石笑笑，点点头。

"还有，"司徒道："马歇尔将军留在中国，直到国民大会完成了他的工作，这还不说明他对你的帮助吗？在他面前，你们召开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结束了训政时期和一党专政时期，这一切还不够说明吗？这些帮忙，连我的在中共方面的学生们都不肯谅解，他们甚至写信来骂我，说今年一月二十九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决定终止与三人小组之关系'，是退出伪装调处，公开狰狞的一面倒面目；是把征服中国人民的棋子走到最后一步，使人们明确认识美国在中国完全代替了日本，而阁下则代替了汪精卫。"司徒无可奈何地强笑几声："他们还说：美国侵略者再也无法施展什么阴谋诡计和欺骗伎俩了！"司徒再干笑几声："甚至我替你捧场，说你们的宪法是'既合政协决议，尤充满民主精神'那两句话，我的在中共方面的学生说，他们要反对我一辈子，甚至他们的子子孙孙，都会不满意我这个老校长对于中国人民的什么什

么……。"司徒喝口水，笑容顿敛，问："蒋主席知道我为什么说这些话？连挨骂的事情都告诉你呢？无他，只是说明了一件事：为了中国，连马歇尔和我都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我们还求些什么呢？我们只希望主席同我永远在一起，为反共而努力！反共的前途异常光明，因为我们有原子弹，苏联这些笨家伙，做梦也弄不清原子弹是怎么一回事；弄清楚是怎样回事也没用，我们又有新东西了。但是反共的近景却是可虑的，我们希望你好自为之，好自为之！"

司徒这一席话，蒋介石听来有情有理，有根有据，也不便继续顶撞，只是微笑。

司徒再说道："所以，我们再来看看过去马歇尔将军同你的分歧之点，便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马歇尔将军——他当然代表美国，他的做法是对中共有软有硬，政治军事双管齐下；而你的办法呢？"司徒一笑："是专靠军事。从我们眼中看来，软硬兼施还有胜利的希望，专靠军事则损失多而受益少，甚至会导致中共控制全中国。例如一九四二年七月间，马歇尔将军几次和你的高级干部谈话，曾强调'国民政府所采取的策略，正是在阻止中共的努力中，反而制造了对中共种种有利的条件。'同年八月，马歇尔将军与阁下坦白的谈话中，也曾经说明过他不赞成你同一些'亲密顾问'们的政策。马歇尔将军相信'国民政府的行动或会导致共产党控制全中国，以后发展的混乱情况，不但会削弱国民党，而且会给中共以极好机会来破坏国民政府。'同年九月，马歇尔将军再一次向你的高级代表指出局势的严重性，并且曾经这样说：'局势继续恶化，共产党将被迫寻求依赖外援，例如俄国

的援助。'所有这些劝告，都是一个意思：要求你在反共的事业中，应该更尊重美国一些，从而使贵我之间的利益更多，合作更好，办法更有效。"

蒋介石绷紧着脸，边听边思索。

"所以，"司徒道："贵我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误会。我是一个中国通，更懂得这些道理，我不愿意有如中国老古话那样：'亲者痛、仇者快，'我是希望我们相处得好好儿的。"

"是啊！"蒋介石双手往膝盖一拍："我何尝不这样想？"他难以表达他心头想说的那句话："不过你们有的时候使我太难堪，下不了台！好象在刨我的黄瓜儿呢。你们也在那里口口声声爱民主什么的，一方面要我这样做，另方面又要在美国人面前交代，却使我为难！"

司徒见他不响，再说："我们再来看看，马歇尔将军对你实在真好。今年一月六日杜鲁门宣布他离华返国，八号那天国务院发表马歇尔声明，宣称中国要'挽救目前局势，惟有赖于政府中以及少数党中自由人士之取得领袖地位，而彼等如能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活动成功，必可组织一良好政府。'这几句话说明了什么？这是我们美国在重申支持阁下，消灭中共，统一中国的决心，并且企图把所有'少数党中自由人士'组织起来为你所用，也即为我们所用！"

蒋介石笑了一笑。

"还有，"司徒道："你该记得范登堡先生在同一时期，也曾号召阁下组成一个'共产党在外的党派联盟'和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你不是很赞成吗？你不是在四月间，便做到了这个计划，把曾琦、张君劢等几个拉了进来，

进行扩大政府基础的工作了吗？而从此以后，我们美国不是用一切力量，来支持你这个良好政府了吗？甚至，对中共不但公开反对它在中国政府中存在，并且也公开反对它在中国任何其他地方存在了吗！嗯？”

蒋介石笑笑，但又叹了口气。

司徒摸摸他充满了皱纹的脸颊道：“今天我索性告诉你很多很多好消息吧！这许多事情，在‘和谈’时是绝对机密，给共产党知道那还了得！现在不要紧了，时机成熟，我们可以公开向全世界声明了！

“先说我自己，”司徒瞪着眼睛说：“最近为了对日和约问题，我将要发表一项声明，说以中国目前局势而论，对日和约之讨论尚属次要，首要工作当是军事剿共！”

蒋介石眼睛一亮：“什么时候公布？”

“我等魏德迈将军的行期。”司徒道：“魏德迈将军率领一个调查团到中国来，你已经知道了。他这次来，无论如何对你有利的，我这几句话，是为他打起身炮，现在发表，为时尚早。”

“其他有些什么重要谈话？”

“很多很多。”司徒道：“这些都是我已经准备好了的，以及马歇尔将军在回国之前，同我商量再三，准备依据局势的需要，向各方面有所表示的。譬如，马歇尔一定会找个机会，同美国记者说这些话：中国政局与欧洲各国政局根本不同。在中国，国民党与政府原为一体，‘联合政府’问题根本不能移用于中国。

“譬如说：中共正对中国政府作公开叛乱，至于中共应否

被邀请参加中国政府组织之一节，也应由中国政府自行选择，而不应由美国政府强作安排！

“譬如说：美国政策不在于敦促中国国民政府邀请中共加入政府；美国国策系由马歇尔将军使华更予以实施者，乃在协助蒋介石政府解决其遭遇局势。彼表示希望中国自由分子参加政府，但吾人力之所及，实不愿任何共产党人士存在于中国政府或其他地方！

“譬如说，”司徒道：“我这个南京大使馆，便将向国务院报告，说：吾人之所以拒绝共产主义者，并非为其明显之社会改革，而为其不能容忍，其阴险、残酷、欺骗、疯狂、暴力等等，所有此般罪恶，再加以此项政策，乃系自莫斯科施发号令，其实用于中国共产主义的确实性，与他处并无二致。吾人之问题，乃在于如何阻延，或揭发、或抵销彼等在中国之势力。

“譬如说，我这个大使馆还有一段向国务院的建议，就是说：美国要力求阻止组织包括共产党之联合政府。且以为继续并加强援助国民政府虽或太迟，但系达到此项目的之最佳方法。如情势演变结果须对中共让步时，美国力量应用于设法停止战斗，惟须以中国分成若干极不关联之联邦为基础！”

蒋介石变色而起，模样十分难看。

司徒满不在乎道：“我们的做法非常稳健，毫无破绽。那些互不关联的联邦地域分划，尽可能使无中共参加之各邦政府在中国留有最大部分之土地。

“而且，如果中国恢复区域政府，以增加其地位，使中国人之反共特性得以显现，因而相等地减弱他们对中共的同情。”

司徒满以为蒋介石应该高兴，因为美国这样明白的做法，其反共之热烈已经比蒋介石高出甚多；不料蒋介石还是绷着个脸：他的目的在于能由蒋家统治整个中国，如今美方要拿来分而治之，十分小器，这会是个什么局面呢？

司徒还不了解蒋介石为何不乐，絮絮不休地说道："蒋先生可以放心，你试把我刚才说的'谈话'、'声明'、'解释'、'建议'、'报告'等等归纳一下，不难发现这些道理：

"第一，我们美国把中共口中的解放战争称之为对你的公开叛乱，这说明了我们美国之与中共，公开地以敌人的身分自居，从来不是'调人'。

"第二，我们美国公开承认：不但这个时候的对华政策是不容许任何中共人士存在于中国政府，也不容许他们存在于中国任何地方！而且不久以前，由马歇尔将军使华更予以实施者，也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对于马歇尔来华调处的真正作用，你还用得着问吗？

"第三，我们美国已经觉得'力求阻止组织包括共产党的联合政府'已经非常不够，还要进一大步，应用美国力量使中国'分成若干极不关联之联邦'，来无限期地延长由贵我合作的中国内战，使中国化整为零，避免共产党的占领，这是个好办法。

"第四，我们美国把中共问题当成了美国自己的问题，表示要与中共为敌到底，这不说明了贵我之间的密切关系吗？"

蒋介石皮笑肉不笑地点点头。

"这一些，"司徒道："都是铁的事实，我们美国在这方面将永远支持到底！何况事实远胜于刚才我们嘴上所讲的一

切。这还不能说明：贵我之间确有如此崇高的友谊吗！”

蒋介石实在不想听下去，倒不是讨厌美国人的帮忙，而是根据当前形势来看，剿共前途是不能乐观的，可是美方又要把中国化整为零；局面越来越小，那末他自己今后怎样立足呢？

司徒见他精神不佳，也就告辞，约他下星期共作郊游。蒋介石勉强答应了，送客出门，自己也就支了根手杖，带了一批侍卫，上车出门，漫无目的地在市区转转。但他立刻想到了司徒雷登那句话：“魏德迈要来视察”，便折回官邸，要陈诚立刻晋见。

陈诚正在军事地图下团团打转，一筹莫展。见秘书递上“敌情”卷宗，心头一跳，连忙翻阅，却倒抽一口凉气，只见上面写道：

“匪方公布：‘一九四六年七月至本月底，即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个年底内，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国民党军，总共侵占了解放区一十九万一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一千八百万人口和八十四座城市，使解放区面积缩小为二百二十万平方公里，人口缩减为一万万三千一百万人，城市缩为四百二十二座。但人民解放军在一年内歼灭敌人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内四十六个整旅），连同非正规军共歼灭一百十二万人。国民党总数减至三百七十万，人民解放军总数增加二百万。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一年度的巨大胜利，使第二年度的战局发生变化，即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国民党军由进攻转入防御。’”

陈诚读完，叹了口气。

再看，却还有一行：“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夏季攻势结束，

共歼敌八万二千人，克城四十三座。”

陈诚读不下去了。正在咬牙切齿拍桌跺脚，却闻蒋介石召见，于是连忙赶向蒋介石官邸，满以为会挨一顿臭骂，不料蒋介石只是有气无力地说：“听说你的胃病越来越厉害，到底怎样了？”

陈诚立正道：“正在请医生看，可是也没功夫看。”

蒋介石立刻问：“魏德迈要到中国来，你看有什么变化？”

“变化倒看不出来。”陈诚苦着脸道：“只是他们一到，对目前战局如何看法？对外可能说些什么？会不会影响我们士气？这倒是令人焦虑的。”

“这倒不会。”蒋介石道：“司徒大使同我说了很多很多，只说明一件事：因为莫斯科的关系美国比我们还要反共。”

“话是这样说，”陈诚皱眉道：“不过美国人喜欢胡乱批评，这个，这个——”

“让他们批评好了。”蒋介石愤然道：“他们自以为反共比我们还强，可是仗只有我们在打。要是还说风凉话，娘希匹！我也不干了，让他们美国兵同共产党打好了。”

两人接着谈到东北，谈到张学良，谈到莫德惠，蒋介石叹道：“汉卿恐怕不会答应出山。”

陈诚不屑地笑笑：“他出来也无济于事！”

“可是总比不出来好啊！”蒋介石绝望地道：“他出来，对东北人心总是有影响的。”

陈诚也不便插嘴，只是忧戚地、慷慨激昂地说：“前途大有可为，我们一定可以收回东北的！”正是：有牛堪吹直须吹，莫待无牛空闭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仗义执言　数民间报竟遭封闭
借尸还魂　三大家族重用纳粹

话说蒋介石在军事上屡战屡败，在政治上也危机四伏，举国骚然，民不聊生，这情形好生严重！上海市长吴国桢报告："上海米粮情形非常严重！米价扶摇直上，弄不好眼看便出漏子。"

蒋介石盛怒道："为什么不配给米粮！你看有些国家的配给工作做得这样好，我们为什么不学学？"

吴国桢一肚子气，心想如果你把中国统治得好，配给工作当然能够展开，可是现在一团糟，配给谈何容易！硬着头皮答道："报告主席，上海还没有举办配给的条件。"

"什么条件！"蒋介石再问："东西在我们手里，说配就配，有什么条件不条件的！"

“报告主席，”吴国桢道：“因为上海每月只能获得十二万担米粮，实际需要的却在五十万担以上，相差太远。除非由外国大量运到，否则在新谷登场之前的三四个月是没有可能缓和的。这次米价从七天前的每担三十万元跳到四十五万，是上海混乱局势中最严重的问题！”

“我看又是共产党在捣蛋！”蒋介石愤然道：“要不怎么会有抢米风潮，……”

吴国桢的请示未获头绪，张群又气急败坏前来报告：“上海方面有消息说，要封闭几家报馆，主席看如何是好！”

“封哪几家报馆？”蒋介石皱眉道：“这些事情，你们决定就算了，何必问我。”

“因为牵涉不小，”张群道：“据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报告，说最近局势严重，经济危机越来越凶，米潮工潮之后，又有反内战、反饥饿的全国性学生运动，而这些事情，上海《文汇报》、《新民报》和《联合晚报》登得最多。不利我方甚为明显，所以建议勒令停刊。”

“好啊！”蒋介石道：“封就封啦，不但封门，还应该派人住进去，最好充公算数。”

张群急道：“问题不这样简单，我怕给人说闲话，他们可以说在三四天前，行政院三令五申，保障言论出版自由。……”

“你太那个了，”蒋介石不悦道：“说归说，做归做，理他干什么？如果你嫌不大妥当，我教淞沪警备司令部动手好了。”

蒋介石在这些地方，说到做到，电台一发报，第二天上海《文汇报》、《新民报》和《联合晚报》当真全部封闭，而且派人看守，不准任何人入内。

这一来，“纸上舆论”没什么，“口头舆论”可又群情鼎沸，不可终日了。陈布雷这一阵精神极差，只是长吁短叹，闻讯骇然向蒋道：“这件事情很糟，我们做错了！”

陈布雷马上补充道：“我研究过前几天行政院发表的通电，说：‘按照国府施政方针第十项，要严格保障人民身体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严禁非法逮捕与干涉。若因维持社会秩序、避免紧急危难而必须予以限制者，其法律应由国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之。’严格保障人民自由，其法律应经国府通过，始得执行；在未有此项法律以前，如有非法逮捕与干涉，应依法严究不贷。”

蒋介石皱眉道：“你的意思，封掉这三家报馆，会同这个通告抵触，引起纠纷吗？”

“是的。”

“不会！”蒋介石道：“别忘记，国府委员会改组以后，已经通过了一个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授权各级政府，压制人民团体和学生罢业、罢工、罢课！”

“先生！”陈布雷苦着脸道：“即使这个临时办法，也并未授权给任何机关任意封闭、或者占有报馆。”

“你这个人，”蒋介石厌烦道：“这个时候还谈这些法律条文，我受不了！”

“先生！”陈布雷凄怨地说：“卑职所以这样说，完全为了国府声誉！”

“我知道，我知道！”蒋介石不耐烦道：“陈主任绝不会为匪张目，这个我清楚。可是如今这个局面，你不叫我这样做，难道要我叫吴国桢到这三家报馆，一家一家送大黄鱼去

吗?”

“先生,”陈布雷几乎流下眼泪道:“我们当然不会送金条去,他们也不会接受。问题是他们报上所说的,恰巧是人家听得入耳的;——”

“好了好了,”蒋介石也忍不住,绷着面孔道:“陈主任,我心里很烦,你别说了。你知道,五分钟前发生的事情,也够我伤脑筋的了:东北参政员竟猛烈抨击我的军队,说他们军纪败坏,作战无方!青岛又闹出命案,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人和我们的军官在一家酒巴间争风打架,美国军官一死一伤,我们有一个空军也受了伤。”蒋介石一个拳头在桌上捶得嘭嘭响:“娘希匹,你说你叫我怎么办!这是五分钟前得到的。我一天要听多少坏消息!”

陈布雷顿时张口结舌,怅然而去。他分明还想上上条陈,企图挽回蒋介石的厄运,来表示他的忠贞;但蒋介石显然一无“雅量”,二无“雅兴”,也只得回房躺在床上怨命。

蒋介石心头又何尝痛快,只是不便过份形诸于色,但见陈布雷如此忠心耿耿,倒也不无感慨。正想再召见几个大员谈谈,不料宋美龄带了个洋人回来,一见面便亲热地介绍道:“大令,这位是刚从华盛顿来的,他有极重要的机密事情,当面同你谈。”

蒋介石先问宋美龄道:“什么事?”

“回头等他说吧。”宋美龄道:“人家拿着介绍信、证明书,来头不小,要当面同你说。”

“说吧说吧!”蒋介石不悦道:“我看他说什么!”接着双方寒暄几句,那洋客劈头便问:“蒋将军,美国现在很想了解,

希特勒的余党，在你们中国干什么?”

蒋介石暗吃一惊，说:“我不大清楚，有是有几个，可是你们都知道的。其中一部分，我记得还是你们介绍的，戴雨农死前，你们就已经同意过，而且还来往过。”

“那是对付共产党的，”洋客笑道：“我们介绍给你们的。”

“这就是了。”蒋介石道：“纳粹人员不对付共产党，难道还会赞成共产党吗?”

来客道:“是有问题。要不，我也不会从华盛顿跑到这里来了。”他打开公事包，掏出几张文件，说:“我们最近得到消息，将军正大量起用纳粹顾问，而这些顾问都是在经济方面发生作用的。我们感到欠妥。蒋将军在特工方面用纳粹，在军事方面用冈村宁次，这些我们都没意见，可是在经济方面用纳粹，”他干笑一声:“意味着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以及经济建设会受损失。”

“没有没有，”蒋介石矢口否认:“没有!”

“可能是蒋将军的亲戚或者亲信，是这样做的。”洋客道：“不信，我们这里有充分的证明。”他念着手中的文件道：“德国最有势力的两个卡德尔德国颜料公司及拜耳制药公司，已重新组织成为中国的公司。

“最近在中国的德国颜料公司主持人加通(Carl Gadow)和他的最高助手凯门 (Walter Kanmann)，在一艘遣送德人归国的船上平安地离华归德，他们两人已受聘为宋子文的顾问。同时著名的纳粹合作者汉斯博士，也以难民资格搭船到瑞士，在战时他一直是德国颜料公司的顾问。正当这三个人在欧洲商谈的时候，中国在德国颜料公司另一个董事库恩

的指导之下，重新组织一个'新德国颜料公司'，这个公司的十个主要人中，有七个是正式纳粹党员。

"拜耳是首先经中国政府的中央信托局加以改组，然后列入预定卖作民营的国营企业之内。这次改组，其中至少有两个董事是正式纳粹党员。"

蒋介石透了一口气。

"在上海，"洋客道："孔祥熙所投资的两大进出口商行，也都雇用德国顾问。孔令侃经营的扬子企业公司里，德国顾问便有七个，其中两人是纳粹党员：史拉格（Carl Schrage）和韦特（Guonther Veth）。

"还有，"洋客开始抽烟，蒋介石略微皱了皱眉头，听他说下去道："有一个'建设企业公司'，由孔令仪小姐做后台老板，这家公司有三个德籍顾问，其中那个司丹纳斯大尉，名誉更加不大好。"洋客朝蒋介石笑笑："此人曾做过蒋将军的卫队长，现在上海为蒋将军保管财产。此人虽未被人控以间谍罪名，但在战争期间，和他联络最密切的，就是上海德日两国情报人员，这些不再提了。"

蒋介石只是皱眉，不作声；宋美龄表情却甚紧张。插嘴说："现在已经不再有纳粹的负责人在中国了。"

"我们知道，"洋客说："现在中国的德人领袖是西姆森，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进口商人，因为TV宋的关系，西姆森并没有遣送回去。"

"西姆森不是个坏人。"宋美龄连忙解释。

"我们也知道，"洋客继续念文件说："西姆森是德侨协会的领袖，所有德国人必须参加他这个组织。他不但将某些德

人藏起来以免送回德国，而且他有很大的势力，甚至在华的德人，如果未得到他的允许，连自由更动住址都不行，找个适当的职业也不可得。

“西姆森成功地为很多德人在中国政府获得位置，五十个以上的德国人，都得到了有利而重要的工作。”

“不会吧！”蒋介石说。

“这里说得很清楚，”洋客道：“这里已经查到的，有五个是党卫队员，两个是冲锋队员，还有三个属于纳粹另一武装组织。”

“不会吧？”

“譬如阿姆达格，他以前是西门子公司的二等人物，现在贵国交通部任顾问。”

蒋介石不响。

“譬如贵国军事委员会无线电顾问巴士脱莱，他是战时德国在远东的情报机关无线电总工程师；譬如杜聿明将军的炮兵顾问西特尔；行政院供应汽车组主任格兹……。”

“你不必念下去。”蒋介石不耐烦道：“你们的意思，该怎样处理这批德国人呢？”

“我们只希望一件事情，”洋客人说：“纳粹在中国直接参加反共工作，我们不反对；纳粹在中国弄起经济建设、生意经来，我们便不能同意了，这个对美国的对外贸易有损害。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同蒋将军商量，现在遣送回德的德国人中，已经有二十五个纳粹逃掉了，听说已逃到天津，打算到山西找阎锡山去。”

“找他干什么？”

"因为华北的纳粹领袖威勒·詹宁士已在太原服务。"他笑笑："他的兄弟爱弥尔·詹宁士是有名的电影明星，是吗，夫人？"

宋美龄勉强扮起笑容道："是的，我看过詹宁士的电影，但与这件事无关。你的意思，希望我们做些什么呢？"

"非常简单，"洋客打个哈哈道："纳粹可以用，经济方面不能让他们插足，这个大大地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嗯，损害了中美双方的利益。"洋客再作补充："我们顾虑到蒋将军可能不大清楚，所以把现成的副本由我专程送上，请蒋将军参考参考。"他把文件一搁，咧嘴一笑，弦外有音道："现在外面有一种传说，说中国同美国的感情不错，但中国与纳粹的残余相处更好，其中有些什么奥秒，人们便不得而知了。"说罢大笑："不过这种说法当然不可靠，我们不提了，只要蒋将军已经知道，就好。"

蒋介石恨透了这个洋客，但对他却分外客气，千言万语，希望华盛顿对这些事情不再介意。

"我可以告诉蒋将军，"洋客在酒醉"菜"饱之余，安慰蒋介石道："今天美国的政治与国策，蒋将军可以放下心来，它绝不同于罗斯福执政之日，现在我们军人参加政治非常显著，反共的企图也十分明显，这个正是你所需要的，你犯不着让纳粹在经济方面有所把持，美国会给你所需要的一切，包括任何方面。

"拿美国的政治组织来说，"洋客道："依照宪法规定，采三权分立形式，总统、国会与最高司法院三方面相互牵制。总统权力最大，各部部长都由总统委派，向总统负责；一切

任命与立法都须由国会认可，但总统有一次否决的权力，请国会重新审议。在我们历史上，还没有见过有违拗总统的案子呐!”洋客笑笑：“至于具有解释权的司法院，权力虽大，但不能牵制总统，因为这位司法官是由总统任命的。因此美国总统对美国政治影响极大，如今杜鲁门比罗斯福就大大地反共了，是吗?”

蒋介石夫妇面有喜色。

“还有我们的参议员，”洋客道：“事情更清楚了：绝大多数的参议员，都得花一大笔竞选费，他们都有大富翁作后台，不可能同情共产党，事情十分简单。

“我们军人参加政府非常之多，而且说明了我们在反共。譬如总统的高级顾问是海军上将李海，他是最反共的人物；譬如实际决定和执行美国外交的国务院，现在的国务卿是陆军五星上将马歇尔，他在中国帮你反共，毋需我作解释；还有，美国现在最高的决策机构是国务会议，由十人组成，这十个人全部是陆海军将领，将领们掌握的国务会议，难道还会向共产党表示欢迎？蒋将军更明白了吧？还有，”洋客指指宋美龄笑道：“美国驻外使节是些什么人，你知道吗?”

宋美龄敷衍道：“我知道的不详细，你倒象举行一个测验，把我难住了。”

“夫人客气，”洋客道：“还是我来向你们两位报告吧：美国主要驻外使节如驻苏大使史密斯，驻法大使加弗莱，驻英大使陶格拉斯，他们都是军人；我们占领德奥日的负责人，如在日本的麦克阿瑟，在德国的克莱，在奥国的克拉克，在朝鲜的霍奇，他们全部也是军人。”洋客微笑：“军人，蒋将

军难道看不出来，今日美国走的是什么方向吗？我们在日本维持天皇，在朝鲜支持李承晚，在……”他打了个哈哈：“我们宽容佛朗哥，收藏纳粹党，正在进行世界规模的反苏行动，蒋将军当然很明白。因此，对于纳粹的利用，只可限于军事，不可把他们拉到经济这方面去。当然，美国经济部门如果雇用纳粹顾问，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必须使这些纳粹依靠美国，才不至于使我们有心腹之患。”

蒋介石含含糊糊答道：“好，好，我去问问，我去问问。”

蒋介石当然不会板起面孔追，只是关照一声，要他们小心谨慎算了。蒋介石于是更明白，原来美国同其他同盟国打垮了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军阀，自己却重新在德日等地建立起新的反苏阵容。希特勒曾经送给他名贵的避弹大氅，墨索里尼曾经送给他防弹汽车，日本军阀更不用提了，真的同蒋介石做到了“亲如一家”。这些已经垮台，忽然又偷偷地爬起来的“老朋友”，以及“并肩作战，击败轴心”的新朋友，都是蒋介石的“朋友”，因此蒋介石在为前方的败退消息伤脑筋，对这一点不无安慰之感。他同陈布雷谈心道：“这些朋友，真是新知旧雨，越来越多，将来共同讨共，场面也够热闹的了。”他希望把他的乐观看法可以使陈布雷振作振作。

不料陈布雷苦笑几声之后说：“对对，不过目前有些地方，不能不小心谨慎，否则在我们共同讨共之前，老百姓对我们已经不大赞同了。”

“是么？”蒋介石诧问：“是什么？”

“今天我看到一段新闻，”陈布雷道：“在前些日子，美国通讯社发出有关青岛的新闻，一开头便是‘美国的海军基地

青岛海港'，措辞十分欠妥。今天我又看见美联社发出这一类新闻，说：'美国海军基地的青岛港，已对外国船只开放，但船只数目有限，包括上海燃料管理委员会及总行雇用的船只，盟军派遣载运中国及日本人民返国的船只……'这种口气很欠妥，给人们听到，会说我们太不尊重自己的领土，变成了美军的基地。不大妥当吧？”

蒋介石一怔道：“这个倒没有注意，这样子的确不妥当。”他立刻又改口：“不过在今天的情况之下，暂时不提也罢。”他补充一句：“你当然懂得我的意思。”

陈布雷苦笑道：“嗯嗯。”接着叹了口气，“不过他们内部，应该不再攻击我们才好。”

“谁又在放屁！”蒋介石火气来了：“这个太欺侮人！我把他们象祖宗牌位似地供着，娘希匹，还讨不了好！”

“也不，”陈布雷道：“只是一部分人，敢说话的甚至只有几个人，美国最高机构对我们毫无问题，也不必太重视这些论调。”

“那这次是谁在放屁！”

“卡尔逊，”陈布雷干咳一声：“就是那个最近死掉了的将官卡尔逊。他在死前曾经给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最后一封信，昨天合众社拿来公开了。说是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亟应鼓励人民，尽量利用压力，阻止美国总统和国会协助中国。他说实事求是的人将懂得，对于中国的问题，美国从中干涉不但不合理，而且我们骑错了马。南京政府的军队不可能击败中共，因为他们在物质上、事业上、精神上和道义上，都不具备那种必然取得胜利的战争的条件。”

蒋介石躺在沙发里，闭目养神，天南地北地不知道想到哪儿去了。忽然睁开眼睛，向陈布雷道："昨天晚上我又失眠，又为张灵甫流下眼泪。"他一顿："我现在太需要这种将领了。"

"是的，先生。"陈布雷心头一酸，几乎落下眼泪来。他倒不是为张灵甫掉泪，而是感到蒋介石刚愎自用，众叛亲离，军官团哭陵的事情说明了很多问题；战局又这样急转直下，前途如何，不寒而栗。他大半辈子效忠于蒋，到头来不知如何下场，几个子女固然劝他，连最疼爱的小儿子乐儿都同情他二姊，也劝老父，因此悲伤。

但蒋介石没有发觉，只是瞪着天花板喃喃地说："我想到东北走一趟。"

"不必吧，"陈布雷道："路途遥远，交通……"

"我一定要去。"蒋介石疲乏地说："去看看，让他们振作点，听说杜聿明同孙立人搞得很糟。"他打了个呵欠："你通知俞济时、刘斐、白崇禧、曹圣芬，就让他们跟我去吧。"他补充："告诉周至柔，给我准备十二架战斗机护送。"说罢沉沉欲睡。正是：危局已经很明显，飞来飞去也徒然！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检讨战局　蒋介石涕泪纵横
辗转床褥　杜聿明狼狈万状

话说蒋介石企图挽救东北危局，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上午十时一刻，率领刘斐、俞济时、曹圣芬等人，在十二架战斗机保护之下，自南京起飞，于下午五时到达沈阳。一路上关外风光，无心欣赏；下机后直趋康宁街行辕，听取各方报告。门里将官云集，门外汽车成群，戒备森严，一片阴沉。

“我明天就要回去。”蒋介石吃过晚饭，召开会议，劈头就说：“通知各报，不准登载我到达沈阳的消息。”

杜聿明、孙立人、廖耀湘等人两旁坐定，不作一声；只见蒋介石扭过头来，低沉地说：“今天，这个日子很巧，正好是去年我到东北的一周年。”他透了口气：“可是局势大不

相同，实在叫人着急。现在共匪广泛进攻东北各地，以及切断东北与关内交通，阻碍我方援军的到达，的确已使局势严重起来。据最近的情报，共匪已经改变战略，破坏长春沈阳之间的铁路据点多处，情形很严重么？”他问孙立人：“你刚从长春来，路上可看见什么？”

“报告委座。”孙立人道：“我是乘飞机来的，铁路情形不大清楚。”

杜聿明连忙插嘴：“报告委员长，铁路交通的确大不如前，不过还没有严重到不能控制的地步。我本来要去沿路看看，只因为风湿病发作，不能走动，所以短期内还不能出动。”

蒋介石心中暗吃一惊：局势危急，主帅却害起不大不小的病来，如何是好？如果马上换人，阵前易将，实在不妙，不如算了。因此说道：“现在情况如何？四平不要紧吧？”

“报告委员长，”杜聿明道：“四平不要紧，我们有梅河口的模范工事，可以坚守。重编一八四师守卫梅河口，我给了他们八个大字：‘固守成功’、‘突围灭亡’。并且告诉他们：梅河口的工事，是蒋主席亲自授命修筑的，只要守得住，共匪一定无法立足。”

“现在修筑得怎么样了？”

“报告委员长，现在修筑得很好，简直象个蜂窝一样。层层叠叠、数不清的大小碉堡、地堡、子母堡，上面都盖上铁轨枕木和铁板；几尺厚的砖土，外面还涂抹洋灰，再加上蜘蛛网似的鹿砦、铁丝网、地道、交通壕，挤得水泄不通，梅河口几乎整个是用工事构筑起来的！”杜聿明面有得色。

“我早就说了，”蒋介石也自我安慰道：“梅河口是吉沈、四梅、梅辑三铁路的重要交叉点，可以分割共匪南北满的联系，我们守住了，好处很多。我们一定守得住的。”正说着杜聿明副官进门走到他背后，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了几句，只见杜聿明面色大变。

蒋介石忙问：“杜长官，什么事？”

杜聿明一头是汗，面如死灰，吃力地答道：“报告委员长，梅河口情况不明。”

蒋介石犹似给人当头打了一棒，双耳嗡嗡作响，眼前金星乱晃，就这样紊风不动，木头似地僵坐好久，才苏醒过来，向孙立人道：“明天，你就回长春去吧。为了应付万一，长春应该有一个新的机场，准备降落伞部队应用，你一到就进行。”

“是！委座。”

“我，”蒋介石阴沉的目光向众将官一扫，振作精神道：“我很不高兴，前方怎么样打法，刚才还说梅河口如何如何好法，现在就情形不明，这万万不行，你们要替我好好地打！

“我应该从头说起，”蒋介石道：“你们要注意！这个局面如不急图补救，前途不堪设想！我很痛心地告诉你们，我们高级军官被对方虏去的数字，实在惊人，从去年七月到现在，我们的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等高级军官不断被俘，这实在是敌人的长处，我们的短处！如不急图补救，以后匪军便专心设法来俘虏我们高级军官，那对我们将来的军事局势，实在不堪设想！

“我曾经苦心焦思地检讨了战略战术症结，进攻匪区的

军队，为什么整团、整旅、整师、整军被共匪消灭？普遍影响了我们的士气！举例言之，最近宿北、鲁南两次战役期间，我军六十九师、二十六师、五十一师先后遭受重大损失，许多部队精神上受了匪军的威胁，弄得惊疑过分，草木皆兵，甚至中了匪军的宣传。明明是匪军已空出了城市，但国军还不敢冒进，贻误战机。最近连张灵甫都会如此，我想来想去，这是高级官长没有好好研究战略战术、中级官员没有好好带兵、下级士兵没有好好作战的缘故，大家都有责任！

“我要告诉你们，我决定继续采取战略攻势、战术守势的万全之法。出动空军，请求陆空协同。不仅要作战略配合，而且要在战术上互相协助。也就是说，凡是我们决定进攻的地方，都要派空军搜索轰炸；在我军处境危险的时候，空军要协助营救解围，扫射轰炸！

“我们已经实行黄河堵口放水，来淹没匪区广大农村，切断共匪华东与晋冀鲁豫两大区的联系。我们一定要掌握交通线，控制交通要点，采用日军保护铁路补给线的办法，这个冈村宁次先生已经说过很多，你们还记得吗？我不放心，说给我听听！”

杜聿明立刻发言道：“报告委员长：保护铁道交通补给线的方法，第一步是在铁道两侧三十里左右，挖掘连续不断的长壕深沟，用鹿砦等防御障碍物堆积其中；第二步，在铁道两侧十五里左右，另挖一道壕沟，这两道壕沟的内沿都要构筑防御工事，比抗战时期日军所作的还要严密。并在全国各主要干线、各铁道、各主要公路线同时进行，实行‘囚笼政策’，以保护我军后方补给线之安全和有所倚托！报告完

毕！”

“很好很好！”蒋介石道：“我还发布过好几次关于向匪区分割封锁、蚕食进攻的办法，哪一位来说说。”

“报告委员长！”廖耀湘道：“向匪区分割封锁、蚕食进攻分两步。第一步：先占领交通要点；第二步：占领次要交通要点，逐次紧缩推行。报告完毕。”

“很好。”蒋介石道：“关于我在部队战斗序列编组上，是怎样分的？有什么心得？谁来发挥发挥？”

孙立人知道该轮到自己了，发言道：“报告委座，这个，按照部队的性质和任务，分成三种。第一种攻势部队，专门担任进攻任务；第二种守备部队，专门担任守备据点；第三种清剿部队，担任在占领区域内专门对敌军和民兵执行清剿任务。至于心得，”孙立人略一思索：“照目前几次战役看来，攻势部队和守势部队一旦失利，必须调用守备部队或清剿部队来弥补被打开的缺口。报告完毕。”

“很好。”蒋介石照例频频点首道：“我以为你们把我的战略战术忘了，因此近来的仗打得这样糟！现在你们都能记得，复述也很详细，这个很好，很好。”他象孩童似的朝众将官傻笑：“不过，”蒋介石又把脸一沉：“我们的部队因为任务不同，部队装备也采取重点主义。一切运输工具尤其是汽车、通讯工具、医药、器材、炮兵、以及探照灯、活动铁丝网等等，都要尽先配备攻势部队，以加强战斗力，便于出击。这种做法同时也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我们不允许把精锐装备，落在若干靠不住的部队手里。”蒋介石更明显地表明了对非嫡系部队的看法：“还有，我们每一攻势部队的编成，又

分别其任务与性质，以一精装的师为基干部队，与其他一个普通次要的师组成一个军。这个次要的师，就可以保护后方或留守新占领的地区，使我们的主要力量不致分散。其他守备部队和清剿部队的编组，以分别其性质与任务混合组成，实行重点配备。

"现在，"蒋介石透口气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对共匪知道得不少，可是太不够，我要你们好好地研究研究！"

杜聿明一头是汗道："报告委员长，卑职想乞假十分钟，同前方联络一下。"

"你让参谋长去吧，"蒋介石皱眉道："我正要说一说研究共匪的心得，是很重要的。"

杜聿明于是遵命办理，听蒋介石讲得口沫横飞道："我根据全盘局势、匪区地形和匪军内情，研究了一些对策：我把在关内的匪区分为鲁南、鲁中、河北、冀察，晋边、晋西、延安等七个区；把匪军分为贺龙、聂荣臻、陈赓、刘伯承、陈毅五路。据我的观察，这五股都很顽强，训练很精，特别是陈毅这一路诡计最多，肃清最为困难。我已经命令参谋本部，对上述五路匪军进行研究，然后选定目标。对每一匪区，我都指定一个专门将领专司其事，编组一个专门的军，分配专门任务，指定具体方案，确实研究好战术，加紧训练，改进办法，加强宣传，加强特工"，蒋介石大叫："专对匪区匪军作战，我不相信扭不过这种局势！

"还有，光靠这个还不行，我又专门布置了六种特工战，拿来配合军事剿匪：我要派遣化装侦探，混入匪区，甚至匪

军和机关驻地附近，刺探军情；我要专门训练军官，把个别的匪区被俘人员放回，或派人诈降，混入匪军，待机而动；我要他们偷窃匪军密码和重要文件；利用报纸、电台进行宣传战；组织返乡团配合军队行动；在占领地区编制保甲；……”蒋介石感到有点疲乏，打个呵欠道：“大体上，我们是这样做了。”他要俞济时诵读刚刚收到的战报，一面听，一面休息。俞济时奉命念道：

“十万火急，限即刻到：梅河口已在匪军猛烈炮火下破碎，我军退守山地，正苦战中。海龙方面争夺战惨烈进行，四平街又趋紧张，城区二公里处已发现匪军，机场落弹过多，无法使用，匪攻势猛烈，职部正浴血堵击中……

“……开原北之马市堡发现匪军……

“……我军沿中长路推进，昨晨十时克范家屯，今午已进驻陶家岭，距公主岭五十里，匪军主力似已他移……

“……四平街我政府人员开始撤退……

“……滦河东岸情况转紧，迁安县城情况不明，山海关西北约四十里处之石门寨我已被迫退出，……

“……即墨外围情况紧急，匪军第五师三万余人正猛攻中，乞派援军……

“……平沈路列车又告触雷……”

蒋介石越听越急，不但无法休息，而且火上添油，恨不得把这个世界全部击沉，省却这些烦恼。他当然办不到，急得脸青唇白，摇摇晃晃起立，话未开口，眼泪直流。半晌，才说：“你们，你们刚才听到，这还成样子吗！”

行辕主任熊式辉见状紧张，正发愁没法下场，恰巧宋美

龄来电询问："这个会开到什么时候?"熊式辉忙说："快了快了，一忽儿就散。"接着岔开道："报告委员长，委员长远道而来，会又开得长，需要休息，明天再训话吧。"众将官立刻附和，蒋介石也就起立、行礼、散会；但坐在椅子上，还不想走。

熊式辉上前低声说道："夫人已经回来了。"

"哦。"蒋介石道："我心里很难过。"接着长叹："前方这样打法，把我的战略战术扔到哪里去啦！"他又问："照杜长官的身体看来，一旦局势紧张，他还能指挥吗?如果临阵易将，我实在不愿意。到那时候，还是你以行辕主任的身分，去代替他罢！他的参谋长还行吗?"

"报告委座，赵家骧还不错。"

"那就这样吧。"蒋介石叹道："杜聿明的身体，实在是，咳！"他喝口水，忽地说道："本来，我不打算报纸上登载我到东北的新闻。"

"是的，"熊式辉道："圣芬兄一下飞机，便打电话到行辕办公厅关照过了，后来，又……"但蒋介石皱眉道："现在我改变主意，我觉得应该发表这个新闻。"

"那让总办公厅……"

"不，回头让圣芬发个通稿吧。"蒋介石又正色问道："熊主任，现在共匪方面，总是抨击我不民主，抨击我的部下吃粮不管事，还要这个那个的，难听极了！"

熊式辉摸不清蒋介石的真实企图，只是唯唯诺诺。

"我要给天下人看看！"蒋介石忽地瞪眉瞪眼道："看看我爱民如子，关心民生疾苦！我要在行辕门口摆满告密箱，准

许任何人写信给我。他们随便写什么都可以，告任何人都可以！你马上要木匠铺限期几小时，做成几十个大信箱，用封条封口，用锁锁起，钥匙交给我保管。在报上公布，说这批信件由我亲自拆看，旁人不得处理，我在走的时候带到南京去。"

"是是是！"熊式辉一头汗水，十分不安。因为这一来，在老蒋面前告他自己也可以了。

"还有，"蒋介石晚上又通知他道："对匪作战，空军很是重要。你替我把空军第一、第四大队的大队长找来，同他们说话。"

"是是，委座。"

"还有，明天我同夫人在行辕招待各方面人士，弄个酒会，你替我印一批帖子，今天晚上以前统统送出去。"

"是是。"熊式辉正要起立举步，却又给他叫住。

"我还在想，"蒋介石道："共匪已经俘虏了我们很多高级将官，这个影响不小；为了使东北的高级官员知道我对他们的关切和重视，我想同他们照张相。"

"是的是的，"熊式辉捏了把汗，透口气道："明天就办，就在行辕举行好了。很方便，来一个集体照就行了。"

没料到蒋介石摇头道："不，我不要团体照，我要一个一个同他们照！"

"是的是的。"熊式辉道："一个一个同他们照。"

"现在，"蒋介石起立道："我要同夫人到杜长官家里去，看看他的风湿病。"

"是的，委座。"

“你要空军第一、第四两个大队长，到行辕等我。”

“是的，委座。”

“告密箱，希望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做好了。都给我挂起来，钥匙交给我。”

“是的，委座。”

“明天一早九点钟，会议照常举行，我有极重要的指示。”

“是，委座！”

第二天，人们在蒋介石的疲劳轰炸之后，群赴办公厅参加蒋介石夫妇的酒会。只见那个布置十分特别，把桌子摆成凹字形，蒋介石夫妇立在中间缺口，要一个个文武大员“沿步路过”，同蒋介石、宋美龄一一握手，难为了熊式辉客串司仪，一一介绍。接着是照相节目，蒋介石正中坐定，文武大员一个个一旁侍候。来一个，照一个；来两个，照两遍，不折不扣“个别照相”。那奇形怪状，不在话下。但检查一下，行辕有好几位不大不小的官儿，竟乘机脱逃，没有叨老蒋照相之光。熊式辉十分纳闷，把这些“照上无影”者找来道：“你们这样做算什么？委员长一番好意，何必让他扫兴；如果查问起来，我好为难！”那几个官员不作声，其中一位笑说道：“主任，委员长好意只好心领。无奈我没有这种照相习惯。这个样子照法，自从先父去世之后，从来没有照过。一站一坐，你说难看不难看？”熊式辉是个十面玲珑的人物，听部属们这样说，也只得嘱咐几句了事。但老蒋广设“告密箱”那回事，却使他非常不安。国民党官场如戏场，磨擦冲突，争权夺利，太普通了，一定有人乘机揭发熊式辉的阴私，到那时

候连阻挡都不可能，这该如何是好？幕僚们再三研究，也认为蒋介石这一手十分凶险，不知道有何下文。蒋介石要好好地干一番了，这做得到吗？

可是办法还没想得出，蒋介石就要打道回衙去了。一时康宁街上十分热闹，官儿们都到机场恭送如仪；不料蒋介石却改道杜聿明官邸，再去慰问一番。杜聿明这当儿风湿病闹得厉害，听说老蒋夫妇驾到，不知如何是好，狼狈之极。为了证明"生病不忘指挥"，仍让秘书捧了个卷宗，立在床边，朗读电报，蒋介石一见果然当面夸奖，并命秘书当场宣读。那秘书刚从电台拿到电报，也不知道文内说些什么，遵命朗读道：

"十万火急，限即刻到。杜司令长官勋鉴：三十日敌向我猛扑，海龙朝阳镇我军六十军暂二十一师当即展开顽强抵抗，惟因孤立无援，乘夜弃城转进。首至伊通东南之朝阳山，拟向长春撤退，但遭匪军伏击，西退未毕，折向东北，拟去吉林。不幸为敌追击，于丛山越岭中被缠三昼夜，无法脱身。我吉林守军六十军第一八二师，闻讯派出一个营赶往增援，于今晨到达双河镇时，不幸中伏，全部壮烈牺牲。我部乃被围于双阳东南之五家子至吉昌镇地带，师长龙耀负创，下落不明；副师长任孟宗中弹殉职，毙伤总数二千三百余名，参谋主任杨肇让、副团长何尔寿、刘广泽等以下官兵六千零五十三名被俘。损失长短枪三千五百一十八枝、轻重机枪一五九挺、冲锋枪九十八枝、高射机枪二挺、战防枪五枝、迫击炮九门、六〇炮十六门、山炮九门、弹药二十余万发、战马六十四、电话机六十三部、电台五部……"

杜聿明歇斯底里地拍着床沿制止道："行啦行啦！你这个人……"但蒋介石却挥手道："不，还有什么给我听听的，我就回南京去了。"

杜聿明更狼狈，但此命难违，只得尴尬说："好好，你念下去！"

"这个电报，"秘书道："是梅河口失守后的敌人广播。"

杜聿明一听再摇手，但一望老蒋，只得透口气道："委员长要听，你念！"

"这是匪方通讯社的电讯，"秘书道："辽东前线消息：三十日，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前线某指挥员，召见梅河口战斗中被俘之中央军重编一八四师少将师长陈开文及其五五一团上校团长张秉昌等人。陈等面色沮丧，已将符号领章自己抛弃。谈及梅河口战斗时，陈开文称：'杜聿明命我坚守，并骗我曾泽生之六十军及廖耀湘之新六军，已自永吉、四平来援，但四平被围，吉梅路被切断，还是来贵军后才知道。'言下不胜愤恨。某指挥员问为何不突围？陈等苦笑谓：'我们的部队一旦离开据点，便会四散奔逃，只能依赖强固工事与碉堡待援……'"

杜聿明突地"哇"地哭出声来。

蒋介石顾不得杜聿明生病不生病，厉声喝道："给我念下去！"

那秘书声音都变了样，结结巴巴诵读道："陈开文对共军指挥员说：'我们终于抵不住贵军炮火轰击与猛烈进攻，最后连指挥系统都被打垮，连我这个师长要发令停止抵抗，也传不下去了。'某指挥员询以我军曾三次去信，何以不听劝告？

陈等连称一封也未接到。至此沉思有顷后，说：‘一定是杜聿明派来的那些军官，把信扣留了。’完毕。”

杜聿明辗转床褥，不知道吉凶如何，那老蒋却堆下一脸笑道：“没什么没什么，你好生养病吧。如果招呼不过来，可以让天翼帮忙。你派人监视陈开文，这个办法很好，以后还可以照办。好好，我回南京去了。”于是一阵忙乱，蒋介石走出房门，却见刘斐迎面而来，手里拿着一卷东西；俞济时同曹圣芬等站立一旁，面前放了个大麻袋，蒋介石觉得奇怪，便问：“什么事？”

刘斐答道：“刚才平津有消息来，情形不好，天津人心慌乱，北平彻夜炮声，我们在这里，可不能久留了。这个仗，打下去恐怕……”

“消息从何而来？”蒋介石心头一惊，也没留意到刘斐的弦外之音：“昨天晚上都没听说。”

“是这样的，”刘斐道：“共军猛攻津浦北段，唐官屯已被占领，平津路再遭切断，因此天津人心慌乱。同时共军又向长辛店猛攻，北平近郊大红门也遭袭击，所以……”但蒋介石已经无心听下去，钻进汽车，直向机场开去。可笑熊式辉等人还眼巴巴望着那个大麻袋，担心这批告密信一旦给老蒋带回南京，千奇百怪的新闻便会迅速传开，心头好生不安。十一点，蒋介石一行到达机场，曹圣芬忽地挤进欢送人丛，朝熊式辉的办公厅主任唠唠嘴道：“老兄跟我来。”两人悄悄地到得候机室，曹圣芬指指那一大包告密信道：“那包玩意儿，交给老兄处理吧！”那办公厅主任忙问：“委员长如果问起，你老兄又如何交账？”曹圣芬边笑边往机场走道：“他不会问，早

就忘了。”说罢跟在老蒋后面鱼贯上机。铁鸟升空，熊式辉的心也落地，忙把那只大麻袋抱回官邸，按下不提。人们正累得有气无力，有个外埠记者打电话责问道：“为什么昨天我打电报报道蒋的新闻要扣，而今天这里各报却把蒋的新闻登出来了？”官儿们一听只是笑，答道：“你最好去问蒋主席，说不登，是他；说要登，也是他，我们没办法。”正是：千变万化来得快，若问理由有得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一回

痛论和平　邵从恩昏厥
厌闻杀伐　冯玉祥寄书

话说在这期间，蒋介石在全国布置的格杀打捕，真是罄竹难书。一九四七年五六月间，全国各方面有声望之士，特别是东北的教授许德珩、西南的邵从恩、东南的褚辅成等发起、而由黄炎培等努力促成的和平运动，便告开始。这个和平运动与蒋介石御用和平运动大不相同，因此受到了各方面的注意。民盟和一切民主团体，曾本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力促其成。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韩兆鹄等民盟参政员，都不惜亲赴南京，去参加久已不屑参加的国民参政会，而在南京的主张和平人士，也在蒋介石的刀尖下展开了活动。很快地，这个活动由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毋须谁去进行组织，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支反战的队伍。

蒋介石心里暗叫不妙，连忙筵开数席，招待参政会中这些德高望重的诸老，表示一点意思，一些暗示。可是这几位知名之士，对山珍海味无法下咽，对舒适的皮椅子如坐针毡。他们没有一个人不充满了爱国忧时的心情，想到战场上的残酷和国家不可知的前途，只是默默地向蒋介石流泪。这是无声的抗议，是忠厚的人民大众反战的表现。蒋介石见空气不佳，强笑问道："大家请啊，为什么这样客气，不动筷子，也不说话，太拘束了啊！"

邵从恩闻言起立道："蒋主席，谢谢你的美意，要我们来聚聚。不过大家想到兄弟相残杀，内战正紧张的时候，我们的悲伤，岂是字句可以形容的！"

"邵先生有何高见，请说，大家不要拘束。"

"谢谢主席。我们要说的，只是希望国内一片祥和之气，而无杀伐之声。易言之，我们只要和平。可是有些官员说得古怪，他们说：'要谈和平，唯有先向中共去呼吁，声讨中共的叛乱！否则在南京和任何中央统治之区域要和平，就是替中共做第五纵队，一律要用惩处奸逆的办法对付！'这些话太古怪了……"

"邵先生请坐！"蒋介石铁青着脸说："这些事情，老先生可以少管管。"

张澜一听便击桌而起道：

"蒋主席，谢谢你的盛宴。刚才邵先生说的话，兄弟也有同感，而且兄弟以为年纪老的人，对这些事情也要管，应该管，而且因为年纪越老越该管！"

"啊啊！"蒋介石一怔道："是啊，应该管！"

“很好，蒋主席说得对。”张澜双手撑桌，声调低沉：“兄弟想问问主席，问问各位先生：最近封闭报馆的风气大盛，《文汇报》封了，《联合晚报》封了，《新民报》也封了，《大公报》也受严厉警告，《时代日报》受监视，这算什么？”

张澜颤巍巍从口袋里掏出一纸名单，问道：“蒋主席，有很多事实证明，今天各大都市已成恐怖世界，重庆抓去了八十个大学生，二十一个新闻记者，其中有七个是《大公报》的，八个是《新民报》的，其余是《时事新报》、《商务日报》、《世界日报》的，据说还有一千人被围捕；在广州，又抓去了《大公报》、《建国日报》、《每日论坛报》等等十几个新闻记者和从业员，这简直不知所云了。主席如果不相信，我这里还有名单……”

“不必了，不必了！”蒋介石连忙制止：“抓这些人，当然有理由的，因为他们为匪张目！”

“不不，”黄炎培道：“他们报道的新闻，实实在在是老百姓愿意听的，是老百姓心里想说的话！物价飞涨，民穷财尽，……”

“不是这样子！”蒋介石皱眉头，插嘴。

“是这样子！”黄炎培愤激地说：“因此他们的被捕，更增加了人们的不满，大家痛心疾首地说：政府这样做，离开和平越来越远了！”

蒋介石还未开口，章伯钧发言道：“主席，最近大量逮捕学生，殴打青年，这个现象也很糟；大学教授寓所被搜查，毫无学术自由，实在不成话。教授们一把年纪，只是研究学问，培养青年，他们如果教书教不好，理论有问题，大

家可以公开讨论，阐明学说，怎么可以出动枪杆儿去吓他们，捉他们，……”

蒋介石实在忍不住，心想他们这些老家伙，竟敢在自己面前教训起来啦！他一再打算发作，但终于忍了下来，强笑道：“怎么，你们，你们是不是要做中共的说客？这不行哪！”

邵从恩也忍不住，五内如焚，全身哆嗦站起来，面对着蒋介石只说了“和……平……”两个字，他老先生热血沸腾，爱国心切，竟无以为继，说不下去，一头仆倒地上。顿时秩序大乱，人们对着这凄惨的一幕，感到不知所措。而蒋介石却面不改色，冷冰冰高高在上，毫无表情。眼看邵从恩被人抬出大厅，送进医院，秩序也就恢复平静，但空气更为低沉。

这顿酒席也就不欢而散。

但几位老先生心不死，第二天还想挽救这个局面，找蒋谈谈。章伯钧认为此事甚为渺茫，因为以昨天的情形而论，谁提和平，谁便让老蒋伤心，没有下文，还不如提一些等着迫切解决的问题，例如请求收回封闭《文汇报》等等的命令，和合理解决学潮、保障人权等问题，看情形再提和平。这个主张获得多数人的同意，并推吴贻芳首先开口，因为她是女性，蒋介石即使火气大得可以，但在一位女士面前，无论如何不至于太离谱。一行人便向老蒋官邸出发。

蒋介石听说这批人找上门来，接见不接见，一时倒也难于决定。陈布雷道：“还是接见吧，一来他们都是有声望的人；二来也看不出他们之中，有特别偏袒共产党的。大体说来，只是哇啦哇啦叫得厉害……。”

“万一他们又谈和平，我今天万万不能忍！”蒋介石道：“这简直气死人！”

“如果他们谈和平，”陈布雷道：“还是用我们的老办法，要他们去问共产党吧！”

蒋介石想来想去，终于传令接见，绷着面孔进入大客厅，只见吴贻芳领头，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等老先生随后，一个个谦谦有礼，到得厅中；见蒋介石坐下了，大家也就分别在椅子上正襟危坐，静待吴贻芳开口。

“蒋主席，”吴贻芳不待茶到，起立发言道：

“昨天承蒙主席召宴，散后我们几个人再三商量，认为局势如此，应该再向蒋主席有所建议，尽点责任。”

“很好很好。”蒋介石皮笑肉不笑地点点头。

“关于最近的学潮，”吴贻芳和婉地说：“蒋主席都知道了，我们根据外间的舆论，认为主席应该有合理解决的办法。目前要平学潮，首先应该避免再给学生以刺激。”

“什么？”蒋介石问：“是我们在刺激学生吗？啊？”

“是的，主席。”吴贻芳道：“譬如我们亲眼目睹军警在殴打学生，如果不明令惩罚，就不能使学生服气，也不足以安人心而平学潮。如果认为学生不对，那末——”

吴贻芳的话还没说完，蒋介石已经跳了起来，几乎拍桌大骂道：“你们总是这一套！你们要我惩办军警，公平么？”他大声喊：“请问你们！你们办了这几年教育，办出这些学生来，你们还有颜面对我说话吗？哎哟！我倒是要请你去惩办一下学生才对！”

吴贻芳一怔，知道事情已经僵了，只得坐下，听听还有

谁接着发言。那几个老先生知道今天这个会，是"会无好会"，但谁也没料到，破裂得如此之快！黄炎培悄悄地对梁漱溟等人说：

"蒋先生方寸已乱，不说也罢！"于是众人只得起立，不欢而散。

蒋介石气愤地回到书房，陈布雷战战兢兢道："先生，近来各方面的事情，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很多……"

"又有什么事啦！"

"是的，先生，上海有个紧急报告，说上海市的警察，竟喊出了'爱国运动咱同情'的口号，情况不大好。"蒋介石闻言心头一沉，双脚发软，一屁股坐了下来。

陈布雷见蒋默无一语，不便打岔，静立一旁。半晌，蒋介石拢拢手道："通知保密局，派特种警察到上海，监视上海市警察。如有异动，以奸匪论处，切不可顾忌面子。"

"是，先生。"

"我现在很烦！"蒋介石道："到现在为止，五亿美元借款还没下文，顾维钧向国务院叩头，娘希匹美国出入口银行都吃醋，说我拜错了山门，看来，只得向马歇尔讨救兵了。"

陈布雷不便参加意见，唯唯而退。

"陈主任，"蒋介石道："还有一件事。"

"是，先生。"

"美国不肯借钱，我们应想办法才是。"

"是的，先生。"

"蒙新事件已经过去，"蒋介石道："不妨再来一个蒙匪侵察的消息，刺激刺激美国。"

"这个——"陈布雷不以为然，但难启口。

蒋介石误会了他的意思，说："如果这个消息也没有用，那末你给我找个适当的机会，就说我要放弃东北，看他们有什么反应！"

"先生，"陈布雷终于硬着头皮说道："我们这样做法，会不会给人家说，这是我们在威胁美国呢？"

"你太忠厚！"蒋介石强笑道："局势发展到这种田地，由他们说我威胁好了！"

正说着，陈果夫求见，说是接到一份旧金山出版的《世界日报》，上面有一篇冯玉祥写的《国是声明全文》，特地拿来给蒋过目，并商量如何制住冯玉祥这种活动。

蒋介石十分疲乏，说："你挑几段念给我听吧。今天我气得没法，这班家伙不知死活，到我这里来教训我啦！"

"别理他们。"陈果夫道："我听说了，这班人年纪一把，倚老卖老，压他们一压，也就算了。不比冯玉祥，在美国的影响不小。"

"他说什么？"

"他说，"陈果夫打开报纸，念道："旧金山《世界日报》转全国同胞公鉴：今读三藩市中《英文日报》和《世界日报》，得悉南京打伤和打死许多请愿的青年学生。青年学生是中国的未来主人，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诚恳地向仆人们说：你们不要打仗。这是他们的本份，他们应当有这个权力……忍心害理，丧尽天良，把子弟们打死打伤，应该马上认罪！"

"呸！"蒋介石冷笑道："你有种你回来！"

陈果夫一怔，明白是蒋介石在骂冯玉祥，便读下去道：

“自去年推翻政协决议，开始打内战，美国报纸没有一天不说南京政府是坏政府，南京是最贪污的官僚集团……”

“他说什么！”蒋介石又光火了。

蒋介石立刻感到，这样吆喝，陈果夫便没法念得下去，于是强笑道：“你说说他有些什么主张吧，那些空话，不理它。”

陈果夫紧张地找到文尾，透口气道：“在这里了，冯玉祥有八项主张。他说：为了自己的话，要看看希特勒、墨索里尼得到的是什么结果？墨索里尼没办法了，召集他的亲人近人开会，二十五个人之中有二十三人主张他走开，还不能当作教训吗？目前紧急万分，应该马上实行：

“一、即日停战议和。

“二、在上海成立议和机关。

“三、请张表方、李济深、宋庆龄、何香凝、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戴戚诸位先生和沈钧儒先生等民盟的朋友主持议和大计。

“四、国共各党派，各出代表五人至七人。

“五、各大学先生学生，各出代表若干人，农工商各出代表若干人。

“六、首先要对各大学中学先生学生，发足米贴津贴，好监督政府和读书。

“七、对国共双方军队，都认为有功于国，都是服从命令，一律优恤。

“八、真正成立联合政府。

“现在不是作文章的时候，乃是救国的时候了，请同胞

们指示。”

蒋介石聚精会神听他读完，冷冷地说：“这个家伙，口气倒不小呢！”接着接过那张报纸，自己东看一段，西看一段：

“法币严重贬值，公务员的薪水怎么增加，也赶不上米价涨得快啊，人民怎样活呢？还怪人民抢米吗？

“同是一样的军队，待遇不同，……

“党务看不见主义在哪里，党员本来是亲爱精诚，无话不说，感情才能沟通。在重庆开大会时，一位同志上台说话，有人说，拉出去枪决他！叫他滚出去！我们在旁边的常务委员，听了实在觉得奇怪，这还有礼、还有义吗？谁领导的呢？应当不应当自己检讨检讨？旁的更不用说了。

“国家用人本来应当任用贤能，军人如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都是因为爱国同日本人拚命到底，本应当重用，而全置之闲散。福建的人民政府成立，完全因为要抗战，忠心赤胆的李济深先生竟被排斥，不得重用。又如七君子沈钧儒先生等，为了救国而下狱，他们有什么地方对不住国家？而今连参政员也不准他们当。张表方（张澜）先生负全国人之望，总理说的，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武昌革命要迟半年一年，还不一定。表方先生就是领导保路同志会、创造中华民国的大人物，因为他主张和平，不打内仗，现在把他看成眼中钉，这是什么道理！”

正看着，侍卫官入报司徒雷登已到，蒋介石皱眉道：“这个时候他来干什么？”但不能不见，当即迎出大厅，手携手坐下道：“大使，我正有事向你请教。”

“是不是为了贷款问题。”司徒“呵呵呵”笑笑：“大体上还

有什么问题呢？只是技术上有些必办的手续，不用焦急，不用焦急。”

“可是顾维钧来的报告——”

“我说不用着急你便不用着急。”司徒和颜悦色地安慰他道：“通常，一个外交官他不可能知道太多的东西，总而言之，你放心好了。你们打共产党打得这样出力，难道白宫能袖手旁观？”

“话是这样说，可是——”

司徒笑道：“委员长，这件事情我一定可以负责，你不放心顾维钧先生的奔走，总放心我的保证吧？”

蒋介石大乐，忙叫厨房准备点心。司徒一声咳嗽，把满脸皱纹挤在一堆，苦着脸说：“委员长，今天我来拜望你，有几件事情要请教。”

“好说好说，大使请说。”

“华盛顿的朋友有信来，”司徒道：“这个朋友是指真心真意反共的朋友，不是指美国政府的全部人员。”

蒋介石点点头。

“他们对你期望甚切，因此说话的语气也很重，请委员长不必多心。”

“嗯，不会不会。”

“他们说，很多美国人对委员长不谅解，因为他们是美国人，且别管它；但是很多中国人对你不谅解，其中且包括地位几乎同你一般高的冯玉祥将军，他们有点不大，嗯，不大……”

“我知道了，”蒋介石愤然道：“我知道了！”

“其次，他们对东北战局万分关心，他们说，杜聿明将军的战略是否高明，值得讨论。”

蒋介石心头一沉：“嗯？”

“我们，”司徒笑道：“今日美国的将军们，流行一种说法：‘最好的防御是进攻。’这句老话的意义，不光是指某一个战役而言，今后我们对苏联便会拿进攻来代替防御！委员长当然明白。这句话缩小到东北战场，杜聿明将军的战略，我们便认为是失策。”

蒋介石龇牙咧嘴听他讲。

“因为，”司徒一口杭州官话道：“杜聿明将军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说：‘东北的战局，乃是防御的，只要能守得住，也就对得住领袖了。’他拿这个作为他的战斗指导纲领。可是梅河口之战，证明了他应该得到残酷的教训：不能进攻，就谈不上防御！而且从此以后，共产党证明自己可以攻坚战，这对敌我双方战斗意志的消长，实在太不幸了！”

蒋介石又气又恼，又没法开口，杜聿明的一切，莫不遵照他的命令行事。正是：论军事老子第一，这种仗可没话说。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廿二回

热心爱国　暹侨领痛心话赈米
冷酷从事　孙太子窝囊发谬论

话说目击蒋介石脸孔变色，这位洋人也就起立。“委员长！”司徒雷登笑嘻嘻地说：“我们对杜聿明将军还有不了解的地方，就是：他那个‘放弃小据点，保卫大据点；放弃小干线，保卫大干线’的原则，未免太故示矜持，有点自欺欺人了吧？”司徒一巴掌拍在沙发上：“我们帮助反共将领这种做法！”他一笑：“委员长这次从沈阳回来，对东北局势怎样看法？”

“委员长！”司徒面色难看：“不过这个援怎么增法呢？就近可以增援东北的兵力，应该是原驻热河的部队；但这方面，中共已经得到军事上的机先。在热河境内夺得围场，围攻隆化，而且还拿走了承德东北四十里锦承铁路线上的上下

板城，以及承德到平泉公路的三沟、十八里台等六个据点，使原在热河作战的石觉部队和自绥入热的傅作义部队应接不暇，更谈不上进兵东北！其次，在冀东地区，共军的活动也不可小觑，昌黎、遵化、迁安等县相继失守之后，并且在北戴河登陆，准备进攻秦皇岛；甚至北宁线芦台附近的路轨，也给炸毁，切断了平沈的交通！”

蒋介石目不转睛地瞪着他。

司徒透口气道：“因此，纵或河北境内的我方部队可以移师东指，也会感到极大的困难了。”他轻轻地拍拍他的膝盖：“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的军事顾问们商量了好大半天，他们万分着急，摸不清杜聿明将军的仗是怎么打的。”

蒋介石咬咬牙齿。

“委员长！”司徒霍登起立，边走边说：“梅河口之战结束后，我们非常不幸地看到了共军的攻坚战竟然成功！如果不想办法阻止，他们继续南进的话，不仅威胁了我们在东北最大的资源地抚顺，而且威胁了我们在东北的司令塔沈阳。至于长春和永吉那两个已给共军围困的危城，在今天已经削弱了它的战略意义。老实说，凭借空军运输机的增援，并不足以挽救那两个危城的当前颓势，我们着急极了！”

“所以我要求贷款。”蒋介石道：“打仗要钱，你们对我的帮忙，有些地方也太不爽气了。”

“不是这样说。”司徒道：“刚才一进门，我们已经谈过了。”

“那么这样吧，”蒋介石道：“美国的贷款既然急不来，杜聿明在前方又打得坏，我看不如放弃东北，集中兵力到关内同他们——”

"不行的，委员长！"司徒冷冷地说。

司徒雷登感到这句话的分量过重，立刻微笑道："因为在政治方面，委员长有自己的要求；在国际方面，美国有一定的对华政策，东北不能这样放弃！"

蒋介石记不起怎样答复司徒，也记不起什么时候送走司徒。他一个劲儿敲击着自己光秃秃的脑袋，以示自我惩罚，同时又召开会议，应付对策；夜以继日，听取报告。

"报告主席：广州抓人已抓到监狱满额，挤也挤不进去。为了贯彻主席的命令，广州方面什么人都抓，连香港去的旅客，也因为没有户籍，统统下狱，不过——"

"我不要听！"蒋介石瞪着眼睛道，"我没有工夫管这个，要你们抓，就抓，还说什么？"

"报告主席：福建南永仙莆等县，发现民变武装，以反对征兵征粮、惩办贪官污吏为口号——"

"你们去围剿吧，"蒋介石道："告诉我干什么！"

"报告领袖：南京、上海等地学生为了武大学生被杀事件，正展开声援——"

"照老办法对付。"蒋介石道："不必告诉我了。"

"报告领袖：共军两路进逼沈阳，伊通、新赛、普兰店尽失，西安争夺战激烈展开。"

蒋介石心头一沉："还有什么？"

"报告主席：陇东共军夺回华池，胡宗南部损兵两千……"

"晋南情况不佳，汾城失守。……"

"汤阴东南酝酿大战——"

"你们说说！"蒋介石大叫："我们的毛病在什么地方，老

是给对方，”他上气不接下气：“给对方横行不法，气死人了！”

“报告委座！”有一位高级参谋起立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共匪昨天有一个广播，是说我们不行的，卑职提议读给各位听听——”

“应该应该。”众将领一齐点头，蒋介石也以目示意，于是那参谋朗读道：

“共匪说我们有五个大困难不易克服，第一是兵力过于集结，侧翼愈加暴露，愈易受到歼灭；第二是由于兵力收缩集结，愈不能包围对方，相反地对方倒可以纵横自如；第三是虚隙太多；第四是后方空虚；第五是给养困难……”

“行了行了！”蒋介石击桌而起：“共匪的话，没有一句是对的！为今之计，我们只有加紧安定后方，努力前线剿匪，违者以军法论处！”看官！蒋介石斯语，正应了伍员对申包胥说的话：“吾已日暮而途穷，只有倒行而逆施”了。

话说中国大陆在那当儿，一方面兵荒马乱，一方面天灾频仍，老百姓颠沛流离，家破人亡，苦不堪言。但蒋介石几时把老百姓放在眼里？正当东北局势危急，忽闻粤桂各地水灾泛滥，哀哀灾民，走投无路；海外同胞，闻讯恻然！港澳同胞及世界各地同胞，正为祖国烽火而奔走相告，呼吁和平，没料到两广水灾，来得如此凶险，眼看蒋介石自顾不暇，于是慷慨解囊，展开救灾。香港东华三院、各地商会、同乡会、慈善团体等立拨巨款，且派出专人，前往大陆赈灾。不料这些热心的代表们，目睹大陆腐败政治，一个个莫不痛心疾首，凉了半截！香港同大陆近在咫尺，什么事都瞒不住，但海外华侨，知道的到底没有这么详细。以暹罗侨胞为例，

华侨文教界、学生界正热烈支援祖国学生“反饥饿、反贪污、反内战”运动，获悉侨胞代表苏君谦自祖国监赈归来，便又假潮州会馆开会欢迎，听他的此行报告。

侨胞们当然知道，苏君谦看到的事情，不可能使华侨兴奋，但没料到事情之糟，竟有出乎意外者。苏君谦报告道：

“各位都知道家乡的情形，以及我们暹罗华侨努力赈灾的结果，可是我很抱歉，我没有好消息带给你们！我看到的没有一件好事情；好事情不许我们看到！

“我们在暹华救荒会的发动之下，在侨胞的热忱与协助下，曾募集巨款，一共办了十四批赈米，回到祖国各地赈济灾胞；虽然只有三十万九千包，但已经尽我们的心力了。

“我先说潮汕，今天的潮汕简直叫人伤心落泪，我一想起，便会掉泪，家乡实在太惨……

“我再讲赈灾，梅县县长竟拿几百包赈米变卖，得款九千余万，拿来放进银行。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给我们监赈团发觉以后，进行交涉，日久不得要领，三催四讨之后，才勉强送了份赈米经过的名册来，一看就是假的！每一页上都有古古怪怪的名字排列，同一页上甚至有同名同姓的难民名字三个！而且难民的姓名、地址、年龄等等的排列，竟然有一个公式，连官方都承认是假的，说造名册不得不这样造法，你们想天下无耻之徒，还有比这个更甚的吗！

“还有一个县长，把几百包赈米赶着好行情卖了，后来市价稍落，又把赈米买进；第二天市价上涨，又把赈米抛出，这样买来卖去，我们监赈团看不过，同他交涉，你们想他说什么？他说这是施赈之前的一种放赈方法。如果不满意，

我们可以告他！但一定不会有下文，因为今天这种买卖最内行的是蒋主席！

"还有，"苏君谦报告说："又有一个县长，领到赈米两百包之后，也卖掉了。等到发觉而被追究时，他回答没有变卖，是拿去代替工赈的。所谓代替工赈，就是筑公路的工人没有薪水拿，故拿赈米代发的意思。但当时的路工有没有拿到米，还是一个疑问。我便问那个县长：是发给他们赈米呢？还是拿赈米换钱发给他们呢？那位县长好久才回了一句官话：'尚待调查。'你们想，他自己做过的事还不知道，要去调查，那末究竟做了些什么，也可想而知了。"

愤慨的气氛充满全场，侨胞们没料到政府官员会腐败贪污到如此地步，个个摇头。

"还有，"苏君谦道："有三位省参议员在汕头办了一间米店，有一天被人发现店里贮存救荒会赈米八十包。监赈团接到报告后，便派人去质问，并欲加以查封。但当时派去的人，竟给这家米店扣留起来。我接到消息以后，气愤之极，亲自到市警署要求派警察前往查封。但警察一听到这家米店是某某参议员的店铺时，别说去办案，连哼都不敢哼，这件事一直交涉到当夜九点，这家米店才写了一张字条照会警署，说那些米是从船上买来的，责任与该店无涉，之后便无下文！"

苏君谦的眼睛冒出火来，也迸出了眼泪，他大声疾呼："黑暗势力如此猖獗，简直连鬼神都在发抖！

"在汕头，我们曾出席一个学校的欢迎会，我把许多亲眼见到的事实说了出来，座上有三位先生当场哭泣。会后他们告诉我，我说的只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可怕的事情还

多着。但从来没有人敢说，因为那批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据说是蒋主席的人，因此老百姓有苦说不出。

“这难道是人的世界吗？”苏君谦大声喊：“这是我们华侨的祖国政府吗？……”

人们都痛苦地沉默着。

“最后，”苏君谦继续报告：“我们去拜望罗主席，他问我暹罗华侨对祖国有些什么希望？我告诉他：不但是旅暹侨胞，全世界华侨心一样，希望看到祖国的独立富强、自由幸福，但是也日夜担心祖国会使我们失望。我央求他：‘祖国不该使我们这些寄居海外的侨胞有所失望……’”

“苏先生，”有人叫：“既然这样，为什么蒋主席还要打共产党——”

“这个，”苏君谦答道：“很抱歉，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批评政府，这里的外交官便会报上去，说我某某人有共匪嫌疑。这个‘罪名’，在祖国是要杀头的；在海外虽然杀不了头，但他们会破坏我的生意。”

而在那个时候，蒋介石固然要华侨出钱出力，但总觉得杯水车薪，不够他吃的。论出钱，华侨指明赈灾，不但已买了米，而且还派人监赈；论出力，当年华侨愿回国抗战，当兵当司机都干，但无人愿意“剿匪”，这使蒋介石十分不乐意，但也无可奈何。

然而局势急转直下，要人之命、要人之钱迫于眉睫。蒋介石日思夜想，智囊团出尽主意，终于想到了老主意：图借外援“平匪”，同时反对苏联。

可是环顾左右，不易找到合适人物开炮，蒋介石又感到

苦恼。自己来吧？又怕人家讪笑，而且对人们没有说服力；一旦感到不妥，更无缓冲余地。想来想去，这个差使便落在孙科头上，蒋介石特地请他"同进晚餐"道：

"哲生兄，今日之下，局势危急。令尊大人缔造民国，你愿意眼看民国亡于共党吗？你是国民政府的副主席，对未来情形，一定有所策划，我现在方寸已乱，愿闻高见。"

孙科一向是蒋介石手下的"听用牌"，饱受排挤，没有主见。平时冷落惯了，一旦听说蒋介石问他"高见"，倒也失了主意，期期艾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半晌，终算灵机一动道：

"一切唯委员长之命是从，我很清闲，不大顾问大事，倒没有想到什么办法。"

"是吗？"蒋介石心中暗笑，长叹一声道："今日之下，有我无匪，有匪无我，想当年令尊大人拥护过苏联，你老兄也拥护过苏联，我何尝没有拥护过苏联？可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大家不要介意，现在只要怎样反对苏联，反对共产主义，便行了，老兄以为如何？"

孙科除了点头，更无一语。只是纳闷，这一顿饭将要吃出个什么名堂来。

"我把这件大事托你！"蒋介石摊牌道："今天的局势看来凶险，其实平常！只要英美干涉我国内政，匪乱即平！只要人们反对苏联，共匪就失了屏障，你说是吗？"

孙科没有考虑的余地，也无思索的勇气，一个劲儿点头道："是是是。"

"那末，"蒋介石做了个"附耳过来"的姿势，只见孙科凑

过脑袋，蒋说一句，他点下头，蒋说一段，他摸下手，十分同意。

于是，可怜的孙科便拍下胸膛，愿意代人受过，向全世界广播蒋的主张。但他不无顾虑，问："如果她——"

"宋庆龄不敢！"蒋介石早就料到对方有此一问，沉下脸来道："她敢胡说，我这一次可放不过她了！"

于是孙科辞去。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一口气发表了很多文章，弄得举世愕然，全国愤慨。

蒋介石却欣然有得色，他以为利用孙科反苏，央求英美出面干涉，这真是绝妙计策。不料反应传来，无一是处，连英美方面都不相信，这使他失望之余，万分奇怪。

"你们给我研究研究！"蒋介石吩咐智囊团道："明天晚上汇报，要把各方反应，一一报告。"

"报告先生，"陈布雷第一个起立："这是李济深的演讲，措词很厉害。"

"快说！"

"李济深说：这几天来，孙科先生接连发表其哀求英美干涉中国内政的谬论，有许多朋友曾询问我对于此事的意见，我的意见是这样的：

"孙氏以中华民国创造者的哲嗣，而发表这样违反中国人民意志的议论，实在使人痛惜！孙氏以现任的国民政府副主席，而发表这样放弃独立自主的议论，实在使人深恶。

"去年陈立夫曾公开说过：'苏联并未帮助中共，相信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共。'美国的军政负责人员也再三说过：'并无实据足以证明苏联接济中共。'则孙氏所谓'苏联将企图在东

北建立与欧洲相同的新傀儡国，'所谓'苏联直接支持共军'，究竟有无实据，已使人怀疑。退一步说，纵然国民政府已拿稳这种实据，也应该本着独立自主的精神，堂堂正正地直接向苏联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乃不出此，竟哀求'英美领导西方各国立即援华，援助不但应包括军事供应及借贷，并应作有力的政治上支持'；哀求'美国现在就应该宣布态度'。这种言论，岂但有失国格，简直甘心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先总理痛恨满清政府'宁赠友邦，莫与家奴'，在遗嘱上首先就说'国民革命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希望孙氏温习一下'父训'。"

"慢着，"蒋介石一身是汗道："立夫几时说过'苏联并无帮助过中共'？"

众人作深思状，没人回答。陈布雷转圜道："这个，先生且别管它。"

"不，我马上要他答复，给我摇个电话！"

电话接通，陈立夫慌得魂灵出窍，但又不能否认，说得又不怎么清楚，蒋介石颓然坐下道："胡涂！胡涂！好好，你读下去。"

"李济深还说，假定孙氏的哀求一一如愿以偿，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第一，中国人民深恶痛绝的内战势必延长，要有更大量的同胞死于外国的飞机大炮，死于饥饿；第二，真的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中国成为国际战场，全国男女老幼又过其兵火连天、流离失所的日子……"

陈布雷见蒋介石在聚精会神倾听，便念下去道："第三，类似八国联军入华的局面又再出现于吾人之前，有一个时期

同胞们要在外人蹂躏之下痛苦呻吟！

"我们试想，已在奄奄一息的中国人民，还能再受这般惨重的灾难吗？发此愿望的人，真可谓全无心肝，丧尽天良了！

"孙氏不是一个普通平民，而是国民政府的副主席；因此孙氏的谈话不能看作个人言论，应该看作国民政府的意旨。从孙氏的谈话，看出在独裁派控制下的国民政府，企图借外力以排除异己，以奴役人民，以延长专制。我各界同胞民主人士，应一致起来粉碎这贻害无穷的企图。"

陈布雷读完坐下，蒋介石好久还不说话。他对孙科言论遭受各界抨击的那回事，看法与众不同。他认为只要把孙科同中共之间拉开，而且拉得越远越好，他算是已经有"赚"；至于他的谈话有否重大效果，也只得暂时搁下。

"报告领袖，"参谋总长陈诚发言："孙副主席快人快语，致遭匪方攻击，我们可以不去理它。问题是孙副主席有几句话似乎不大合适，——"

"那几句？"蒋介石作怪状问："他的稿子事先给我看过，好象没什么不妥之处。"正是：各人都有一套，当场搞胡涂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廿三回

又借款　各党派齐声抨击
再涨价　前后方一片责骂

众人见状皆笑，蒋介石却道："不管怎么说，孙副主席这一次的连续谈话，功在党国！我们千万不能让孙副主席感到丝毫的难堪，我们要支持他的！"蒋介石兴奋起来："譬如今天，他对外国记者说：'美国应该扶助日本，使日本成为反对赤色极权主义，进一步扩张的堡垒之一。'这种说法其实是老调，但从他嘴里说出来，那实在太好！"

"在日本也有一个新闻。"董显光道："日境美军占领当局机关报《星条报》，曾经刊登美联社和中央社的消息，说苏联曾拟订计划，并正在指挥东北中共军的攻势，用三万日本战俘，九十辆坦克，由俄国人和日本战俘驾驶，来维持这个攻势。"

“好啊！”蒋介石道：“应该多登一些才好啊！”

“塔斯社已经否认了。”董显光道：“塔斯社说：美国与中国的通讯社发布上述消息，是为了追求一种卑鄙的目的，卤莽的、诽谤的捏造。”

“这个不管它！”蒋介石吩咐陈诚道：“东北军事失利，我们对外也应该有所交代，就说这个责任由苏联担负好了。”

“是，委座。”

“就拟个稿吧。”蒋介石道：“希望明天见报，你可以说：因为中共有大量外国援助，所以如此如此。你可以说，这次进攻四平街的奸匪军队中，至少有三十一个苏联顾问。你可以说：苏联训练的朝鲜共产党帮奸匪在东北作战，是众所共知的事实！”

“是的，委座。”陈诚尴尴尬尬地说：“明天有一个宪政实施促进会，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发表，不过在六个月前，我曾经预言将在三个月之中消灭奸匪，现在我想承认局势的严重，以引起国际友人的注意。对山东战场上政府不能把共军赶跑的主要原因，说是在于共军有运输上的便利。”

“但是也应该讲一些对我们有利的事情。”

“是的，委座。譬如说：国军已在晋南开始反攻，并将占据太原。同时，我对东北援军孙立人部和郑洞国部，已自南北两面逼近四平街，即将同城里守军会师。”

“我，”蒋介石声音低沉：“刚才看到十四师全部壮烈牺牲的报告，心里很难过。十四师也是美式装备最完整的一个师，却因为交通被切断，得不到援军和供应品，竟……”他叹了口气：“昨天上官云相回到天津之前，我曾经同他交代了

一些事情。但看情形，平津线的威胁很难马上解除，我又不想把孙连仲找来，很想自己到北平走一趟。”

话是这样说，但蒋介石对北平之行并不很急切：因为美国借款还未到手。这真是一个死结，没有美国贷款，一切都无从下手；而存在美国银行、或分散在国外若干地点的财产是蒋介石及其皇亲国戚所有，根本不考虑拿回来。

日子飞快地过着，前方各地败讯也随着时间增加。六月底，蒋介石又消瘦了好几磅。二十七日宋子文、孔祥熙等人进入官邸，对美援事有所密商。

“各党派抨击借款，倒在意料之中，”宋子文道：“连美国也有人反对我们，这实在不好办。”他透口气：“顾维钧今天在纽约同国务卿马歇尔会谈一小时，据报告说：对华五亿贷款已经宣布取消，为了应付国内外的气氛，马歇尔不能不这样做。马歇尔亲口告诉顾大使，他很同情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马歇尔说，他对我们所急需的两种援助：长期的财政援助以加速中国的经济复兴和建设；短期的财政援助以稳定中国目前的经济局势，特别是通货膨胀问题，他一定会设法顾到，甚至这个五亿贷款是否真的取消，马歇尔说最后如果杜鲁门不批准，前途还有可为。”

“问题在今天，”蒋介石道：“今天再不把美援拿来，真是不得了！我以为我们再加强反苏反共，美援便会源源而来，所以目前不妨加强反苏。”蒋介石狠狠地说：“我已经要他们拟订对苏联更强硬的政策，限在一星期内公布实施。……”

“是么！”宋子文道：“有些美国人对这样做不大高兴呢！含蓄些，更好。”

"不能再误事了。"蒋介石道："在这个新政策中，我以放弃一般人所谓'绥靖'政策为方针；而在强烈抗议北塔山事件之后，立即表示激烈的反苏态度。我甚至想废弃中苏条约，改向美国申请政治贷款，以代替那个五亿元。"

"这样做，"孔祥熙道："是不是太大了一点。"

"怎么大法？"

"给人家看起来，我们主要是在依靠美国，其程度将使政府在外交方面与苏联决裂。"

"只得这样子了。"蒋介石道："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要他们不要将条文一起公布，而是斟酌情况，逐步实施。"

"我们目前的处境，"宋子文感慨道："其实并不顺利。我们向美国央求借款，已使我到了不便启口的地步。我们宣传的蒙新事件，我们放出撤退东北的空气，孙科、陈诚、孙立人等几位的谈话，都是拿反苏反共来达到借款为目的；而且《生活》、《幸福》等杂志的发行人鲁斯先生、以及范登堡先生等给国务院的压力也很厉害，可是成绩如何呢？大家都看到的。"

蒋介石等研究了半天，认为中共的抨击固不必提，而国民党内部若干不满现状的人，对政府的抨击影响也不可小看了。尤其是"港九民主政团三民主义同志会、民盟南总、救国会、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李济深等为美国对华贷款谈判事，电美国当局"那个电报：

"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国务卿、参众两院诸先生：

"中国人民对于造成普遍饥饿的内战，实在是忍无可忍。任何国家有助长中国内战的行动，皆足以引起中国人民的极

大反感。现在，在国民党独裁派控制下的政府，又迫切地要求你们予以大量的借款了，我们希望你们断然拒绝，因为在目前情况之下，无论以任何方式援济中国，都变成助长内战的资料。这样的债务，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承认，必将实现的民主联合政府，绝对不负清偿之责。我们还希望你们注意：只有与中国为友，远东市场才会繁荣，远东和平才有保障。”下面具名的负责人是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李章达、邓初民、陈其瑗、陈其尤、张文、冯裕芳和郭冠杰。

这一类的要求，不但出自这几位知名之士，不但出自全中国人民，抑且出自美国人民。

《纽约先驱论坛报》在七月二十五日以《中国的灾祸》为题，发表社论，极力反对贷款，指责国民党宣传的不可信，略称：“南京政府接二连三地遭受军事上的失败，他对于这种不愉快的情况的反响，是归咎于苏联对中共的援助，而向英美请求军事供应、贷款和政治上的支持。但是，我们要强调指出，所谓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毫无证据，无论如何，苏联援助的效果也远比美国给予国民党的军火、军队训练、供应和运输方面的援助为小。

“国民党政府腐败而缺乏效率，中共没有迫使蒋介石任用坏蛋做政府官吏。外国的援助并不能挽回蒋介石的失败，美国贷款或赠款在今天是不适宜的，也不能把蒋氏自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挽救中国第一个要目是健全政府。”

《纽约下午报》抨击陈立夫更凶，说陈是反动派头子。援引马歇尔和美国记者的话证明，苏联对中共并不曾有什么援助。《纽约下午报》说，国民党将领所宣称的种种都是滑稽可

笑。蒋介石懵然不知道杜鲁门主义已经死去。南京企图贩卖虚伪的宣传来骗取美金，其愚实不可及。

当蒋介石看到了、听到了这些消息以后，极力遏制愤怒，掩饰内心的惶恐，反而满脸笑容，要众人别急，这是不常见的。

“纽约总领事张平群曾经来信说，”蒋介石道：“六月七日，他们在长岛何应钦寓所召开一个秘密会议，证实马歇尔已经答应我们以巨大的援助。美国官方即使公开否认这种保证，也没有关系，因为他们对外不能不有所顾忌。”蒋介石一顿，苦笑道：“再说，他们之间，也的确有不同的意见，因此在这件事情上，对外便不能不真真假假，让人家也摸不透，让反对的人没话说。”

“我的意思，”宋子文道：“本钱是要下的，如何使美国政府中有地位的人士替我们说好话，这是万分重要的！”

“不错不错！”孔祥熙一个劲儿点头道：“这些地方，花一点小钱是免不了的。”

“一点小钱？”蒋介石皱眉道：“我看小钱没有用，非大钱不可！”他开始慷慨激昂：“我准备这样做，我要向美国借款十亿到十五亿美元！你们不要奇怪，以为五亿都借不到，十亿十五亿谈何容易？是吗？”他狞笑：“我有办法，大档口要下大筹码！我决定把青岛、基隆、台北、迪化、西安、成都六大基地让给他们，由他们在这些地方成立海空基地，这一来，行了吧！”

宋子文咬着个烟斗，不作声；孔祥熙咧着张嘴，干瞪眼。

“我告诉你们!”蒋介石道:“其实即使贷给我十亿，也只够我三个月开销，济不了事。不过只要交换条件合适，更多的十亿便会源源而来，可以不必发愁。

“今日之计，我们必须制造一种外国威胁，以引起国家主义的注意，转移国内视线，要使他们不注意我们的困难；其次，我们要化装成反共反苏的十字军，在六月三十日贷款期限将满的时候，吁请美国的同情。刚才我把六大基地作为交换贷款的条件，决定由王世杰派出他的机要秘书周颙泰，限期飞美进行，不得延迟!”蒋介石忽地叹气:“唉!王世杰这位外交部长，今天不知道怎样搞的，他在参政会驻会委员会秘密会议上说，政府将对苏联采取静观态度，以等待下次外长会议中中美关系的具体变化，这种事情怎么能这样说，我不赞成。幸亏我们的同志对他马上展开攻击，说他这是尾巴政策，这一吵吵了四个多钟头，相信王部长明天不会这样说了。”

正说着电话响了，是上海长途电话，打给孔祥熙的。孔一接电话，没几秒钟，脸色突地大变，肥脸上汗水直淌。

蒋、宋等人急忙留心察听，原来是法币狂泻的消息，一块美元要五万八千掉换!有些物价三两天内几乎涨了一倍，米价每担涨到六十万元之巨，而且涨风急剧，迄未休止，刚刚开始。

“很糟!”孔祥熙打完电话，直抹汗道:“物价涨且不管，法币掉那么惨，这倒……”

“还不是一样!”宋子文击桌道:“物价涨也得管!”

“喂喂!”蒋介石忙说:“赶快想办法!赶快想办法!要不

然共产党又要哇啦哇啦！”正说着侍卫传报，说邓锡侯报到。

“他？”蒋介石一怔，随着想起来道：“哦！是我找他来的，好好。”于是吩咐孔、宋几句，匆匆忙忙到得客厅，向邓锡侯打个哈哈道：“好极了，好极了！刚到？”

“不知道主席有什么指示？”

“这个，”蒋介石沉吟道：“我同你说过了，四川省主席一职，请你不要客气。回川之后，就开始吧。不过，如今局势紧急，征兵征粮，比抗战时期还要紧，希望四川省同中央紧密合作。这一点，大概没什么问题吧。”

邓锡侯透了口气道：“主席在川多年，知道四川支持抗战，壮丁与粮食出得很多。现在抗战胜利，川民以为可以松一口气，所以——”

“不！”蒋介石把脸一沉道：“你应该告诉他们，剿匪比抗日还艰苦！”

“啊！”邓锡侯心中暗自吃惊。

“我想问你，”蒋介石道：“共匪猖狂，四川秩序是否没有问题？我希望你想办法解决。”

“报告主席，”邓锡侯道：“四川秩序，本人可以保证无虑。但如果有外来的力量，则本人不敢担保可以抵抗得了。”

“哦？”蒋介石一惊：“这个‘外来力量’，是指川边李先念部队么？”

“是的，主席。”

“不，”蒋介石道：“你一定要替我确保四川秩序，确保消灭李先念！否则，我对四川的期望，是太、太、太失望了。”

“报告主席，”邓锡侯道：“主席命令，自当遵从。不过对

于外来力量，的确很难防备，东北尚且如此，四川万万不敢拍胸膛，请主席另选贤能，实为德便！”

听邓锡侯打退堂鼓，蒋介石忙说：“不行，共匪无论有多厉害，究竟敌不过美式配备。”他低声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消息，中国内战将要变成国际战争，一旦美国兵开到，你还怕什么李先念李后念的？”

“这个，”邓锡侯摸摸脑袋道：“不瞒主席，四川地方……”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蒋介石道：“总而言之，这件事情非你不成，川人治川，再合适也没有了。”

邓锡侯明知蒋介石卖的什么药，可是也想不出该怎样措辞；蒋介石惦念着美国贷款，根本不想同他多说半句，便送客道：“你刚到，休息几天，明天到我这里吃便饭，我还有很多事情要料理，今天到此为止，你可不能三心二意了。”说罢出门上车，找司徒雷登讨救兵去了。

直到七月二日，司徒给他带来好消息。

“是这样的，”司徒道：“刚才接到电报，有眉目了。你该知道参议员佛里斯先生。”

“我知道，”蒋介石急道：“他是对远东问题最灵通的国会议员之一，参院外交委员会远东组的组长。”

“不错。他说这个星期中，白宫将发表对中国军火与贷款的声明，这个对你实在是一种安慰。美国将用出售的方式，给你一亿三千发来福枪子弹，帮你拿来打进共产党的胸膛。”

“子弹？”蒋介石皱眉道：“好是好，不过……”

“不过不够理想，是吗？”司徒大笑：“放心吧，我的委员

长，白宫将要这样宣布：'中国仍在被考验中，蒋主席领导的政府，是美国唯一承认的政府。中国多少已有些改变，但希望有更多的刷新。美国目前虽然不能完全以中国所希望的东西来协助它，但任何援助都是一种鼓励！假如中国没有美国援助，前途十分黑暗……'"

"大使，"蒋介石道："这批子弹算多少钱？"

"便宜便宜，"司徒道："原来的价值是六百五十六万六千五百八十九美元，但卖给你，只收十分之一的价钱。换句话说，你赚了五百九十万九千九百三十一万美元，同时又打死了很多共产党！你想，一万万三千万发子弹，打个一折吧，可以杀死多少共产党！"

蒋介石眼睛一亮："哈！"

但过了几天，蒋介石又苦着脸去找司徒道："大使，一亿三千万发子弹，数目虽多，价钱便宜，但拿到中国战场上，只是沧海一粟。我的部下同我计算过，这一批子弹只够我们一个军，在一个星期中的消耗之用。还是多弄点其他东西吧。"

"委员长，"司徒雷登皱皱眉，笑道："你是不满意美国的帮助；而我们美国，对有些事情也似乎不能满足。"

蒋介石尴尬地笑道："又有人在骂我了？"

"不，"司徒咬一下指甲，透一口气，说："现在有两个问题，不大好办。首先是你的运输能力问题，我们也替你算过，如果你要买每值一元的枪炮弹药，运费可能花三美元之多，我们的专家告诉我，你对于运输的需要跟武器的需要一样严重。"

"不错不错，我早向你们说过了。"

"我们的专家建议，你们向我们订购军火，最好在订合同时，同时订购船只和货车。当然，还包括各种零件在内。而最近拿运输机去供应东北部队，似乎最最重要。"

蒋介石叹道："正在进行，可是成效不大好，我急坏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挨骂！"司徒作苦笑状："反对美国借款、卖军火给你的人，似乎比以前还活跃。委员长，他们怎能如此猖狂？这件事情倒不能小看了。"他在桌上卷夹中一抽，几张文件挟了出来，往蒋介石面前一放："这是今天收到的，共产党的抨击。"

蒋介石皱着眉头阅读，只见上面写道："美国公然向中国人民挑战了！一亿三千万发子弹瞄准中国人民！'借刀杀人'的血手，倾太平洋之水也洗不干净了！

"由于国民党政府未能满足美国财界的条件，五亿美元贷款暂时取消，这虽给予国民党政府的威望和经济以打击，但美政府旋即宣布了贱价出售这一批子弹给国民党政府，并准许他们向美商采购军火。这即是说：对中国独裁政府的经济援助仍可商量，而对军事援助更爽快答应。……旧金山批评家所谓：'子弹甚至比金元更坏'，确是至理名言。中国人民反对任何血腥借款，当然更坚决反对直接流自己同胞的血的美国军事援助。……"

"大使，"蒋介石匆匆一翻，折好，交还道："不看了，共产党嘛，总是这一套，别管它。"

"我们的看法不同。"司徒说："委员长，你该多研究研究。"正是：枪炮子弹送个够，华人与狗是贱胚！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廿四回

下令通缉　蒋介石弄巧成拙
拍卖祖产　美专家混水摸鱼

话说蒋介石当真召集亲信，研究司徒雷登之言。最后认为此乃司徒有意推荐美国“心理作战部”的活动。照美国人的看法，认为宣传比什么都重要，国民党对宣传不是不注意，而是弄到后来，总是无人相信，因此司徒希望勿使中共的宣传在人前如金石之声，而显出南京的低能。

蒋介石终于再访司徒道：

“心理战这回事，我们正在研究，希望大使多多指教。”

司徒莞尔道：“委员长，这个问题，真是大极了。我们美国商场中，你如果出卖价值一角钱的货物，宣传费用至少要花十块！这个道理，你当然懂得。”

“这个我知道。”蒋介石道：“夫人对美国很熟悉，她常常

向我说起这些事情。”

“今天，”司徒道：“我刚收到一个消息，正好是一个例子，说明心理战的奥妙。马歇尔国务卿今天在华府发表谈话。说：最近美国出售一亿三千发子弹给中国，撤销出口禁令，准许向中国出售军火及飞机一节，并非表示美国准备在中国内战中支持国民政府。有人问他出售军火是否即美国所拟予中国援助的限度？马歇尔也说得很巧妙，最后他干干脆脆说明一件事情：美国并没有支持你！”司徒大笑：“你想想，这个有谁相信？但马歇尔说得逼真极了，动听极了！很多美国纳税人不相信也得相信！”问：“你的智囊团，没有提出什么妙法吗？”

“也有人提过，”蒋介石道：“我自己也想过：通缉毛泽东！”

司徒说：“好主意啊！”

“不过也有困难。”

“这还有什么困难？”

“譬如有人主张在毛泽东三个字旁边，加上一个‘犭’旁；也有人说，清朝通缉孙中山时，把孙文的文字加上一个‘犭’旁，表示卑视，但毛泽东的泽字已有‘水’旁，……”

“委员长！”司徒反对道：“我在中国几十年，懂得你们在文字上的把戏，不过我不赞成把毛泽东三字改变，因为可能引起人们反感，这样子，心理战的效果便差得多。”

“对啊，”蒋介石道：“大使如果认为通缉毛泽东可以，我就要他们发表命令了。”

“这个，”司徒沉吟：“最好再通盘计划一下，看值得不值

得。反正你们通缉过多次了。"

蒋介石道："我和我的智囊团，也曾经再三考虑过，认为可以做得。"

"听听你们的意见。"司徒微笑。

"你们最近给我一亿三千发子弹，"蒋介石道："老实说，以钱的数量而论，不算多；但在支持剿共的意义上来说，这真是一件大事！为了表示我们对白宫的感激，用通缉毛泽东来表示反共的坚决，来报答白宫的知遇之恩，相当合适。"

"委员长太客气了。"司徒道："其实论反共，委员长才是资格最老的一位。"

蒋介石心头飘飘然，说下去道："还有，目前正是各地反战风起云涌的时候，什么反饥饿、反内战、反这个、反那个的，我恨透了！我要全国各地集中营动用一切武器，除了水龙、大刀、子弹、监狱、镪水池、老虎凳一大堆东西之外，还定做一批二十世纪的狼牙棒，木棍上钉有钉子，只要发现那里有乱民抢米、游行、罢工、罢市、罢课、请愿什么的，我就叫他们用这种狼牙棒往他们头上打去！这一棒不死也伤，钉子嵌进脑袋，医好也得失却记忆，或者神经错乱，这对于主张和平的人，不啻当头棒喝！"蒋介石大笑："现在我通缉毛泽东，要天下人对和平死心，比狼牙棒的当头棒喝厉害得多了！"

司徒击节赞叹道："好是好，但据我看来，也有应该注意的地方。不要太正面反和平！"

"除了上面的理由，"蒋介石道："通缉毛泽东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振奋士气！可以使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严重性大

大减轻！"

司徒一怔，但马上堆下一脸笑："嗯嗯，嗯嗯。"

"还有好处！"蒋介石口沫横飞："通缉毛泽东，不但打击中共，而且可以孤立所有同情共产党的这些家伙们，命令一下，谁也不敢哇啦哇啦！连毛泽东都要通缉，你们还有什么可以嚷嚷的？"

"好好，"司徒道："就这么办了。我通知美国报纸，把你这个通缉令作为头条，至少也要放在注目的地方，来打击美国的这帮家伙，他们吵得也够凶的。"

"谢谢了！"蒋介石伸过手去。

蒋介石如今有着许许多多的机要会议，而军事汇报，却是使他脾气最坏、火气最大、泄气最深的一个会。

但蒋介石又不能不参加这一个会，因为在他心目中，没有一个将领不是饭桶，能干的将领不是已经死去，便是还没诞生。他认为对反共之战，连美国人都承认他是"资格最老"的一个：斯人不出，奈苍生何？他一定得出席。

蒋介石在清脆的马刺碰击声中就坐，各将领也纷纷坐下，静候训话。

"今天，"蒋介石道："四平大捷的新闻，应该一新耳目吧？四平街打了十八天，总算把奸匪打跑了，深信这是转机的开始。"接着问："是吗？"

将领们眼观鼻、鼻观心，谁也不敢明说蒋的说法是神经病。半晌，陈诚发言道：

"委员长！各位同志！四平大捷是我军转捩的开始。不过，"他一顿："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虽已大捷，但还没

有真正的证据证明敌人已大规模撤退。现在敌人只不过是退出四平街，东北的共军依然是完整的，并没有在这次战役中被打垮。而且本人预料，他们这次退出，不可能象去冬那样退回松花江以北地方。刚才有个美国顾问说：他去视察过四平战场，认为敌人撤出四平时，实际上没有遗下什么武器、弹药和装备，他说这个显示了我们在这次战役中，物资损失远比敌人多，他同其他的军事顾问说，我们公开发表四平大捷，毙伤敌人五万人的消息，似乎多了些。他们估计，敌人这次伤亡在一万到两万之间。而我方的伤亡数字，大概跟敌人相等。美国顾问说：'七十一军所属八十八、八十七两师，和十三军所属五十四师损失太重。'"

"重到什么地步！"

"这个，"陈诚想了想："美国顾问说：'自从中国内战以来，四平这一仗是最惨的。'"

蒋介石愤愤地追问："他们反而以为是我们打败了？"

"他们没有这样说，"陈诚道："他们只是这样表示：'自内战以来，也许没有一个军，受到象守四平街的美国配备的七十一军那样重大的损失，和处在那样劣势的地位作战。'"

蒋介石默然久之，忽地又大声嚷道："前方的部队太不象话了！前方的部队太不象话了！担任四平防务的八十八师本来兵额不足，以前曾遭挫折，其中一半是刚刚训练一个礼拜的新兵，这个怎么可以作战！"他厉声问："这个怎么能够作战！"蒋介石鼓着一双眼睛，但见众将垂首无语，想起了陈诚等人一再提起的兵额补充问题，也就不好意思破口痛骂，只是狠狠地一巴掌拍在桌上，然后咬牙切齿迸出一声："唉！"

但叹声未了，“十万火急限即刻到”的电报又到，蒋介石自己接过，只见电文写道：

“……匪第三第四两纵队现在开原以东二十哩同我激战，战线长达三十三哩。开原为四平沈阳中途重要战略城市，而匪军又在退出四平街之日展开，为确保四平大捷，拟请增派友军，星夜增援……”

蒋介石心头一沉，“又糟了！”但他不作一语，只把电文往陈诚面前一搁，说：“援军，援军！那里这么多听用的队伍！”说罢离座，吩咐道：“你们谈吧，我还有重要事情待办！”慌得众将官忙不迭立正，清脆的马刺声中又送走了这个“最高领袖”。

但这个“最高领袖”的心情，却在“最低水平”之下。他回到官邸，把自己关在房里团团打转，有如动物园中一头什么兽。四平之战，关系确实重大，张继“受人之托”，公开主张放弃东北虽然是向美国要钱的一种姿态；但在军事方面，蒋介石也确有缩短战线、抽调东北大量兵力来保卫关内的意图，而以沈阳为撤运中心。但目前情形，却应了一句老话：“骑虎之势”，上既不能，下也不得，好生苦恼！蒋介石转了一阵，踱到陈布雷办公室中问道：“有谁来过了？有些什么事？”

陈布雷说了几个名字，似有重忧道：“有人谈过东北局势。”

“谁？”蒋介石忙问：“怎么说？”

陈布雷避过人名，叙述意见道：“有人说：中央对东北是没有信心了。沈阳将成撤运中心，四平将成收容各线撤退部

队以转运沈阳的据点。东北匪军夺占四平，即为截断我军退路，企图截击歼灭；四平匪军之退出，则显然在吸引我军集合而发展运动战加以歼灭，问我军如何进攻，如何退却？”

没料到大局之糟，外间已经普遍知晓，这使蒋介石在吃惊之外，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味儿，作声不得。陈布雷见他心情沉重，暗自叹息，岔开话题道：

“先生，关于讨伐令一案，各方已有报告，认为如果来一个‘总动员加强剿共军事案’，似乎比讨伐令好。”

蒋介石沉吟道：“那你拟好稿子没有？”

“初稿已经拟好了。”陈布雷递过一个卷宗，苦笑道：“这几天脑病又发，精神很差，拟了两个通宵，才拟好。”

这个草案经过几次增删，终于在七月四日国民政府委员会国务会议中由蒋介石交议，同时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而且是说明该提案要求府委立即通过。结果当真通过，民青两党所属委员无话可说，有手可举，表示拥护。

那个提案劲儿不小，只要看看那个开头，便够了：“为拯救匪区人民，保障民族生存，巩固国家统一，提请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文长一千五百字，蒋介石待会开完，多少感到点儿高兴，但第二天合众社一个电报，又把他那一点儿高兴赶跑干净。

“大使！”蒋介石盛怒地找着司徒雷登道：“昨天好不容易通过了总动员令，今天合众社一个电报，使我不解，难道美国政府帮我剿共，合众社不知道吗？”

司徒一脸笑道：“委员长不要见怪，我让傅泾波先生替我

读一遍，听听内容再说。”

傅泾波正襟危坐，拿起通讯稿，读道：

“合众社南京五日电：中外人士一般都不重视国民政府的动员令。他们说：此令是否确将有助于军事行动，实极端可疑。陈诚说：这个措施将提高中央军的士气，和促使共军失败，但外国观察家不予置信。人们认为：政府这个新政策的主要价值是：将结束半战半和的状态，而把中国置于战争状态。将使征兵征粮等战时措施成为正当，并使政府有法律根据而采取紧急行动，打击反对分子。多数观察家都不相信此令将可促使美国多予援助，除非美国相信剿共有人民的支持。反对派领袖罗隆基相信：内战必须以政治办法解决。又相信：抛弃和平解决，将促成长期的惨烈内战，和无可形容的苦难。他要求实行刷新政治，保障人民自由和解除人民痛苦。”

傅泾波再说：“还有一个短电报，也是合众社的，说蒋主席可能亲自督师，对共作战，象抗战前他在江西一样。”

蒋介石道：“关于滇越、川滇两条铁路让给你们经营的事，已经开始好几天了。”

“是的，”司徒道：“我们又一架专机已经到达昆明，包括专使、随员和军事顾问团的人们，前天我也曾接到电报。”

“他们已经不在昆明了。”蒋介石道：“昨天他们来电报说，已经搬到滇越铁路上一个叫做小石霸的小站居住。那里是川滇、滇越两铁路总办公所在地，一面谈一面察看，方便得多。”

“那很好，”司徒走到大地图前，一根手指在云南省境内

上下移动，异常轻松。接着反身问道："委员长对这件事情，有什么高见呢？"

"条件问题。"蒋介石道："我们把这两条铁路让给你们，取得借款，希望条件优厚一些。可是据他们的报告说，经初步密切商讨移交事宜，铁路局高级人员都感到你们的专使门槛太精了些，如果照这样子签订合同，我们可能吃亏。"

司徒大笑道："有趣有趣，他们对于买卖这一手，的确非常内行，我差得远了。"他正色道："委员长放心，我一定通知他们，对于这两条铁路，应该特别那个一些。"

蒋介石道："关于无限期延长美国驻华人员免受中国刑事法庭裁判的立法已经通过。"

"谢谢，谢谢。"司徒忙不迭说。

"不必客气。"蒋介石道："根据治外法权，美军将只由美军事法庭审讯。"蒋介石道："为了有所借口，立法院是这样说的：'为了延长战时条例，同意此种治外法权应实施至驻华美军全部撤离时为止。'"

傅泾波又向司徒用英语交谈了一回，以补充司徒对于老蒋那口奉化官话的不了解。司徒听一句点一下头，显出十分感动的样子道：

"委员长，我代表我们的总统向你致谢。美军治外法权无限延期，西南两铁路移交给我们等等，这都说明了中美一家，好极了。为了表示我们的感谢，我想，最近你们军粮奇缺，那一笔三亿五千万元援助外国法案中你们需要的援助，干脆变为大米，好吧？"

"好好。"蒋介石其实对军队缺米不大有兴趣，但又不能

说明。

司徒见他神色不对，追问道："委员长是否另有所需呢?"

"这个，"蒋介石随口应付道："前方来电报，说医药器材也很缺乏。"

"那末再弄一点医药器材好了。"司徒道："泾波，你记下来。"

宾主随便谈笑，天已昏黑。司徒得知蒋介石当晚没有宴会，喜道："那干脆请夫人也来，在这里便饭，尝尝我们的大师傅手法好不好?"蒋介石也就答应了。于是华洋杂处，文文武武倒也有十来个人。中菜西吃，说说笑笑，颇不寂寞。

正说着电台送公文来，司徒一见大喜，拿着给蒋看道："这太好了，这太好了！这是美国航务委员会的决定，即将把二十五条剩余商船送给你委员长！哈！"司徒拍手打掌道："瞧！美国决定把得自日本的战舰送给你委员长！电报上说：这一批日本赔偿舰一共八艘，比中国海军目前所有的战舰还新！"

蒋介石夫妇咧嘴笑了。

"委员长！"司徒道："你现在可以完全明白了，不管中国有人怎样反对你，不管有些美国官员在反对你，但我们白宫对你的帮助不变！瞧！这个电报尖锐地说明了一件事：美国支持你！美国支持你！"

蒋介石感激涕零，叹道："大使，要不是白宫这样鼎力帮助，我对前途不敢乐观，这几天的局势，实在叫人烦死啦！"正是：外援若是万灵丹，老蒋岂能会垮台？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廿五回

喜惧参半　委座欢迎魏德迈
悲愤交加　将领痛斥中央社

话说一九四七年七月中，炎炎夏日，蒋介石竟破例留在南京，未去庐山。这一阵来，前方败讯频传，中共越战越强，老蒋好生苦恼！但暂免避暑的主要理由却并非为了战局，蒋介石可以从牯岭一个电话摇给前方任何一个连、一个营，越好几级而指挥之，这个“天才”他倒是有的。问题是魏德迈出任访华特使，眼看就到，蒋介石因此紧张起来，留在南京。

行政院长张群、资委会委员长翁文灏、财政部长俞鸿钧、央行总裁张嘉璈、外交部长王世杰、陆军副总司令孙立人、府委宋子文等奉召到达蒋介石官邸，听他训话，但蒋介石脸上竟然出现了笑容。

“各位，”蒋介石道：“今天请你们来，是为了一件大事：魏

德迈特使快到这里来了。

"我最近很烦躁，只有这个消息，总算让我高兴一点。你们知道，据白宫的宣布是，二级上将魏德迈及政治经济、技术顾问一批，将来中国和朝鲜，为杜鲁门总统担任调查事实的任务。你们都知道，自从史迪威和高斯大使给我轰回美国之后，魏德迈是驻华美军的司令。他在任期间，同赫尔利大使一样，对我们都很好，极力拿装备和训练来帮助本党反共。而且在抗战结束初期，拿海空军支持我们到敌后解放区进行接收工作，也就是魏德迈主持和组织的。

"所以我很高兴。"蒋介石透口气道："现在，哪一位来谈谈，魏德迈访华使命到底是什么？你们几位，一待他们到达后，都是要同他们密切联系的。"但好久无人开口。

宋子文笑笑："我先说吧。我听说魏德迈这次来，主要是找寻不须倾注金钱、而可以援助我们的途径。我对这批客人，老实说，又欢迎，又担心。"

"你担心什么？"蒋介石问道。

"据消息说，"宋子文并不正面答复，说道："这一次美国派遣高级人员组成的紧急代表团到中国的决定，是由于几个原因：第一、参议院议长范登堡力促美国政府援助我们战局和恶性通货膨胀，已经半月了；第二、马歇尔在华调解一年多，但仍感手头没有足够的事实来决定美国怎样才能切实援助我们作根据。挑选魏德迈来，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是众所周知同情本党的人，所以左派和有些舆论认为魏德迈来华将使中国局势日益恶化，但反过来说，对本党是有太多好处的。可能马歇尔计划会扩展到亚洲来；可能更明显地帮我反

共；可能在南朝鲜拉下面孔来：反共！”

蒋介石脸上掠过笑容道："好好好，还有什么意见吗？大家说啊！”

但好久没人说话。蒋介石道："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要前方将领回来一趟。"他吩咐王世杰：

"王部长，你散会之后，就同高级职员开个会，检讨一下局势，彻底讨论向魏德迈特使提出中国问题的方法。"

蒋介石又吩咐张群：

"张院长，你也请回去之后，要各部草拟各种建议计划，俾直接提交美国政府，或经由魏德迈转交美国批准。"

"我补充一点，"宋子文道："据说，美国出入口银行将获准优先考虑这些计划。"

蒋介石双目注视玻璃杯，沉思良久，对王世杰道："王部长，谁跟我说过，魏德迈一到，可能先同司徒大使交换意见，所以，"他眨眨眼："你该先去拜会一下司徒大使。"

"是的。"王世杰点点头。

蒋介石对孙立人瞅一眼，心想美国人很欣赏此人，得要点手法才好，便笑道："孙副总司令，你要辛苦一些了。"

"是，委员长！"

"请坐，"蒋介石笑道："陆军总司令部为了加紧反共起见，马上要成立作战总司令部和训练总司令部两个新机构。我们想训练总司令由你负责，作战总司令由汤恩伯负责。但你们两人仍保留陆军副总司令衔。"

"是的，委座。"

"还有，"蒋介石吩咐张群道："请你搜集大量报告，提供

魏德迈参考，这些报告当然是极端秘密的。你希望哪一个单位提供资料，便尽管说。”

“是，委座。”

“不过，”蒋介石皱眉道：“其中一定要有苏联积极支持中共的证据，以及苏联拒绝交回旅顺大连的政治意义等。”

“是，委座。”

“如果找不到这些证据，”蒋介石眼光光看着他，一扭头道：“我知道你一定会找得到的，这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是，委座。”

“我心里很不安，”蒋介石道：“王部长说，魏德迈是我的老友和诤友，这是对的；他回国以后，一定可以在杜鲁门面前，为我们解释一些问题。不过，”他叹了口气，一拳击向桌面：“目前的局势又是那个样子，我又担心魏德迈……”他起立：“不提这个了，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希望你们好自为之。你们都是要同他密切接近的人，该怎样做，便怎样做吧，散会。”

但蒋介石又回过来道：“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众人于是止步，以为蒋介石又有什么“发现”，但他却说了句：“不谈了，明天有几个前方将领要到，有几个已经在这里，我想同他们开个会，明天我们不见面，后天再说。”讲完就走。

第二天蒋介石召集李宗仁、傅作义、陈诚等人，先报告魏德迈即将抵京，反共前途乐观，然后说：

“大家都知道，魏德迈是我们的好朋友，他曾经运了十四个军到匪区接收，曾经整训了四十五个师从事反共，真是

我们的自己人。他这样热心，美国左派的人都反对，有个叫做白修德的新闻记者，还给过他一个外号，说他是中国反共战场上的'统一战略工程师'。"蒋介石一笑："这位工程师哪，可真有点本事，他带来的美国兵有十一万三千名之多！抢占战略要地之后，便交给我们护守内战交通，甚至单独率领我军进攻匪区，达三十一次之多！魏德迈将军还说过几句话，可把奸匪吓坏啦！魏德迈将军在上海时说过：'美军可能向着共产党军队前进！'他把美军进攻山海关时说成'去长城观光！'说这种行动'不容有所干涉。'他又说过：'美军如遭射击，则他们开枪还击！'其实他们早把共产党吓跑了，打跑了，气跑了！"

蒋介石一提到魏德迈，心情似乎平静一点，当即检讨了一般战场的局势。吃过饭，继续谈下去道："在魏德迈到达之后，对外的宣传很重要。我已经要中央社特别注意，你们对外发表谈话，事先也准备一下才好。"

"报告委座！"傅作义起立道："关于宣传，我不懂得，不过宣传不能脱离事实，这是人所共知的。前天中央社发表了一个外蒙军队侵入绥远的消息，这使我十分奇怪。有人问我：你是那边的负责人，为什么在敌骑入侵的时候回来？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中央社还说外蒙军已经侵入国土六十五哩……"

蒋介石心中不悦，但仍笑道："没有这回事，就算了。"

傅作义一怔道："报告委座，这样宣传，后果不好。"

"我也听到过，"李宗仁道："中央社报导新疆冲突新闻，真是不得了的，但张治中却在迪化辟谣，说这类报道过份夸张，

而且有些地方同事实相反……”

“让他去了，”蒋介石这回可沉下脸来道：“这是宣传。”

众将领没料到，蒋介石爱撒谎的程度，远在他们想象之外。傅作义气愤之至，起立道：“报告委座，最近在广东，中央社又出了个大乱子，实在叫我们不好意思。”

蒋介石十分不痛快，但傅作义是一员大将，不便当场予以难堪，忍住道：“傅主任，中央社在广东出了个什么大乱子？”

“我这里有份剪报，”傅作义掏出日记本，取出一张剪报道：“今天，有个朋友来找我，无巧不巧，我们也谈到了报纸，谈到了中央社。那位朋友便送这张字条交给我，气愤愤地说：你是有地位的人，查一查，中央社到底在搞些什么名堂……”

“傅主任，”蒋介石道：“到底说些什么？”

“是这样的，”傅作义道：“中央社在广东发出消息说，中共珠江纵队在香港广州做土匪，勒索打单，无所不为。如果中共真有这种事，中央社的报道未可厚非；但是中央社分明不择手段，利用这些空洞的东西反共，效果适得其反！因为中共军队的纪律，我们关起门来说，是比我们好的。——”

蒋介石再也忍不住道：“傅主任，你那份剪报到底说什么？”

“是方方在香港报上的启事。”傅作义道：“方方是以前军调部第八小组的中共代表。他在香港报上刊登启事道：‘紧急启事：近发现土匪假借广东解放军珠江纵队司令林锵云名义，在港粤勒索打单。查珠江纵队主要人员以及林锵云司令已于七月一日由军调部第八小组调处北撤烟台，上述行为，显系

奸特冒名敲诈，特此声明，庶各界人士免受其欺。前军调部第八小组中共代表方方启'。"

"就是这回事？"蒋介石道："这有什么关系？方方更正，但人家还是相信中央社的。"

傅作义一怔，沉痛地说："委座，我们都在反共。对中共，谁也没有同情过！不过中央社这种反共，我们是不敢赞同！据那位朋友说，象这种宣传，徒然给人讪笑，前方官兵不能赞同！有一次前方失利，我们反而宣传大捷，中央社的捷报写得有声有色。可是中共电台广播时，我们都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蒋介石倒也愕然道："有这样事吗？怎么我不知道。"

"对方在电台上作问答广播。"傅作义道："对方问我们被俘的师长说：'请你看看，这是中央社的电报，说你们大捷了。'那个被俘的师长说：'别看了，中央社一向造谣，连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还用得着问么！'……"

蒋介石不悦道："好了好了，今天我们不能再谈中央社，我们得谈谈正经的。魏德迈特使到达南京之后，你们几位要同他密切联系，有好多地方应该注意一下。"但他忽然回头，问："傅主任，你刚才讲的，是那一个师？在什么地方失利？师长是谁？"

傅作义知道蒋介石鼓励中央社谎报军情，既气且愤，同时也难以尽言，于是欲言又止，不拟细说。蒋介石见状另有主意，笑道："傅主任，我们自己检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说吧。"

傅作义道："本来，胜负乃兵家常事，打不了胜仗可以不

说，但切忌用‘大捷’宣传。这一次钜野大战，根据事后所知，我军布置不当，指挥胡涂，有以致之！”

蒋介石心头一沉，因这次战役正好是他的“得意之举”，没料到给部下当面开销，但又不能拉下脸来，听他说下去道：

“我军把三个整编师莫名其妙地摆在钜野东南与金乡西北的一条直线上，七十师在北面的大营集，三十二师在中间的独山集，六十六师在南面的羊山集，彼此相隔约为二十里到三十里光景。没料到对方连夜强行军，在十二日早上六点完成大包围，把我三个师切成三块。中央社十四日在郑州发出了一个电报说：刘伯承部渡河以后，忽东忽西流窜无定。这正说明了我们对敌情的无知。

“等到发现已遭包围以后，太迟了。七十师奉令向南，六十六师奉令向北和三十二师靠在一起，以免覆灭，但一来事实上已不可能，二来独山集地方太小，放不下三个师，粮秣更无办法，国防部便又改令七十师、三十二师都向南缩，首先解羊山集六十六师之围，并令三十二师先向北到六营集去接七十师，大家一起走。不料三十二师在向北途中给歼灭了一部份，其余给打散了。当他们到达六营集和七十师会合的时候，已经所剩无几。而六营集地方又小，粮秣问题极其严重。

“听说，王敬久司令又传令叫他们解羊山集之围，三十二师和七十师自己也在包围之中，非突围不可。据被俘去的七十师师长陈颐鼎在电台上说：他们想直接南突，但纵深太长，毫无把握；所以决心向东，企图先到六营集正东二十里

的纸坊集会合，三十二师在左翼，七十师在右翼，于十四日晚间突围。但对方立即发动猛攻，一下子就把两个整编师吃光！”傅作义以拳击掌："这是事实。但中央社却说刘伯承部已在钜野、金乡之间为我军捕捉！又说刘部溃不成军，国军获得大捷，这成什么报道呢？难怪七十师师长陈颐鼎被俘以后，说'中央社从来不说真话，我们也不信他'！”

蒋介石闻言沉默久之，忽地吩咐陈布雷："把中央社社长免职！”陈布雷闻言一怔，因为中央社社长换得太多，但都是替死鬼，他们只不过奉命行事而已。

谁也没有料到，这个会竟变成了"痛责中央社会"，而且连中央社社长也莫名其妙地卷了铺盖。蒋介石索然无味，满腹难堪，宣布散会。同时为了加强宣传，下令陶希圣、李俊龙出任中宣部副部长之职。

"感谢主席，”陶希圣奉召见蒋，感极而泣道："当年随汪先生'曲线救国'，这一次一定追随主席，'直线救国'！本党办理宣传不难，难在有人从中破坏，从中抵销本党宣传的效果。”

蒋介石不解道："除了共匪，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陶希圣十分紧张道："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人。”

"不错不错，”蒋介石道："我早同司徒大使说过了，他已经答应，调走几个人。”

"主席！”陶希圣不胜忧戚道："魏德迈特使将到，里里外外，正需要有利于我的宣传，但《纽约先锋论坛报》却——”

"又骂我们啦？”蒋介石皱眉道："美国朋友之中，帮我们忙的不少，但捣蛋鬼也有一大堆。”他问："这次是谁？”

“蓝德，”陶希圣道：“此人曾任广州美国新闻处处长。”

“没听说过，”蒋介石道：“一定是个小脚色。他说什么？”

“他胆大妄为！”陶希圣作气愤状道：“他竟在报上说：根据在华外国记者们的意见，认为要保存中国目前的政府，事实上已经没有多大希望。蓝德说，他同很多人交换过意见，一致认为美国目前这么做，充其量不过是延缓国府的崩溃时间而已。有些人相信美援对国府的影响，但对最后结果仍有怀疑。其中只有司徒大使看法不同，他对于主席仍有很大信心！”

“司徒大使！”蒋介石点点头。

“不过蓝德说：没有第二个人支持司徒大使的看法。蓝德说：许多美国专家们认为：如果希望美援改善中国现状，要中国政府领导人改进，那无异是与虎谋皮！”

“嘿！”蒋介石冷笑。

“还有，”陶希圣道：“蓝德说：美国专家认为，除非国府能自助，否则美援虽多，还填不了中国政府入不敷出的漏洞，而中国政府的自助，却无迹象可寻，因此美国政府助华愈多，愈鼓励它作恶堕落！”

“这个家伙，”蒋介石狠狠地说道：“一定是奸匪，否则不会这样无礼！”他考虑一回道：“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白宫相信我，其他可以不管。了不起请司徒大使去个电话就行了。”接着为魏德迈来华事，各方布置，煞费周章。闻道北方战局吃紧，为了鼓励士气，于是蒋介石坐飞机从南京到开封附近兜了一个小圈子，在开封召集了一个会议，连骂带哄坐了两个钟头，又回南京去。入夜，司徒来访。

“委员长辛苦了。”司徒道：“听说大驾今天曾到北方战场视察，想见贤劳。”

“那里那里，”蒋介石道：“这是份内之事。前方将领对共匪的战略战术有点莫名其妙，因此前往，指点一番。”

“好极好极。”司徒言归正传道：“我今天来拜望委员长，有一件事情拜托，并致谢意。”

“大使请说，不必客气。”蒋介石有点不安：“请！”正是：指点一番可不易，被人指点则等闲。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廿六回

特使驾到　官儿忙提资料
大使漂亮　救济另有妙计

原来为的是这个，司徒说："关于我们十三航空队在台湾空中测量的事情，现在差不多了。"

"是啊，听说成绩很好。"

"成绩不错，"司徒道："这是委员长的部下配合得好。今天他们的消息说，两年来，十三航空队的孩子们，执行这项工作很卖力，他们不管风雨晴日，白天黑夜，每天要起飞好几趟。他们摸熟了台湾的气候、季候风，在什么情况之下，每一种飞机有什么不同反应，都清楚了。"

"好好，"蒋介石道："空中测量呢？"

"也差不多了。"司徒道："已经把蓝图拿到马尼拉去洗印，将来一定给你们一份。"

“谢谢。”蒋介石道：“听说马尼拉的贵国基地，真是呱呱叫的呢。”

“做得是不错，”司徒笑道；“在马尼拉克拉机场，我们有台湾的模型，山川河流，房屋市区，做得都很细致，并且用电流控制，用有色灯光区别它的不同部份。”司徒笑笑：“我今天来拜望委员长，希望委员长对十三航空队的事情，要部下严守秘密才好。”

“我们是无话不谈。”司徒接着说：“我对你的信心，对你领导中国区域反共的信心，一向没有悲观过。”

“谢谢大使。”

“魏德迈特使此行，对你的政府重新大加民主改革，是势在必行的一项科目。”

“啊啊，民主改革，大使尽管说。”

“我所听到的，”司徒道：“委员长如果希望获得我们美国的大量支持，你必须洗清楚你的政府。我又从各方面得到消息，魏德迈这番来华，在逗留期内，一定要拿到满意的收获。”

“满意的收获？”蒋介石不解。

“是的，满意的收获。”司徒道：“我的意思是，帮助反共已无问题，问题在于中国政府的清洁问题。如果你采取行动，趋向于较为自由主义和民主，或者由你给他提出确实保证，那末魏德迈便可回去复命，而白宫也可以根据他所说的，给你必要的援助。”司徒道：“魏德迈特使的人告诉我，他认为委员长是一个诚实的人，但你有着许多领袖所难免的缺点，便使得妥协成为难事。”

“是这样么？”

“还有，”司徒道：“你同白宫之间的事情，已经由马歇尔先生和我斡旋很久，迄未妥协，这个使白宫方面很不耐烦。虽然国共谈判的失败，责任不能完全由你负责。”

“是啊，”蒋介石透口气道：“这个很对，国共谈判的失败，老实说贵方……”

司徒一笑道：“这个不谈了，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要使白宫振振有词说服美国人民，说你的政府值得支持，那你必须迅速进行改革，委员长当然了解这个意思。”

话说七月二十二日那天，蒋介石好不紧张，当天下午五点二十分，魏德迈的专机自关岛起飞，降落南京机场。

“报告先生。”侍卫长俞济时奔回官邸道：“魏德迈特使到了。”

“好好，”蒋介石透了口气：“到底来了。除了他，还有谁？”

“有几位专家。”俞济时诵读名单：“总干事赫金斯中校、副总干事包埃上尉、翻译伍汉民上尉、财政顾问金斯、政治顾问斯普鲁斯、工程顾问屈莱克赛尔海军少将、经济顾问华尔克、新闻顾问华德森。今天中美首长都去欢迎，除了先生的代表吴鼎昌文官长，张院长的代表甘乃光秘书长，还有宋府委子文、白崇禧、陈诚、俞大维、翁文灏、周至柔、桂永清、孙立人、刘师舜、沈怡等人，很热闹。”

蒋介石笑笑：“大使馆呢？”

“司徒大使去了。”俞济时道：“海军武官肯尼上校，陆军武官苏尔准将，空军武官韩瑜中校、美军顾问团团长鲁克斯

代表凯赛准将等也去了。”

“魏德迈穿军装吗?”

“他穿的是浅灰蓝色便服，戴一顶草帽。”俞济时道：“他第一个下飞机，同司徒大使握手；然后由外交部凌其翰司长介绍给欢迎的人。因为内中一大半都是老朋友，所以很高兴。”

“很高兴。”蒋介石笑容顿敛：“孙立人同他一定认识的了。”

“是的。”

“我知道了。”蒋介石道：“今天，魏德迈一定是在大使馆吃晚饭了。”

“是的，先生。魏德迈特使也知道，先生明天晚上请他吃饭。”俞济时想了想：“听说，他有一个声明要发表。”

蒋介石点点头。

列位看官，魏德迈当时访华，蒋介石对他的希望甚大，事实上他代表美国，对蒋介石的帮忙也真的不小，当时有人挖苦蒋介石道：魏德迈中文译名原是“魏德迈亚”，魏者，英文 We（我们）也；“迈亚”者，江浙人称继父（蛮爷）之音也；“We 的蛮爷”者，蒋介石等人之后父也。对蒋介石当时之心情，可说是入木三分矣。

那边厢司徒雷登同魏德迈已在大使馆密谈。魏德迈劈头就问：

“大使，你看有没有希望，我们可以说服美国纳税人，让他们乖乖听话，反共援蒋?”

司徒道：“将军，我希望如此。据我看来，在中国反共是

当今第一要务，而在中国反共又非蒋介石不可，这个理由也足够说服我们的纳税人了。”

魏德迈莞尔道：“这个倒有新行情，大使离国日久，或许不大清楚：今天美国朝野，一般对蒋介石都很失望。”

司徒不慌不忙，让过茶，也笑说道：“正因为我离国过久，因此对中国问题也知道得多。将军说美国朝野对蒋不满，那我可以告诉你，中国朝野对蒋又何尝拥护！”

魏德迈一怔，放下茶杯，微笑道：“大使的意思是：中国反共非蒋不可，但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华盛顿有各式各样的中国通，国务院也有各种各样的情报，但为什么如此，老实说，我也不清楚。”

司徒呵呵一笑道：“将军，内中并无特殊奥妙，只因蒋介石掌握了军政大权，以及秘密工作者的机构，旁人没法争夺。”

“那些带兵的将领呢？”

“不行，”司徒道：“只要发现一有动静，这个将领早已身首异处了！”

“我的上帝！”魏德迈鼓着眼睛，耸耸肩膀道：“我完全明白了，大使，这个人真是有他一手，难怪你说：中国反共，非蒋莫属。”

“这是我长时期观察的结果。”司徒道：“所以，你们来了，对于他，应该运用一些技巧；原则上美国继续援蒋，但做法上要他改弦更张，民主一些，大概是这样了。”

“他肯吗？这位皇帝先生。”

“他当然肯，”司徒道：“他不但肯，而且口口声声在谈民

主，骂对方不民主呢。但是他口中的民主，实在另有一部字典给他注解：独裁。”

魏德迈大笑：“大使，你真是个有趣的人，难怪他同你相处不错。”

“是吗？”司徒却叹了口气道：“他同任何一个美国人都很‘好’，但真的好不好，那只有他自己知道，你该记得，假使你来华之前看过我对白宫的报告的话。他曾经恨过我、骂过我，而且现在还如此。”

“蒋介石是个难搅的家伙。”魏德迈道：“不过看在上帝面上，我们也只好援助他，给他美元和美国军火，要他替我们反共。”他一顿：“不过适当的教训还是应该给他看看颜色，别让他以为我们真的十分欣赏他，这样会误事的，你以为如何？”

司徒脱口而出道：“我同意你的意见，不过不能由我出面。中国话说得好：‘有人唱红脸，有人唱白脸。’我看你们唱红脸，我来唱白脸好了。”

“此话怎讲？”

司徒笑道：“红脸指抨击，指斥责，指批评；白脸指和气，指友善，指偏袒！”

魏德迈大笑：“你真是道地的中国通！你真是道地的中国通！”他想了想：“唱白脸的大使先生，这位委员长先生，大概要同我先打些什么交道呢？”

司徒道：“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据上午的消息，行政院的有关部门，经过几天开夜车之后，已经拟定向美贷款了。”

“听说是包括修复南北方各线道，如浙赣、粤汉、津浦、成渝、天兰等；以及平汉、黄河大铁桥，贷款为数达三亿美元。”

“三亿？”魏德迈皱眉道：“数目倒不大，我只是感到奇怪：蒋介石这多少年来，对铁路竟这样没有办法。”

“说这个干吗？”司徒道：“将军，如果他样样有办法，我们的剩余物资往哪里去销？失业的人往哪里安插？中国的大市场怎样到得手里？战后的军事扩张，又该……，”魏德迈插嘴道：“大使，这个政府，将推选什么样的代表同我们的专家打交道？”

“五位大员，”司徒一笑：“张群、翁文灏、俞鸿钧、王世杰和张嘉璈。他们已成立一个小组，并且开过一次会，商讨过你们到达后如何供应有关资料。”

魏德迈看看表，伸个懒腰道：“大使，飞机坐累了，我们到花园走一走吧。”边说两人漫步花园，却见大使馆里里外外，出出进进，热闹异常。望门口，小汽车甲虫似地排列成行。魏德迈笑道：“大使，有共产党的人吗？”

“今天不会有。”司徒道：“阁下的大名，在他们那里，”他一笑：“很抱歉，共产党对你不大有兴趣。”

魏德迈也笑道：“我们更抱歉。”他低声说：“你可能已经知道，联合救济总署运往共区的物品，从七月八号起已经停止了。”“这个我已经知道。”司徒道：“老实说，我是反对的。我反对联总也救济中共区的目的，你一定可以懂得：我们做得太过火了，‘中立’的姿态已经保持不住了。”

魏德迈顺手摘了一片树叶，问：“大使，你说什么？”

司徒失笑，忙不迭补充道："我漏了一个字。我的意思是说，'我反对联合救济总署停止救济中共区域'，因为这样做法，我们的中立姿态就会完全破产。"

魏德迈道："我以为没有关系，如果对方责问，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国民党军的封锁政策，联总的援助便受影响，联总并非有意停止中共区域的救济工作。'"

"这个也说不通，"司徒笑道："他们可以问：那联总为什么不反对这种不人道的事情呢？蒋介石炸溃黄河，联总与共产党分头施工补堤；现在蒋介石既不许补堤，又要封锁，这笔账怎么计算？"

魏德迈大笑道："大使，这个是你们的事情了。我信任你，你的外交辞令一定会使白宫满意。"

司徒也笑了笑："不过不能使中共满意。"

"顾不了这么多，大使。"魏德迈叹了口气道："现在，要看蒋介石是捧得起来，还是捧不起来，要我们空着急了。"边说边见两个西装笔挺的年轻人同司徒远远地点头为礼，便问："这两个小伙子干什么的？"

"我的学生，"司徒面有得色："他们有的在大使馆，有的在财经、文化机构。"

"我们都知道，而且佩服你的好福气。"魏德迈拍拍他的肩膀："美国人中，恐怕只有你在中国时间最久，成就最大。"

"也不能这样说，"司徒道："不过学生的数目，倒是不少。但是也有叫人难过的地方。"

"是什么？"

"我的学生，"司徒灰色的眸子朝他瞅一眼："不是全部反

共，相反，倒有很多亲共的人，乃至参加了中共。”他搓搓手：“譬如北平的军调部中，我的学生往往是双方的重要代表，这情形使人觉得有趣，但是更感到苦恼。”

“这个倒象选择校队，双方都是同学，但在运动场上，可要打个你死我活。”正说着司徒接电话，讲了一阵，魏德迈踱到会客室道：“大使，我的专家们都吵肚子饿，该吃饭了吧，他们其实在飞机上刚吃过东西，只是久仰中国酒菜不错，所以象孩子似的，吵着要吃。”

“快开饭了。”司徒道：“今天是我请，怎么好也不行；可是明天晚上蒋介石请客，那顿饭一定会使你们回忆一辈子，他接待我们那种体贴和小心，几乎是举世闻名的。”

魏德迈拍拍肚子笑道：“我听说过，他有一手，尤其是他的夫人，是吗？我的大使先生。”

第二天早上，魏德迈不但见到蒋介石，还见到了宋美龄。那是上午十点正，魏德迈由司徒雷登陪同，进入蒋介石官邸，寒暄过后，四个人分宾主坐下，魏德迈在公文皮包中掏出一封信来，递给蒋介石道：

“敝国总统问候阁下，这是他的信。”

“谢谢。”蒋介石起立接过，坐下道：“特使一路上很顺利吧？”

“谢谢，我们都很愉快，能够到中国来会见蒋委员长。”

蒋介石脸上掠过笑容，说：“我们复员不久，一切都很简陋，还要请贵国多多帮忙。”

“那是一定的，”魏德迈道：“委员长大概从敝国总统的信中可以知道，今日美国随着形势的发展，要采取‘全球外交

政策'，而不是若干只适用于特别地区的外交政策。委员长知道，美国国务院准备国会如果在秋季召开特别会议要求全球外交政策时，那末我们的旅行是从速改定政策的一种努力。"

宋美龄再三同蒋介石解释，蒋介石懂了，笑道："那末，特使如果需要帮助，可以要他们供给资料。"

"这个谢谢了。"魏德迈道："我们已经获得你们很多帮助，大使馆里很多东西，大多是你们供给的。"

宋美龄插嘴道："魏德迈特使，关于我们这次晤面，白宫不希望马上发表，是吗？"

"是的，夫人，我奉命在返抵华盛顿并汇集事实向杜鲁门总统提出报告之前，不能公开发表。我了不起可以同记者先生们这样说，我们的任务是准备各种可能性，而不是准备计划。"

"很好很好，"宋美龄笑道："我可以这样转告这里的许多记者先生。你不知道啊，这些记者先生，一天到晚打电话来。"

"你们中国记者也这样厉害吗？"

"不，"宋美龄笑道："我指的是你们的记者。"

司徒问道："将军，今天下午的节目中，有一项是你要会晤一批高级将领，你有什么意见？"

"没有意见了，"魏德迈道："一切要在会议桌上再谈，此刻想不起什么来。不过我感谢委员长给我这么个机会。"

"魏德迈特使，"蒋介石说："今天，所有负责的高级将领们都会到齐。我请你指点他们，缜密研讨中国的军事局势。"

"不敢当。"魏德迈问："请问委员长，今天有那几位出席

呢?"

"除了主要的负责人,还有胡宗南、傅作义和李宗仁,"蒋介石说:"特使需要增加几个吗?"正是:本人只是伙计,老板应该是你。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廿七回

风尘仆仆　将军所为何来
行色匆匆　夫人怏怏而去

魏德迈微微摇头道："我没有意见，对于同委员长的高级将领见面，我们只有高兴。"他接着补充："我必须告诉委员长，虽然这些事情，委员长已经知道了，就是：我们这一次六个星期的就地调查，和马歇尔的援欧计划是密切一致的。我已经要我的新闻顾问华德森发表谈话，说我这次访华，因为有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合作，将获得更多的新的情报与意见。我还要他说明：杜鲁门总统的一般训令，并不需要魏德迈促使国共合作，魏德迈绝不会发起同中共接洽！"

蒋介石闻言只是笑，紧张的肌肉松弛下来。

"不过，"魏德迈道："我愿意和中共谈判，并听取他们可能提供的任何事实。"

蒋介石又紧张起来，双手紧握着。

“但是，”魏德迈道：“如果举行这样的会议，必须由中共发起！”他向蒋介石龇牙一笑：“委员长当然明白，中共没有可能举行这个会议的，是吗？”

蒋介石再度透过气来，宾主皆笑。宋美龄道：“魏德迈特使真有风趣。”魏德迈道：“蒋夫人的风趣才是国际驰誉，我只是一个老兵，怎能比得上？”于是宾主再笑，相约晚间盛大宴会，客人辞去。

魏德迈行装甫卸，紧张的工作立即展开。美国西太平洋海军总司令柯克自青岛经上海抵达南京，同美军顾问团团长鲁克斯及陆军武官索尔一起同魏德迈晤谈。魏德迈道：

“将军们，你们都是中国通，说一说，共产党到底厉害不厉害？”

鲁克斯道：“这个请柯克上将说吧，他掌握的资料比我们多。”

“我？”柯克微笑：“我哪儿比得上司徒大使？他才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通呢！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是极端反共的！我有生之年，必从事反共，以答谢白宫对我的恩惠。不过你们一定要记住我的话：帮蒋介石反共是白宫决策，我们奉行；但是蒋介石的话，包括他的报纸所刊登的话，你们千万不可相信！”

“啊！”魏德迈道：“我行前，也有人这样说过，你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呢？”

“就因为例子太多，我也无从举例了，”柯克笑道：“不过我发现一个原则：凡是蒋介石大声疾呼‘必须保卫’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一定会在明天，甚至在今晚上失去；凡是蒋介石说这是白色，那你仔细一看，一定会发现这是黑色。”他大笑：“蒋介石说中共拿到了苏联供应的武器，结果你说岂不笑死人了，中共的武器原来是我们供应的呢！”

魏德迈始而不解，继即恍然道：“将军，你太幽默了。不，你太辛辣了。”陆军武官索尔还是不懂，问道：“怎么？我们把武器供给中共？”

柯克皱眉道：“将军，我是说，我们把武器交给蒋介石，蒋介石的部队又把武器交给共产党，这不就等于我们在供应中共武器吗？”

索尔双肩一耸，讪讪地说：“那蒋介石不是变成运输大队长了吗？”

三个人干笑一阵，但笑容立即消失，各人默默地喝着冻啤酒。半晌，魏德迈抹抹嘴，强笑道：“我们风尘仆仆，所为何来？蒋介石虽然如此不争气，但目前我们还找不到更合适的中国负责人人选。上帝保佑我们，中国问题不致于更恶化下去，我们也不枉跑这一趟了。”

“我想知道，”柯克问：“你这次来，将要东奔西跑去视察；白宫没有任何宣布，来配合你的工作么？”

“有有！”魏德迈道：“国务院或许已经宣布，美国在华的不动产设备，诸如飞机场等原值三亿二千四百万元的财产，已经移交给中国；此外，运货汽车、服装、粮食、药物等价值一亿七千万美元的财产，也已供给中国使用。国民党政府事实上已经接管五千九百七十万美元的动产物资。但照国民党外交部次长乔治叶的估计，他们实际接受的剩余物资远比

这个数字要多。根据去年八月三十日签订的售卖协定，中国获得美国在华以及散处于十七个太平洋岛屿上价值约五亿美元的剩余动产；而另外不动产设备还不在这个数字之内。国务院还会昭告天下，实际的移交已在加速进行之中，并且希望在十二个月之内办完全部手续。”

“我的上帝，”索尔大口大口喝啤酒：“又是五亿多！希望蒋介石先生可不要再做运输大队长才好。”

“真的，”柯克举杯向魏德迈一扬，说：“将军，对于局势，我真有话说。”

“将军请述高见。”

“我们美国对于东西方的攻势，千万不可软化！”柯克道：“不久前，胡佛主张美国单独谈判德日和约，而范登堡也曾认为美国可能设法单独和德奥签订和约。可是由于英国不赞成，苏联不赞成，我们的‘试验性气球’成绩很差。”

“可是我们没有停止对西方和东方的攻势，”魏德迈道：“而且这种攻势一天天在加强起来。”

“将军，”柯克道：“作为一个反共者来说，我对我们的攻势有隐忧。”

正说着，司徒苍老的笑声以及宋美龄快速的说话声传进客室，柯克悄悄说道：“希望这位夫人没什么大事，否则我们不能畅谈。”他向魏德迈点头示意：“你知道，我下午就要飞回上海。”

魏德迈已经忙着迎接两人，也只好同柯克点头作答。他刚堆下笑脸，宋美龄已经旋风似地冲了进来，不安地四处张望，一一握手道：

“大使说你们在这里，我希望我不致打扰你们。”

“欢迎欢迎，”魏德迈道：“夫人对于我们这一次来中国，有什么指教吗？”

宋美龄故作镇静，抿嘴一笑道：“听大使说，柯克上将当天要回去，太仓促了，所以我也匆匆忙忙前来，挽留挽留，我怎么可能‘指教’？不过我们也有几件要紧事情，同司徒大使先交换交换意见，然后正式提出来。”

“很好很好，”魏德迈道：“有大使在这里，等于有了一部百科全书，没有说的。”众人笑了一阵，司徒道：“夫人此来，主要是看看我们的魏德迈将军调查团，生活舒适不舒适，如果大使馆人员招待不周，她会不答应呢！”众人于是再笑。司徒道：“夫人还提到一些枝节，我以为没有什么，别提了。”

“大使，”魏德迈道：“我们所谈之事，都是环绕着这件事，聊聊吧。”

宋美龄妩媚地一笑道：“其实问题很简单，我们听说，正当魏德迈将军到达中国前后，共产党以及他们的同路人，已经在美国和中国发动攻势，反对美国援助我们。”

“内中，”司徒道：“刚刚还收到一份《纽约先驱论坛报》，对我们目前的事说得难听极了，因此夫人感到不安，特地赶来解释。”

“这个，”魏德迈笑笑：“夫人可以放心，不必着急。”他皱眉：“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贵国政府一些不大正常的现象等等，倒是值得谈谈的，否则白宫将遭遇困难之多，夫人一定可以想象得到。”

宋美龄涨红着脸道：“是的，将军。”

司徒连忙解围道："夫人此来，我们还谈到一些东西。例如：南京这次所拟提出的报告之中，以反苏反共居先，军政经济无一不求美国援助——"魏德迈问："大使，原则上是这样的，内容可以讲出来，先听听吗？"

宋美龄瞅了司徒一眼，说道："将军，我们准备向你提出一大堆文件和图表，来协助你们调查。其中有许多文件提到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想要你们证明我们的论点。例如：一、苏联在东北搬走了工业设备，摧毁了我们的工业化；二、苏联把关东军的武器交给中共；三、苏联继续占领旅大，侵害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还有……"宋美龄轻轻地敲敲脑袋。

柯克笑问："夫人，还有什么？太多了，你都一时想不起了。"

宋美龄笑道："想起来啦，还有苏联把北韩的共产党和日本战俘驱入东北战场！"

众人陷入沉默，魏德迈打了个呵欠，拿拳头在嘴唇上轻轻碰击，半晌，说道："夫人，我们对于你所说的，是有兴趣的。"

宋美龄喜道："他们将会送上正式文件。"

"我们可以非正式地谈谈。"魏德迈道："你们所举的例子，是否可以使天下人指责苏联，倒很难说。"

"为什么？"

"夫人，你一定知道，我是反共的。"

"是的，将军。"

"反共，不能这样说几句话就算了事。"魏德迈道："我们

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从敌人内部，从敌人四周，展开任何可以反共的活动。可是在正面，我们不能太把对方说得很难听，因为如果所举事例不能获人同情，我们便会得不到好效果，甚至相反。”

“不过我刚才讲的是事实。”宋美龄紧张起来。

“原谅我，夫人，”魏德迈道：“对于夫人反共的热心程度，我们非常钦佩！可是对于不能置信的任何说法，我是不大赞同的。”

“为什么不能置信？”

“这个，”魏德迈摸摸下巴道：“夫人，我们要商量如何致敌人于死命，不可以让敌人有辩论的余地。你说的第一点：苏联把东北工业拆走，我看不可能成为一项大事，至少在国际间如此。对方可以辩：为了不愿意帮助中国内战，他们拆了；为了收回自己的机器，他们拆了；甚至他们可以说，在一个适当的时期内他们会无条件送给中国，你说是否难以闹大？

“其次，你说苏联把日本武器交给中共，这个问题更微妙。据我们所知，中共的武器极不统一，什么古老的玩意儿都有，内中且有大量美国武器。”

宋美龄闻言一怔。

“而且，中共用日本武器不是从东北开始，因此如要这样说，很难有效；何况如有人追究中共手中崭新的美国武器何来，更难弄清楚。”

宋美龄垂下了头。

“还有，”魏德迈道：“苏军驻防旅大问题，无论如何，算

是经过几国元首商定，并且明文公告天下的，你们也认为目前无力在旅大防守，必须由苏联代为看住；而旅大之对于苏联，也有它的密切关系，苏联于是派兵驻守。这个，"魏德迈道："夫人同意吗？"

"那末，"宋美龄再问道："苏联派日俘等人前来东北，特使以为如何？"

魏德迈把一只茶匙放在咖啡杯中，不停地搅着，笑答道："夫人，在东北，是有日本人，也有朝鲜人；可是他们是否穿上制服帮助中共作战，这个凭据并不充分，甚至没有。"

宋美龄不悦，但不能形诸于色，岔开道："总之，苏联在东北的横行，不但我们气愤，贵国也应该主持正义才好。"

魏德迈皱眉道："夫人，请你相信我，我是反共的；请你原谅我，我们不能对你刚才所说的有所声明。"

"为什么？"

"主要是证据不足，而且据我所知道的东北情报，俄国人在东北吃了大苦头。"

宋美龄一怔道："将军之言何来？"

"情报说，熊式辉在东北枪毙了三个国民党士兵，而且是在俄侨门口执行的。"

"什么？"宋美龄声音颤抖："是么？"

"是的，夫人，"魏德迈道："这件事情很严重，莫斯科曾向你们的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你们的王世杰部长急得不得了。"魏德迈向众人笑笑："我可以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

"好好，"索尔使劲抽烟，傻笑。

“这是你们廖耀湘将军的杰作。”魏德迈道：“你们的队伍开进东北，廖将军下令强奸俄侨，说是报复，有三个俄国女孩子给轮奸了三天三夜，当然活不了。俄侨报告大使馆，俄使馆向王世杰交涉，王部长命东北行辕严查，但廖耀湘不买熊主任的账，时间拖得很长。后来莫斯科提出严重抗议，熊式辉不能坐视，派出专员乘飞机去找廖耀湘。这位聪明的专员想尽办法，才随便找到三个兵士，押到被害人门口枪毙，还用熊式辉的名义向俄侨道歉，这才了事。”魏德迈透了一口气：“我们的俄国朋友并没有借口兴兵，连在国际间都没有广为宣传，只是同王世杰打交道，你说我们对在东北的俄国人，还说什么好呢？夫人，你以为是吗？”

宋美龄脸色惨白，拂袖而起，强笑道：“将军们，晚上我同蒋介石委员长请各位吃晚饭，希望各位早点光临。”说罢想走。

“夫人，”魏德迈道：“刚才的事情，我深感抱歉，对于夫人热心反共，我代表我们的政府向你致敬！”他伸过手去：“夫人，对于反共，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包括很多东西，我们以后会一天天谈到的。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用原子弹，用细菌弹袭击俄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但在中国内部，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统治。今后中国以反共的重要性而论，毋疑是第一位，我们彼此要努力。”正是：狼披羊皮还是狼，龇牙咧嘴要提防。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廿八回

曼谷出新闻　党委竟铸伪币
南京有怨愤　CC反对调查

书接上回，却说魏德迈正在南京调查当儿，新闻顾问华德森接到一项报告，笑不可抑。魏德迈问："阁下吃了中国笑药吗？怎么这样笑法。告诉我，也让我笑笑，这几天，我头痛极了！"

"这真是不可想象，"华德森道："一个曼谷的国民党常务委员，竟然设立了铸造伪币机关，给抓了。"

"是么？"魏德迈皱眉道："真是低能，做事情低能，做官低能，做个伪币制造者也会失风，百分之百的低能！"他坐下来，搓搓手道："你同他们的宣传部长谈谈吧，本来对蒋介石在华侨之中已经没什么声望，这件事一出来，不是更惨吗？他没面子是他的事，但我们美国正在援助他，连带会影

响美国的名誉。”

“不会吧?”

“会的,”魏德迈叹道:“你这个心理战专家,我的新闻顾问华德森先生,中国人会说:瞧!美国喜欢蒋介石,但蒋介石不为中国人所喜欢;美国痛恨共产党,但中共却获得了中国人的拥护。这些贪污舞弊案日积月累,便会产生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效果。”

华德森闻言悚然,找到董显光道:“部长,我不知怎样说才好,贵党曼谷党部的常委出了新闻,华侨们都不满你们呢!”

董显光一怔道:“这真是非常抱歉,我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曼谷发生了什么事情。”

“董部长请自己过目。”华德森递给他一份报纸:“这是今天由飞机航运到的曼谷报纸。”

董显光紧张地接过一瞧,只见报上刊载道:

“曼谷警方在本月二日,于罗斗圈旺招柿区门牌列第一二四、一二六及一二八号之‘时和号’内,破获一宗大规模铸造安南硬币机关。该号地址即前国民党海外部驻暹罗要员蓝东海所主办之《中国人报》报社,此外并捕获正在铸造伪币之人犯及屋主等六名。

“屋主为江济生,即前《中国人报》经理,李锡麟,即前《中国人报》总编辑等……”

“呵!”董显光倒透一口凉气,苦笑道:“真是不成话,不成话。”

“我奉魏德迈特使之命转告阁下,”华德森道:“这种事

情，实在不大好看。”

“是的。”

“贵部长请注意这段新闻的末尾：‘当地的华侨闻讯大怒’，认为丢尽了中国人的面子，对南京政府非常不满，他们甚至有痛哭失声者。”

董显光拿着报纸的双手微抖，读下去道：

“该址乃系三大间两层楼之木板屋，于旺招柿巷内，屋前屋后均有小巷各一，可通外面街道。

“当时警探分为两队，由该屋前后两小巷进入。冲进屋内之一队，将木栅门之锁头扭断，其时江济生之妻黄新泰（担任把风工作），见状大惊，企图关住内门，但警探已飞步闯入。

“屋内铸造伪币人犯，正在埋头工作。火炉内烈火熊熊，熔银炉内的‘银合金’正烧得通红。其余的铸造机、印模机、辗压机及电动机等，也正在紧张开动……。

“物件之多，警探咋舌，乃着警通知需要一辆大卡车，一直搬运达两小时，始克竣事。一干人犯乃被押入牢内，……数犯供认均系国民党驻曼谷直属支部党务整理委员、常务委员……”

董显光无法再往下看，但华德森却指着另一段新闻道：“部长先生，这一段消息，据说是这件事情闹大以后，有神秘分子企图用金钱收买当地报馆，不许刊载这条新闻，你看了没有？”

“现在就看，现在就看。”董显光再透一口凉气，揉了揉眼睛，只见报上写道：

“暹文《泰》报翌日发表消息，当日即有神秘人物往访该报总编辑，拟以两千铢巨款收买该报摄影记者所摄警方拘押李锡麟及江济生等上警车之底片，为该报总编辑当场拒绝。不料第二天复有神秘人物于电话中向该报总编辑接洽收买该底片，而出价高至五千铢之巨；除利诱外，复威吓该报不得刊登该照片，否则将身首异处。”

“啊啊，”董显光再看：“但该报于次日照常将该照片刊出，而神秘人物之骚扰迄未停止……”

“部长先生，”华德森搁下雪茄：“我非常遗憾。”

“我们真是非常抱歉。”

“应该说是我们双方都抱歉。”华德森道：“美国帮你们反共，而你们的官吏却得不到人们的拥护，这个忙怎么帮呢？我们在美国，常听说中国人不大喜欢蒋委员长，蒋委员长的政治如何腐败等等，总以为是共产党的虚幻宣传。但这次来到贵国没有几天，便听到很多不如愿的消息，甚至连曼谷都出了新闻，这个，实在不大好！”

董显光苦笑道：“这个不但不大好，而且大不好！”两人尴尬地笑了一阵，董显光便回去向蒋报告，办理侨务的官儿难免一顿臭骂，按下不提。

蒋介石也把陈立夫、陈果夫找来，如此这般吩咐一阵，要他们注意魏德迈在调查，党务侨务千万留神，这不是闹着玩的。

陈果夫愤然道：“党务侨务应该办好，这是份内之事；不过我们泱泱大国竟遭调查，美国这种干涉内政，也未免太过份了。”

蒋介石一怔道："你说这个干什么？我的气，还不够受的么？"

"是啊！"陈果夫同蒋介石当年一起在上海交易所"抢帽子"，一起到四马路逛窑子，有些场合还敢说几句。而美国对CC的攻击甚烈，CC也把美国恨得牙痒痒地，因此放胆上言道："前几天，先生曾经对访华的美国编辑和发行人说过，在他们报上出现反对我们的文字，是误解的、不公平的，而且妨碍中美合作的，说得中肯极了！"

蒋介石对老友的捧场十分过瘾，笑问："有什么下文？"

"据说美国要恢复言论检查，"陈果夫道："以免妨碍中美邦交。据我看，以后凡是美国人批评我们这个长，那个短，我们便给他一阵还击，一定要轰到他们停止为止！"

"这样，不是又有人说，我们没有民主风度了呢？"

"嗤！"陈果夫做个怪相道："他们说我们没有民主，他们的民主又在哪里？在我们中央调查统计局的资料里，美国人反对援助中国内战的东西、文件、数字、照片多得很，白宫又几时停止过在中国反共呢？拿他们的口气来说：这个'民主'又该作何解？"

蒋介石听了，不禁气往上涌，拍桌道："我现在弄明白了，反正你美国反共离不了我姓蒋的，我怎么做，便怎么做，你管不着！你爱怎么骂，便怎么骂，弄得我光火了，"他狠狠地一跺脚："嗨！"

"我看，"陈果夫设计道："乘他们正在调查，吱吱喳喳，我们也不妨还敬他一下。"

"什么？"蒋介石惊问道："你要同他们开火？这千万试不

得，千万试不得！弄坏了，钱从哪里来！”

“我心中有数。”陈果夫道：“我去找一家报纸，写一篇东西，要魏德迈过过目，说明我们不是‘二百五’，不能随便批评，信口开河！”

“这个，”蒋介石沉思再三，吩咐道：“你先把稿子拟好，再说。”

陈果夫连声称是，第二天就送去草稿，要蒋介石过目。蒋介石道：“对于美国，昨晚上我平心静气一想，觉得不宜攻击太烈！否则美国人会说‘国民党同共产党一样骂街，又何必援助南京？’”蒋介石笑道：“当然，这种论调是会有的，但这种做法绝不会有，既然如此，大家心中有数，算了。”

陈果夫这口气还没平下，愤然道：“我们可以在口气上缓和一点，文章，还是发表的好。”

“我说，”蒋介石道：“我这口气也没平，只是感到美国人说我们这个那个，我们又来个回敬，给人家的印象不大好。”他挥挥手道：“好吧，你先说给我听听，怎样措辞。”

陈果夫本来原文诵读，听他这么说，知道事情多少有点变化，便一面念，一面改道：

“这是社论体裁，请先生修改：魏德迈将军率领的调查团业已抵达，并开始工作，吾人愿在此表欢迎之忱。同时吾人愿向该团进几句逆耳之言者，在友邦作所谓真相调查，不见得是可庆幸之事。盖一个国家调查另一个与之平等的国家，绝非光荣之事也。

“魏德迈将军系以调查大员自居，这说不上是友谊的姿态，毋宁说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慢着!”蒋介石沉思半晌，说道：“就这样吧，念下去。”

陈果夫一字一句斟酌道：“我们的美国朋友对蒙古的损失，对旅大和东北两大铁路的中国主权一半的剥夺，以及中共地位的提高和内战的加深都应负其咎!”

“这个，”蒋介石道：“‘中共地位的提高’一语，改一改吧。”

“是。”陈果夫念下去道：“你们美国朋友叫我们忍辱负重，叫我们妥协和怜悯他人，这也是美国应负其责。当我们的容忍和妥协不可避免引起纷乱不安时，不断地指责我们，骂我们无可救药，也是你们美国朋友!”

蒋介石狞笑一声说：“这一段最好!”

“这一段，”陈果夫不安地说：“是最后一段了：‘你们是我们的不安制造者，而现在你们美国朋友又跑到中国来，象侦查嫌疑犯那样调查真相了。’”

蒋介石重复陷入深思，十分钟后，叹气道：“这样做好不好呢？别忘记，现在情形严重，能少得罪人家，便少一个对手，你说是吗？适可而止吧。”

陈果夫皱眉道：“可是他们不放心，他们拚命骂我，而且特别指出，说蒋委员长的部队、政治、经济等等，无一不同我们兄弟二人有关，因此无一不失败，这简直把人都气坏啦，我老实告诉先生，我受不了!”

蒋介石忽地想起，这倒是一个问题：国民党离不开美国，美国也舍不得国民党；但美国的谴责却如此之多，相对的党内不满于美国的气氛也日趋浓厚，长此以往，如何是好。

当下，他把这意见向陈果夫说了，陈果夫毫不考虑地答道：

“我们反共，不但是为中国反共，而且也为美国反共。事实上今天的情形，足够说明中美在联合反共。既然大家一样，为什么咄咄逼人，岂非逼人太甚？”陈果夫越说越气，连连咳嗽，歇了一阵，说：“而且对我的不满更甚，这一点使我伤心！我自问努力反共，此志不渝，为什么对我如此打击？我现在提起美国就恨！”边说边咳。

蒋介石见状不忍，劝道：“你也不必这样过于愤急，身体要紧。再说在美国还有物业什么的，如果和他们闹翻，不大合适。”

陈果夫愤然道：“这个不光是个人得失问题。美国是个暴发户，他在文化方面，怎能比得上我们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他敢对我政府信口雌黄，见利忘义；是非不辨，不怕脸红，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个对策才好，否则受制于人，即使把共产党消灭了，将来还有问题。”

“将来会有什么问题？”蒋介石一怔。

“将来，”陈果夫双眉紧皱，似有重忧。他缓缓地说：“将来局势好转，美国一定会说：这是美国的功劳！中国政府贪污低能，一无是处，所以局势太平，一切利益都要由他分配，我们动弹不得！如果局势继续恶化，那这口气更没法提。”陈果夫低声而愤急地说：“别忘记近几年来，美化之风甚炽，一切事情都要摹仿美国，其实是虚浮、肤浅，与中国社会固有风气不合。”他长叹：“可是一切已成事实，我们不能象共产党那样反美；可是养成了对美国过分的崇拜与摹

仿，我们老的、好的风气垮台了，新的风气却毫无是处，我们尽量讨好美国，可是自搬砖头自压脚，令人焦虑之至！”

蒋介石悚然。半晌，问：“那你看怎么办？”

“我绝对唱黑脸，”陈果夫道：“我来同美国人开火，你出面不合适。我了不起今生今世，不去美国。”他黯然：“但愿我们的处境，也不必到美国……”他怆然欲泣：“至于美国物业什么的，”他沉思一阵：“由立夫去办好了，他不唱黑脸，美国对他不会有什么。”

蒋介石实在赞成他的意见，于是以拳击掌道：“好吧，你就拿这篇文章，交给报纸发表吧。我其实也已唱过黑脸，我不满意美国的意见，已经在美国报上登出来了，不过我不后悔，看情形，以后还要同他们暗斗。”

宋美龄闻说之后，提出异议道：“我不赞成这样做。今日之下，一切靠美国帮忙，怎能同他们斗法，又怎样斗得过他？”

“那你说怎么办？”蒋介石问：“老是挨骂，我这口气实在平不下去。”

宋美龄笑道：“这就怪了，你要美国报纸说好听的，有什么困难呢？一家美国报纸骂你，十家美国报纸捧你，不就行了？美国大多数报纸在谁的手里，难道你不清楚？”

蒋介石烦恼道：“不但是报纸问题，连魏德迈都在说我闲话，我不能容忍！”

宋美龄笑劝道：“这个更简单，魏德迈如果只说你的好话，美国人一望而知：太偏心了，这与美国的民主不合。今天表面上说几句坏话，事实上还是援助我们，你又何必自找

烦恼?”

蒋介石不悦道:“可是他们这种做法,使我在中国人面前没有面子。中国不比美国,这种民主,娘希匹我吃不消!”

宋美龄也皱眉道:“你太走极端了!中国在你统治之下,谁敢说你不好,这不是自找死路?你怕什么!”

“我为什么不怕!”蒋介石愤然道:“我当美国人是朋友,美国人却如此捉弄我……”正说着魏德迈特来辞行,说是中国大陆调查完毕,明天将有台湾之行。

蒋介石心头一沉,问:“特使调查台湾之后,还回不回南京?”

魏德迈道:“我这一次太匆忙,如有所见,一定同你商量。这几天大概气候关系,我头痛了好几天,一时来不及把调查所得予以整理,只好以后再说。”

蒋介石问:“特使此去台湾,准备看些什么,好让我通知魏道明,叫他好生准备。”

“不必了,不必了。”魏德迈道:“这次我们来中国调查,我同我的团员们,承蒙蒋委员长和几位高级官员给予很多协助,十分感谢。”他笑笑:“举凡财政经济、农田水利、文化教育、进出口贸易等等,我们都谈到了。有一些已经有了初步方案。我为我此行成绩感到满意,而这个成绩是中国政府所给我的,我代表杜鲁门总统向蒋委员长以及夫人致最高的谢意!”蒋介石听后感到啼笑皆非,只得谦辞,吩咐摆下酒席,为魏德迈饯行。正是:颐指气使岂好受,别有滋味在心头。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廿九回

登广告　孔祥熙有口难言
发声明　魏德迈欲盖弥彰

话分两头。却说正当魏德迈东飞西飞的时候，南京《中央日报》突地大爆冷门，一再揭露宋子文、孔祥熙两家族的官僚资本如何营私舞弊，如何利用地位夺取外汇自肥等等，把宋、孔的贪婪相描绘得淋漓尽致。这下子孔、宋固然气得发昏章第十一，蒋介石也大吃一惊，忙把陈果夫找来道："你这样做，岂不是太开玩笑了！你要我怎么向有关之人交代！"

陈果夫不慌不忙道："在政府机关报上揭露这件事情，对美国来说，他们可以发现中国是有民主的，这对今后的援华，起的作用很大，为什么先生反而不高兴呢？"

蒋介石啼笑皆非道："可是我的威信何在？宋、孔两家，天下人都知道同我有什么关系！你这样做，不说别的，夫人

面前你要我怎么说！”

陈果夫道："这样做，连共产党都失去了攻击先生的根据。先生不是痛恨共产党《四大家族》那本书吗？现在连《中央日报》都揭露宋、孔罪状，先生在全国民众的印象里，一定是廉洁公正，光明正大，这不比发多少个文告还有效吗？"蒋介石正沉思间，陈果夫接着说："我们这样做，实在有莫大的好处。我们一方面在《中央日报》揭发这个，同时在《正言报》上抨击魏德迈的调查，主席把原稿都看过、同意了，证明本党今天是该这样做，否则太把我们不放在眼里了！"

陈果夫话犹未了，侍卫传报宋子文到。听说国舅爷前来，陈果夫连忙躲开。蒋介石不安地接见这位皇亲国戚，满以为对方一定大发雷霆，不料宋子文只是冷冷地说："好，你这样不择手段，到了不能想象的地步了！我没有话同你说，从此以后你别找我！"

"子文，"蒋介石道："你不能这样说，这是为了大局！"

"大局？"宋子文冷笑："为了大局，就该牺牲庸之和我！"

"也谈不上是牺牲，"蒋介石道："在美国，这种民主做法不是常见的吗！"

宋子文冷笑一声，狠狠地瞪他一眼道："你也谈民主？哼！"说罢便走。

蒋介石正气得干瞪眼，侍卫传孔祥熙到。孔祥熙一坐下来，便捧着肚子诉苦道："你在《中央日报》的做法，我们实在受不了！我太太在哭，在喊！我知道是谁干的，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蒋介石道："这个，——"

“你听我说，”孔祥熙哭丧着脸道：“陈果夫这一手太不成话，谁都知道，这次魏德迈召见了傅作义、李宗仁、胡宗南、还有民盟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小小，就是不召见他，于是陈果夫火了，他一火，拿我出气，这真冤透啦！”

蒋介石劝道：“庸之，别这样，魏德迈特使同果夫之间有些什么文章，我们且别管它。魏德迈也并非不理果夫，他的财政顾问曾经找过立夫，也算给了点面子。”

“我受不了，”孔祥熙道：“无论如何不该开我的玩笑！”

“唉！”蒋介石道：“你听我说吧，你们几个人，在外面闹得也够瞧的了——”

“难道是为了我一个人吗？”

“咳咳，庸之，我们两人不吵架。”蒋介石急道：“我们之间，还是好好儿的。有我也就有你，这个你当然不会怀疑。这一次魏德迈来，的确想要我们振作起来，他们的做法固然使人看不惯、吃不消，但他们那个动机，无论如何不能说不好，否则我们同共产党有什么不同？”

“共产党骂我，也不比《中央日报》凶！”

“你又火了，咳咳，你又火了。”蒋介石道：“我可以告诉你：魏德迈曾经说，他同情我的总动员令；他也曾经主张：‘在目前局势下，政府充分容纳各党派领袖，以扩大联合政府之基础，实有必要，因为这是孤立中共的最好政策。’”

“这个同我没有关系。”

“为什么没有关系？关系大着哩！”蒋介石道：“魏德迈没有说明还要充分容纳什么人，可是我们可以知道，他想拉几个民主人士来点缀点缀。因此他的手法很明显：一方面由美

国专家来改革行政提高效率，同时冷落果夫立夫他们，表示他们的开明，你说是么？”

“这个同我有什么关系？”

“咳咳，你又来了，”蒋介石道：“怎么没有关系呢？果夫、立夫他们也看清楚这一点，在报上分头耍花样，一方面攻击你们表示中国有民主，一方面攻击美国瞧不起我们这帮人。果夫他们这样做，老实说是在同魏德迈抛飞吻，做眉眼，希望引起魏德迈注意，重用他们。”

“可是凭什么把我们扯进去呢！”

“你啊，”蒋介石道：“你为什么想不开？今日之下，你还有什么要求？你在美国的财产，还怕下辈子吃不完吗？《中央日报》攻击你，美国政府还是欢迎你，你不信的话，可以到美国住几天，便可以证明我没有瞎说。”

孔祥熙作忧戚状道：“你以为美国人瞧不起陈家兄弟？错了！今年五月二十六，美国《时代周刊》还大捧陈立夫，说他是以反共来救国民党的救星，说他代表中国几千年来的精华，说他不排外，是中美合作的桥梁等等……”

“你有什么看法？”蒋介石一怔。

“我认为魏德迈不会冷落他们兄弟，而今天这样做，只是想，想，”孔祥熙再也说不下去，期期艾艾道：“内里大有文章哩！”

“这里面会有什么文章？”蒋介石笑劝道：“人家捧立夫，还有什么文章可做？”

“我管不着！”孔祥熙气呼呼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旦陈立夫在美国的名望比你还高，那末你看如何发展吧！”他

起立："我不是吓你，也不想还击姓陈的一拳，事实是这样！"说罢便走，那肥腮帮比平时还高出一倍。

且不提蒋介石又为CC的做法费思量，却说孔祥熙一回去，立刻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在低沉的气氛中，众人七嘴八舌，终于决定用孔令侃的名义在报端大登广告。

"措词不好太凶，"宋霭龄道："牵涉太广，也不好，只要就事论事算了。这一次，我们只当是吃了一个哑巴亏，以后再说吧，不过宋家、孔家不是好欺侮的，陈家再要得寸进尺，"她冷笑："看那个病鬼还能活几天罢！"

接着，以孔令侃具名的广告出现在上海几家报上，声明他以官价获得的外汇只有一百零八万美元，而不是一亿八千万美元。他承认曾经输入几套无线电器材，几辆汽车，但这些都是个人自用和扬子公司汉口分公司所用，并未违反条例。

《中央日报》刊载孔、宋违反贸易条例新闻，是引用奉命调查违犯贸易条例案件的监察委员王冠吾之言："我在上海调查三星期后，知道宋子良经营的孚中公司和其他某些公司利用个人关系，获得种种特权。"陈果夫陈立夫便在《中央日报》作惊人之笔曰："这些公司的经营，足以证明政府官吏投资商业赚取巨大的利润。"

王冠吾接着便来了个建议，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彻查中国三大特权公司：宋家的孚中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以及孔家的扬子公司，来确定所检举的不法活动的责任，而且有关人犯要依法严惩。

而淞沪警备司令部出版的《大中晚报》更有趣，一方面刊

登孔令侃的大幅广告，否认《中央日报》所载该公司是豪门资本所开设，同时同日刊登一篇社论，揭发宋、孔两家其他的不法行为，大骂孔、宋两家吸吮全国人民的脂膏，要求没收豪门资本，投入“戡乱建国”。

事情闹大了，宋子文同孔祥熙“有名火”高三千丈，一起去找蒋介石，宋子文大声说道：

“你是主席，你今天爱怎么做便怎么做，难道一点良心都没有了吗？没有我们帮忙，你以前的仗怎么打法？今天的仗又是怎么打法？好！你今天眼看大势不对，便把全部责任放在我们两家肩上，这还成话吗？你说说理由吧！”边说边气得直揉胸口。

面对国舅爷的责问，蒋介石又急又气，猛拍桌子道：“中国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谁该多负点责任？我又不会抓人，让报上说得中听点，叫美国人开开心，这一点你都不懂吗？你不是最懂得美国人的吗？”

“不同你谈这个！”宋子文道：“你要牺牲我们两家来保全你一个人，这可办不到！”

宋美龄感到处境甚窘，劝道：“算了，算了，一家人哪有说不清的事情！”她先责丈夫：“不过《中央日报》的做法是过分一点。”她立刻用英语向宋、孔两人说道：

“他昨夜根本没睡着，东北打得坏，鲁西损失两万多军队，豫东又吃了一个大败仗，他也苦，你们算了吧。万一他下不了台，闹出事情来，白宫连我们几个都要责备，那怎么办？”

孔祥熙吵哑了喉咙：“你不知道，他还要依法严办哩！”

“别听他的，”宋美龄道：“他那个宝贝儿子当年在苏联‘大义灭亲’骂死了他，他对外扬言这个长、那个短的；现在他的宝贝儿子，不是在他手下干得挺有劲吗？”

宋子文恨恨说道：“我告诉你，我侍候不了这个人，我走了！”

孔祥熙也朝蒋瞅一眼：“走了。”

“走了。”蒋介石待两人离去，喃喃自语道：“走了，我也要走了。”

宋美龄提醒他道：“你往哪里去！”

“我去训话。”

“找谁训话？”

“高级将领们在等我训话。”蒋介石若无其事道：“近来高级将领不断被俘，实在糟糕，所以把前方凡是能抽调出来的高级将领，都调到南京来听训，我们想到了应付办法。”

宋美龄不放心，同他一起出席，果然见蒋介石一到礼堂，便开口道：

“各位同志，稍息。最近，战场上有一个现象很不好，我们的高级将领，给俘虏过去的太多了。

“我特地请你们来，你们要根据我讲的，回去亲自制订。我这个办法是，第一：长官对部下称名号，不要叫他的职别；部下对长官称先生；平级称名号或称老张老李，这样好得多了。

“第二：长官一律穿士兵服装，不带领章，臂章肩章钉在衣袋里。各级长官所带传令兵和卫兵，应避免一切恭敬动作。如果带枪，那末要藏在衣袋里。

“还有，你们在前方，或者靠近前方，千万不可以住在好房子里，这样目标太大。如果房子里有老百姓，应该叫他们搬开。”

蒋介石津津有味地说下去道：“要老百姓搬开，集中在一间房里，并且在外面多设几个假司令部，门岗一律单哨，使用步枪。

“第四，要谈到行军时候的隐蔽了。如果碰到老百姓询问，可以回答‘八路’！说你们是八路！”

将官们骇然、愕然，彼此交换眼色。

蒋介石看在眼里，笑道：“怕什么？回答老百姓你们是‘八路’，可以沾很多便宜。除了保密，他们还会给你们指点方向，供应茶水。”

有人问道：“报告委员长，如果友军询问，又该怎么办呢？”

“友军询问，也不该暴露番号。”蒋介石道：“你们只说是‘打八路’。

“还有，这是第五点了。你们进入公共场所，譬如饭馆、洗澡堂、店铺等等，千万不可以谈论国家大事，更不可谈论军事。严格而论，你们绝对不可同老百姓交谈！

“你们记着我讲的，以后高级将领的被俘事件，便会没有了。”

蒋介石说什么也不会想到，就在这批将领们返回驻地不久，奉命亲手制定秘密办法，身穿士兵制服，不带领章，把肩章臂章钉在衣袋里的七十师正副师长陈颐鼎“先生”和罗哲东“先生”，以及成千成万的“老张”“老李”，还是给解放军俘

虏了。

蒋介石实在筋疲力尽，不知道怎样做才好，凡是他认为毫无问题的，准出漏子；而他认为可以寄予重任者，结果也一定失望。

魏德迈去台前夕，也捉摸到老蒋的心理，同司徒雷登夜访长谈，安慰他道：

“委员长，目前虽然不大顺利，但是往后看情形会好得多。孙立人将军在台湾训练的新军，投入战场，毫无疑问可以以一当百，所向无敌，我对剿共的军事方面，是乐观的。”

“魏德迈特使的乐观，”司徒雷登补充道：“是建立在良好的美式配备上面。”

“不错不错。”宋美龄道：“我们是这样感激，你们把最好的武器都运到中国来了。”

“关于政治方面，”魏德迈道：“委员长也不必着急，我们在进行扩大政府、孤立中共的做法，这一着棋子或许会发生莫大的效果。虽然民盟的态度还是那样坚持，但再过一个时候，中共垮了，他们这批文人，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了。”

“我早想下手，”蒋介石心头发火，强笑道：“可是万一动手，你们又要说我不民主啦。”

司徒连忙解释道：“委员长，对一般观感，我们要坚持民主自由，而且一定要坚持！在必要时，再想办法收拾这批给脸不赏脸的人。美国也会这样做的，希望我们的盟友中国也如此。”

知道蒋介石有点不大高兴，魏德迈笑道：“夫人，请转告委员长，我们可以谈谈使大家愉快的事情。”他咳嗽声：“训

练中国新军，我们决定在八月底开始了，委员长一定胸有成竹，不知道还有什么困难没有？”

蒋介石一听果然脸有喜色，说：“这个，新军训练中心放在台湾，我完全同意；一切按照美军方式，我也没有不同意见。”

“很好很好。”司徒同魏德迈相视而笑。

“为了省钱，”蒋介石道：“我赞成在台湾训练新军，可以利用西南海岸日军留下的旧有设备，作为基地，必要时再扩充。”

“很好很好。”魏德迈问：“你们参加训练的行政工作人员，大概有多少？当然，这个数字，不包括我们的顾问和专家在内。”

蒋介石略一思索：“大概八千人。”

“很好。”司徒道：“初步，也足够了。”

“决定先训练哪几个师？”

“这个，”蒋介石不加思索道：“首先调到台湾的，是驻扎在衡阳的青年军第二〇五师，驻扎在洛阳的青年军二〇六师，和驻在苏州的青年军二〇二师。”

魏德迈托住下巴说：“委员长请放心，这三个师训练以后，一定可以扩充到九个师。”

蒋介石问：“贵国军官大概有多少名可以派到中国来？”

“这个我已经说过，我们还有一些手续，例如国会和华盛顿联合参谋部的批准等等，不过这些都不碍事的，任何民间的反对都没有用，因为这是白宫的决策：帮助蒋委员长杀共产党！”魏德迈笑笑：“至于第一批美国军官到中国，大概

为数在八十名左右。”

司徒道：“委员长，昨天国防部通过的新军训练计划，特使还没看到文件，你可以当面告诉他。”

“是这样的，”蒋介石道：“国防部通过了一个训练六十个团新军的计划，拿来代替东北和长城以北的无力部队，总数大约是十八万人。不过这个同陆军训练计划没有关系。这是救急性质，真正的一劳永逸之计，是希望你们，替中国训练二十个师，也就是说，用二十万新军来扫荡猖獗的共匪！”

“这是没有问题的，蒋委员长！”魏德迈道：“再多二十万，美国也有此兴趣。你们目前所需要的二十万新军加上十八万救急的新军，都在我离开华盛顿之前，便已批准的了。”

宋美龄于是举杯同魏德迈、司徒雷登以及自己的丈夫轻轻碰击，兴奋地说：“陆军副总司令孙立人将军，决定八月九日离开广州飞台湾，我们祝贺他一切顺利！”

司徒笑呵呵道：“嗯，孙立人将军，这真是蒋委员长的洪福，中国有这么一位杰出的将领。”

蒋介石闻言心头一沉，因为孙立人不是“天子门生”，但为美方所欣赏的，当下似乎只有孙立人一人，微觉尴尬道：“咳，孙立人临走之前，曾同我讨论过军火供应问题，这个，魏德迈特使大概已经知道了。”正是：只因满肚洋墨水，门生天子两悠悠。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悠悠淡水河　听此魏暗示彼魏
小小圆山墩　看投资还是抢资

魏德迈说："是啊，我们也曾经交换过意见了，美国决定利用日本的军火物资，借对日贸易开放或者赔偿的形式，运到中国帮助蒋委员长戡乱，有些已经在进行了。例如对日贸易，我知道你的政府正在遭受人民反对之中，你们也勇敢地不理会这些反对；例如日本军舰已经陆续驶到中国，供给你们运用；例如中日双方以中国原料交换日本铁轨、火车头、卡车等等。"魏德迈笑笑："至于另一个机密的美中日三角合作，美国准备进一步在装备与训练中国新军中，使用大批日本军官担任训练，甚至组织一个日籍兵团。"魏德迈微笑："蒋委员长也不否认，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兵对中共所付出的精力与损失，远较同你的部队作战所损失的为高，现在要他们来中国

打共产党，真是驾轻就熟哩。”四人谈至深夜，魏德迈等于是辞去。

八月十一日，魏德迈调查团出发去台北。台湾省主席魏道明，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二魏本来熟识。魏德迈抵达南京后，一个电报把他召去，了解当地各种情形；此番飞台，魏道明又在魏德迈到达之前赶回准备，魏德迈在官方欢迎的队伍中跨将出来，由魏道明陪同到圆山招待所休息，把一干人等搁在楼下，两人在二楼开始密谈，并无他人在座。

“我们又见面了。”魏德迈道：“各部门的资料，都准备好了吧？”

魏道明点头道：“在你们到达前两小时，各部门资料都已汇齐，堆起来差不多象小山那么高。”接着问：“特使在台，能有一个星期吗？”

“喔，至多两天。”魏德迈捶捶背道：“希望我这一次调查是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来干，这样到一个地方我可以畅快地玩上一年。”说罢两人大笑。魏德迈道：“我在南京听到，台湾盛传着脱离中国的说法。这件事情，我只能在这种场合下问你，你是台湾主席，你认为在对日和约未签订时，台湾如果交给中国以外的国家托管，会有问题吗？会遭到反对吗？”

魏道明摸摸下巴，沉吟道：“这个，倒是个有趣的问题。我想先问魏德迈特使：‘二二八’事件你听说过没有？对内中详情，知道吗？”

“略知一二，”魏德迈道：“但不知道这个同我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有很重要的关系。”魏道明道：“‘二二八’事件，流血惨

重，暗流汹涌，迄未稍止，因此最近我想释放几个为首的人，来缓和南京与台湾之间的紧张气氛。可是，就在事件发生后到现在，民间真正的意愿，还没有听说把台湾交给外国托管的说法。”

魏德迈眼望着悠悠淡水河，笑问道：“你的意思是说：假如这个时候把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一定会遭到反对的了。”

“我想会这样。”魏道明道：“同时，敝国政府对台湾的看法，你也可以用来作参考，这一点也很重要。”

“是的，”魏德迈透口气：“蒋委员长对在台湾同我们合作的种种措施，美国非常满意。你一定也听说过，关于蒋委员长、宋子文和我们的麦克阿瑟将军，去年年底在草山宾馆所会谈的。”

“这个我不知道。”魏道明忙说。

“我也不大清楚。”魏德迈微笑：“我只知道，蒋委员长对台湾的命运交由美国处理，他表现得热心而信任。”

魏道明道：“是这样吗？”

“你以为他不象我刚才所说的？”

魏道明点点头道：“我想不象。因为台湾一直是中国的领土，而中国人很爱自己的领土，蒋委员长不会把台湾交给外国托管。如果这样做，他的信誉会受到极端严重、无法补偿的损失，而他的政敌也会在一夜之间立刻超过了他。你知道中共的主张抗日、强调爱国，一直是使我们感到头痛的。”

魏德迈皱眉问：“那末，你是不是说，如果不用托管名义，而在事实上控制台湾。”他立刻笑道：“希望你不要误会，我的老朋友，我只是说，为了免使台湾落入中共手中，或者

落到俄国人手里的理由，美国在台湾多用点精神和物力，而阁下还是台湾主席，台湾也依旧属中国所有，蒋委员长便不会反对了？"

魏道明沉吟道："这个，你比我了解的更多，我知道的，已经完全告诉你了。"

"谢谢你的意见。"魏德迈吃了些点心，抹抹嘴道："还有，'二二八'事件到底是中共发动的呢？还是民众自动暴变？目前中共在台湾的活动厉害不厉害？台湾民间对中共的印象如何？对美国又如何？愿闻其详。"

魏道明实在很难启口，因为他知道美国领事馆和美新处中，有人在活动台湾托管，而且还推出几个台湾人做幌子，蒋介石也曾一再询问过。

魏德迈见他沉吟不语，笑道："我的朋友，在我个人之前，请你暂时忘记，你是台湾省的主席，作为两个朋友聊天，无所不谈吧。"

魏道明失笑道："我回答你的问题：'二二八'事件是有谢雪红等人在中间活动。但并非在事先活动，而是在事变中活动。这个你可以意味到：'二二八'之前，台湾居民对共产党不大熟悉；'二二八'之后，情形就不同了。"

"我可以再告诉你，"魏道明忧戚地说："台湾人是难于管理的，他同荷兰人，葡萄牙人，满清的人，都有过规模庞大、牺牲惨烈的战斗，而且时间极长。他们脑子里分明痛恨异族统治，厌恶极了。"

魏德迈叹道："日本人半世纪的占领，台湾人还这个样子？"

“他们的衣食居住，都是标准大陆式的，”魏道明道：“在大陆找不到，看不见的各种各样中国古法和古礼，还盛行在台湾民间，你可以意味到，说明了一些什么。”

魏德迈岔开话题，望望窗外的淡水河，又望望前面圆山神社前的大木，低声苦笑道：

“东方人真是神秘的民族。”他忽然问：“我们在台湾两天的节目，你都看过了？都安排了？我想到基隆，你们北边的咽喉去看看。我想看看那边的军事地形、经济地位，以及我们的孩子们，在基隆将有些什么样的安排。”

接着魏德迈下楼，展开了一连串的活动。先是开会，资源委员会十大单位的总经理、总工程师们逐一报告，诉说台湾工业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在告一段落后，魏德迈笑道：“绅士们，你们的顾虑是事实，台湾工业并不如我们理想的那样美好。

“不过，你们也不必悲观，我们的怀特公司，将要为你们的问题再去尽最大的努力。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到台湾来的理由之一。

“刚才有位先生说，台湾的工业是吸吮日本母乳长大的，现在日本娘的乳汁吸不到了，东北‘继母’的乳汁也吸不到了，现在，”魏德迈纵声大笑：“现在我们‘美国妈咪’的奶水，已经在培育台湾的工业了。

“绅士们，希望你们信任我，‘美国妈咪’的乳汁，是可以使台湾工业健壮的——”

有人于是问：“魏德迈特使，允许我说几句话吗？”

“可以可以，”魏德迈道：“绅士们，你们想说什么，便说

什么，我一定把你们宝贵的意见，汇集起来，报告白宫。"

"特使先生，"那人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我是资委会的一个高级职员，我所说的，也是更多的同事想说的。"

"请，请。"

"我们资委会同人，"那人说："欢迎美国帮助，有如在大陆的合作一样。"

"谢谢，谢谢。"

"可是，有几点必须向你们说明。第一：美国专家到台湾帮忙，资委会各厂都表欢迎，可是在待遇方面，似乎应该弄弄清楚。"

魏德迈一怔："嗯嗯，好好，请说下去。"

"我们各厂所需机器或原料，全部或局部由怀特公司供应。怀特公司除了应该赚取利润，还要派出若干名专家到各公司办事，在公司的支出上，占据的数字是相当大的。"

"是吗？一个公司负担几个顾问，会感到很吃力吗？"

"是的，特使先生。"那人说："以台糖为例，台湾总工程师周大瑶先生技术优良，但你们派到台糖的几位顾问，待遇远较周大瑶为高。不但月薪高，而且美国顾问全家来回路费都要由公司负担。到了台湾，每两个顾问便要供应新汽车一辆，司机与汽油也是公司的。而且在你们顾问的居住方面，连藏衣服的房间都要装上空气调节，这个，公司负担实在太大。还有，专家们每年有几个月假期，假期中不但照领过高的薪水，而且旅行费用全部也由公司负担，这个，成本未免太重了些。"

魏德迈忙道："台糖可以赚大钱啊！"

“不不，魏德迈特使。”另一个人说：“世界糖市场上，美国推出的不是台湾糖；日本也很少想买台湾糖，古巴的糖价比台糖低，台糖的成本再也不能加了。”

“啊啊，”魏德迈道：“没有这样严重吧！”接着便笑问：“别谈台糖吧，味道可不大甜呢！”

又一个与会者发言道：“特使先生，我对于美援运用的方法，也有一点意见。”

“请，请。”魏德迈微感不安。

“我知道台电最近发生一件事情，使同人们甚为不安。台电在日本投降时，接收了四十大桶变压器用油，可用四年；但因照料不好，已经缺货了。你们愿意无条件供应，不要钱，这个当然很慷慨，可是有比钱还什么的，你们虽然不要钱，却要台电的股权，用变压器用油来代替资金，这个有点匪夷所思。”

与会者相顾愕然，魏德迈及其经济顾问，也相顾失色。正在这刹那的沉默间，魏德迈又见一个老年人严肃起立，说：

“特使先生，对于刚才那位先生的意见，我有同感。我知道公路局也碰到一件大伤脑筋的事，大家都焦急不堪。”

“是吗？又是什么呢？”

“是的，特使先生，”那人说：“公路局在美援项下买进几十辆汽车，车子都是新车。可是过了一年半载，却全部不能用了！”

“我对你的话表示遗憾，”魏德迈皱眉道：“绅士们想想，新车怎么可能马上报废？”

"特使没有听完我的报告，"那人说："我说一年半载之后，车子部分坏了，要配零件，但你们不给。你们来电报说：要新车尽量供给，多多益善；要零件半个不给！"

宾主闻言哄堂，魏德迈也苦笑道："绅士们，生意人是这样子的，不过我可以把这意见转告有关人等，设法改良就是了。"

"魏德迈特使，"角落里又蹦起一个人来，嗓门不小："我是台肥的——"

"行了行了，"魏德迈道："绅士们，我很忙，我还要去做更多的调查工作。我同情你们刚才所说的，答应你们设法改良，现在，我有几个特约的先生们已经等候很久，必须听取他们个别报告，好，散会了。留下来的问题，请同我的经济顾问细说。"

魏德迈一头汗回到房里，休息片刻，召见一个美商，听了一些有关台湾市场上美国货物销行情况；继续召见台湾省临时参议会会长黄朝琴。黄朝琴在旧金山做过中国领事，又是接收台湾的官方代表之一，魏德迈对他十分重视，一见面，便使劲握手。

三言两语，魏德迈便开门见山，问道："黄先生，你是台湾人，又做过外交官，对台湾，你是最熟悉的人了。"

"不敢当，不敢当。"

"台湾民间对美国印象到底如何？"

"这个，"黄朝琴按了按近视镜，沉吟道："大体上没什么，只是有人在鼓动台湾脱离中国，反应不大好。"

"黄先生，"魏德迈道："你做过外交官，当然知道台湾的

处境，对日和约还没签订，台湾的身分，可还没准儿喱！”

“是的，”黄朝琴道，“外面是有这种说法。例如当东京澁谷事件发生后，贵国在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总部和日本政府，竟然不承认在日本的台湾人为‘华侨’，偏要称呼他们是‘非日本人’，这种奇怪的名称，显然表示台湾人还没有国籍，暗示台湾人非中国人。”

“嗯嗯，”魏德迈道，“是有这件事，是有这件事，黄先生还听到什么反应？”

“反应很多，”黄朝琴道：“大的意见有两个，一个是认为这种‘非日本人’的奇怪称呼，暗示着台湾将来可能由美国占领或者托管，麦克阿瑟这样做是一条伏线，一般的台湾人不赞成，蒋委员长也不赞成。”

“为什么？”

“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再说大陆战局很不利，台湾的地位更加重要。”

“你的意思是说：将来你们的政府可能搬到台湾来吗？”

“我们没有想过，”黄朝琴道：“而且也不希望有这一天，否则太糟了。”

魏德迈笑笑：“那末，还有一种意见呢？你刚才说，大部分的台湾人反对把台湾划到中国版图以外去。”

“是的，另外一种极少极少的意见，是相反的意见，主张把台湾交给他国管理。”

魏德迈故意皱眉道：“行吗？”

黄朝琴也故意岔开道：“特使先生，局势是会演变的，是在演变的，我们慢一步寻求答案吧。”

"这个看法很有趣味。"魏德迈笑问："有人告诉我，我们十三航空队的孩子们，在台湾进行空中测量，已经很久了，说这是说明了美国对台湾的企图，是有些人说吗？"

"有此一说，特使。"

"那末，假定我今天发表一个声明，说美国对台湾无领土野心，你以为合时宜吗？"

"是好的。"黄朝琴道："特使该知道，中共曾经说过美国对台湾有野心，而且还列举事实，特使能挽回一下，也是好的。"

魏德迈闻言喜道："黄先生能够替美国设想，真是感谢之至。那末，请黄先生同他们说一声吧。不，请替我纪录纪录吧。"

于是黄朝琴拿起便条，用英文纪录了魏德迈所讲的，给他过目道："是这样吗？"

魏德迈念道："余以杜鲁门总统特别代表之身分，声明美国对台湾绝无任何野心，美国对于中国之援助，完全出于友谊上之诚意——好极了，请告诉门口这些新闻记者吧。"

俄顷黄朝琴折回房内，魏德迈问："给他们了？"

"给他们了。"

"他们高兴吗？我想，我的声明应该是一项重大的消息。"

黄朝琴旁敲侧击地回答："记得不久以前，日本外相芦田曾经向联合国公然要求对于台湾的特别移民权，以解决日本的人口问题。日本老议员尾崎行雄也在国会主张，要求满洲、朝鲜、台湾举行公民投票，这些都是同一性质的消息。"

"你们怎样看法呢？"

“我们认为这是台湾前途难测的一种预兆。”

“中共方面呢?”

“他们认为这是麦克阿瑟将军所主持、所指使的一项很不友好的政治行动。”

魏德迈闻言沉思，感到接触台湾问题以来，似乎并不简单。无论国民党与共产党，都不愿置台湾于他人版图，此事好生难办。正是：台湾喜告归祖国，喜上加喜是统一！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卅一回

基隆如鸡笼　魏德迈有所感
打狗即打狗　独立派无掩避

话说魏德迈访台第二天，台湾美国新闻处长卡多一早奉命入见。寒暄过后，魏德迈道："据我看来，台湾多的是不稳分子，似乎在每一个部门都有，如何是好？"

卡多笑道："特使先生，这些中国人的确讨厌，他们靠美援为生，但还要嘀嘀咕咕，有意无意地攻击我们。不过特使可以放心，在中国人脑袋里，钱是最重要的，我们只要答应他们几件事情，问题便可以由大变小，由小变无了。"

"答应他们什么？"

"譬如说，送他们到美国玩一趟，不管是什么名义，他们叫做'镀金'，镀了金，问题便十分简单，他们会把我们的事情，当作他们自己的事情。"

“不见得吧？”魏德迈道：“昨天开会发表意见，不满美国的，内中就有好几个是留美学生。”

卡多眉毛一耸，双手一拍道：“特使先生，这个并不要紧，只要我们多同他们来往，请他们参加这个，参加那个，挑个机会给他们一点便宜，事情也就解决了。”

魏德迈沉吟道：“卡多先生，我想这些事情用不着我来噜嗦：你们在台湾工作的人员，责任异常重大！”

“是的，特使先生。”

“卡多先生，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为什么今日美国要对台湾发生兴趣了。由于战后我国的两大世界政策，决定了非这样做不可！”

“是的，特使先生。”卡多为了证明他的工作十分卖力，说：“在占领世界战略基地网，以及控制世界所有资源这两大政策之下，美国在台湾的各种人员，已经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

“我乐意把你的话转告国务院。”魏德迈道：“占领世界战略基地网，可以置苏联于死地；控制世界所有资源，可以使庞大的工业生产力象洪水般地输出，扫除竞争的国家，独占世界的商品市场，我国的前途是不得了的！”

“是的，特使先生。”

“在这个政策之下，”魏德迈道：“我们控制台湾是无法避免的。台湾在西太平洋占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我们美国由阿留申群岛经过日本、琉球到菲律宾的‘西太平洋防线’重要的一环，在对付苏联和中国局势的作用上，有极大的战略价值。尤其是，”魏德迈忧戚地说：“万一蒋介石给逐出大

陆，台湾就应该是包围大陆的重要基地之一。”

“是的，特使先生。”卡多道：“远在一九四五年十月蒋介石接收台湾之前，我们已经以协助蒋介石受降、遣俘为名，做了很多事情。其中成绩最好的，该是陆军情报组长摩根上校，他的胆子不小，收获也很可观。”

魏德迈看了看手表，说：“卡多先生，今天我请你来，想问你一个问题，其他的慢慢谈好了。”

“什么问题？特使先生。”

“在日本，他们对于移民问题十分重视。日本地方小，人口却是七千万直线上升。因此如何满足日本方面对于人口的安置，也是我们美国的一项负担，不过这是不能公布的。惟其不能公布，我们的做法更难。卡多先生，当年日本移民台湾是怎样的，你已经研究过了吗？”

“研究过了，特使先生。”卡多道：“据我们所知，日皇在一九三八年前便有使台湾变成纯粹日本人的台湾，而把本地人移植到南洋和其他各地的打算。台湾总督在台东有‘官营移民村’的设置，便是这个意思。他们以花莲港为试验地，由此扩展到中部，预先择定的有十五个村落。”

“这对我是个有趣的事情，”魏德迈道：“后来怎么样了？”

“这是日本政府有计划的移民，”卡多道：“日本政府机构中还特设立了事务委员会，负责监督、奖励自治训练的责任。政府给予移民以官有地耕种，每户约七亩半，并补助肥料和种籽。他们在移民村里设置了邮局、托儿所、学校、医院、会堂、合作社和住宅，改善移民的生活，奖励他们捕鱼和集园耕种，使经营科学化，管理合法化。”

"那末到底一共有多少移民?"

"后来大大小小发展到二十四个移民村，散布在花莲港、台中、台东、台南、高雄五县，总计二千三百零四户，一万零六百四十人。"

"他们从日本什么地方移到台湾?"

"从德岛、福冈、鹿儿岛、熊本、山口、佐贺、番川、广岛等地来的人最多。"

"情形还好吗?"

"在台湾的移民村，以吉野、丰田、林田、瑞穗四个村成绩较好，台湾总督把吉野村誉为模范村。这四个村总人口二千七百零五人，五百八十五户，面积四万一千九百多亩，占花莲县的面积百分之十点二。"

"现在情形怎么样了?"

"现在，"卡多想了想："这些移民村，已经给台省农林处接收，改为合作农场。"

"合作农场情形又怎样?"

"起初还好，"卡多耸了耸肩膀："现在，大多荒废了。"

魏德迈道："如果日本要向台湾移民，当然我们不作正面支持，甚至一句话也不说，你以为这样做可能吗?台湾人会反对吗?蒋介石会反对吗?"

卡多沉思好久，一个劲儿抚摸他那个高鼻子，半晌，轻轻摇头道："这件事情，不容易进行。"

"我们可以搁一搁。"魏德迈道："现在谈这个，似乎早了一点。"他补充："可是有些问题，先准备一下倒是好的。"

卡多暧昧地笑道："说起移民，我可以报告特使，有一个

事情做得蛮有趣。"

"什么事?"

"我们通过有些朋友，例如台湾托管论者那批人，向外发出空气，说台湾人根本不是中国人，没有中国人的血统。因此一旦台湾在签订对日和约时发生困难，便可以为台湾脱离中国预先创造条件。"

魏德迈干笑两声道："这样做，说得通么？本地人不会反感吗?"

"只好由它去了。"卡多也干笑两声。

"那末到底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魏德迈道："在南京时我问过魏道明，他说台湾人是中国人。现在六百四十万人口中，绝大多数来自福建，小部分来自广东客家，他们是不折不扣的中国移民。"

"在事实上，"卡多道："我们在心头要承认这种说法是准确的；但在控制台湾这一点上，"卡多以拳击掌："我们要拥护台湾人非中国人的论点，否则——"

"咳咳，"魏德迈道："卡多先生，我不反对把台湾置于美国管理之下，但我反对理由牵强，令人不能信服。"

"特使先生，"卡多笑容突敛："在为了美国扩张成功的立场上，允许我向特使先生进一言：在必要时，别说理由牵强，就是没有理由，必要时也得硬抢！"

"我同你的看法基本相同，"魏德迈笑道："但做法上有所不同。我始终反对硬抢，应该用最动听的理由，最迅速的行动去配合作战，虽然这个作战也不一定要流血。"

"我以为事不宜迟！"卡多道："中国大陆的局势一天比一

天坏，万一台湾将变成海外孤岛，同大陆母体切断关系的时候，蒋介石一定到台湾来，那时候我们便丧失了比蒋介石和共产党应该早到一步的机会。”

“你错了，卡多先生。我们的秘密工作人员，比蒋介石和共党到的都早，可是收获不大，这充分说明了如要在台湾建立第二个外国政权，它将要碰到难以想象的困难。所以今后我们的做法，要特别仔细才好。我的意思是：尽量利用蒋介石原班人马，其中渗有我们的人，表面上处处为蒋介石打算，但事实离不了我们的利益，这样又冷静，又稳妥。”

“不，不，特使，我有不同看法。”

魏德迈问：“你以为我们怎样才好？”

“我以为在中国大陆利用蒋介石原班人马，是对的；可是台湾一旦成为蒋介石的最后据点时，这样做便不易讨好。换句话说，到那时候蒋介石考虑他个人的问题重于我们的决策，因为他面临最后一秒钟的生存，在最后一块立脚点上——”

“我懂得你的意思，”魏德迈道：“可是你也应该想一想，当一个人面临最后关头需要我们帮忙，他还能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吗？”接着副官来报，有众多的总经理、董事长之类前来拜望，魏德迈于是接见来客，要卡多先行回去，把刚才的意见写成专文，以便带回美国，交付专家研究。紧接着，魏德迈吩咐备车，要到基隆观察。

这下子可忙坏了台湾省政府，宪兵、警察、摩托车队，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大车、小车、吉普车，浩浩荡荡地开向基隆。

"这是台湾北门的咽喉，"魏德迈向翻译官笑道："你是中国人，该知道基隆有什么特点。"

伍汉民傻笑道："特使先生，我只知道基隆是有名的雨港，其他便不清楚了。"

"我知道得不少。"魏德迈道："在二次大战之后，我们对基隆的情形，知道得更多了，那是一个良好的军港。"但他又欲言又止，指指松山机场道："你看，基隆的地位多么重要！距离台湾第一大机场，没有太长距离呢！"接着东看西看，沉思不语。半晌，又作愉快状道：

"关于基隆，你真的不知道更多的历史吗？"

"真的不知道。"伍汉民道："不过省政府和其他机构的人说：魏德迈将军对台湾各据点熟悉，不必派人去陪他了。"

魏德迈哈哈大笑道："这倒是偷懒的好办法。"

伍汉民道："不过，昨天晚上我曾经听说了有关基隆的一个有趣故事。"

"是什么？"

"他们说，基隆本来不叫基隆，叫鸡笼——关门养鸡的笼子。"

魏德迈一怔："是么？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说法不一，"伍汉民道："有人说，因为那地方象只鸡笼，初到台湾的人，便给他取了这个怪名。后来感到不雅，才改今名。但也有人说：'鸡笼'是有深刻意义的，台湾经常给异族侵略，当地人恨透了，便把北门的咽喉取名'鸡笼'，表示如有异族侵台，他们要把这些人消灭在鸡笼里，要他的命！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剥他的皮！"

魏德迈暗吃一惊，向伍汉民道："台湾人民真的这样厉害吗？为什么日本人占领台湾，一口气便有半个世纪之久！"

伍汉民叹口气道："特使先生，那时候的中国，你是知道的，满清官吏一条大辫子拖到腰里，顶上戴了顶大帽子，光知道抽大烟，括洋钱，怎么可能保护这个岛？"

魏德迈马上便问："那么今天的中国官吏又如何呢？"说罢立觉不妥，故意用笑声岔开道："我不应该问你这句话，你不必答复我，你不必答复我。"接着视线移到窗外，但见山岭重叠，坡度险急，火车在桥下疾驶，烟囱在空中冒烟，当即下令停车。下得车来，双手撑腰，左右前后，不断搜索，一干人等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车队一字长蛇摆得老远。

魏德迈看了个够，摆手继续前进。随后几位专家，好生纳闷。新闻顾问华德森问：

"特使先生，你刚才看了些什么？"

"我？"魏德迈笑道："我一不是诗人，二不是记者，在我眼中的山川河流，还有什么说的！"

"战争！"华德森笑道："可惜日本兵投降得太快，否则我们的魏德迈将军，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众人大笑，魏德迈道："战争好比是球赛，依我看，机会还多得很呢！谁能担保在这个地方，不会发生大战？"

"刚才伍中尉说得有趣，"华德森道："鸡笼就是基隆，在未来的战争里，不知道在这个基隆地方，到底是哪一方的鸡笼。"

"这个，"魏德迈眉毛一扬，笑问道："中尉先生，你以为——？"

“我怎能谈军事？”伍汉民道：“我懂得太少，不过根据以前所知道的，战争双方，师出无名者能够成功的简直没有，拿上一次大战来说，魏德迈将军率领同盟国军队攻击侵略者，成绩不坏，而师出无名的纳粹和日本皇军，情形便大大不同，他们终不免一败。因此基隆到底是谁的‘鸡笼’，现在很难说，不过可以拿这个做判断准则。”

魏德迈夸奖道：“中尉先生说得很好。”但他显然说不下去，一旦美国兵按照计划大量开往台湾，这该算是正义之师呢，抑是师出无名呢！

但魏德迈立刻想到了原子弹，这个镇压敌人与朋友的法宝，使他的心头安宁了些，笑问伍汉民道：“中尉先生，今后，什么名堂都很难说，原子弹掷出去，对方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就——”

伍汉民略微感到此言外之音，岔开道：“特使，基隆到了。”

魏德迈等人登上游艇，直驶基隆港外。但见海天一色，浊浪澎湃，偶或瞥见要塞炮台。魏德迈边喝咖啡边说：

“这种地方，美国的舰队不来是不行的，台湾地形如此重要，我是这样的欢喜，能够看到了我们在西太平洋上重要的一环。”

“特使先生，”军事顾问道：“你看右边海岸，喏喏喏，这一条弧形线上那个突出的一点，不知道是不是淡水。”

“淡水怎么啦？我知道，”魏德迈道：“有一个英国领事馆。”

“日本投降前几天，”军事顾问道：“我们有一条潜水艇，

一天忽然出现在淡水附近海岸！”

“这个倒是新鲜故事，”魏德迈道：“没有错吗？是淡水吗？我曾经听说过有这么一件事。”

“根据摩根上校的情报，我们这艘潜水艇，是出现在这个地带。”

“后来呢？”

“后来碰到一群渔人，我们给了他们很多罐头，要他们合作，万一美国军队登陆，请他们做内应。”

“嗯，”魏德迈道：“他们答应吗？”

“他们答应了，台湾人是恨透了日本兵的，可惜的是，日本海岸巡逻队发现了潜艇痕迹，调查了这件事情，抓去了很多渔民，一个都没放出来。”

伍汉民问道：“这些人都死了？”

“大概都活不了。”军事顾问道：“我们美国在日本投降前夕，所做的工作实在不少。例如机群空袭台湾，我们便把大量银弹同炸弹一起投下，希望台湾居民同美国登陆部队好生合作。”

游艇上的中国官员不便探问，但心头都有一个好大疙瘩：中国收复台湾，美国军部凭什么要求台湾人欢迎美国军队，而把中国军队撇开不管。

魏德迈见状一笑，俯身伸手入海，试试水的温度道：“这个时候，游泳的季节快过去了，但在菲律宾倒是正好。”

“特使要去菲律宾吗？”

“现在还谈不上，不过我一定要到高雄走一趟。”魏德迈点点头：“那是台湾另一个重要的咽喉，非去不可。”

“高雄的原名叫‘打狗’，”伍汉民道：“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倒蛮有趣的。”

“不会是打日本兵那条狗吧？”军事顾问笑道：“特使先生，要看海军基地，澎湖也应该跑一趟。日本自杀潜艇基地，有一个便在那边，而且那朵困扰人们的‘东京玫瑰’，当年也在澎湖播音呢。”正是：打狗不看主人面，无地掩藏是汉奸。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卅二回

美援漫游　孔祥熙有机可乘
沈崇慎重　胡适之无动于衷

话分两头。却说魏德迈正在台湾调查，蒋介石却仍在南京伤脑筋，未能上得庐山。战事失利，兵败如山倒；美国贷款，来得又不畅，使他好生烦恼！正在这时王世杰为冯玉祥护照事入见，蒋介石火儿更大了：

“冯玉祥护照满期；发不发你们负责，问我干什么！”

王世杰不慌不忙道：“按理说，冯玉祥奉命赴美，护照到期，自当继续。他不但在政府中是位大员，地位仅次于主席，而同主席的关系，也很不同，所以如果按照这些情形，冯玉祥的护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从另外的情形来说，冯玉祥在美国指责主席，批评国策，对政府实在不利，如果留在美国，他这种影响还会发展，他的活动也会继续，显然

不是主席的意愿，因此外交部必须请示主席，才能遵办。”

蒋介石对王世杰一向尊重，可是也不耐烦起来，冷冷地说：“我只想要他的命，什么护照不护照！”

王世杰唯唯告退，孔祥熙匆匆到来，一开口便说：“我决定明天走了。”

蒋介石沉吟道：“此去，应该把争取美国贷款到手为主要任务，过去《中央日报》上所登的事情，你不必计较，我有好几天没看《中央日报》了。”

孔祥熙苦笑道：“我一想起这件事便恶心，不提算了。我来告诉你，这一次我到美国去，知道的人很少，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我是因为太太生病入院才去的。华盛顿帮忙的人固然不少，可是反对的人也很多，如果他们知道我到美国求助，可能把事情弄坏。”

蒋介石叹气道：“庸之，你此去不管什么理由，人人都知道与贷款有关。可是局势如此，我心焦急，希望你怎去怎来，完成任务，大概几时可返？”

孔祥熙也皱眉道：“我什么时候回来，现在还不能预测，总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当然倾全力去办，事实上在华盛顿早已有人在展开活动，我只是去加一把油罢了。”当晚与宋美龄等商讨局势、家产、投资、物业等等问题，至深夜始散，按下不表。

送走孔祥熙，蒋介石长长地透了口气，不料董显光入见，告诉他美军强奸沈崇案另有发展，原判已被美国海军部长撤销；强奸犯美国水兵皮尔逊不但开释，而且恢复军职。此讯传来，政府中人为之哗然，一旦传到外面，反对风潮势必来

到，如何是好？

蒋介石也只有瞪眼的份儿，长叹道："真有这样的事？"

董显光道："是有这件事。"

蒋介石精力分散，双目无神，迷迷糊糊再问："不是假的吧？"董显光曾经在浙江做过蒋介石的英文老师，知道他一些脾气，象这样的精神涣散，说明了这位高足思虑过度，有点不大清楚了，但此事对于宣传部关系重大，因此提醒道：

"这件事情的确很不平常，处理不好，会影响中美感情。"

蒋介石给他一言惊醒，忙问："你的意见怎么样？"

"我们在里面讲，"董显光道："在这件事情上，美国是对不起中国的，一个水兵在中国强奸女学生，只判十五年徒刑。不过既判了十五年，就关十五年也无妨，可是还没多久，竟然推翻原判，而且把犯人恢复原职，这样子对中国，实在太无礼貌。

"其次，你推翻原判，恢复原职，也算了，可是与此同时，日本昨天发生一件类似的新闻。在横滨，三个美国第八军的兵士诱拐并强奸了一个日本少妇，这三个美国水兵都判无期徒刑，第八军军部昨天马上宣布这件事，岂非使中国政府万分尴尬，而使反对者更振振有词！"

蒋介石闻言咬牙道："娘希匹要不是为了贷款问题讨价还价，我非痛骂他们一顿不可！现在，"他不安起立，徘徊再三，然后吩咐董显光道："政府报纸，对此事暂时不要有所批评，其他报纸怎么说，由他去，我们不加干涉，让共产党的报纸骂得越凶越好，要美国自己多想想，这件事处理得实在太混蛋了！"说罢要俞济时通知王世杰，即刻入见，用外交部

名义急电驻美国大使馆查询实情，并就近向美国驻华大使馆探询真相，同时急电华府提出交涉，一定要美国按照原判执行。

忙了一阵，王世杰叹道："主席，国与国间象这样损害双方邦交的，沈崇案恐怕是显著的一件。过去，我们以为是共产党仇恨美军，把沈崇案闹大了，以便引起民众共鸣，对我不利；但以今天的情形来看，美国军人的嚣张情形，的确非人人所能忍耐，我也受不了！"

蒋介石只是朝他皱眉、瞪目。

"不过，"王世杰长叹："预料魏德迈今天将从台湾回来，如果报上有攻击美国的文字，实在不大合适。因此宣传部如何暗中劝告各报不要立刻评论这件事，倒是很要紧的。"

蒋介石点点头，说："胡适在沈崇案开始，美方快要判案时说过：'美兵是否有罪，将是对正义的一种考验'，现在我倒要听他怎样表示了。"

王世杰忧形于色，直搓手掌，愁眉苦脸道："胡适博士如何表示，的确很难启口，不过我希望他能够稍为硬朗一点。我这个外交部长，最怕听见'弱国无外交'那句话，这两年来，不瞒主席说，美国官兵给我的烦恼，也真够瞧的了。"

"你说什么？"蒋介石诧问："两年什么？"

"这两年来，"王世杰道："美国官兵在中国打人、杀人、强奸等等的案子，已经有几千件。这几天南京光华门外有中和桥惨案，三个美国兵淹死了两个中国人，司徒大使和鲁克斯团长昨天晚上还来电话，说这件事情他们要成立军事法庭自己审问，但疑凶一个都不认罪。"

蒋介石没法答复这问题，只是龇牙咧嘴苦笑。王世杰告辞，却慷慨激昂道："主席，我老了，承蒙不弃，出任外长。可是沈崇案关系太大，如果办不好，外交上得不到胜利，那上不足以对主席，下不足以对人民，中间又不足以应付共党抨击，到那时候，……"蒋介石连忙劝他保重，并且安慰说，"别这样说，美国到底是美国，不会让我们难堪的。"说罢送客，但心中忧闷；长夏苦热，入晚召见董显光，同陈布雷、俞济时等人在园中纳凉，询问市间对沈崇案有何动静，新闻局长董显光道："只是学生方面情形严重，治安当局已经注意到了。"

"又是共党捣蛋！"蒋介石微吁。

"不，"董显光道："看一般报告，学生们的确动了公愤，不过有些学校容易对付，有些学校就很难说。"

"各报没有发表评论吧？"

"《益世报》有社论，"董显光道："而且这篇社论来得蹊跷，文中竟有强烈反美的词句，说：'美国兵逍遥法外，此举给予那些相信美国正义的中国上层阶级以很大的打击！'我读了奇怪，已经派人打听，到底是谁写的。"

陈布雷脸色忧戚，半晌才说了几句话道："北平来的报告说，国立北京大学学生将有行动，还写'强奸犯无罪释放，使中美友谊因而疏远。'的大标语。"

蒋介石疲乏地朝陈布雷瞅一眼，点点头。半晌，说："不谈了，不谈了。刚才我听说，布立特明天上午要来看我，这个人曾经做过美国驻苏联大使、驻法国大使，是个强烈反共的人，"他喃喃地说："是个强烈反共的人。"

各人见他神态疲惫，便相率告辞。第二天布立特访蒋，果然天花乱坠，唾沫横飞，把反共前途说得美不可言，把美国的援助说得好似万应灵丹一般。

“而且，”布立特话头一转：“共产党也不是不能消灭的，据我多年研究，认为三年之内，一定可以击溃中共！”

蒋介石眼睛一亮：“啊，三年！”

“三年！”布立特道：“我为什么不说四年，也不说两年而说三年，当然有所依据，你慢慢地看我对国务院的报告吧！现在是一九四七年八月，到一九五〇年底，如果中国还有什么共产党问题，那你可以把我这个名字倒过来写：‘不叫布立特，叫做特立布！’不过，必须依照我的办法去做。我这次一回美国，一定要执行国务院的指令，发表惊人报告，主张美国应该用十三亿五千万美元的低廉代价，大量帮助中国建军，在反苏名义下为美国荡平中国共产党及其同路人，而以麦克阿瑟将军为这一项庞大战斗的统帅！”

蒋介石一听乐不可支，忙道：“布立特先生，十三亿五千万美元，在你们不是个大数目，我想是没有问题的。这件事情你要多多帮忙，孔祥熙现在已经到达华盛顿，你回去以后可以同他多来往。”

“HH孔吗？”布立特把雪茄一搁，说道：“老朋友了，你一切放心。我们几个人，已经有些该杀的专栏作家们，在说他是蒋介石将军的游说者呢！”

“还有，”蒋介石道：“你回去之后，对沈崇案希望也讲几句话，别让我们太难堪。”

“一定一定。”布立特道：“不过他们军部之中，难说话的

人也不少，我见机行事便了。”接着参加了几次宴会，说了几遍反共八股，径自返去。

没几天，胡适的谈话终于公布。

蒋介石以十分的注意力倾听胡适的谈话，陈布雷道：

“胡先生的谈话，可能要引起争执。”

“为什么？”

“因为他显然在偏袒美国兵，当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他不得不这样说，这只是个法律上的问题，应该由美国军事法庭去办，我们中国人，则对此事应该慎重才是。”

蒋介石却咧嘴一笑道：“他的谈话，同我所想的如出一辙。”

陈布雷忧形于色道：“先生，我们可以明白胡先生之为人，他这样说是有他的见地，他人不能勉强，不过，美国军方这样做，的确大大地损害了我们的威信，我心头很沉重。”

蒋介石道：“大概你这几天身体又不好，因此易动肝火。我老实告诉你，美国海军部长推翻旧案，目中无人，难道我会是高兴的？”

“咄！”蒋介石一顿：“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如果我请你拟一个文稿，说不赞成这件事一笔勾销，恐怕你也不见得有把握，说这篇文稿一定可以拟得头头是道，掷地有声吧！”

陈布雷苦笑道：“先生，这是一点不错的，如果真有这件差使，我起码也要少活一年，这类文字的下笔之难，是难以想象的。”

蒋介石点点头：“嗯。”

陈布雷道：“先生，胡先生发表这个谈话之前，没有请

示过先生吧？”

“这些小事，他不会找我的。”

“可是，”陈布雷叹息道：“这太可惜了。”

“可惜什么？”

“胡先生现在是我们政府中有数的博学之士，而且资格甚老，美国朋友对他也另眼看待。因此，我们应该如何把胡先生的面目保留下来，在有重大事件时再请他发言，一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用以对付共党，该是我们手中一张王牌！可是，他今天发表的谈话，太早，太露骨，太可惜了。”

蒋介石精神一振，不断点头道：“我懂得你的意思，我懂得你的意思。”

“先生，”陈布雷起立：“先生大概已经想到，如果这件事胡先生不加批评，由它去，人家就不会说什么。可是现在他终于开口了，他善辩，口才好，但在这件事上，也无法掩饰他偏袒美国兵的面目，什么慎重，什么法律问题，只是告诉世人：胡适亲美，亲到是非不辨，那怎么行呢！”

蒋介石频频点首。

“而且，不但共产党、青年人、妇女们会对胡先生不满；即使吾党同志，对他同情的究竟有几个？我也感到怀疑。”

蒋介石诧问：“难道有人在反对他吗？”

“没有人反对胡先生，”陈布雷婉转陈辞：“只是反对他对沈崇案的言论。他在美兵待判时说‘这是正义的考验’，却又在美兵官复原职时说‘这是个法律问题，而且只有美国军事法庭才能处理’，给人的印象太坏了！

“胡先生给人的印象，是对沈崇案的无动于衷，甚至是

前言不对后语。”陈布雷叹息：“这怎么行呢？胡先生在国人面前大失威信，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损失，而且也是我们政府的损失。”

蒋介石点头道：“是的，是损失，是损失。”

第二天王世杰入见，报告道：“电报去了好几个，美方尚无回讯。据驻美大使馆侧面消息，白宫对此事不准备扩大，仍由军方处理。换句话说，皮尔逊的事情告一段落，我们失去的面子，一时也拉不回来。”

蒋介石心中愤怒，但不作声。

“不过有一个消息，同沈崇案差不多的，三个美国兵在日本强奸女人，判了个无期徒刑，现在三个兵也在上诉，如果上诉驳回，同皮尔逊的情形差不多，那末我们的面子问题，也就马马虎虎。”

蒋介石皱眉道：“好，那末看日本这桩官司的发展吧。”

可是不到三天，东京消息传来：美兵上诉驳回，维持原判：无期徒刑。

这消息表面上同南京毫无关系，事实上蒋介石十分愤怒，但又难以措辞，连发表评论都不易。蒋介石绕室徘徊，董显光奉召入见，蒋一开口便说：“美国人是这样子的！”

董显光垂手答道：“是这样子，的确很难办。我想请胡适先生以私人名义打个电报同华府商量。”但他又改口：“这样也不成，——”蒋介石声色俱厉道：“循外交途径都得不到解决，私人办理更难有结果，即使有回电来，还不是要我们算了，有什么好处！”

“是，主席。”

“我恨不得咬他一口！”蒋介石咬牙切齿道：“判皮尔逊十五年，推翻了；判那三个无期徒刑，上诉还是驳回，难道扶助日本比维持我的面子还重要！老实说现在已经不是强奸问题，现在是我的威望问题了！”

董显光只有仰屋兴叹的份儿，对新闻局的发布消息只好一字不提，不了而了。这件事情，也就在国人痛骂、官员愤慨的情绪中硬压下去，蒋介石好生烦恼！不到一星期，各地密报美兵非礼妇女的消息不断送达南京，直把蒋介石气得哇哇大叫。正是：覆巢之下无完卵，占领之下有痛苦！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卅三回

杀鸡儆猴　王仲廉炒鱿鱼
打草惊蛇　魏德迈拗手瓜

话分两头。却说魏德迈在中国各地东飞西飞，战场上却在东崩西溃。蒋介石愤恨莫名，闻说鲁西之战大败，不待前方呈报，就下令将整编二十六军军长王仲廉撤职查办。

陈诚、何应钦等不作一声，事后陈布雷却进言道："先生，王仲廉受到处罚，罪有应得，可是外间反应不一，先生可否只罚撤职，不再查办……"

蒋介石愕然道："我处罚我的部下，谁管得着？"

陈布雷硬着头皮答道："先生说得对，先生说得对！不过外间意见也不能不顾到，布雷敢在先生面前进言，先生明察，一切是为了先生。"

蒋介石诧问："那你到底听说些什么？"

“这两天有几个会，”陈布雷声调微微发抖：“好多文武官员，有意无意地在我面前背后，对王仲廉事发表意见……”

“他们说什么？”

“他们的意思是：王仲廉的仗打得不好受罚，那是活该；但远在前年十一月，他的四十师已经全部被歼灭；去年九月，他的第三师也给歼灭；今年四月，他的第二快速纵队四十九旅也给歼灭，这些部队虽经补充，但战斗力已经大大降低，最高当局不是不知道……”

蒋介石道：“知道也得作战啊，难道养兵千日，只是睡觉吗？”

陈布雷说下去道：“有人说，王仲廉只有一个师没给歼灭，那是三十二师；加上今年四月起受他指挥的陈诚将军第六十六师宋瑞珂部，这两个师也在这一次鲁西会战中给歼灭，说明了共军的，的，——”

蒋介石不悦道：“共军强起来，我们活该瘪下去，王仲廉活该吃败仗吗？你不知道在王仲廉之前，已经有好几个高级将领受过处罚吗？譬如刘峙、薛岳、上官云相、侯镜如、汤恩伯、李天霞、杜聿明……”

“先生，”陈布雷道：“恕我斗胆，先生能有赏有罚，这是无人敢置喙其间的，只是有人说，有些赏罚限于部下执行不周，致授人以柄，说不公平。譬如七十四师失利，片甲无存，张灵甫将军牺牲后，汤恩伯将军统率的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不但撤职，还受审判关在牢监；而负更大责任的汤恩伯将军，却被提升为掌管作战的陆军副总司令，因此外间有人讽刺汤将军，说他‘虽败犹荣’……”

蒋介石皱眉道："谁吃饱饭没事干，乱说一通！我撤王仲廉的职，只是杀鸡儆猴，与他人无关，叫他们少嚷嚷。"

蒋介石知道若干部下不稳，但没料到文武官员到处发牢骚，已到如此地步。因此感到此事不能轻视，忙追问：

"还说些什么？"

陈布雷反而有点顾忌道："先生明察，布雷所以如此斗胆，实在是为了——"

"我知道我知道"，蒋介石道："你尽管说，难道我会抱怨你吗？"说罢一笑。

"先生，"陈布雷于是放胆报告："他们还说，薛岳撤职，顾祝同升官，也引起过不少议论。

"还有，东北战争失利，杜聿明被撤职，人们说是因为他同美国关系不深之故；相反，同美国有交情的孙立人将军，则被提升为掌管训练的陆军第二副司令。人们说，孙立人的才能不一定很高，最有力的证明是，他的新一军在东北已经损失一大半了！"

蒋介石心头一沉："尽量告诉我，布雷！"

"人们说，孙立人将军为美国人所熟悉，却不一定为中国人所熟悉，现在这样得发，使他们有一种亡国奴的感觉……"

蒋介石苦笑道："布雷，他们真的这样说吗？他们对我的批评怎么样？"

陈布雷期期艾艾，不作一语。

"你尽管说，"蒋介石道："如此局势，对外面的批评，我们再不能不理不睬了。"

陈布雷一听热泪盈眶，说："先生这句话，真叫布雷感动万分。布雷有生之年，一定随侍左右。此志不渝——"

"对我的批评……？"

"布雷斗胆报告，他们说，在目前部队之中，已经有一种耳语运动，官兵们认为第一个撤职的，不该是王仲廉，也不是——"

蒋介石苦着脸插嘴道："该是我！"

陈布雷低垂着头，说下去道："他们说这个应该撤职的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犯了根本错误，而又不纠正，才使他的部下非失败不可！"

蒋介石闻言色变，颓然垂首，五内欲裂，强自压制。半晌，慢慢地抬起头来，说：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种论调，显然受了共匪的宣传影响……"

陈布雷大吃一惊，这回听到他大伤其心，噙着眼泪，结结巴巴说："先生，布雷斗胆，刚才报告的几位将领之言，他们说得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在对先生的忠贞立场上，决非受共匪影响，是可断言！"

蒋介石厉声喝道："什么忠贞，当面唯唯诺诺，背后大肆讥讽，对我还谈得上什么忠贞，这些不忠不义之人带兵打仗，打败是活该！共产党再差一点，也打不赢！我看中国要亡在他们手里，中国要亡在他们手里了！"

陈布雷一听更为伤心，连连鞠躬，当即告退，按下不提。却说蒋介石密切注意魏德迈的行踪：八月十三日自台湾飞上海；十五日到广州。广州是魏德迈"调查中国"最后一次

重要的视察，蒋介石命令广东方面官员，一定要给魏德迈一个好印象。于是广州当局特别修筑天河机场到市区的公路，使杜鲁门的特使得以风驰电掣般经过，不致走凸凹不平的马路；此外驱逐小贩，打扫街道，整饬市容，不在话下。

蒋介石特别注意的更多的东西，由电报随时报告。

“魏特使十五日下午访问张发奎、罗卓英、欧阳驹，旋返官舍，接见约晤人士交换意见，晚八时行辕省市府联合欢宴……”

“这些我不爱听！”蒋介石下令道：“把重要的东西告诉我！”

接着电报又到，说魏德迈在广州美国领事馆接见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哈柏，听取哈柏报告目前香港与广州有关经济政治等问题，此为特使所特感兴趣者……”

“为什么特感兴趣？”蒋介石追问道：“难道美国对香港也有胃口吗？”

“这个也难说，”智囊团们苦苦研究：

“外面有人说，魏德迈观察华南，是美国势力大举进入华南的标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必须同时把英国势力排斥出去！魏德迈接见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哈柏，而且表示特别有趣，说明了美国对香港的特别兴趣……”

“这个不可下结论，”蒋介石道：“再看一个时期吧。”

“还有，”智囊团中有人报告：“最近外间盛传美国已同葡萄牙签订协定，葡方将澳门新填海全部港口，划归美国开辟商埠，美方则拿出三百万美元，为筑港之用，这件事情，很多人也认为是美国企图孤立香港的步骤之一，……”

“这个，”蒋介石沉吟：“别在外面过分谈论吧，我看这问题太复杂，得慢慢表示态度，你们给我多多收集资料，交给外交部研究研究。”

智囊团的人们紧张了几天，报告蒋介石道：“有这么一个秘密文件，说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不久，美国国务院曾考虑要求英国，把香港卖给中国。”

“英国把香港‘卖’给中国？”

“文件是这样说的，主席。文件还说：这是一份一九四一年美国对远东关系的外交文件，从未发表过。内中包含消除美日两国战争威胁的‘美日协定草案’，据注释文字表示，这个草案是在当时紧张气氛之中，美国国务卿赫尔和日本特使野村吉三郎与来栖三郎谈判时，在国务院远东部草拟的。”

“有什么目的？”蒋介石不解。

“据说，这个草案的目的是想签订一项多国的互不侵犯协定，要求日本撤退在中国的军队，同时取消所有外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

“嗯嗯，好象听说过，好象听说过，说下去。”

“这个草案又说：美国将进一步使用其影响力量，使英国把香港卖给中国。”

“卖？”蒋介石笑道：“多少钱？”

“草案中没有规定多少钱，但说：这一条款将需要使用美国对英国政府的影响力，买回香港的钱，将由美国借给中国。”

蒋介石失笑，沉思道：“这是什么生意经呢？还有吗？”

“有的，文件说明，这个草案是当时美国财政部长摩兰

沙向国务卿赫尔提出与日本和平协定草案的部分附属条件。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当这个修改后的草案提交给国务卿赫尔时，美国远东部长咸美顿称赞原来的提案，说是他所见到的最有建设性的提议。他说远东部所有高级人员都赞同这意见，只有海军军令部长史塔克上将不同意这个草案。”

“为什么？史塔克反对把香港卖给中国！”

“是的，史塔克不同意这个草案，包括香港这部分在内。”

“他为什么反对？”

“史塔克写信给赫尔说：我不同意我们从英国人手中买了香港送给中国，如果这样做，我认为英国人最低限度也应该有所贡献，这件事情对于英国联邦比对美国更重要。同时，葡萄牙也应该放弃澳门。”

“当时美国国务院要求史塔克同意通过这个草案，因为它同时包括把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减到正常程度，这一点史塔克也不欢喜。”

蒋介石“嗯”了一声：“到底为什么？”

“这个我们正在研究中。不过最后在十二月二十六，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十一天，事情又有变化了。”

蒋介石问道：“变成怎样了？”

“待美国把这个草案交给日本代表的时候，关于削减美国海军力量和有关香港的提议，都给删去了。”

“那是为什么？”

智囊团们把研究所得报告蒋介石道：“据一般来看，美国有这提议而终于取消，表面上是怕英国不高兴，实际是美国

顾虑在那个时候把香港从英国手里拿过去，由美国代我管理香港，可能会引起很多问题。”

“什么问题？”

“首先是中国，中国正在抗战，打得火热！人们一旦发现香港已经由美国代我政府出钱收回，而事实上又由美国在掌管香港的时候，情形就不同了，可能发生很大的风波。而这风波不但来自国内，还会来自国际。而这种风潮的性质，对我政府十分不利，中共和老百姓们，会把我们骂得一文不值，说我政府还不如满清，而今日的执政者还不如李鸿章。”

蒋介石思索着。

“还有，一九四一年尾，国际局势更加恶化，事先当然有些迹象。万一美国把香港拿下来，结果战争火起，那末靠近香港的武装力量就会得到便宜。台湾不是日本的海军基地吗？美国人来得及吗？——”

“我明白了！”蒋介石道：“所以美国临时缩手，不但取消了价购香港的提议，而且否决了减低美国海军力量的意见。”

“是这样的，主席。”

“那么魏德迈现在对香港的‘兴趣’和对澳门的投资，又有什么意思呢？”

“这个非常明显，”智囊团们说：“今日美国在战后的扩张政策，比战前的日本还来得厉害，不但用海陆空三军，而且还有经援与美援。谁都知道二次大战美国损失最轻，其他各国大都筋疲力尽。美国神气起来了，不但苏联，连英国对它都吃不消。最近英美两国，不是为了战后若干问题，发生了次多龃龉的消息吗？”

"你们是不是感到，"蒋介石问："美国有意思接收——不，我的意思是说：美国把英国的利益一样样拿过来？"

"一点不错，主席。"

"英国当然火了，"蒋介石笑道："大概事先泄露了一些什么风声，或者美国这种做法已经引起英国人的注意，打草惊蛇，双方便各有布置，针锋相对。"

"用广东话来说，那是魏德迈代表美国，在广州同英国人拗手瓜哩！"

"你说什么？"蒋介石诧问。

待幕僚把这句话的含义讲清楚，蒋介石笑道："拗手瓜就是较量的意思，有趣有趣。夫人同我在一起这么久，她从来没有说过。"

"夫人是高尚之人，"部下急道："对于这些粗俗俚语，如何懂得？"说罢彼此一笑而散。

但这位"高尚之人"碰到魏德迈调查团回到南京时，立刻又感到在蒋、魏两个"高尚之人"中间作翻译，是一件十分不愉快的事。

"你们不知道啊，"宋美龄向闺中密友诉苦道："这两个人，一谈就没完就有气。"

"气什么啊，两个都是大人物嘛！"

"就因为是大人物，发起脾气来，也就不小！他们一谈，就认为中国前途悲观。上又上不得，下又下不来，可苦了我这个翻译。有好几次都谈成了僵局，我们那一个也不说一声，就直挺挺地站起来，离开了房间，那是多么没有礼貌，但是他也不管。"

“魏德迈他怎么办呢？”

“他一样没有礼貌，有好几次，他毫不客气地大呼大叫，要找蒋继续谈下去，可是我哪儿去找他呢？连影子也找不到。”

“你怎么找不到主席？那还有谁找得到他？”

“是啊，他的行踪，最近越来越奇怪了。过去我替他翻译，或者有事找他，一定找得到；最低限度可以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可是魏德迈刚到南京同他开会的一段日子里，我发觉他变了，他不告诉我去什么地方。这种情形一连有过五次，最厉害的一次是八月五日，我真以为他失踪了。”

“后来呢？”

“后来他又出现了，一肚子的火，一面孔的气，我也懒得追究，咳！”宋美龄叹息：“最近他的行踪实在太神秘，他去延安几乎瞒过了我，但后来证明，他有好多次的行动的确在瞒着我，气死我了。”

“为什么这样子呢？”

“谁知道！”宋美龄恨恨地说：“还不是戴笠的徒子徒孙替他偷天换日，故弄玄虚！可是连我也瞒在里头，终有一天，哼！我也要给这些家伙看看颜色！”

且不表宋美龄对魏德迈访华之行，给她意外带来了烦恼。却说魏德迈一行回到南京，宋美龄便在心头紧张开了。八月十九日早上九点半，魏德迈便出现在蒋介石官邸客室。寒暄过后，三人六对面，魏德迈用低沉的声音说：“夫人，请告诉委员长，今天我来拜望他，是临别前一次重要的晤谈。我和我的团员们，已经开始准备向杜鲁门总统报告，

希望我们在今天有极其坦白的谈话。”

“好吧！”蒋介石笑道：“我很欢迎，我们开始吧。”正是：总而言之，废话连篇。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卅四回

出席国务会议　钦差有训示
监督经济援助　领袖冇表情

话说魏德迈抽了几口雪茄，透口气，搁下雪茄，说："或许今天的晤谈可能有不愉快的地方，但一切为剿共，委员长请勿见怪。"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蒋介石开始紧张："我们无所不谈，当然最好。"他弦外有音："我知道这一次你到过不少地方，同他们的人也谈得很多，咳，很好，很好。"

魏德迈失笑道："共产党人并没有代表来找我，但不瞒你说，我是十分希望他们有人来找我，听听他们的意见，看看他们的动态，这些对我们的反共是大有帮助的。"

"不见得吧？"蒋介石也装着一脸笑道："在上海有很多左派人士，其中郭沫若的态度你可以特别留意，他这个无党派

之人，反我是反得特别厉害的。”

“郭沫若并没有来找我。”

“什么？”蒋介石不悦道：“刚才我们还说，今天是无话不谈，为什么要隐藏郭沫若同你的见面？是不是郭沫若把我骂惨了，而你又认为骂得对，因此……”

魏德迈忙不迭摇手：“没有，郭沫若绝对没有找我！其他民主人士同我晤谈，对你一样没有好话，我凭什么隐藏郭沫若？”

“你告诉他，”蒋介石对宋美龄道：“报上都登了出来，郭沫若不但同他见面，而且还有一大堆书面意见。”

宋美龄照实说了，魏德迈大笑道：“连你也上当了。上海报上这样登，是为了引诱其他民主人士都来找我，是为了使人们得到这么一个印象：美国是民主的，万一将来美国抹下面孔打共产党，那也是仁至义尽，出于无奈。”

蒋介石透了口气道：“那你没有看见郭沫若？”

“没有，绝对没有！”魏德迈叹了口气：“据我的团员告诉我，郭沫若还在第二天登报更正，郑重否认。”魏德迈突地板下面孔说：“委员长，在上海，我曾经同陈诚将军深谈过，这是一次令人遗憾的晤谈，我很抱歉。”

“辞修已经报告过了。”

魏德迈一怔，但立即微笑道：“那也好，那也好，委员长是否认为，我同陈将军的谈话，是过份直率了？”

“也不，”蒋介石道：“不过辞修能够答复的，我上一次已经答复过你。”

“我不满意这个答复。”魏德迈道：“我问陈将军：这个仗

还能打得下去吗？他说能！我说凭什么打得下去？他说凭美国帮助。我说凭美国什么帮助？他说那包括很多，天上飞的飞机，地下爬的坦克，海上游的军舰，你们都要！我心头不大同意，便问：那么要不要美国兵开过来呢？”

魏德迈态度如此泼辣，蒋介石非常反感，但又不敢拍台拍凳痛骂，忍住性子道：

“那末辞修怎么说？不，辞修同你谈了些什么呢？”

魏德迈绷着脸道：“我也向他直截了当提出许多问题，要他切实解答。他说只要美国在军火、装备以及金钱方面源源接济，仗是打得下去的；而且在很短期间，就可以把中共消灭。”魏德迈微笑：“不过陈将军在这一点上倒很老实，他并没有象有些将领那样，编造苏联援助中共的‘事实’，来刺激美国。”

蒋介石脸上一阵热辣，但也不便发作。

魏德迈喝口咖啡：“陈将军只是强调指出，只要我们美国大量援助，便可以消灭中共。我很抱歉，我当面对他说：这一点我们知道。可是你要明白，我们金元的援助一到中国，还来不及用在剿共军事上，已有大多数落进了少数人的荷包里。而且根据过去一年的经验，我们援助你们的军火和装备，不是有一大部分给中共缴械了吗？这种情形，美国怎能不考虑！”

蒋介石闻言悚然。半晌，问道：“那末，根据你这一次的调查，以为怎样做，才能挽回这个局势？”

“我？”魏德迈沉吟一阵，抽口烟，搓搓手，说：

“我同意你的部队赶快退出东北！

"同时，内蒙和华北的一部分军队，我也主张一律撤到黄河以南！

"这样，再以一年半载的时间，由我们直接同你们合作，从事政治、军事——这个军事包括征兵、训练、装备、给养以及在经济上的改革！"

"这个，"蒋介石正想插嘴，魏德迈把毛茸茸的手掌一扬，制住道："这样做法，换句话说，就是再来一次和谈攻势，以充分的时间准备对中共作最有效的一击！"魏德迈笑笑："O K？"

蒋介石摇头苦笑道："不不，魏德迈将军，这样做，实在太危险！第一点。"

"是什么？"

"第一点：如果撤出东北和华北，表面上可以保存一部分兵力和物资——"

魏德迈插嘴道："我们认定，再打下去，这些兵力和物资如果不是给对方消灭，便是可能给对方俘虏和缴械！"

蒋介石再也忍不住，一巴掌拍在桌上道："可是我退出东北、华北之后，娘希匹共产党的声势不就更大了吗？"

魏德迈一怔，旋即低声说："请你把你认为危险的理由说下去，刚才是第一点——"

蒋介石胸脯急剧起伏着。

宋美龄为了缓和空气，向蒋介石笑道："大令，你就说第二点吧。"

蒋介石也自我压制，使情绪安宁下来，说："第二点：美国鼎力援华，我很感谢；不过要改革中国现状后，再对中共

猛烈的一击，我认为不妥。”

“为什么不妥?”

“试想,”蒋介石道:“我们争取时间改革准备,中共也就有时间改革准备。你们在物资上的优势能否超过他们那股劲儿，我觉得大有问题。”

“你说是什么劲儿？精神上的?”

“精神上的,”蒋介石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共党在精神上那股劲儿，我向来没有低估。”

魏德迈失笑道:“委员长承认中共在精神和人心上的优势，胜过你的政府，甚至胜过我们美国的物资援助?”

蒋介石一怔，连脖子都涨得又红又粗，气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与其给共党时间，不如一口气打下去，使他无法准备！”

魏德迈沉思久之，然后说:“那末，第三点是什么?”

“第二点你有什么意见?”

“我干脆听完了再谈吧。”

“只剩下一点了,”蒋介石道:“第三点,如果魏德迈特使主张改革政治经济，那恐怕会引起混乱。”

“混乱?”魏德迈眼睛一亮:“委员长是不是说,一旦改革政治经济,有几位先生要遭受到不幸呢？用左派的口气来说,那是这种改革可能打击了豪门巨绅，是吗?”他接着笑道:

“委员长，我们并不反对赚钱,问题是赚钱赚得使民间发生革命。”——他立刻改口:“发生大规模的暴动，那末对于这个政府的控制能力，我们是不得不有所考虑了。”

蒋介石不悦道:“那你看着办吧！”

宋美龄感到难以传译，正一怔间，魏德迈见状有异，追问："他说什么？"

宋美龄灵机一动道："他说那你们可以对症下药，视病状如何开方吧。"

魏德迈沉重地点了点头："不但对民间无法控制，对军队运用的效果也太低了！试问我正在中国调查，你们也一再向我报告关于华东战场的胜利，可是胜利在哪里？苏北的战报是胜利吗？一个星期之中，郝鹏举将军第一师七千多人给吃光，李铁民等四个少将，三个团长、六千多文武官兵全给俘虏，损失盐城等十几个据点，断送了通榆公路两百华里的交通控制，失去了公路两侧八千平方里的地区，胜利在哪里？"

宋美龄同时也感到很难传译，她希望在这两个巨头之间，由于她的翻译，能够使双方的火气自大变小，自小变无；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蒋介石看见魏德迈声色俱厉，明白一定没有好话，也就没好气道："你告诉他别这样哇哇乱叫，恼了我，对他们美国没有好处！"

魏德迈也看得出蒋的神态，改口道："我们不是吵架，我们是在谈问题！"

"谈问题就谈问题！什么胜利在哪里！"

"我看吃过中饭再谈吧，"宋美龄企图来一个缓兵之计："好吗？"

"不不，"魏德迈道："时间不多了，在中国战场挽回败局，比我们的吃饭问题重要得多了。"蒋介石也说："我吃不下！我给他气了个饱！"

"委员长！"魏德迈道："我将要向杜鲁门总统报告，中国

情况比较抗战结束时更要恶化。而恶化的事实，已遍及你政府的各方面，如经济、财政、士气等等。你不要以为我是个说坏话的人，我将公平而坦白地弄清楚，哪一方面应该负担这个责任。我会批评你的政府，也会批评中共政府。我的任务不仅在中国的局势，而且在未来美国对华的政策上提出建议。

“我到达南京后，就极力保持缄默，听取报告多于发言！”他笑笑：“我这个态度，已使你周围有些朋友感到困恼；但你们也可以想到，我对杜鲁门总统的建议，将配合美国的全球计划，并且将继续对华援助。”魏德迈冷冷地一笑：“不过我这种建议援助是有条件的监督对华援助；而我的报告，也是在混乱而复杂的情况下拟成的。”

这次可是宋美龄发问了：“为什么呢？特使。”

“因为我发现中国已给疲惫的内战所分裂，中共控制了丰饶的东北百分之八十五以及华北广大的重要地区；通货膨胀有增未已，并且更变本加厉；对外贸易恶化，你们屡次施行新的管制和新的条例，民间已开始觉得局势殆已绝望，并且认为处境比日本统治时期还坏；新旧黄河间的泛滥使数百万人无家可归，今年有粮荒之虞；交通和运输都糟透，这使你的政府很难同僻远边区保持密切接触，必须供应的运输也极困难；你的政府预算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用在军费，使许多必须的建设和非军事建设不得不延搁下来；还有，你们大规模的逃税不但常见，而且太多了。”

蒋介石没料到魏德迈会如此不客气，一时张口结舌，倒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魏德迈见蒋介石久久不作回答，便接着皱眉道："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美国有一家保守派报纸叫做《芝加哥论坛报》，这家报纸的驻上海记者史塔尔最近发出一个报道，委员长看过没有？"

"没有。"

"那我可以告诉你，"魏德迈道："史塔尔报告说，中国政府在政治上、财政上和精神上都破产了。国民党领袖已失去人民信仰。他们所关切的只是增加自己和亲友们的权势和财富，而不是帮助穷困的中国复兴。史塔尔举例说：南京政府发行的四亿元美金公债，只销出了百分之五；但国民党领袖中，至少有三四人的物产，足够认购整笔公债。"

宋美龄微觉尴尬，蒋介石咽了口唾沫。

魏德迈说下去道："史塔尔又指出：南京的政治领袖们，在精神上的堕落是可怒的。管理外汇条例颁布以后，首先抹煞它是政府自己，把它照黑市价向特权工业家收购外汇。史塔尔引用巴西的总领事之言曰：如果巴西知道中国的政府要在他的国内投资的确数，世界将大感惊异。有一个中国大员在古巴拥有极大的蔗园，另一个在纽约市繁盛区第五街上拥有一大段房地产……"

"啧啧！"宋美龄不安地反问："真有这些事吗？"

魏德迈微喟道："夫人，我不能答复你这个问题。美国银行欢迎人家存款，存得越多越好，他们还可以代存户严守秘密，任何人要查也查不到，可是作为美国政府来说，对于这种做法，"魏德迈"嗯"了一声："实在不敢恭维，待将来中共消灭，你们再汇钱到美国，多多益善，到那时候我决不反

对。”

“请问，”蒋介石反感道：“这些存款到美国的人，是谁？”

“那是查不到的。”魏德迈微笑：“中国人对于安置私产有很多花样，一个人用上几十个名字也没人管。”他再笑：“而且美国政府也没有理由公布名单，这不是间接帮助共产党吗？”

宋美龄有了笑容：“那末这些钱，总数是多少呢？”

魏德迈叹道：“中国大员存在美国的私人财产，总数在十五亿美元以上，这笔钱可以利用来支持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这是我离开美国时的数字，现在局势更坏，汇到美国的钱，大概更多了。”

三个人各自忙着喝茶，不作一声，宋美龄提醒道：“该吃饭了，我们饭后再谈吧。”

“不，夫人，我们时间不多，还是谈下去吧，随便弄点点心吃吃，决不吃饭。否则我们将损失两三小时的时间。”

却说这一次谈话一口气继续七小时之久，只谈得蒋介石烦躁万状，魏德迈直灌冻水，宋美龄疲乏不堪。蒋介石眼见他还没有完，说：

“这样吧，明天在我官邸，有一个座谈会，全体府委和中枢首长都会出席，请特使参加，同大家见见面如何？”

魏德迈道：“那不就是国务会议吗？好好，我一定到，一定到。”

第二天魏德迈当真出席，与中央大员一一握手，待蒋介石作简单介绍后，便发言道：“今天情况的严重，大家都知道了。我这次去过很多地方调查，发现严重的情况超过了我的想象！

“我快要回到美国，对你们同共产党的长期战斗，特别感到关切；尤其在目前情状下，我这番关切之意也就更深！

“蒋委员长要我提点建议，我本来想说，现在更应该同大家坦诚相见。基于中美合作、共同反共的理由，希望你们能够做到：

“在政治方面，希望你们接受各方面的自由批评，以采纳舆情，改善措施，你们如果不喜欢批评，你们将听到更多难听的批评。这一点，我们美国的做法希望你们多研究。我们美国做法的主要精神，是在于尽量让人家批评，但做不做，却由我们政府自己来决定。”魏德迈笑笑：“你们当然可以想到，如果有人说我们美国的工商业太独占了，应该拿出来给大家做，你们可以想象得到，行吗？

“关于中共问题，这不但使你们大伤脑筋，我们何尝不一样？不过我们要看清楚：今日之下，中共是否能够一下子予以消灭呢？显然是不可能的，抗战初期的情形，是不是可以迅速消灭共党呢？这个今天来说很难有结论，但无论如何比目前要简单得多。

“因此，用武力解决中共，今天看来时机已失。现在不能寄希望在武力灭共，而要各方面都动手，我们美国为此在最高行政机构内设立了几个新机构，准备从各方面，在各部门，对中共作较长期的战斗！

“以你们来说，如何改善人民生活，也是对共作战的一项科目！政治一定要刷新，公务员及军人绝对不可以经营商业！你们有的是人，为什么非要军人和公务员出马经商呢？

“贪污之风已到了可惊的地步，这个基本原因必须寻求解

决！你们太缺乏有效率和能干的领袖人材，这个实在使我们吃惊！

“关于军事方面，官兵必须共患难，同甘苦，才能谈得到打共产党。现在你们兵士的待遇还不如一个苦力，试问谁愿意打仗？为什么不向我们美国学学？”

蒋介石一肚子气，也只得忍着，听魏德迈说下去道：“还有，你们的军民关系必须改善，军队整编应以精锐为原则，兵役尤须公允，高官巨富子弟也要服役，不可拿钱买人顶替，否则你们的军队便不能打仗。

“还有，你们有千万华侨，资产庞大，可以利用，希望你们好好争取，可是不能叫他们失望。华侨一失望，他们的援助便没有了。不但钱财的援助没有，政治上你们也失去了重要的支持！”正是：恨铁不成钢，痛骂也冤枉。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卅五回

隔江望战火　首都震惊
临去转目标　华府撒赖

书接上回，话说蒋介石忍不住性子倾听"训话"。"总而言之！"魏德迈的声音越来越大："我不客气地告诉大家，我对你们有三个愿望，也可以说，是三个条件：

"第一：我们美国可以借钱给你们，但要保证如何归还，如何运用，如何能确实挽救经济崩溃的危机！美国希望如在上海的美商所提出的意见一样，要取得中国财政的监督权。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美国的借款变成官僚贪污的对象。

"第二：在军火方面，我们美国也可以帮助。但是，你们一定要保证美国军火不能落到共产党手里！换句话说，在军事上你们要保证再也不会有大批投降共军的现象，而且要保

证挽回军事上的颓势！

"第三：在政治上，我们美国希望你们扩大基础，扩大组织，孤立中共，打击中共，肃清一部分严重的贪污！"

魏德迈训词完毕，蒋介石愤然起立，致词道："今天魏德迈特使参加我们的会议，我们中国感激这种坦白的批评，"他对这位钦差说："我们得到这些建设性的批评是高兴的。"他再面向众人："希望在座的各位听取魏德迈特使报告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接着莫德惠、曾琦等纷纷发言，不痛不痒，提了些意见。魏德迈也就告退。

待钦差离去后，蒋介石愤然开口道："刚才，大家听到过魏德迈的报告了。他的话，老实说大多是有道理的，是我们太没面子了！

"我在他到中国之前，早知道这个人的脾气。不过他的脾气，用他的话来说，那是比我所想象的还厉害，我气坏了！他人还没到，但在旧金山所发表的谈话却已开了一炮，我恨透了，因此本来打算到机场接他，临时通知礼宾司作罢。

"还有，此人也未免混蛋，初次见面，便毫无保留，同我正面谈判，而且一开口便谈到了无法转圜的问题，使我太没面子了。"

蒋介石气上心头，声调激昂：

"你们猜魏德迈一见面便同我说什么？咳，他竟谈到了官僚资本问题，这个使我的自尊心太受损伤，我同他针锋相对，几乎吵了起来，幸亏夫人临时装病，停止翻译，才算告一段落。什么'官僚资本'，这个太没道理，美国就没有官僚资本吗？美国的银行是谁开的？美国的政府又是谁在控制，

难道我不晓得！

“还有，我们上上下下，为了魏德迈需要资料，夜以继日，日以继夜给他赶文件，打算盘，造表册，画图例。可是你们怎样也想不到，我们给他送去的资料，几乎全部打回票！”

会场中一阵骚动，各大员相顾愕然。

“你们不知道，”蒋介石恨恨地说：“魏德迈竟然教训起我来啦！他说所有计划与宣传性的文件一概不要！所要的是实际上的数字与实际情形。这一来我们的中央机关如中央设计局等，就不得不赶做两份报告，而第二份只是老老实实的叙述，浪费了我们很多人力！”

众官员都作愤激之状，只听见蒋介石吼道：“我一天到晚忙，还要看人家的面孔，这口气我无论如何平不下来！

“他提出三个条件，其实早同我说过了，今天又搬出来同大家谈，说明了魏德迈干涉我们的事情，已经超过了限度！”

蒋介石气愤愤地说：“我也早已答复他了，我想要钱，要军火，要技术人员的帮助，并且要快！迟了无济于事。至于如何保证这些钱与军火的运用，我只口头上告诉他‘一切负责！’他当然不满足，但我到此为止了，因此他这一次来，实在是很不愉快。

“你不愉快是你的事，活该！我们何尝愉快！因此我们也做了些反击的姿态，例如在最近，我们通过市场关系，把一大批钨沙和桐油卖给其他国家；同时我请俞大维在参议会驻委会上坦率报告中国目前经济危机的严重，并且一再声明要自力更生，希望由这些小事情来刺激魏德迈的感情，叫他

少神气点！

“当然，我并不是完全不听他的话，他在支持我们这一点上，我承认对他很表感谢。譬如他尽量找人谈话，尽量提出问题，其实他所提的问题是早已知道了的，不过用来表示一种手法，他在找寻支持我们的办法、技巧和姿态；他想知道中共同我们还有没有妥协的可能，他想知道美国对华政策所引起的反感到底是什么程度，他更想知道‘总动员令’颁发以后的反响……，”蒋介石脸上掠过微笑：“有一个大学教授告诉我，他同魏德迈谈过，他在极力帮我们的忙。”

蒋介石却又愁眉苦脸道：“我知道魏德迈在帮助我们。他这个代表团的中心任务，用京沪人士的批评来说，根本是为了寻找如何支持我们的途径而来的。

“不过，他的吃相未免太难看，叫人吃不消！拿经济问题来说，上海的美国商人告诉他：除非美国无限制供给现金与物资，我们严重的经济问题就无法改善，为了这个建议我同他吵得够瞧。最后他说他无法采纳这个建议，他办不到！我说办到办不到随你便，拉倒！

“军事方面，有人建议美国派兵来作战，魏德迈朝我摊摊手道：万一要美国自己出兵，那局势已到了极端恶化的地步。美国出兵不难，难在用什么名义出兵？出兵以后又怎么办？打胜仗没话说，打败仗又怎样向美国人民交代？如果师出无名再打败仗，那更糟，简直会把美国政府弄到身败名裂，但共产党却反而更壮大，那怎么行？”

“行不行你们决定，”蒋介石透了口气道：“我说，你们自己决定吧，反正你们要我打共产党，事实上我也在打共产党，

怎么搞法，走着瞧吧。

“你们当然要问：我同他闹翻了吗？当然不会的；可是你能说我同他相处得很好吗？这个也不必解释。我只是告诉你们，事实是这样矛盾、微妙、复杂！

“我心里烦，不打算再说什么，只希望你们好好地干，替我出一口气，今天的确面临严重关头，含糊不得。

“打仗的问题，他提出要我们淘汰老弱，精兵简政，由美国负责装备，我们也已派孙立人到台湾练兵去了。可是我们对他的建议只做到一半。新兵可以训练，老兵如何淘汰？你们说，老兵如何淘汰？名额会够吗？淘汰以后，这么多人又如何安插？

“魏德迈想得太美，他同我说，精兵之后，第一可以减少军费；第二可以指挥如意；第三可以减少带军火投降共军的现象；第四新兵人少，待遇可以提高，也可以提高士气。可是话这么说，能符合事实吗？孙立人练兵，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兵源供应来得及吗？

“说到钱，他表示借金银给我们改革币制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曾经打算用‘外汇本位’发行新币，可是魏德迈又没有借款的决定权，所以庸之在十一日那天到美国接洽借款，但迄今还没有痛痛快快的消息。”蒋介石叹道：“最使人伤心的，是什么‘监督’问题。”

众大员闻言齐垂头，听蒋介石愤激而言道：“提出监督援助的人，是上海一批美国商人。他们说我们不行，如果美国对华经济援助放手由我们干，一定会处理无效率，管理得不当，大部分将要浪费。所以美国应该从头到底严格监督，其

他一概无效!"蒋介石恨恨问道:"你们想，我听说以后还有什么可说的?把我气坏了!"接着训斥一阵，感到疲乏之极，于是散会。

但吴铁城却紧紧跟随，旋即报告道:"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请示。"

"又是魏德迈?"

"不是魏德迈,"吴铁城道:"但与魏德迈有关。自从他说过'中国大官在美存款达十五万万美元'之后，我们内部吵得厉害,——"

"这有什么好吵的!"

"是的,"吴铁城道:"是没有什么可以吵的，不过潘公展先生这两天不断找我，咄咄逼人，要我把存款人的姓名说出来，这……"

蒋介石反感道:"胡闹，这个时候，还要把存款人的姓名公布，不是大笑话吗?告诉他，这一阵我的心情坏透了，再要自找麻烦，小心一点才好!"

蒋介石一肚子气回房休息，兀自睡不着，翻来复去，颓然下床，信步走到陈布雷那里，却见他一个人躺在椅子上发怔。见蒋到，惊起道:"先生怎未休息?"

蒋介石无言，在沙发上坐下，两人相对默然，半晌，陈布雷苦着脸道:"魏德迈这次到来，有些地方的确欠考虑，给人不良印象。"

"他又怎么了?"

"南京有一个翻译员同学会,"陈布雷道:"前几天曾给魏德迈一封信，请他向政府进言，送他们到美国深造，这本来

是小孩子的想法，出国留学，没有向他请求的必要。可是魏德迈接信之后，本来没有直接复他们的必要，或者直接答复但不必公开发表，——”

蒋介石一听知道内中又有文章，急问：“他怎么说？”

“这事情闹得很大，”陈布雷道：“魏德迈发表了一封复信，结结棍棍对他们训斥了一顿，这一训不打紧，全国舆论大哗，认为魏德迈态度可憎。尤其是《大公报》，还发表短评，说这个是国耻，把中国人的脸丢光，太侮辱中国人了！”

蒋介石听说人们把魏德迈这些言语举动叫做国耻，心头一沉，问：“那你看怎样？”

“很不好，”陈布雷长叹：“魏德迈这样做法，太不把人放在眼里，我们的威望何在？我心焦急！”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晚上，蒋介石长长地透了口气：魏德迈终于决定在翌日离去了。

由于过度紧张和气愤，蒋介石虽非每分钟同魏德迈在一起吵嘴争辩，但只要魏德迈留华一天，蒋介石在精神上便无法减轻一分沉重。现在此人将去，甚至事实上已经走了，蒋介石恁说也不愿亲赴机场送行。

“先生，”陈布雷劝道：“我看还是送一送他，不必同他计较。”

蒋介石皱眉道：“这个家伙飞扬跋扈，我不骂他已经十分客气。送他？没有这分好气。”

陈布雷默然，半响：“不过在礼貌上，还是——”蒋介石截断他的话道：“你放心好了，仪仗队照样摆出来，典礼局长吴思豫、外交部礼宾司长凌其翰、帮办王学征，已经奉命陪

他检阅。吴鼎昌文官长、陈诚总长等，也已奉命送他，我可以不去了。”

“那已经够了，”陈布雷道：“只要礼节上过得去，也算了。”

“唉！”蒋介石吃过点心，把毛巾往桌上一搁：“这个家伙，连头带尾，有一个月了吧？”

“是的，”陈布雷道：“到明天为止，他一共在中国一个月零两天。”

“听说他很厉害，”蒋介石道：“昨天晚上行李运上飞机，只是‘极机密’的资料，便有五百多磅重，装了三大箱子。”

“全部的文件还不止此，”陈布雷苦笑：“听说重达一吨之多，经过他的团员们检视、研究和摘要之后，那些报告、备忘录和统计只剩下三箱子。”

正说着陈诚到，蒋介石连忙召见道：“这一阵我只顾同魏德迈呕气，对前方情形并未十分留意，有些进展么？有人告诉我，八月份的局势是战争由北而南，从鲁中烧到鲁西，再从鲁西烧到鲁东、皖北，然后一跳跳到苏北盐城、东台、兴化，南距长江不过一百公里之遥，隔江相望，长江以北已经通红一片火光，是这样么？”

陈诚默然，双目呆滞，蒋介石再问：“是这样吗？”

“报告领袖，”陈诚道：“局势虽无如此严重，但也无进展。这一阵部队正奉命在鲁中集中火力，完成第一阶段的击破山东共军计划，可是事与愿违……。”

“我知道这个计划没有实现。”蒋介石急道：“但我们主要的弱点何在？对方的企图又何在？你赶快为我道来。”

陈布雷当即告辞。陈诚报告道："局势是不乐观，不知道美国的援助如何——"蒋介石一听有气，忙说："美国的援助虽有更积极的趋势，但讨价还价，非常不漂亮，我们自己干吧，希望你把事实报告，不必有任何隐瞒。"

陈诚应是，想了想，说："六月底，我军在鲁中开始重点攻势之时，陈兵于晋冀鲁豫的刘伯承部忽在六月三十一日渡过黄河，突入鲁西；到七月二十八为止，我军竟有九个半旅六万余人给他歼灭！"

"那时候我们不是从鲁南、郑州一带，抽兵回救鲁西吗？"

"是的，领袖，不过那时刘伯承已经折而南下，越黄河故道，跨陇海东段，连下商邱、兰封、睢县、宁陵、拓城等地，东入皖北，与豫、皖、苏共军会合；西向太康，与平汉路东侧共军相呼应，威胁平汉路的郑州、许昌段去了。"

蒋介石面色铁青，问："但七月下旬，我自己飞越黄河沿线，部署破堤泛滥，借黄水堵截南下共军，为什么又给他跑了！"

"报告领袖，"陈诚说："黄水泛滥，我们估计约等于四十万大军，但刘伯承部来得真快，黄水未泛到，他已把黄河抛在两百里路之外。他这一行动东可以迂回徐州，西可以截断平汉，直趋中原，到达江淮，足以说明他们这一次大反攻序幕战一个未来的动向。"

"还来得及堵截啊！"

"是的，领袖，不过本月十二盐城之战，非同小可！我们拿回盐城八个月，给他们一举攻下，歼灭我军七千二百多

人，说明了情况的严重。首先是苏北、苏中等地，我们已绥靖十个月以上，并且已向外宣称肃清，但象盐城这种大城都无法固守；其次，苏北、苏中打了一年多，但据最近统计，对方仍占有百分之八十之市镇，只有二十五个在我们手中，我们的清剿实在大成问题；其三，我们在那个地区驻守兵力十万以上，但对方的兵力似乎并未削弱，以今年一至六月的战绩为例，一二三三个月中，我军折损不过二千五百人，但四月份已增加到三千二、五月五千人、六月也在五千之上。这一次盐城攻坚战，对方规模之大，攻坚力之强，与山东、豫北、东北差不多，实在值得注意。魏德迈在上海同我谈到这件事，他认为——"

"不提魏德迈，"蒋介石道："这样说起来，他们所说江北战火蔓延可能影响首都安全的情报，竟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陈诚不答。

蒋介石仰天长叹道："辞修，这样说来，战火的确已经烧到眼前，隔江可望，如何是好！我说魏德迈这厮敢如此无礼，原来他小看我了！"

陈诚正襟危坐，半晌，说："不过局势还不致严重到不可收拾……"蒋介石道："我也这样想，我们应该自己检讨检讨。"接着背手踱步，望屋兴嗟，忽又坐下，说：

"现在想起来，六月至八月间，我们的鲁中重点攻势毛病不少。"

"是的，领袖，这一攻势在七月三十日打了一仗之后，事实上已经结束了。我们组织了四十万大军的攻势，目的在使山东战场告一段落，再向北解决河北问题，但是——"

"但是也有收获，"蒋介石道："我记得我们曾以三万一千五百人的代价，攻下了鲁中淄州、博山、益都、高密等几个城市。"

"领袖明鉴，"陈诚道："就因为攻占了这几个城市，我们的大重点开始分散，终告失效。"

"美国顾问曾经同意这样做么？"蒋介石眼睛一亮，"他们也参加会议！"

"美国顾问不但同意，"陈诚道："而且对我们连下几城，寄以莫大的希望与鼓励，说这是一大转机。"

"转机！"蒋介石喃喃地骂道："美国顾问还鼓励！那么魏德迈凭什么瞧我不起！如果我们是饭桶，美国顾问算什么！"

"是的，领袖，但是我们不必同他们一般见识。他们吃喝玩乐样样精通，打起仗来，尤其对共产党的战略战规，在判断和布置方面还不如我们一个普通参谋。"

蒋介石沉默久之，半晌，再问："那末今天我们的重点在打通胶济线，准备进攻烟台，他们以为如何？"

"他们并没有看出前途的困难，"陈诚道："他们只是说好。"

"你说前途有什么困难？"正是：困难其实不存在，"转进"也就是败退。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卅六回

离华发声明　钦差大放马后炮
返美将如何　大帅担心双车阵

书接上回，话说陈诚低沉地报告道："首先是山东共军陈毅部已经跳出鲁中山地，可能在鲁西、豫东、苏北展开大运动战；其次是已经进入豫东、皖北的刘伯承部会合豫、苏共军，将深入江淮平原；此外盐城既入敌手，这攻势决不会到此为止。这三路共军一旦会师苏北，未来威胁如何，不能想象。而我目前进攻烟台的计划，烟潍线、胶济线上能否通行无阻，尚无把握。"

蒋介石闻言直揉胸口，半晌作声不得。只是喃喃地说："那我们如何应付？台湾练兵，美日军火，后方增援，其他战场抽调堵截，恐怕都是远水近火，救不了急……"

陈诚无言。

蒋介石独坐庭中，不知道置身何处，也忘了几处聚会。他既愤慨魏德迈的盛势凌人，又忧虑这局势的不可收拾，思绪起伏，惘然若失。不料第二天一早侍卫入报，说魏德迈同司徒雷登前来辞行，已经进入客厅。蒋介石正想发作，宋美龄趋前劝解道："一定要接见，一定要接见，人家到我们这里来辞行，在礼貌上无论如何得同他们谈谈，反正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蒋介石无奈，强扮笑容迎将出去道：

"我正打算到机场欢送。"

"不必了！"魏德迈道："知道委员长日理万机，不敢惊吵。特地请司徒大使一齐来向委员长和夫人告辞，谢谢你们在这一个月之中，给我和我的团员们各种方便。"

蒋介石有气道："只是招待不周。"他立刻加一句："而前方败讯频传，也使我们很不好意思。"

魏德迈一怔，司徒笑着解围道："胜败乃兵家常事，魏德迈将军回去后，更多的援助就来到，到时候，情形就不同了。"

"是啊！"魏德迈说："今天我来向委员长告别，同时有一件事情，想同委员长说。"

"尽管说，"蒋介石失笑道："我们缺点很多，特使已经指出不少，再加一件，也不算什么。"

听蒋介石话里有刺，魏德迈也不放松，强笑道："今日中国，只有美国是最好的朋友，所以美国所看到中国的缺点，一定要拿出来，否则会误事，你别介意。

"今天我想告诉你的，乃是外面有一种最最不好的空气，

必须澄清，否则对你极为不利。”

“什么空气？”

“有人主张国共和谈，说勿使中国继续遭受战火蹂躏，这种想法是极端危险的！”

“我没有听说过！”蒋介石心头好笑：“你听到这种说法就着急啦！”

“委员长！”魏德迈道：“你不知道？我们这一个情报的来源，据说是在你们中央政府。”

“我还是没听说过。”蒋介石敛起笑容道：“而且也没有考虑过。”

“这样就好！”魏德迈道：“今天的事情摆在眼前，只有消灭共军，你们才有前途；只有消灭中共，共产党在世界上才能减少威胁，同共党千万和谈不得，千万和谈不得。”

蒋介石皱眉道：“我真的不知道！”

司徒雷登摸了摸干瘪瘪的下巴，作欢愉状，说：“魏德迈特使的顾虑是应该的，因为美国放眼全局，而中国是重要的一环，不可松懈；同时蒋委员长的不知道此事也合乎事实，因为蒋委员长是我美国所拥护的中国反共大人物，他不可能在今天的情势下同中共谈和，那是示弱的表现，非反共英雄如蒋委员长者所能想及！”

蒋介石闻言似有所悟，暗忖道：“我真的不知道外面有国共和谈之说，但那两个美国人却着急起来，而且搬出那一套手法，深恐我真的同中共和谈，委实可笑。”但蒋介石却另有所感：“原来美国人如此怕我同共方和谈，那我不妨——”想着想着便笑出声来道：“咳，今天我只是着急战局，和谈不和

谈根本没有功夫想到。昨夜我同沫总长讨论局势，感到战火蔓延，隔江可见；长此以往，伊于胡底？我心焦急，只盼美援早日到来，挽回这个局面。”

魏德迈忙说：“这个你放心，今天局势是坏，但还未坏到不可收拾，最低限度美国不能坐视！即使美国不能派兵前来，但美国一定动用全力援华。至于什么和谈，我们只是听说，委员长已澄清，由它算了。”

“不过谈判不是没有过，”司徒道：“国共合作也不是没有过，只是意义不同，情况不同。例如北伐期间的国共合作，例如抗日战争初期的国共合作，以及胜利前后在重庆的谈判等等，我们的委员长处处占上风——”

宋美龄为了礼貌，插嘴道：“主要是你们美国从中斡旋，帮助我们取得在谈判之中的胜利。”

司徒有心病，闻言吃一惊，以为她弦外有音，暗示美国控制国共谈判，才使国共破裂，局势恶化，于是便打了个哈哈道：“夫人客气，一切都是委员长的功劳。委员长发奋为雄，‘天助自助者’，我们美国才秉承上帝的意思——”说到这里魏德迈看了看表，不耐烦道：“哈！时间不早，我们已经打扰你们半小时了，该上飞机，就此告辞吧！”边说边伸出手去，想同蒋介石握别。

但蒋介石却退后一步，迸发道：“我一定要告诉你：如今战火烧到长江边，首都震惊，我心焦急！你们如果再不加强援助，一旦南京发生危险，那末你们所听到的什么和谈虽然不能成为事实，但对贵我双方不利，则是事实！”

魏德迈以为蒋介石存心恐吓，心头反感，但不便发作，

唯恐他真的同中共谈判，打乱了美国征服世界的计划，于是强笑道："我刚刚说过，这次回去，第一件事情是援华，第二件事情是援华，第三件事情也是援华！"

见魏德迈同司徒雷登走了，蒋介石冷冷地向宋美龄道："这种蜡烛！给他几句，他就唔唔嗯嗯；对他客气，他就大模大样，呸！"

宋美龄不便表示意见，静默间听魏德迈专机低飞盘旋，破空而去，声震屋宇。蒋介石叹道："这厮可真去了，我实在给他缠得头痛，且去休息片刻。"但人未进房，俞济时已气急败坏奔了进来，直挺挺立在蒋介石面前，只是喘气。

蒋愕然："什么事？他又不走了吗？"

俞济时掏出一纸文件道："不，魏德迈已经走了，但他刚走，美国新闻处处长康纳士便把魏德迈的临别文告分发给中外记者，据说对我国印象不好，……"

蒋介石闻讯大惊，立刻大怒，接过文告往宋美龄面前一摔道："他说什么！"

宋美龄也没料到，魏德迈会来这一手，且看且译，声音逐渐发抖：

"魏德迈将军今日发表离华声明：

"吾人在华之工作，主要在专心分析吾人所收集之有关政治经济及其他各事之大宗资料，俾获得若干完善之判断及结论，各方意见虽互不相同，但有一点乃全中国人民心意所一致祈求者，即为内争所苦之中国人民，俱渴望和平，渴望及早与永久之和平。……

"余见中国各地多有冷漠无情与麻木不仁之现象，对眼

前问题不求解决，而以相当时间与精力，掷于谴责外来之影响或觅取外来之援助。多数干练爱国之中国人士，原应充满希望与决心者，反陷于可鄙之失败主义，言之诚属令人丧气。中国虽经多年战争及革命之阻挠与削弱，现仍拥有其本身复兴所需之大部分物资资源。复兴有待于睿智之领袖及道德与精神上之再生……”

“你再说一遍，”蒋介石紧皱双眉：“是不是魏德迈在骂我，说我……”但他说不下去，只是望着宋美龄，一脸铁青，双目着火。

宋美龄不安地说：“读完了我们再商量吧。”

“请他们来！”蒋介石气呼呼命令俞济时道：“陈主任、王外长、董局长、陈总长……，马上来！”

俞济时连忙传达命令，宋美龄把魏德迈的文告译下去道：“余于熟知中国各个私人或团体之利益及问题时，复深切关怀全中国人民之福利，余深信中国共产党如属真正爱国，且以国家之利益为前提，则于致力实现其理论时，将自动停止使用武力，如渠等协助中国人民之愿望具有诚意，则以和平方式代替数月来可悲的暴乱与破坏，实较为得策。

“同等重要者，目前中央政府能裁汰在政府组织内，尤其是省县机构内担任负责职位之颟顸或贪污官员，而获得并保持大多数中国人民一致热诚支持！目前自有正直官员认真从公，而同时清廉度日；也有具有商业道德之商人，唯余之强调以贪污颟顸无能、或既贪污复颟顸无能而声名狼藉之人士众多一点，固将无人误会也。

“为重获并保持人民之信仰计，中央政府须立即实施大刀

阔斧而范围广大之政治及经济改革。纯作诺言无济于事，亟须见诸实行！

“一般应所接受者，即军事力量本身将不能消灭共产主义，……”

蒋介石越听越气，宋美龄喝了口水道：“下面是客气话，”她加速度念完，透口气道：“没有了。”

智囊团们纷纷到达，一个个不作一声，望着盛怒的蒋介石发怔。蒋介石恨不得派空军追击魏德迈专机，叫他机毁人亡；蒋介石又恨不得马上同中共携手，要魏德迈无法下台，这些想法在盛怒与激动之间迅速浮现脑海，但又立刻消失。他大步踱着，胸脯起伏，牙齿紧咬，双目突出，直把众人吓得连大气儿也不敢透，只闻钟摆的答之声。

“他疯了！”蒋介石挥拳大叫：“魏德迈疯了！你们看！”他悲愤跳脚：“马歇尔离华发表声明，都没有指责我；这个王八蛋竟敢指责我，把我也骂在里头啦！好，请你来做主席吧！你们想要中国想疯啦，……”宋美龄见众人惊惶莫名，便冲淡气氛道：

“你们请坐，魏德迈发表离华声明，批评了我们一顿，可是并没有牵涉到他……”

蒋介石闻言跳脚，喊道：“你们听，这王八蛋竟说‘中国复兴有待于明睿之领袖’，这不是当着和尚骂贼秃吗？啊？”

众人还是不便开口，蒋介石再愤慨地拍桌大喊：“这算什么帮忙，这厮离华声明，说明三件大事，对我不利之至！哪三件大事呢？第一，他说我的政府贪污无耻，腐败颟顸，已经到了无可掩饰的地步；第二，民间对我的态度，已从共产

党的武装对打到普遍的不满，这种印象传到全世界，不是害死了我吗？第三，共产党的武力已经没办法消灭，这不是叫我们太绝望了吗！”

张群随后赶到，却先发言道：“不过魏德迈对共产党的谴责比马歇尔还凶，证明他还是在帮我们，主席不必过于气愤。”

董显光马上接嘴道：“我也这样看法，魏德迈要共产党放弃武力，也就是反对他们在中国可能有些什么发展，这意思也很明显的。”

“那末共产党真的放弃武力吗？”蒋介石冷笑道：“这种王八蛋特使来中国帮忙，我看是越帮越忙，我不领这份情！”

“主席，”王世杰深思熟虑道：“这件事情，的确不幸。不过事实摆在面前，我们不能不有所对策。我的意思是，我们在态度上表示接受，但得给他去一封信，要魏德迈也反省反省，他们做错的事情也不少！”

“是的，”张群道：“今天行政院有个例会，我想把我们的困难，归咎于美国在战前和战时所犯的错误！我们承认政府中有不好的事实，但也希望魏德迈反省一下他们过去的政策。”

董显光点头道：“我想明天《中央日报》的社论，不妨就谈这个题目；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错误，告诉他们要改，尽其在我。”

王世杰说：“主席，我们应该对魏德迈正式提出答复。”此议众人一致赞成，便立即展开商讨，结果是向魏德迈解释下列各点：“一、中国在东北虽有丰富资源，但限于事实困难，

未能完全利用；二、共党武力日渐扩张，政府不得不用军事解决；三、中央及各地政府之贪污情形，已逐渐减少；四、关于外商所指责各点，政府已有事实表现，勿庸再作解释，……”接着拟稿。

陈布雷待众人恢复交谈后，忧戚而言道："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我以为美国人这样做，是在转移民间不满的目标。"

"民间有什么不满的论调?"董显光道："美国要转移，一定移到共产党头上去，怎会是转移目标?"

陈布雷正欲发言，一想当着这么多人，倒也不便启口。陈布雷随蒋多年，好多话只能对蒋一个人说，因此朝蒋瞅一眼，俾同他取得默契；蒋介石会意，大声说道："我以前讲过，不打要完，打完也完，宁可打完了完，不可打不完也完！魏德迈如此无礼，我们要好自为之，没有他们帮忙，也要打给他看！"

陈诚安慰蒋道："对于魏德迈的无礼，实在遗憾！不过我的看法略有不同，魏德迈临行时所说的什么'和平'，目的决不仅限于把内战责任推给中共。我们都知道，魏德迈最近又给我们以若干个师的装备，这是事实；推而广之，他极可能回到华盛顿之后，借口中国问题严重，而催促加紧援华，加速贷款，极有可能。"

蒋介石疲乏地摆摆手道："好，你们分头办事去吧，我想休息。"接着众人告退，蒋介石便问陈布雷："你刚才说什么转移目标?"

陈布雷道："我们的政府，这些年来都在美国影响之下施政，无论军事、政治、财政、经济，甚至教育等等，无一不

同美国合作，——”

“你说得简单点。”

“是。不能否认，美国在中国做的事情太多，中国今天的现状所以如此，美国脱不了责任！因为我们固然在统治中国，但来自美方的意见和办法，又代替我们在统治中国！

“如果中美合作以后，中国真的有办法，共党真能消灭，今天魏德迈的问题便不存在了，无奈事与愿违，美国同我合作的结果已经引起这么多人反对，”陈布雷咽一口唾沫：“老实说，这些反对之声，在我中枢也时有所闻……”

蒋介石皱眉道：“你是不是说：美国帮我打共产党，要我打共产党，可是打到目前，却是一篇烂账，于是民穷财尽，遍地烽烟，不分朝野，连我在内，都对美国有怨言，这小子眼见情况不对，于是撒赖，口出胡言，发表声明，说中国所以这样糟，都是我姓蒋的责任，把我们朝野间不满美国的情绪，一下子转移到我的头上，撒我一脸屎！”正是：明白是非，并不容易。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卅七回

蒋介石伤感　读难念的经
陈布雷振作　吐肺腑之言

陈布雷忙不迭点头："正是这样，布雷想向先生报告的正是这样。"

两人倏地陷入沉思，久久不作一声。半晌，蒋介石愤然问："那末，你看该怎么办？"

"我看，"陈布雷不安地直搓手掌："王部长的正式答复是必要的，语气要不亢不卑，送到华盛顿以后，看他们有什么下文，然后再作决定，不过，不过——"

蒋介石问："不过什么？"

陈布雷道："说出来，恐怕先生见怪。"

"你怎么这么说！"

"是，先生，"陈布雷叹道："魏德迈是美国代表，他今天

转移美国人不满美国的视线，把全部错误放在先生肩上，当然是美国最高决策机构的意思。”

“那还用说！”蒋介石愤然道，“那还用说！”

“先生！”陈布雷硬硬头皮，侃侃而谈道：“布雷同先生一样，念过几本线装书；古往今外，两国合作竟象那样，倒是大出意外，令人丧气！魏德迈这种嘴脸，未免欺人太甚！如果我们不能摆脱，今后就要俯仰由人，这种日子万万过不得。拿个人来说，君子不食嗟来之食；拿国家来说，中国不该做他的属国；拿我内部来说，这种趋势将形成本党的分裂，反我者可以抬出民族尊严的大旗，而我还手不得！拿共党来说，目前共党正如火如荼，如果外国视我如臣民，士兵民众官员必对共党同情，”陈布雷怆然欲泣，“请问先生，美国到底是在帮我反共，还是什么呢！”说罢拭泪。

蒋介石心头沉重，不作一言。听军号呜咽，秋风飒飒，瞻前顾后，竟不知涕泪之何从，喟然道：“你说下去，布雷，你说下去，我难过得很！”

陈布雷道：“为今之计，对内我们要发奋为雄，对外我们要不亢不卑，才能挽救劣势于万一。”

“你说你说！”

“不管人家怎么说，我们内部的贪污颟顸之风，的确应该大刀阔斧，整顿整顿，这对我们有莫大好处。只是如果专打苍蝇，不打老虎，问题不但不能解决，而且更深！……”

蒋介石一惊：“你是说庸之和子文——”

“不不，”陈布雷也一惊：“布雷的意思是，如果让家徒四壁的穷公务员因为贪污一碗米饭而入狱，那肃清贪污不如不

办，腰缠万贯者在今日之下，最好离开中国，对国事不问不闻，免得使先生为难。”

蒋介石会意：“唔，我一定尽力做去！”他捏住他的胳膊，凄然道：“布雷，我没有不想国家强盛的道理，可是事到如今，我又从何说起！”

半晌，陈布雷道：“对内问题说是容易，其实据我看来，却是很难；对外问题也一样，所以最近我食不知味，寝不安枕，恐怕，”他热泪夺眶而出：“恐怕——”

蒋介石见陈布雷如此伤心，不禁心头一酸，劝道：“别往坏处想，身体不好，休息一个时候，就会好的；回头我派他们送你回家。”一顿，苦笑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不不，”陈布雷抹抹眼泪，苦笑道：“这个时候，我怎能偷闲——”

“你不是偷闲，”蒋介石道：“你应该休息，不过王部长答复魏德迈这混蛋的公函，回头你也过过目。”接着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忽地又悠悠地说：“布雷，你这样对我，我很感激。”

陈布雷大惊：“先生，你怎能这样说。”

“你对我，”蒋介石长叹：“比他们忠贞得多，我们之间没得说的。”

“先生！”

“所以，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别见怪。”

“不会的，先生。”

“关于你的女儿，——”

陈布雷心头一沉：“唔？”

"她在贝满女中教书，你是主张女孩子应该教书的。"

"是的，先生。"

"她参加了共产党?"

陈布雷一身急汗："有这回事，不过，先生，小女幼承庭训，——"

"今天的年轻人，唉。"蒋介石低沉地说道："他们给我报告，而且不止一次了。他们也曾故意试探你，一再给你假情报，你可没泄漏过。"

陈布雷几乎无法控制自己："先生——"

"你别慌，你女儿的事，在你来说，并不等于你自己的事，不要紧。"

"先生，"陈布雷掩面而泣："布雷对伶女的事最近一点也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也难怪。"蒋介石侧过头来："布雷，你家里，反对我的不止你女儿一个；我家里，反对我的也不止一个，你明白吗?"

"没有人敢反对先生。"

"不，布雷，"蒋介石声调低沉："我是说，从魏德迈这小子的事情看来，我的确有很多毛病；从年轻人反对我看来，我的确同他们背道而驰！不瞒你说，我心情万分狼狈，恨不得吃魏德迈的肉而寝其皮，这小子比共产党还坏！共产党是我们正面的敌人，但这小子作为一个朋友，却为了转移目标撇赖，撇得我有口难言！"

陈布雷慌忙解释："先生，小女绝不会胆大妄为，一定有人从中离间我们——"

蒋介石忽地向陈凝视，陈布雷吓得脸无人色；久之，蒋介石招招手道："你过来一些，我有话问你。"

陈布雷哀戚惶恐，忙说："小女的事，布雷罪该万死！"

"不，"蒋介石叹道："你误会我的意思了，共产党我是要抓，但你的女儿是不是非抓不可，现在也不得而知。即使是，这同你什么相干？是吗？经国不也是一个吗？我们谈谈别的吧。唉！年轻人不懂事，只知道反对我这个长那个短的，我一肚皮脏气，又该向谁讲！"他安慰陈布雷："写封信给你女儿吧！连我都难说话。至于以前的事，那别管它了。"

陈布雷一身冷汗，谢道："不管这孩子搞些什么名堂，先生恩情如山，布雷即使粉身碎骨，也当追随先生。"

蒋介石皱眉道："什么粉身碎骨，你未免太泄气，今后我们好自为之，前途还有可为呢！当年我不是到苏联去过吗？当年共产党的《向导周刊》，不是常转载你的文章吗？这些都过去了。"

"是的，先生，"陈布雷大惊："布雷神志不清了。"

"别这样说，"蒋介石强笑道："我们谈别的。你要伶儿小心就是。有一件事情，我越想越有气！"

"先生请保重！"

"气什么呢？你还记得马歇尔的什么调解，什么和谈吗？"

"记得。"

"你再想一想，他的什么和谈，分明也是在转移目标。他们知道光是军事不能解决问题，便来了个什么和谈，分明他

不愿意看见和谈成功，可是又对外扬言我姓蒋的不民主，反对和谈，要人家把和谈失败的关键放在我身上，"蒋介石越说越气："娘希匹这是什么算盘！"

陈布雷想起得快岔开，便说："今天台北魏道明主席来电报，报告和请示台北、台中、台南和新竹机场的面积、跑道和一切设备，就要动工扩建，并且建立美国空军基地和联络电台等设备，问中央还有没有意见？"

"意见？"蒋介石冷冷地说："如果对魏德迈有什么意见，那末是我请他来当皇帝！"

"报告上还说，基隆与高雄已经成为美国的海军基地，如果有什么限制，请及早通知，他可以有所准备。"

蒋介石摆一摆手说："不理他！"

"魏主席在密码里又说：他们已从琉球调到一批军用飞机，美国十三航空队将以台湾最大的新竹机场作基地……"蒋介石听到这里，止住陈布雷击桌道："你看，娘希匹这就是合作！便宜都是他的，我动弹不得；转移目标时，可有我的份了！"说罢咬牙。

话分两头。且说明月皎皎，凉风阵阵，一九四七年的中秋佳节，眼看又到。蒋介石在烽火漫天之中，对赏月当然无此豪兴，却召集群僚，研究魏德迈访华之后，对国务院所提出的报告。

"这是极其重要的报告，"王世杰道："应该说，这是中美之间特别重要的文件之一。

"报告中说，杜鲁门总统在魏德迈离美之前，曾经给他一个指令。杜鲁门说'当你提交你的调查团的结果时，你必

须试图尽可能准确地叙述；对于你可能建议的援助的性质、程度，以及可能的结果的估计。

“魏德迈回去之后，便把在中国调查所得，向国务院提出一项报告。他首先声明了美国援华的目的和条件是什么。”

“是什么！”蒋介石愤然问：“不会是在中国人民之前，把我狠狠地指责一顿罢！”

王世杰微笑道：“不会是这样子的，主席。”他干咳一声，说下去道：“魏德迈说：美国对中国有条件的军事援助的目的，应该是便利它军队的改编，重新获得大众对于军队的信任，保证对于共产党人向国民党中国进一步进攻的胜利抵抗，援助建立稳固地位。此种援助，可以此为条件：抚育出一个政权，它将沿着满足美国的路线发展，而同时对于军事共产主义的逐渐蔓延进行缓冲作战。”

王世杰叙述至此，便告暂停，同群僚向蒋介石致贺。七嘴八舌，无非是说美国对蒋如何信任，美援将滚滚而来等等。蒋介石却不悦道：“你们说得这样好法，我可不大相信！”

“主席，这是魏德迈向国务院的报告，……”

“你们都知道，”蒋介石狠狠地说道：“魏德迈为了转移目标，把我指责得好惨！今天他回去了，却口口声声说‘为了满足美国’，还是不为我们打算，这种援助，——哼！”

群僚一怔，也不知该如何发言，才能使蒋高兴。王世杰同张群交换一下眼色，念下去道：“现在，不妨听听魏德迈在他的报告之中，对‘满足美国’一点说了些什么。他说到中国可以满足美国的许多事项。例如，他举出仅在战争时期的战略方面，就有这些看法：

“‘第一：一个不友好的中国的存在，将会使我们无从利用重要空军基地作为轰炸出击的配备地区，以及沿亚洲海港的重要海军基地。’”

蒋介石冷笑道：“你们都听见了，美国为什么帮忙中国，可势利得很呐！”

王世杰尴尬地说：“咳咳，这句话还有下文，沿亚洲海港的主要海军基地‘如被苏联或是一个与苏联友善的政府所控制，将会使一些暖水港和空军基地被用来作敌意的使用，我们（美国）在日本、琉球、菲律宾的空军和海军基地，将被置于相对短程抵消性的空袭之下。’”

“大家可以放心，”戴季陶闻言停止念佛，笑道：“大家听见了，美国抚育了我们的政府之后，便可以使中国领土满足美国运用，成为美国的基地。如此说来，魏德迈返美之后，到底还是帮忙打共党，绝不会因为指责我们而停止援助，善哉善哉！”接着念开南无阿弥陀佛。

王世杰以咳嗽声止住人们耳语，把魏德迈的报告念下去道：“‘第二：另一方面，一个与美国友好或联盟的统一的中国，则将会不仅仅供给重要的空军和海军基地，并且自它的幅员和人力观点来看，将会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盟国。’”

“大家又听见了！”戴季陶睁开眼睛道：“美国抚育了我们的政府之后，便可使四万万五千万的人力为满足美国而动员，作为中美合作、反苏反共的一大力量，吾佛慈悲，美国援华是援定的了，大家不必悲观。”说罢念佛。

“第三，”王世杰皱眉道：“魏德迈的报告说：‘分析满洲和华北的战略重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两区在形成一个

工业新兴区的位置，这个新兴区能够补足或者是西伯利亚，或者是中国的经济，在西伯利亚或在中国这两区的蕴藏，将会使军械和弹药的制造，煤铁资源的发展，以及军火和修械的经营成为可能。'”

戴季陶正想开口，王世杰厌恶地先作补充道：“易言之，就是美国抚育了我们的政府，便可以使中国，特别是东北丰富的物产，满足美国长时期的开发。而且可以看得出，美国的视线已经远伸到西伯利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魏德迈援华，意在对付苏联，也是毋需细说的事了。”他喝口水：“因此，魏德迈在报告中肯定地下了结论：继续倾全力援助蒋主席，完全符合美国的政策和利益，我们不必为魏德迈片面的指责而过份紧张。魏德迈认为如果在此时对华不援助，或继续观望，即等于切去中国政府立脚之地，当然，也就是切去了美国在中国的立脚之地，这是多么危险！”王世杰笑嘻嘻道：“主席！各位先生，今后美国援华，势必变本加厉，可以预卜！谁要问我‘有什么凭据？’我可以告诉他：‘根据魏德迈的报告书！’”说罢众人皆笑，但蒋介石却眉头紧皱。

众人见状，便让蒋介石先讲。蒋介石问道：“王部长，你刚才说的‘抚育’，是魏德迈报告书的原文吧？”

“报告主席，”王世杰道：“是原文：抚育。”

“听来很刺耳。”蒋介石道：“魏德迈把我当作小孩子，这厮实在太没礼貌！”

众人有的劝慰，有的愤慨，十分热闹。但无论如何，非美援不足以言内战，也只得俯仰由人，自己苦恼。而杜鲁门及其国务院也都同意魏德迈的建议，决定继续作更大规模的

军事援蒋。贷与老蒋五万万七千万美元，由美国以大批飞机、军舰、弹药以及其他军事装备支付。该项决议经美国政府于一九四八年向国会提出，同年四月二日通过，称为‘一九四八年援华法案’。通过这个“法案”，美国一方面使蒋介石能够继续为美国人反共，这场烂仗也勉强暂时打下去；另一方面，迫使蒋介石“接受美国顾问为在特殊的军事和经济方面的、美国政府的负责代表，”进一步控制了蒋介石的军事和经济。其中“军事顾问和监督”的权力，“在范围上伸展到包括野战军、训练所，特别是后勤部门。”这是后话，按下另表。

却说魏德迈所确定的“援华”计划，其内容远不止此，还在报告中提出了更恶毒的灭华步骤。

王世杰在休息过后继续报告道：“这里有关东北问题，魏德迈的计划实在包罗万象，请各位听听。”他咳声嗽：“魏德迈说：‘联合国可以立即采取行动，来造成满洲的停战，以为建立保护制或托管制的先声。保护制可以包括中国、苏俄、美国、英国和法国，这个应该迅速图谋，而非由中国发动不可。如果这些国家中一国拒绝参加保护制，中国就可以请求联合国根据宪章的规定成立托管制。’

“魏德迈又说：‘美国政府与我们政府之间，需根据由两国政府谈判，而包括下列约定的协约：中国要求联合国立即采取行动，以达到满洲的停战，并请求将满洲置于五强保护之下。或者，如果这样不行，则根据联合国宪章，置于一个托管制之下。”

“魏德迈在另一处又说：‘执行方法不经中美谈判和协议，

直接由美国劝告中国请求联合国立即采取步骤也可以。’”

蒋介石闭目皱眉，要王世杰再说一遍；正待开口发言，陈布雷声音激愤，突地发言道：“先生，对于这一点，布雷期期以为不可！”

众人闻言皆惊，只听得陈布雷虚弱的声音在说：“先生，各位同志，按照魏德迈这个建议，问题太大。”

“什么问题太大？”有人问。

“各位听我说，”陈布雷道：“按照魏德迈的建议，不管是采取哪一种制度，例如‘保护制’当然行不通，因为苏联绝不可能参加；例如‘托管制’这是美国认为可以行得通的，因为他掌握了众多的表决票数；也不管采用什么执行方法，例如由中美协议后交我国提出，或者直接由美国劝告我国提出，但有几点是肯定的。”陈布雷声调激愤：“第一，我国领土主权受了损失，极明显地给人们一个印象，甚至中共可以这样说：美国在变相并吞中国领土！”此言一出，举座哗然，当下窃窃私议，会议甚至无从继续，于是“稍息”。正是：此言出之先生口，七亿人民刮目看。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卅八回

满足美国　魏德迈头头是道
托管东北　杜鲁门迟迟不决

书接上回。话说众人闻言，精神一振，暗忖陈布雷这个“好好先生”，今天怎么胆敢发起言来了呢？当下屏息静听，忽然感到陈布雷不是那么可怜兮兮的样子了。陈布雷在说：

“第二，表面上说是‘由中国发动’而非由美国发动的；”又道：

“第三，‘应该迅速图谋’、‘立即采取步骤’等等，这样大规模影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计划，除了日本武装占领东北，成立满洲国之外，在中国近代史上，找不到其他的史实，可以同魏德迈这一计划比拟的！”

众人闻言更惊，蒋介石尤觉尴尬，正想阻止，陈布雷不顾一切，慷慨陈辞道：“各位，今天我们这个会，不可能对外

发布消息，布雷决定要把心头想说的说个痛快，虽死无憾！

“布雷想说什么呢？我觉得，魏德迈使用的办法，比田中义一还阴险得多，甚至使美国政府不敢发表魏德迈这个报告，而秘密地通知我们的主席介公。他们请介公‘勿对此事予以批评’，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事情吗？介公是一国元首，现在这么严重的措施竟请介公不作批评，这不是害了介公，要中国人对这件事情的反对集中在介公身上，反而放过了原提议人与执行人吗？

“这是不折不扣的转移目标，而要我们代人受过吗？

“布雷一介书生，对介公效劳不力，已经万分内疚，现在对介公不利的事情已经发生，布雷虽粉身碎骨，也要反对！”

陈布雷声泪俱下，众人也无从说起。半晌，陈诚发言道：“美国政策到底有什么后果，领袖明智，当有对策，我们不便再有所猜测，伤了中美感情。不过据我看来，美国准备解除对日本的管制，扶助日本军人再起，我深以为忧！我国有权占领日本，但美国已明显地要我放弃占领，长此以往，实在令人寒心。”

有人问陈诚：“为什么寒心？难道怕日本再打进来吗？日本现况根本不允许再动武，日本没有兵，没有兵了！”

也有人慷慨而言道：“咳！到底谁是战胜国，谁是战败国呢！”

待吱吱喳喳的声音消失，陈诚叹道：“除了东北问题，再一项美国准备解除对日本的管制，扶助日本原有势力再起，美国目的何在？我不便猜测，只是着急！所谓‘放弃占领日

本计划，但仅是有了中国国民政府同意时'，就是魏德迈对于这个计划的提议。

"本来，这项政策是从日本投降前后起，美国政府所一直奉行着的；可是，到头来却要我们明目张胆放弃占领日本的地步！

"还有一点，"陈诚也觉得美国欺人太甚，收不住口道："是关于中国的国防秘密。美国几次三番地要我们供给国防秘密，事属盟军，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战后再要绘制供给美国军事用途的中国地图，这种做法就难以使人信服，尤其是我们政府，更难向人民交代。

"魏德迈建议说：'这样的一个计划，由于它供给了业已或者可能卷入冲突地区的最新战后地图，对于美国是有战略价值的。……现在的计划，应该加以扩充，以包括其他含有极大战略重要性的区域。'魏德迈又说：'中国地图绘制计划，在范围上伸展到实际可能的地方。'这种语气，老实说，能有几个人赞同的！"

众人无言。陈诚说下去道："当然，兄弟绝非在这里散布什么反美之言；兄弟只是站在个人立场，对这件事情冷静考虑，权衡轻重，才有感而发的。"他加一句：

"兄弟绝对感激美国的帮助，但如果因为美国所作所为使我们无法向国人交代，那末我们值得担心的事情及其后果，实在太多了！"

王世杰见众人不再发言，会场气氛沉重，蒋介石只是皱眉沉思，便咳嗽提醒大家注意，讲下去道："主席，各位，让我报告下去。魏德迈还为中国制定一个庞大计划，在军事上

分为六个区。"

"六个区?"众人精神一振。

"是的，六个区。察其语气，除了想把西北、西南、华南三区贯彻'防苏''交通''建设'等由他们美国多管一些事情——甚至完全由美国管理以外，其余的三个区，"王世杰咳了声嗽："大体说来，是要我们坚决同中共作战。"

王世杰立刻补充道："我们坚决向中共作战，毋需魏德迈任何嘱咐了，他在这个大计划中乃是具体的规定。例如在华北，他们'美国要求中央军无论如何要尽力守住这一区'，华中则规定'至少要能防守二年之久'。

"在政治上，魏德迈确定为'美国不反对中国政府以武力弹压不参加政府组织的党派(原按：指民主同盟)，其他不与政府合作的人民活动也可以镇压。认为蒋介石政权是中国唯一的统治力量，必须使之巩固。'"

待王世杰说完，众人又向蒋介石道贺，说"必须使之巩固"一语，足见美国仇苏反共之忱，中国前途一定是共党消灭，甚至美国派兵来华帮忙，也未可知；因此请蒋介石不必为魏德迈的声明而愤慨，魏德迈对蒋介石只是爱之深而责之切。

蒋介石仍绷着个脸，愤然而言道："你们安慰我，这意思我明白。美国决不会对中国战场视若无睹，见死不救；即使未见魏德迈的报告，我也可以猜测得之。

"问题不在美国同我的关系，问题是美国厚爱于中国而无爱于我！你们瞧魏德迈这厮的声明，便可知道美国因为爱中国深而责我切！如果对我有好感，那末我堂堂一国元首，在共党不法横行之际，是绝对不应该如此无礼抨击，而使我

在军民间的威望受损的！

“记得戡乱总动员令还没有发布的时候，司徒大使曾来见我，说是有紧急措施意见要告诉我。他说些什么呢？他说：我应该‘广向人民剀切说明下列数点：因共产党拒绝最近之和平建议，全国人民须责令负担内战全责；宪政现正积极推行，为人民愿享受宪政下之民主生活，应起而共挽国难；为达此共挽国难之目的，全国人民应不惜牺牲，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司徒大使又说，我‘应该巡游全国，发表演说，唤起全国民众积极参加上述革新运动，既有民众之支持，即可高枕无忧，而不必对于共产党之军事力量及其他活动，再抱焦虑，此时乃可继续广开恢复和谈之门。……最后，我深信此项消灭中共之改革计划，必可博得美国及其他各国之充分同情。’司徒这样说，我还有什么不赞成的？于是过了一个月，我们通过了立即生效的‘完成动员戡乱实施宪政纲要’，这个纲要的公布，是我们同共党势不两立的表现，美国政府也大声叫好。”蒋介石脸色乍变，大声喊道：“娘希匹今天我才知道上当了！”

但蒋介石立即补充道：“我说的上当是指过份信任美国，不是指别的。记得美国政府对我这个纲要的捧场有这么几句：‘所载规定虽甚宽广，然政府于实施各项措施时，已有轨道可循。’分明没什么问题，可见魏德迈的声明，岂非太过！

“现在我明白，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又要牺牲我来转移军民不满现状的目标，我知道今后该怎么做了，大家不妨走着瞧！

“至于托管东北的问题，”蒋介石道：“本来我以为无所谓，但现在看来，我们不能同意。”

“关于这一点，”王世杰建议道：“美国援华是全面的，东北是其中一区；我们不必为了一个区而影响全面，使彼此都难下台。”

众人纷纷赞同，说王世杰之言有理，中美之间无话不谈，不必因东北而牵动全身，美国如愿托管，由他们托管好了。

“而且还有一个副作用。”有人提议道：“魏德迈批评我们不行，现在东北局势严重，看他们美国有什么法宝，可以扭转乾坤！”

众人鼓掌，老蒋无言。半晌，他再问：“东北问题如果托管，那末台湾又该如何？你们都是参与机密的高级官员，都知道有人在建议把台湾托管。请问东北托管如果成为事实，台湾又将如何？难道也真的要给他们托管！”

众人没料到蒋介石有此一问，竟做声不得。

“你们对我也有不赞成的地方，”蒋介石紧皱双眉，说道：“万一台湾托管也因东北托管而援例答应了，而且事实上对日和约也未签订，台湾问题夜长梦多，你们还会怪我吗？”

众人更作声不得，王世杰只得解围道：“这个问题不小，领袖所见甚是！好在东北托管现在还未开始；即使开始了，台湾问题不一定要援这例子，对日和约也还早得很，我看还是过一阵再说吧。”于是稍为谈论，即告散会。

蒋介石广发函电，要各方打听东北托管之说有何下文。综合美国驻华大使馆以及南京驻美大使馆等消息，说是白宫

确有此意，但中共军队在东北联合当地居民对抗的结果，白宫认为大势已去，无法挽回，因此托管东北之说，杜鲁门迟迟不决，颇费踌躇，如果霸王硬上弓宣布东北托管，结果恐怕是骑虎难下，大失面子，不如算了。蒋介石闻言好生难过，可又没话可说。

却说美国托管东北之说，在蒋介石心头长上老大一个疙瘩。一旦成为事实，将如何向国人交代，委实难以启口；而前方军情不佳，更感闷闷不乐，想来想去，想把陈诚这张王牌派往东北，于是同陈诚商谈道：

"今日之下，以东北地区最为重要，谅你也有同感，天翼指挥失利，舆论抨击，连我也看不下去。我倒要听听，你对于东北有什么意见。"

陈诚道："领袖明察，东北的确是个重要地区，我们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把它收复，否则美国真来托管，那问题就更微妙。抗战胜利迄今两载，而东北情况如此，实在是我人一大耻辱！上次我奉命视察东北，发现贪污案件之多，多如牛毛，问银行，每月汇到关内的赃款竟达一百亿元，实在令人心寒……"

"我问你东北最近有什么消息。"

"那领袖是知道的。"陈诚道："对方第六次攻势眼看要开始，我们目前所处的地位，了不起是防御性的胜利，而且这是最近两个军开到东北增援以后的情形。不过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我以为东北既因援军开到而士气稍旺，不妨把握机会出击，因为最好的防御是攻击。"

蒋介石咳了一声："可是对方的情况？"

陈诚戚然道："是的，据最近的消息，对方掌握有比我们更好的铁路交通，他们已经修好自哈尔滨以南到长春以北九十里某地的铁道，同时他们已完全控制长春铁路西起中苏边界东迄边界县城绥芬河的全程，以及完全拥有自哈尔滨向东南以迄接近朝鲜边境延吉城的整个铁路线。

"在我们，"陈诚叹道："我们相差太大，沈阳长春之间的一段仍在修理中，另一段经常受到破坏和袭击。"

"你说他们的第六次攻势，大概多久动手？"

"有人说九月间。"陈诚道："也有人说对方在等待高粱长高，好作掩护之用。"

"你以为这一次攻势，他们目的是什么？"

"四平街还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如果四平不守，长春势将难保，沈阳也受威胁，那时光我们在东北的处境，就岌岌可危了。"

"辞修，"蒋介石道："我还接到一个情报，说共匪有客货卡车一万辆，火车头五百个；还说哈尔滨的大铁路工厂，还是完好无损。"蒋介石以拳按桌："辞修，刚才你说东北岌岌可危，我不但同感，而且还打算请你临危受命，由你到东北代替天翼，你不会不赞成吧？"

陈诚闻言起立道："领袖吩咐，敬当遵命。"

蒋介石沉思久之，说："你放心去吧。大批空运部队和军用品，一定会比你先到沈阳。"

"是的，领袖。"

"昨天美国顾问同我说，"蒋介石叹息："东北共军自从上次发动攻势后，实力也在增加，这一点不可忽视。同时他们

告诉我，说中共在广播，目前东北百分之七十的土地，以及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都在他们管辖之下。但从军事观点来看，更重要的事实是东北七成铁路是在共区，美国顾问相信他们的广播是事实，要我们……”蒋介石叹口气道：“也不必说了，你去吧。”他再想了想：“你参谋总长一职，我想由敬之继任，但未决定，他那个驻美军事代表团反正没什么事，让他回来吧，至于熊天翼，我一时想不起该要他做些什么，叫他交代完毕后，先到北平住一阵算了。”

“是的，领袖。”

“东北行辕的工作今后势必加重。”蒋介石道：“你的人手，大概没什么问题吧？”

“没什么问题，”陈诚道：“尽可能利用原有人手，我到差时，有楚溪春、东蕃如两人同去就够了。”

半晌，蒋介石吩咐道：“据前天东北行辕参谋长董英俊的建议，他认为以东北地理环境而言，骑兵实在很需要，你去看看，研究研究。”

“是的，领袖。”

“还有，”蒋介石皱眉道：“孙越琦在本溪视察煤铁公司与水泥公司，你们一定会在沈阳见面；你可以同他深谈谈，关于资源委员会的问题。”他背起双手，踱了几步道：“我明天就到山东前线看看，然后去牯岭住几天。”

“是的，领袖。”陈诚辞别道：“领袖也该同夫人去休息休息，这一阵太累了。”

但蒋介石在庐山并不能有轻松之感，俞济时所递呈的众多报告中间，几乎全是扫兴之事，内中却有特别的消息：麦

克阿瑟对川西机场极感兴趣。

蒋介石道："你读给我听听吧。"

俞济时遵命诵读道："麦克阿瑟将军今天——九月一日仍继续与美国高级空军官员举行太平洋空军战略会议，各方正付测该会与美苏之间日益增加的外交压力的关系，……"

"慢着，俞局长，"蒋介石道："我问你一句话：魏德迈这个人今天在什么地方？"

"报告先生，他还在南韩。"俞济时道。

蒋介石说："哦！魏德迈在南韩调查，麦克阿瑟却在召开太平洋战略空军会议，这意味着美国对西太平洋空军基地的兴趣，实在是，咳！你念下去吧。"

俞济时读下去道："八月三十一日，美国应用原子弹战略空军司令肯尼将军也已到达东京，并同麦克阿瑟将军举行会议。肯尼此行的任务是调查全球航空设施。

"参与这秘密会议的，还有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魏特海德中将与美国空军第五队司令肯纳斯少将。

"肯纳斯少将是同肯尼将军一起从菲律宾到达日本的。

"据会议说，美国空军越过北极的飞行经验，已发现了很多困难，因此必须修改其战略，考虑联系欧亚与美洲之间的其他航线。中国局势日益紧张，美苏之间对朝鲜问题龃龉，是美国在太平洋再度强调空军实力的两个理由。"

"你再读一遍。"蒋介石思索后再听俞济时读下去道：

"对远东问题富有经验的观察家说，美国在东方的声势，有赖于它的军事力量一旦有事时应付裕如，美空军已在日本、菲律宾、关岛、琉球岛等地获有超空堡垒式轰炸机的战

略基地，美国轰炸机可以借这些重要的机场，在东亚布成一个空军的势力网。"俞济时语调紧张起来道：

"一旦发生事变，美国空军便可以从这些基地迅速飞到成都去。成都西边几个大机场，是战时美国空军在中国内陆的基地；而目前，又可以利用川西基地来控制中亚的心脏。"

蒋介石一怔："唔！他们还记得川西基地。想当年在邛崃、新津、广汉等地修筑跑道，几十万民工出动，死伤很大。……"

俞济时接嘴道："当年外面有一个传说，认为美国要我们动用这么多人力，是不必要的。"

"是吗？"蒋介石道："当时我倒没听说。"正是：未闻之事难统计，岂仅是川西基地？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卅九回

图守东北　陈诚临危拜将
垂涎西南　麦克见机行事

书接上回。却说侍卫长俞济时又道："有人说B29号空中堡垒，载重量八十吨，重是重了，可是不一定要把跑道挖开，挖到一个人举起手来那么深，然后把石块填进去，这种工程太大、太浪费人力；其实有另外简单的办法，在地面上加一层钢板就行。"

蒋介石摇头道："我没听说过，算了，反正已经时过境迁了。不过他们今天这样做，会不会闯下大祸？别忘记川西是在我们境内，一旦美国人闯祸，但倒楣的却是我们。"

俞济时苦笑道："这，恐怕……"

蒋介石问："恐怕什么？"

"恐怕这只是他们随便说说的，不一定行。"

蒋介石道："我倒不怕他们用中国地方做基地，而是怕他们弄出事来，让我们夹在中间，吃力不讨好。"

俞济时道："只要美国坚决援华，其他问题大概没有什么风险。昨天《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里伯曼从南京发出一篇报道，内容实在不坏。"

"他们又说什么？别忘记这些人有时候咬我一口，咬得可痛！"

"不是不是，"俞济时边笑边翻出文件道："里伯曼说得很干脆：'战略问题与苏关系将决定美国对华政策。'魏德迈虽然公开批评蒋介石政府，但中国（尤其是东北）被认为是对美国太平洋战略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具同等重要性，这并不是件秘密的事。

"据里伯曼的看法，认为下列各点为估计中国对太平洋战略的重要性的具体因素：

"一、东北如受中共控制，则可用为丰富的基地，从事对华北作大规模的经济渗入。东北与北韩、西伯利亚、库页岛及千岛等地形成对美国占领下的日本据点的侧翼威胁。

"二、中国对远程的空战是极重要的。东北与新疆可作为飞往苏联贝加尔湖重要工业区的战略基地。

"三、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力，这对远东其他各国有强烈的影响。

"四、除了东北资源以外，中国本部还蕴藏着基本战略原料如钨、锑和铀等。

"五、中国并具有作为市场的庞大潜力，但这不如安全因素的重要。里伯曼说，美苏在远东方面的谅解虽被视为对

亚洲有所必需，但在目前局势下，要在中国进行这样的交涉，一般认为仍无多大希望。”

蒋介石仔细听了，再仔细看两遍，叹道：“你可知道，美国为什么这样做？”

俞济时立正道：“得道者多助，先生——”但蒋介石苦笑插嘴道：“你们还以为美国在对我‘多助’，其实不然，魏德迈公开批评我，使人万分不痛快；要知道他批评我是假的，主要在使举世之人知道美国在援华，而我这个领袖不能使他们满意，因此美国对华无论有什么不对，账总是算在我头上的。你看里伯曼的报道，屡举中国在军事上、经济上对美国的种种重要性，这就说明了一件事情：美国非要中国帮忙不可，但对我，可又不同了，他可能另有打算。”

俞济时还以为蒋介石只是发发牢骚，安慰他道：“事实也不是那样，方今之世，先生是反共先驱，美国不会……”但蒋介石以为不然，恨恨地说：“就是这么回事了！美国要称霸世界，要利用川西基地控制中亚，”他咽下去半截话：“哼！走着瞧吧！反共是我，‘吃夹档’也是我，世界上没这么便宜的事！”

正说着秘书入报，说肯尼将军在东京发表谈话，已经把远东视为美国前线了。

蒋介石纳罕道：“美国真要在这个时候动手么？”忙读文件，只见上面写道：

“肯尼将军九月二日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说：不论哪儿有我们使用的空军基地，那儿就是我们的前线。他强调说：我们美国的前线系从菲律宾以至关岛、大琉球和日本。记者

问他：和约签订后，美国在日本投降时取得的基地，和过去两年来建设长跑道的庞大计划将如何？肯尼说：我要等到签订和约以后才能答复这个问题。记者又问：美国是否已与中国成立空军基地协定？有权把空军第一线扩展到中国去？他的答案是否定的，但又说：自然，我离开华盛顿已一个月了。”

蒋介石根据国际情况，在牯岭召见行政院长张群和外交部长王世杰道：“这几天肯尼在东京哇啦哇啦吵得凶，我们暂时不必理他。不过魏德迈临走的一席话，我是非回敬不可的！反共是一回事，这口气又是一回事。”他吩咐张群：“你回南京之后，如此这般，给他几句。”

张群唯唯，蒋介石又对王世杰道：“联合国第二届全体大会就快来到，你带着代表团走一遭。此行除了配合庸之争取美援，不妨有机会同美国朋友说说，魏德迈太伤我们感情，这口气我无论如何受不了！我现在已让张院长有所声明；你再听听，他们有什么反应。”

王世杰拿着张群的草稿仔细默读道：“中国政府不因魏德迈使团访华之结果，而改变其国内及外交政策。有很多事情魏德迈将军并未知道；当魏氏访华时，我行政院长曾与之会晤多次，但魏氏并未与他郑重举行会议，因魏氏对政府以外之人物较政府人员为注意。

“魏氏临别声明中所建议改革之处，在其访华前政府已予实行，而魏氏认为他离开中国不久，仍极熟悉中国情形，事实上许多人欲谒见魏氏而不可得，因而魏氏并未获悉许多事情，魏氏自其顾问处获得许多帮助，或许魏氏认为这些资

料已经足够……。"

"这个，"王世杰皱眉道："这个……"

见王世杰沉吟，蒋介石便问："王部长有什么意见？"

"张院长所说甚是，"王世杰道："但我们既在华府力谋转圜，对美国的态度也不必使他们难堪。"张群接嘴道："一点不错，我在表面上对魏德迈有所辩论，但还是把他的离华声明当作一番好意来看的。"

蒋介石道："不过也不必太露痕迹，骨子里我实在恨透了魏德迈。王部长你再看下去，有什么地方认为不大合适。"

王世杰应了声，再把张群的草稿默读下去：

"如有人询及中国不因魏德迈使团访华而改变其国内政策，是否不同意魏氏意见，即'中国必须实行严格而远大的政治及经济改革'之谓？则答以中国在新成立之宪法及未来大选中，已规定此项政策必须逐步实行，琐碎细小之事不应同政策混为一谈，盖此乃方法问题，中国之政策是固定的，不拟改变其国内及外交政策。

"我们的美国朋友说：中国政府无效率。我人正在研究改进方法。我人明白须向美国与西方国家多多学习；但在中国实行改革，将牵涉到许多事情，诸如习惯、制度及手续等等。

"但此非吾人不拟改革目前之行政，我人有众多之事待做，但许多事情必须等待。例如吾人颇知训政不佳，且已在尽早结束中；但在宪法实施前不宜结束训政，许多同样的改革须待宪法实施之后。

"我们的政策是举行大选，政府将不顾一切障碍，不予

改变政策……”

王世杰看完透口气道："张院长所说甚为得体，只是多少给人一种印象：我们在拒绝魏德迈的建议。”

张群瞧一眼蒋介石，蒋道："王部长，张院长的意思，我想没什么，你当然知道这是我的意思；让美国知道我并不愿意'吃夹档'，这也算是收获。”他弦外有音："我希望白宫知道我不痛快，叫他们以后小心就是了。”

王世杰搓搓手说："主席之言甚是，美国是我们的朋友，但有伤感情的事情，还是越少越好。刚才我接到消息，中和桥上美兵肇事杀人案已经判决，凶手判了个无期徒刑……”

蒋介石恨恨地道："强奸沈崇案的美国兵如果判刑，你知道我可以少多少麻烦。在日本犯强奸案的美国兵被判了枪毙，你知道我怎样的下台？”

王世杰微喟道："美国有好多事情，的确令人费解，例如欺侮黑人问题，全世界有识之士，都为美国这种措施而惊诧。”

“沈崇案同黑人没有关系，”蒋介石道："我只是不高兴：为什么美国兵在日本犯强奸罪要枪毙，在中国犯强奸罪就没有事。”

王世杰苦笑道："主席，这个同黑人受歧视还是有关系的，在日本闹事的美国兵，恰巧是黑人，所以枪毙了；在中国闹事的美国兵不是黑人，所以……。”

“所以就活该我下不了台！”蒋介石冷冷地说："好吧，这些都不谈它了，你带着代表团到美国，记着告诉他们：今天中国的毛病应该由美国负责！因为对日战争结束以来美国的

一连串失策，造成了今天的局势！”

王世杰暗吃一惊，但又不便辩解，只得同张群一起告辞。张群起立道：“主席，我们不但在对美、对内方面要答复魏德迈的声明，我还想利用中苏易货协定同苏联做一笔买卖，让纽约感到：如果美国不能积极援华，我们还是有办法可想的。”

蒋介石沉思久之，问：“那你准备怎样进行？”

“我曾经同他们商量过，”张群道：“认为把桐油和钨砂运到苏联易货，对我们有百利而无一弊，不但在经济问题上有所补助，而最突出的是政治方面的影响。”

蒋介石皱眉道：“好吧，你先去试试吧。”他立刻补充道：“不过等你同苏联做完买卖，一定会有人提议废止中苏条约，甚至封锁旅顺大连，你又有什么意见？”

“到那时再说吧，”张群道：“这也在预料之中；我们的目的，当然不在于这一方面，到那时再研究吧。”随即同王世杰告辞，各自归去。

入晚蒋介石夫妇散步归来，俞济时报告道：“刚才到了一批邮包，内中有一本日本教科书，据报告说内容十分蹊跷。”

蒋介石不解，问：“什么蹊跷？”

俞济时道：“报告说，这是战后日本第一部历史教科书，叫做《我国之步》，是在文部省监督下编成的，再经麦克阿瑟将军的情报部与教育局核准。”

“这没有什么蹊跷啊。”蒋介石还是不懂道：“为什么这样重视它？”接过信手翻阅几页，果然脸色陡变，骂道：“麦克阿瑟也太欺侮人了！这样做法，要我们怎样做人！怎样见人！”

边说边拍桌子。

宋美龄不安地说："大令，你不能够这样，美国朋友到底是朋友，麦克阿瑟将军对我们不错，不可以……"

"那你自己看吧！"蒋介石把那本《我国之步》递给她："你看看，麦克阿瑟把日本历史这样写法，要我怎能不气煞！"

宋美龄一手接过，连忙翻阅，只见教科书上几行触目的字写道：

"满洲事变后，中国事件发生，在北平附近的芦沟桥，中日两国黩武份子突然开战。"宋美龄也皱眉道："啧啧啧，真是糟糕啊！连中国也变成'黩武'，我们受全国军民拥护抗战的蒋委员长，也变成挥兵侵略他人领土的军阀了，麦克阿瑟对我们不错，但在这一点上，的确很糟。"

蒋介石明知道宋美龄是在安慰他，希望彼此心情松懈，别太紧张；可是恁地也轻松不起来，说："夫人！我明白麦克阿瑟对我们不错，可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批准这种课本。这种说法误尽苍生！我一向主张对日宽大，可是万万不能接受《我国之步》的荒唐说法。

"再把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来看，我对美国朋友感到寒心。我尊重美国朋友的意见，在中国加紧反共，可是攻击我最厉害的并非来自中共，相反来自白宫！把抗战说成'黩武'的也来自东京盟总。你们替我想想，这个——"说罢焦急思索，满脸愤恨。

俞济时也叹道："的确，这样做法非中美友谊之福。麦克阿瑟批准日本教科书的谬论，也不替我们想想。"他指指那个邮包："在里面还有共党对《我国之步》的反应，他们说麦克

阿瑟这样做，把‘九一八’和‘七七’抗战的经过都说是‘黩武主义者’在作祟，分明在替日本军阀开脱，同时对不起因为抗战而牺牲的千千万万中国官兵民众。麦帅把‘黩武主义者’当作乌贼逃生时放出的墨汁，混乱中逃掉了日本天皇和军阀政客。那些制造‘大东亚主义’的东西都借此机会逃掉了。”

宋美龄苦笑说：“是啊，我们这一方面，吉星文团长奋起抗战，宛平县长弃城出走，结果都变成‘黩武’，实在不应该。”

蒋介石绷着面孔，随手翻阅，手指停留在《陈嘉庚发表谈话》的一页上，宋美龄道：“陈嘉庚在南洋，有什么可以谈话的呢？”但她一惊道：“哦，鲍惠尔他们去访问他，这真多事，他还有什么好话？”

俞济时道：“别理它了，反正是……”但蒋介石却说：“我要听听，陈嘉庚说些什么。”于是合目养神，听俞济时朗诵道：

“陈嘉庚答复那些新闻记者，说战时回国服务机工三千多人，只有八百多人复员，还有很多未了手续没办妥，所以南侨筹赈总会迄今未能结束。”

“这个问题只好尽人事，听天命了。”蒋介石道：“他还说什么？”

“有个记者问他：如果你未同吴铁城、高凌百发生争执，是否有可能同中央政府合作？陈嘉庚说：中央不满意我才派人到南洋活动的，这个问题中心不在这里。

“又有记者问他：陈先生有没有参加政党？他说曾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民国以来，常常有人劝我入党，

但我不愿这样做。”

“为什么？”蒋介石问。

“他说因为领导人同他的主张不同。”

“他又有什么主张？”

“陈嘉庚认为中国应该有独立的外交路线，中国在人口上，地理上，历史上，是一个大国，大国应该有独立的外交政策，不可仰人鼻息，不可以别人马首是瞻，甚至于自己毫无主见，一切由他人支配。陈嘉庚说，现在这个时代可不是强权的时代，以强权大炮来消灭公理，都是不可能的。”

蒋介石沉思一会，问：“还有吗？”

俞济时道：“有。记者问：‘外边有人说，陈先生是共产党，事实是否如此？’陈嘉庚笑着答道：‘苏联还没有实行共产主义的时候，我就先实行共产主义了，我把我的资产拿去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这番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蒋介石丝毫不觉得可笑，反而陷入更深沉的思索中。他一人独处，凭窗凝视，但见晚雾如幕，只闻流水潺潺，不禁悠然神往。

“中国应有独立外交，反对事事仰人鼻息。”蒋介石心想不能因人废言，陈嘉庚这种说法显然是对的。“可是，”蒋介石叹息：“我能摆脱这种情况，做一个真正受人拥护的领袖么？局势这样紧急，麦克阿瑟连川西机场都看中了，一旦成为事实，我岂不是更受人们指责么？但如不理美国，那末援华反共那笔烂账，还能打得下去么？”蒋介石越想越烦，闷郁不堪。正是：国家独立最可贵，仰人鼻息事堪悲。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开大会　蒋介石悲愤陈辞
擂边鼓　陈立夫反唇相讥

话说金风送爽，玉露迎秋，一眨眼日历已翻到一九四七年的九月九日。那天南京中央党部大礼堂中，密密麻麻挤满了各地代表，空气闷郁低沉，人人抹汗。蒋介石在仪式过后，开始报告道："同志们，今天，是本党四中全会的开幕日子，我今天来主持这个大会，心里想说的话很多。

"你们从各地来此，都是本党的重要干部，我们当然也痛切感到，国民党正面临党史二十年中的最大危机，其严重性比较抗战时期还要深厚！

"自从抗战胜利以来，我们扪心自问，对党国事业毫无进展，无论党、政、军、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大家可以想一想，有哪一项是可以谈得上进步的！"蒋介石悲切高呼："我

有负于孙总理！今天局势，我实在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

“你们，”蒋介石恨恨地说：“你们都是本党重要干部，这几年来你们做了些什么！你们中间有人精神堕落，万般腐化，以致造成了党内的腐化退伍现象，我说起来都感伤心、痛心，我痛心极了！”接着结结棍棍骂了一顿，之后接着说道：

“你们害国家，害自己，又害我！魏德迈的指责荒谬绝伦，中国受了侮辱，我已经要有关方面给他们答复了！魏德迈这种指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就是不要过分相信我们的外国朋友。他们这种过甚其词的批评，将会带给我们重大的混乱，你们千万不可以轻易相信。尤其是什么‘中国政府已在崩溃边缘’的批评，千万不可相信！我已向美国提出严重抗议，你们可以放心。

“我今天只希望你们做到一点，就是使党的精神复活！我要求国民党与三民主义青年团合并，集中意志，集中力量，来应付目前严重的局势。”

蒋介石气愤激动，无法把演讲内容有系统地予以组织；骂一阵、说一阵，说一阵、又骂一阵：“今天四中全会开幕，五天会议中，我们要讨论两大问题：第一是关于党内与政府之中昏聩贪污的问题；第二是正式选定本党参加大选的计划。我要求你们采用科学的改革方法；同时告诉你们：今日本党最大的敌人是中共，希望你们不要低估中共的力量！如果本党有办法，中共必然灭亡！如果相反，那本党马上会宣告失败，”蒋介石大呼：“你们愿意本党垮台吗！如果不愿意，那末在这个四中全会之中，大家要想办法！”

于是，国民党四中全会便在紧张与低沉的气氛中召开秘

密会议，首先由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报告政治，惹起了好大风波。原来在国民党中央，陈立夫、陈果夫与王世杰等人极不相容，相互攻讦。部分中委们这次集中火力，疾言厉色指责王世杰对华盛顿的“叩头外交”，以及对莫斯科的“懦怯”表现，吵到声震屋宇，按下不提。最后由吴铁城压住阵脚，另作报告，说三民主义青年团执委会会员首次提出建议，包括久悬未决的党团合并事宜，应如何处理，望大家多多考虑。

接着行政院长张群报告经济局势，包括最近扩大输出与改革外汇的措施；最后由白崇禧报告军事，解释军事形势，无非是一败涂地，全场精神大振，准备鸣鼓而攻之。

“军事方面，”白崇禧道：“大体上说，美国援华政策不改，我们可以放心。今天我们在这里开四中全会，美国太平洋海军陆战队司令杜奈基中将也在今天宣布：在今后六个月太平洋作战演习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三千四百人将在青岛附近海岸作两栖登陆演习。这一次参加太平洋演习的陆战队共七千余人，要使他们能达到战前战斗效率的最高峰。

“青岛登陆演习定于九月底或十月初举行，其他圣地亚哥和关岛等地，也将举行……”

“我们想多听听国内的军事形势，”有人大喊：“美国公然视我国土为基地，这种消息对中国是侮辱，刚才连主席都说过了。”

白崇禧一怔道：“是是，兄弟不过是向各位报告，而且兄弟不能不先报告一项重要消息，就是华盛顿方面已决定扩大军事顾问团机构，进一步援助我国……”

“请报告我们自己的军事形势……”

“好好，”白崇禧抹抹汗道：“向各位报告国内战争形势，好在各位熟悉和了解国内形势，兄弟可以简单扼要地向各位报告一下。”接着漫无边际也无重心地说了些数字，与会者十分不满，纷提问题道：

“请问东北局势到底如何？据熊式辉交卸以后告诉人们说，东北共军集结达五十万，而且都是精兵，他们曾经苦苦训练，可打游击，也可攻坚。我要问为什么我们的部队不能先入为主，屡告挫败，我们要东北主持人一死以谢天下！”

“这个，”白崇禧尴尬道：“国家有的是军法、国法，我们只谈事实，不及其他。东北的战斗是惨烈的，我们不是不想办法。”

有些委员推举代表大声发问道：“我们要听完整的国内战场形势，要听听真实的国内战场形势，请白将军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地报告，反正大家是同志，谁都不会走漏什么，你放心好了。”

白崇禧略一沉吟，把心一横，说道：“各位既然如此关心战事，兄弟就分区详尽报告吧！

“东北战场仍然沉寂，我军日夜戒备敌人新攻势的来临，已将东北保安司令部并入东北行辕，陈诚将军并代替熊式辉将军兼任东北行辕主任，——”

“这些我们都知道！”

“是的，不过兄弟应该详尽报告。这一次调动，魏德迈将军事先曾经知道，并且表示赞助，正如美联社的电讯说：‘魏氏对东北之变化，相信他一定参与其中。’

“在西北战场，胡宗南将军主力三十六师已告分散，据敌

人广播，几乎全部被俘；该师旅长钟松、刘子奇、黄廷辉以下六千余人伤亡被俘，情形很糟。因此南线后方情况吃紧，非常空虚。关中地区重要据点冯栏镇，已在八月二十四日失去，随后我新正、新宁驻军只得转移。甚至在延安东南的固临县境，我军也已退出，延长延川两县中，只有驻兵一营，……"白崇禧说到此地，忽有人大声问道："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

白崇禧只得眼巴巴回答道："说明了我方的兵力不足！相反的，敌人得民众之助，米脂东南地区的什么'游击小组'、'边区被服厂工人游击队'等等，正在捕捉我散兵，三十七师师部人员和一六五旅一部分人员，包括师部电台台长李树吉和师部参谋处军官等等都已落到他们手中。

"在苏北战场，我盐城失利后，淮阴又失悦来重镇。涟水、阜宁各面正增筑工事。据刚才消息，涟水城门业已堵塞，且发现敌人。

"在晋察冀方面，我进抵大清河以北地区的军队已遭敌人包围。察哈尔之南涿鹿地区及平西地区我损失近千人，傅作义将军来电报告，说情形危急，平津保三角地带备受威胁……"白崇禧眼见会场气氛不佳，止口道："兄弟报告到此为止。"

"那不是很糟吗？"静寂的会场突有人大叫道："为什么美国军火没有好生利用！"

"这不是军火问题，"白崇禧道："据兄弟所知，连美国顾问都……"

对美国批评如何应付，竟一变而为讨论主题，而且必然惹

无结果；一天易过，当夜陈家兄弟晋见蒋介石道："目前美国的态度问题，竟然已成为一大话题，官方虽难表示，如我人以个人资格发言，播播边鼓，谅无大碍。"

蒋介石沉思良久，终于点头，三个人谈了些关于党团合并之事，便告散去。不料无巧不巧，合众社记者正去拜访二陈，陈立夫的机会来了。宾主坐定，记者笑问：

"陈先生今年几岁？"

"我？"陈立夫也笑道："我今年四十有八。"

"年轻得很，"记者道："在我们那边，政治领袖大都在六十开外。"

"所以不行嘛！"陈立夫弦外有音道："请你注意，我现在已经不是政治领袖了。"

"至少还是中国的反共领袖。"

"反共领袖？"陈立夫苦笑道："话是不错，可是你们当然知道，我反共其实是为了你们美国。"

"这个我不大清楚。"记者道："只知道美国政府和你们一样对反共同样有兴趣。"

"哦，"陈立夫言归正传道："那末我要说几句真话了，美国如果不愿意再援中国，至少也不应该公开批评中国，而应该不公开地批评中国政府。美国在对共产主义作战中，似乎采取了一个矛盾的政策。"

"是吗？"

"我看是的。为什么美国花了好几百万美元去揭发美国的共党分子，并且把他们排除在政府之外；在中国却依然不放弃把共产党包括在政府之中的企图？目前虽然谈不上再把

共产党拉进中央政府，可是你们并没有派兵把共产党消灭在中国境内，——至少派出的兵力极其有限，而且对共作战似乎不大有兴趣，这些地方我都不懂。”

这席话使访问者极难作复，只得强笑道：“我不能答复你这些问题，我只能把你的意见写出来，供给报纸，由旁人作复吧。”

“很好，”陈立夫道：“你看我头发都白了，主要是共产党问题把头发急得发白的。我很抱歉，今天必须提一提魏德迈的声明。我知道他的批评用意很好，但他发表这种批评的方式是否明智，则是疑问。事实上我怀疑他有无这种必要？因为在我印象中，魏德迈主要的任务是向杜鲁门总统提出报告，而非在中国时便发表一种实际上相当于政策声明的文告，而且在他的文告之中，极少新的意义！”

合众社记者问道：“陈先生这样说，是不是认为魏德迈的声明之中是有新意义的，不过不多而已，是吗？”

“是的。”

“那末这个为数不多的新意义，是什么呢？”

陈立夫道：“除了强调中国须努力自助这一点之外，可以说毫无新意义。当然，我们欢迎外援，因为如果没有外援，我们将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复兴。”

“此外还有什么意见？”

陈立夫沉吟道：“我对于美国共产党组织的迅速发展，颇感忧虑。而且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美国人仍坚持中共与美共有不同之处！”陈立夫皱眉道：“不但是美共，美国亲共之人的谈话，也十分刺耳，我很忧虑。”

记者问："陈先生以为用什么办法，可以抵制共产主义?"

陈立夫呵呵一笑道："这个在我是老生常谈了。我以为，如果我们要有效地对共产主义作战，我们不能只是给予中国青年以物质上的激发，我们还必须给予他们一种观念。"

"什么观念?"

"是孔子学说。孔子在我们传统文化上已经根深蒂固，由于他强调严格的道德规范，正能给予我们以所需要的精神感召。"

那记者笑道："不行吧？因为据我所知，连胡适博士都曾经'打倒孔家店'的，恐怕——"

陈立夫摆手道："不会不会，那是五四时代的胡适，今天的胡适，你放心，"他"咭"地一笑，"他自己都希望把牌位放在孔庙里叫人崇拜。你知道，他是受美国青睐，反共最切的一个。"

记者问："不过在二十世纪，孔夫子这一套行不行呢?"

陈立夫道："我看不出孔子教义与现代工业民主政治发展之间有什么抵触之处。"

记者抓抓头皮道："这个很抱歉，我没什么研究。"他岔开话题道："陈先生，听说联总结束之后，美国国会已经通过对外救济，并且中美双方已获协议，美国可以派人来华监督管制，……"但陈立夫立刻作复道："我现在怕听什么监督，什么管制。刚才我们的谈话还没了结，我以为美国反共虽然厉害，但还是不够，同中国相差太远；不但在反共的程度上相差太远，而且对中国的援助也相差太远，你们要知道：我们为反共所流的血，是代替你们美国人流的！"

洋记者叹道："陈先生，我很抱歉，我似乎感到，在华府

与南京之间，有那么一点儿……”

陈立夫皱眉道：“岂只是‘一点儿’，美国又要马儿好，希望我们消灭中共；又要马儿不吃草，美援总是不痛不快。”

记者道：“这个在华府是有困难的，因为政府之中，还有不少反对援助蒋委员长的势力。”

“那就没有什么可以谈的了，”陈立夫道：“援助南京消灭中共是美国的国策，不管白宫受到多少阻力，不管是来自政府或民间，你们可以别理它！你知道这几天在四中全会上，蒋主席发的脾气有多大！”

“我们可不可以听听？”

“不可以，这是我们党的会议，党的会议一向是不准记者旁听的。”

“我们这里没有旁人，”蒋介石第二天又在四中全会演讲道：“我们可以无话不说。”蒋介石大呼：“美国对我们的帮忙变成帮倒忙了！我们的财政当局为了盲目倚赖美国贷款，耽误了我们改革币制的计划，使我万分焦急！

“在抗战胜利时，我们还有九亿多美元外汇，可以完成币制改革的计划，但负责财政的同志认为可以等待美国贷款，但这项款贷到今天并无下文！”

蒋介石骂了一阵，恨恨地说：“你们对什么都无信心，实在不成！我们应该认清，如果我们自力更生不靠别人，就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干涉我们！我今天要向你们提醒：即使没有美援，我们政府也能够整理经济机构，恢复战前水准！我对敉平共党也一样有信心，因为我们仍然拥有强大的武力。可是我要警告你们，无论在组织、训练和宣传方面，中共仍

然胜过我们，你们要急起直追才好，我们一定要重建国民党，大家要记住了！”

接着张群报告对日和约问题，蒋介石越听越气，出面说话道：“我们对于与日本缔结和约的态度，同苏联是不谋而合的；我们也反对美国容许日本军事力量复活的观点，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美国要培植日本，中苏都担心日本再起，所以对日和会如果摈绝苏联，我国政府也不参加！这不是什么党派问题，你们当然明白。你们一定要给我争气一点，我们已经失败，不能再败下去！很多人贪污舞弊，再也不能糟下去了！否则我们就不得了！就不得了！”

四中全会尚未闭幕，蒋介石因为这个会而带来的烦恼，却与日俱深。

那是美国官方对他在四中全会上的演说大加讥讽，蒋介石受不了。

“报告主席，《纽约时报》和《先驱论坛报》，都刊载着主席在四中全会上的演词摘要。《先驱论坛报》在第一页刊载合众社的电讯，而以《蒋介石承认失败，责国民党员贪污》为标题；《纽约时报》把这项消息登在里页，标题强调‘蒋要求在朝党改革’；《世界新闻晚报》的标题是《蒋自悲领导无方》……”

“哼！”蒋介石按住一肚子火，听第二个人报告道：“关于张院长在四中全会的报告，《纽约时报》刊载该报驻华记者里伯曼的专电，标题是《中国怀疑美国在远东的政策，张群反对复兴日本》；《先驱论坛报》刊载美联社电讯，标题说《张群也加入批评》……”

蒋介石愤懑不已，吩咐新闻局长道：“从今以后，对美国



记者不可太放纵，你看他们说得不成个人样!”

“报告主席!”董显光苦着脸道：“那些外国记者们今天已给我提出抗议……”

“什么？他们还提抗议?”

“是的，他们说这一次四中全会，我们只准中央社记者参加采访，他们一个人也不得参加，因此向我提出抗议。”

“笑话!”蒋介石瞪着一双眼睛道：“他们分明在开我的玩笑，还有什么抗议！他们怎么胡说?”

“他们说：由于我们禁止他们采访的结果，记者们不得不依靠漏出来的消息，或者曾经予以润饰的消息。这种消息如果有问题，责任显然不在他们而在……”

“别理他们!”蒋介石道：“别理他们!”

“报告主席，”董显光说：“冤家宜解不宜结，这批外国记者，也应该和他们应付应付。”

“那么你们新闻局出面同他们打交道好了，”蒋介石道：“他们的新闻可发则发，不可发还是不可发！如果不可发而给扣了，扣了之后他们又呜哩呜哩，你说这是中央党部宣传部的事，你管不着，就行了。”

董显光唯唯而退，但蒋介石留住他道：“董局长，你有机会，可以同他们谈谈。告诉他们，我近来心情不好，希望他们少惹我发脾气，美国助华反共，是他们政府的决策，但他们这批混小子胡说八道，增加我好多困难，我不明白，问问他们动机何在!”正是：动机在于爱自己，何必寻根又究底。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七集分解。